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學壽堂日記

徐紹楨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覺

日

精

記

堂

吳衍志
識

覺

日

精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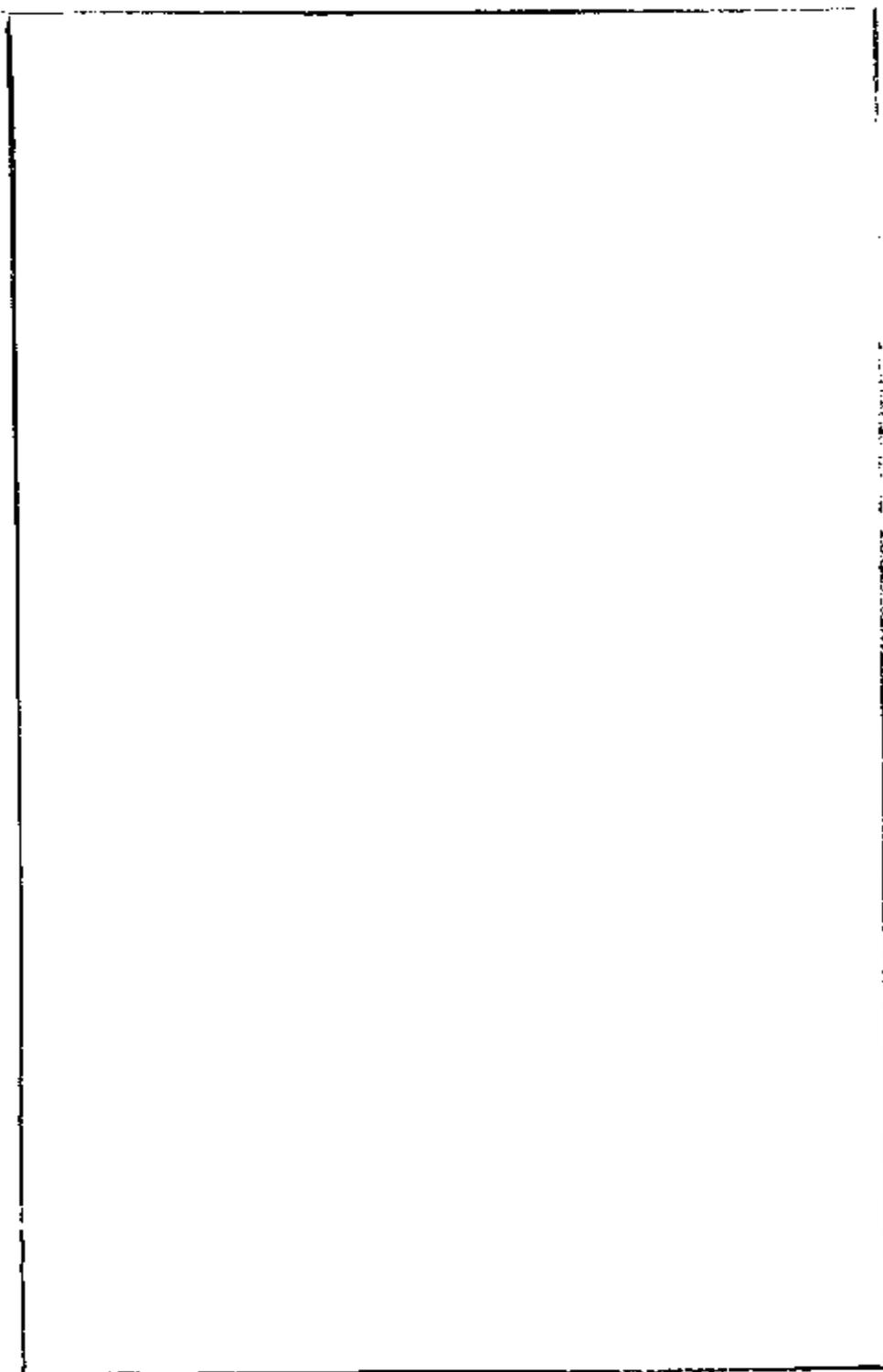
堂

吳衍志
識

丙寅日記跋

外舅固鄉先生 自庚寅歲爲日記 三十年未少輟 所著錄蓋不啻等身矣 辛亥秋革命事起 寓樓遭兵燹 此千百卷之日記 遂飛騰於霄漢間 入民國十四年未復作也 然先生平時宵分即起 雖隆冬溽暑 恆手一篇不釋 亦未能無所論列 或題曰學壽堂筆記 或名以夜氣錄 嘗語門生兒子登曰 夜氣之所存 不役於此則役於彼 役於此庶幾可爲人 役於彼則入於禽獸矣 吾懼此夜氣之失 五十年爲保存此夜氣計 未嘗不汲汲也 所作顯漫無體例 未嘗以著書視之 去年乙丑除夕 先生乃幡然太息謂 登曰 吾固不欲人論 吾其可自暴自棄 併舍吾之天爵乎 吾固不欲著書傳世 吾其可視夜氣幾希之存 爲無足輕重乎 於是遂復有丙寅日記之作 書中講明性理之學者爲多 間有涉於攷據制章 不過百之一二 其欄入政學時局 則十中之一二而已 先生既以自正月至六月日記 付商務印書館印之 以足登恆爲先生校錄 曾聞先生之緒論 命爲記其緣起如此 後之所記 當以次印行 與海內學者討論之也

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七月吳衍慈謹跋



學壽堂日記卷一

徐紹楨撰

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

正月初一日癸酉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晨時在上海 既起身 念今年又度一歲 有何事可爲 回憶光緒庚寅除夕 嘗有日記之作 歷二十餘年 未嘗成賬 有時日在兵間 亦據鞍書之 偶與門人講學 日錄且盈數十頁 蓋所積不啻數百本矣 辛亥秋 湖樓一火 遂盡飛騰於霄漢間 人民國乃不復作 今雖衰老多病 而夜睡必三四時起身 猶如少年之時 生平不慣靜坐 此中夜氣之存 不有以記之 何以自遣 因欲復舊日記 以消永夜 少年所撰 名爲讀壽日表 繫之四科 曰研經史 曰習文藝 曰講史事 曰記出入 今則經史文藝已無能研習 史事更無暇殫心 昔之記出入者 跬步之微皆錄入 以爲計過之資 今亦頽然不能有此餘力 惟以宵分夜起 三數小時 就所應書 記其所得 或數行 或數頁 無復規定 天且明 則出戶吸空氣 或呼老妻相與談家常 弄幼孫 以爲樂 不能撰此學壽典 日記開始 書此記其緣起

彼前晚則命之爲此日記 欲以存夜氣也 孟子曰 夜氣不足以存 則違禽獸不遠 其實亦可謂難

心驚魄矣 余自問實能存此夜氣乎 誠亦不敢知也 聊以自勉而已

人性之善 如影隨形 無一息之可離 人惟格而亡之 乃不能存 然夜之所息 有幾希之生機

又復生存 此夜氣之所以可貴也 吾鄉老輩教人 動以爾學高枕頭想想 正欲其利用此夜氣也

先君曩授余以志帥氣之道 余於喜怒哀樂之發 皆以志帥之 曾爲說教學壽堂隨筆 去年三月

在京師忽患中風 病愈後肝火燭旺 動輒生氣 平時懲忿之功 幾不自持 旋運後遇事制抑 對

於朋友 持以久敬二字 尙無齟齬 而兒子家人輩 則怒習在所不免 去年除夕 有某某二人

自稱舊部 踵門索賚 情殊惡 余氣已動 欲斥之 急自斂抑 給以小資而去 其實此二人非余

之舊部 前年曾到此託名要索 滬上之無賴耳

余九月旋滬 窮困不堪 託舊識商人某 爲賣書籍古玩 所售不多 至十二月遂不見其蹤 其間

層城友言已往南京矣 久之 家人邵朋與之邂逅 乃索還白芙蓉圖章八方 小金花鼻烟四瓶 尙

有明板梵夾本善嚴經八十一本 鼻烟壺十一枚未還 昨除夕忽命其妻送二十四元來 言係賣書之

價 姑收之不再問 未幾鼻烟壺亦還 先是聞其已赴南京之信 頗有人勸余報警追之 余答以此

人年尚輕 報警之後 則信用全失 不能謀生 我之物得不得未可知 而彼則妻子皆失其所倚矣

結慮之 今竟歸來 亦出人意料之外 可見待小人操之過急 使無轉身之地 必致挺而走險 凡於義無大損者 正不妨寬其一線 此與前條皆幾於發怒而自忍之 記此以見余肝病漸愈之跡 前兩年余在粵 十二兒命滯上一夏姓者賣余書 爲所騙失甚鉅 余亦未追之 聞此人已成爲流丐 追亦無益也

十八兒今年已交十三歲 昨寄其日記來 內有一條言其背脊不甚好 真不快樂 從今以後要用功 才是 又一條云 以前所讀之課 尙有許多字不識得 此乃不用心之過 往後應隨時留心云 余今日作書與之 命自今以後 凡所言所行 有不慊於心者 皆照此記出之 以爲計過之資 並書以會文正所爲日記 皆自責之言多 後生小子 宜奉爲法則也

去年余自評八字 以爲夷爽子運 可望由否而亨 去年所以極困者 余之命最忌丑耳 涉世五十年 自謂能知命 而以近日之窮 猶復動心 希冀八字生效 是亦鄙夫而已 殊用自愧也 余外家周氏 自幼受內弟身故 其遺孤僅存僅數齡 民國七年亦病故 更有遺腹子蔭平 今年才十六耳 每遇新年 余家必出周氏祖宗影堂 醮而祭之 今年家前種小人多 無寧可托影堂 周夫人壽命不必控 余對於此 心懷感矣 余外舅周立齋先生名志承 桂林鎮鎮 余世貴 前已

獨不仕 獲麟遺道 物物如也 其次女適余兄少白 余年十六七 恆以觀中 之故 往來其家 時
方治漢事 先生每與余談 稱余經生 欲以四女名元者字余 以年尚少 不欲違言 一日何人為
何氏來作仗 先生聞之 急語余母白所願 遂訂婚 後余完娶 秦君與五壽一聯相贈云 名山早
據談經處 香閣今來同字人 先生見之 際余少年何以堪此 此聯宜寶之 後還辛亥湖樓之火
乃爲六丁奪去 而先生則早於戊子歲下世矣

附錄學海堂隨筆

余年十六時 先君教曰 汝知以志帥氣之用乎 對曰未也 先君曰 遺矢溲使 亦有志在 日周
萬事 不可離此志也 會友人屠失火 友有二子 年才十六七耳 共舁一水缸於火處 火熄後仍
注水於內 則七八人不能舁之也 余於是頓悟先君之言 凡喜怒哀樂之發 皆以志帥之 今數十
年 凡所經過 略舉一二於後

喜猶嗜也 余生平有所嗜 必以多爲貴 年十九 應郡縣之聘 爲之治刑名錢穀 不輕外出 日
唯與東人一燈相對 乙未入都會試 願行之夕 乃舍之 未服戒煙丸也 志爲之也 己丑庚寅間
客歲嚴守署 某地有陽春砂仁 余嘗食之 日恆至七八兩 逾年乃舍去 食板橋亦如之 而不

時 中國成且數年不食 今垂老仍偶食之 但不如前此之多耳 自絕阿芙蓉後 吸呂宋煙 日亦
三四十支 至民國四年正月初一日 乃戒勿吸 其始也 隨意爲之 繼長增高而不自覺 及其覺
而會之 則恃有志耳 若無志則此身已大爲所累 尙安有今日哉

怒自嬰兒即有之 遇不如意事輒怒 則無日不在怒中矣 余思高其目標 使之無可及 因書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應儲虛右 日夕霍覽 遇可怒之事則曰 是烏足以動余之怒者 余之怒惟有
以安天下之民則庶幾矣 久之所遇事雖有足怒 而余力不能舉亦鮮如何也 故余終無怒也

真憤父母大故不可動 其他真大於生死之際 余謂死非善事 惟求死不得乃苦耳 嘗見患痢者
經旬累月 纏綿於林樾之間 言語舉動 皆失其自由 此時惟有速死 乃足以救其苦也 余門人
吳錫永 辛亥中炸彈 右足自膝下飛去 余嘗問吳君 當時有所苦否 吳君曰 當中炸彈時 唯
覺膝際一片涼 即無所知識 及醫生爲之醫愈 始自知也 使吳君當時不幸而死 則亦不過膝際
一涼而已 然則死又何足哀哉 死且不足哀 更有何事可哀者 故余生平唯有志而無哀也

癩癩事起真爲難制 孟子言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人當安樂之時 而不知所以制其樂 則死機觸
處皆是 男女之際 尤其危者也 余嘗以其將性命作人情一語 誦諸虛右 當極樂之時 擬一語

之 則樂宜自誠 不獨男女用宜爲然也 卽事饑饉 夜以繼日 樂而忘返 何嘗非養生之地 惟有所足 足以自適而無害 其能如是者 全在持其志也

中庸云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蓋喜怒哀樂皆根於天命之性 人不能無者 也 惟能保持其性之所固有 而使之勿發 則得其本矣 及其既發而皆使之中節 則樂動皆不離於道矣 何以能保持之 是又在吾之志也

喜怒哀樂之根於性 是誠然矣 告子又云 食色性也 實則食與色發於氣 生於情 人以求食之故 而喜富貴 又以好色之故而慕少艾 慕之不已 而又多聚之焉 久之驕奢淫逸 無所不爲 喜憂哀樂 皆不能中節 而失其本心 皆情與氣之罪也 是無志之士也 余對於喜怒哀樂之發 別以四字總之 以思樂喜 以怒樂怒 以遠樂哀 以齋樂樂

應淵濱以六祖不思善不思惡 卽喜怒哀樂之未發 後儒或証其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 余謂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惡 卽本來面目 與宋儒張無垢云 余嘗求聖人而不可得 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

語意相合 李臨平云 某處從羅先生問學 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關中 未發時作何氣象 亦謂六祖之語本來面目相同 蓋常人亦有不思善不思惡之時 亦有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

但不能體認 便是常人耳 譬如今有百鍊節制之師 駐於障地 雖未發動 亦自有一種森嚴不可
測之氣 及一發動 卽爲節制之師 非尋常烏合之衆 可得而言也 朱子有與羅龜書云 元稹
與事與禪學十分相似 所下毫末耳 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 余謂朱子知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 而
又懼後人誣其援信人佛 遂有甚占地步之言 其實未發之中 卽天命之性 蘇頌演亦謂中卽佛性
之異名 儒與佛皆求其本性而已 不必以甚占地步 自張門而也

正月初二日甲戌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九度

體意開篇 待會文止選詩之說云 余昔年鈔古文 分氣勢虛度情詞味趣爲四屬 擬再鈔古近體詩
亦分爲四屬 而別增一機神之屬 機者無心遇之 偶然觸之 神者人巧與天機相濟泊 古人有
所託處 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 必可與言機 可與言神 而後極詩之能事 余極歎服以爲知言處不
獨詩 文亦有神機也 因憶自作之詩 庚辰年爲寒雲五題畫梅 頗多機神走筆 不假思慮而成 有
題贈雪梅一首云 可憐嬌嫩雪中人 盡日尋梅懶不顧 欲向雪中呼汝出 不能忘卻半亡身 自
謂亦頗近之 又一絕云 畫裏看花事可疑 昨宵真見此芳姿 驅車一枕羅浮夢 惆悵春殘月落時
會文正勳詩 與其弟書云 余與少英皆坐觀賦太幅 以致日久無功 始則賦賦太幅 終于賦

兩軍相對 哀者勝矣 咸豐三年以前 粵匪爲哀者 咸豐十年以後 官軍爲哀者 今尙國賊勝 而其體長如故 官軍屢敗 而其職責如故 是哀者尙在位也 可慮孰甚 其後文正引疾退休 亦文忠卒用權軍平捻 未嘗非聞文正之言而憂危惕勵 自居於哀者也 辛亥革命 余統江浙聯軍 不過萬人 屯南京堅城之下 張勳以十萬之衆相向 又聞漢口之敗 黎宋卿有電乞援 余益用電 備 出九死不圖一生之策 攻取紫金山 破其富貴山砲壘 奪取南京 大局乃定 以哀勝之而已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 時民黨爲都督者十六省皆志滿意得 卒爲袁軍所敗 成且投誠於袁 以圖自保其功名富貴 是不能自哀而人哀之也 孫中山以此奔日本 經營數載 乃有庚申反粵之事 是役也 陳誠存起兵於漳州 亦哀者也 及壬戌夏 陳軍逐中山 中山又爲哀者 復於癸亥還粵 乙丑四月 滇軍起而攻赤化軍 自謂必勝 不能爲哀者 滇軍又失敗 今聞赤軍已平定全粵 他日必有攻之者 其勝負則視其孰能自哀矣 老子道德經云 禍莫大於輕敵 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曾引莊子余則忘之 不知莊子有無此語也 上年九月 眷屬留寓京師者十餘人 昨十兒承燧甥吳栖筠來書告急 云向天津樂獻實銀百元度日 余答以書云 論語謂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爾等此時之窮 正在君子小人分界線 宜立定

脚根 不可踏入彼界 一移足便是地獄 萬劫不復矣 如何爲立定脚根 不妄行一步 不安求一人 聽天由命而已

正月初三日乙亥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度

看會國書名書聚鈔 昏昏思睡 急登床 則展轉反側 仍不能睡 又披衣看書 於是者三次 天色愈明 心神始定 會云知識愈高 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深 名望愈重 則鬼神之所以伺察也愈嚴 讀之輒爲悚然 因思余生平不以得名爲務 光緒乙未 在廣東肇慶府幕 廣西巡撫張丹叔爲吾兄季同業師 閱余著書甚多 命取寄桂林 將爲奏呈請旨錄用 余聞而辭謝不遑 吾書八兄曰 先君命余之名曰楨 而字之以固 貴有貞固之操也 好此浮名 何固之有 何以對我先人 今其書尚在 宜留以教吾之子孫 若云知爾 則余誠不敢自以爲高 惟余著仁說 書以闡天之生人 非徒使其自生自滅而已也 人人皆負有救濟衆生之責 然則天之責之 無時不然 固不待其高 然知識愈高 則責任愈重 會言亦不謬也 十一時上樓在周夫人室坐讀 借手取脚文清讀 會語謂 有一條云 氣真最難養 余克治用力 久矣 爾學有暴發者 可不勉哉 二十年治一學字 向來清靜得虛 以是知克己是難 文清此語 於我心有感感然 與初一日之明此 可以相證

正月初四日丙子 上午三時一醒起 寤覺寒風十八度

向來是起胸次悶脹 屢得早星之氣 今日則胸膈若有物不能吐出者 殊不舒暢 不解其故 聞宋
寺一昨曰晨食他物耶 余曰由飯一盃 豈能害人 皆坐作此日記耳 爲之一笑

夜氣學論 曾不能作事 即談話亦厭厭之 下午八時即就寢 夜分而起 乃撰文時時寫情看會

唐吳道安如神 所謂得夜氣也 然其所爲文也詩也信也書也 須不足以相難吾之夜氣者乃有益

若無此念 則心不能存 夜氣盡失矣 古人之重夜氣者 以其未與物接 不見可欲 良心猶有
覺覺之時 然不良之念 發於此時者亦多 必有以克治之 乃可言夜氣之存也

宋儒言靜坐 余則生平絕無靜坐之時 每坐必手一卷 或伏案作書 夜睡剛醒即起 亦不離枕

書曰 如此則心無一時之閒逸 固不慮其勞而生病耶 告之曰 宋儒之能靜坐者 本有制心

之功 余既不能 則不得不倚詩書爲藉的 免其放逸 至於夜睡剛醒之時 更如盲人騎馬 夜臨

睡地 余以爲最危險之身 故則醒即起 起亦不敢言靜坐也

宋文蔚語有餘云 人所以千病萬病 只爲有己 爲有己故計較高遠 惟欲己富 惟欲己貴 惟欲

己貴 惟欲己顯 惟欲己榮 惟欲己壽 而人之資財危苦死亡一切不恤 由是生意不屬 夫理誠

馮 曰有人之形 其實與禽獸異以異一若能克去有己之病 廓然大公 富貴安樂生壽 皆與人
共 則生意貫注 彼此各得分區 而天運之盛 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植樹此即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之理 亦即恕也 人之會讀圖書者 輒能言之 情不能融而面行耳 世有弄化黨 藉共產之名
號召貧窮人 飽其資本家 及其得意 政權在手 則所收之資本 盡爲己有 人之貧賤愈將死
亡 一物不恤 雖是飽與人共者 余不禁因之有感 輒記於此

正月初五日丁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九度

初睡時 憶及辛亥夏南京大水 九鎮營房盡被淹 將士多患瘧熱病 余曾親履各營營房之 處
時曾曰 余今年五十一矣 生平不知寒熱是何況味 既而甚悔其失言 恐萬一我亦病 則無以見
將士也 求醫 余果亦病瘧 延桂林干風八專診 (風八爲余總角交 精醫 故在粵垣 是時以
粵中革命黨事起 避而之也 來歲余 嘗有詩云 十年不任後湖水 今日扁舟欲往還 情不能全
記矣) 因思人之精神強者 微塵不能入 余是時既言之 又自悔之 則精神之強固力 已漸失
其效用 微塵得乘間侵入 若當時無此一悔 則亦必無此病也 惟之小人之作惡者 但其不知悔
耳 苟有一悔 仁必復來 悔之作用亦大矣哉某筆記載一舉 有名醫某 遇一人 告之曰 汝一

月後心滿將生疽 不能治也 其人大懼 哀求之 則曰吾無術 汝往某廟求某道士 當有教 其人依言往見道士 伏地哀訴 道士曰 汝生疽則有之 然在右腿 不在心也 解衣示其部位 屬以待發時仍請某名醫治之 及期 其人右腿果生疽 治之旋愈 道士乃告某名醫曰 汝言某心無生疽是也 吾故示以右腿 則其人日夜焦勞愁思 皆注於腿 疽毒隨血氣而奔赴之 病乃漸移 但此亦未發而知之 既發則亦無如之何矣 近世頗講精神治病之理 因記之 以告後之學者

正月初六日戊寅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度

薛文清讀書錄云 仁只是此心之理 與萬物都相貫通 故欣戚相關而能愛 雖不貫通 便相關隔 以知有己 不知有物 欣戚不相關 而不能愛矣 然貫通非仁 其貫通之理仁也 橫謂此說仁之爲愛至精透 余昔解仁人心也 引韓非子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爲說 知欣然愛人爲愛 而不知欣然相關更爲愛也 人之四肢 以針刺之 卽流血而痛 有癢處必搔之始安 貫通之理也 有病麻木不仁者 不知痛癢 血脉不能貫通 斯謂之不仁矣

讀書錄云 詩曰至於太王 實始翦商 朱子論語集注用舊說最是 惟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首相合 使太王無翦商之志 天下無歸周之勢 周一侯國耳 泰伯之去 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足矣

何憂其三以天下讓耶 橫欲爲說以申論之 寫至此 已五時 輒假寐天明始又執筆 已六時半矣 孟子傳太王居邠 狄人侵之 邑於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 又有荀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之說 則孟子亦以爲周家王業之成 始於太王 詩所謂實始翦商者 推其所本言之耳 竊誠也 商之滅 其孫紂自滅之 豈但太王未滅之 文武亦未滅之也 太王行仁而邠人從之 其後天下亦歸之 言其繼商而有天下 豈目爲前耳 讀詩者不可以詞害意也 至秦伯之三以天下讓 亦後人於王業既成之後論之 在秦伯當時只是讓國耳 古之仁人 履獲天下如敝屣亦多矣 豈獨秦伯 而秦伯則嘗自有說 孔子亦曰無得爾獨 則但知其讓而不知其事 存而不論可也 必求其事以實之 乃有謂太王有讓商之志 秦伯不從 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 純是私見矣

正月初七日己卯 上午三時半 寒暑表四十八度

讀書錄云 無極而太極 氣未用事 故純粹至善而無惡 及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 則善惡分矣 續按文所以陰陽之生分善惡 然則陽善陰惡乎 抑陰善陽惡乎 余尚未能解悟

易精辨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即中庸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也 其不同

天命之謂道 而曰天命之謂性 不曰成之者道 而曰成之者性 何謂也 人受一陽一陰之運而成性 則天已賦之於人而有形焉 有形則有形質之性 善反之而後天地之性存 所以謂之者善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此說是也 蓋天以此運賦之於人 而善即體之 乃成爲性 但成形後即有氣質之性 不及其初之善 則天地之性漸爲氣質之性所化 而不可爲善 故張子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也 積中年時卽爲此說 後遭糊塗之火焚其稿 頃見薛文清之語 乃記之於此

讀書錄云 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 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 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 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 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蓋盛衰相推之理微矣 文清此說 以寒暑動靜善治亂 頗有至理 然寒之極者不可卽成爲暑之極也 必以漸而至焉 故冬至一陽生 既而春分 而夏至 夏至一陰生 而後秋分 而後冬至 無不變之理也 辛亥革命以半歲而成民國 余嘗慮其變之太驟 以六月酷暑之候 萬無可以披暑之理 其後各省鏖兵爭戰 至十四年而不能定 卽今猶未爲亂極而治之時也 必至全國鼎沸乃始有漸定之日 余書至此 不禁爲之驚心動魄 意無神傳 時已五時半 伏而假寐 乃至七時而醒

讀書錄云 陰多而陽少 小人多 君子少 橫因惡所至之地 每見其人 皆女多而男少 所謂陰多而陽少也 豈一方之人如此 合全國則不爾乎 抑全國皆女多而男少乎 大亂之世 小人多而君子少 然則天之生人 豈治則男多 世亂則女多乎 歐戰後頗有女多之苦 有自改其夫婦之制 而為多妻之俗者 此何時而可歸於對等乎

正月初八庚辰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讀書錄曰 天下之事 緩則得 忙則失 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此言當熟思 橫辨此即所謂捨過不捨錯之說也 然執事教者必無錯

讀書錄曰 學者之心 當常有所操 則物欲退聽 斯須少放 即邪僻之萌滋矣 橫平日事不釋手 欲操心於書卷之中也 壯年時 恆和友持一卷 臥而閱之 至思睡則舟自離手 醒則醒起 更不復眠 此誠可以少欲 惟不能主敬耳

學生槐林號叔黃 余在桂林講學之門人也 其時年甫十七歲 今三十年矣 在上海克江蘇林本厚 屬精專周易註解 以余赴南京 特來接余 因憶及曩在桂林教諸生算法 恆於黎明編置下有算 叔黃與朱景洲二人學最精 於代數學中能指摘李壬叔之誤 且通微積分也 今余病老不能為矣

叔實亦無所用之 恐亦克廢 早知如此 何如勿學 天下事學非所用 用非所學 大都如是 可爲甚太息

顧書錄曰：聖賢之子孫 賢不肖皆天也 天本無心 人之生也 偶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爲聖賢 其氣之昏濁駁雜者爲頑愚 若聖賢之子孫 有賢不肖之異者 則以所值之氣不同耳 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 或有不肖者 乃謂聖賢已奪其秀氣 可謂膠柱之論矣 又清此說 人之得清氣者爲聖賢 得濁氣者爲頑愚 是固然矣 其聖賢之子孫 有不肖者 固由所值之氣不同 然其受盡賢之教 終必異於常人 孟子謂堯舜之子不肖者 言其不似堯舜耳 丹朱商均服堯舜之教 未聞有爭爲天子之事 則亦可謂賢矣 後人用不肖字直解爲鄙陋庸妄 亦非不肖之本義也

余爲此說 反以勸善之諸子 則皆不肖 無一人能傳吾之所學者也 卽以早起一事 吾之起五夏者 已五十年 而諸子皆晏起 且有過午始起者 未嘗不加訶責 或有後改 而月日至焉而已耳 久之 余亦無心過問 其他亦可知矣 追究其所以至此之故 則其過仍在余 蓋余不應逼入仕途 遽自失其教子之能力 悔之無及 當庚子之變 外侮既劇 當勦者咸以爲非練新軍不能自贖 余在江西 遂以道員統領常備中軍 兼總辦營務處 又兼課史館長 又兼江西巡撫文案 每日

學期專食 旋見督隊官講求教練事 已時處分營務 午時入課吏館 批答各員所爲筆記 下午在
總署治文廳 乙夜方歸 歸則會客 恆至丙夜方就寢 妻子同在一寓 有時以月不一面也 後調
廣東總督治軍 並管武備學堂 更南京則訓練第九鎮 事益忙 今亦不暇追憶 但記一極言曰
草履吃飯 蓋每日曾天明以前用早膳 天黑以後歸寓用夜膳也 其勞至此 雖欲教子其可得乎
且諸兒中以承慶爲長 到江西時僅十齡 丁未出日本 亦僅十六歲 卒業於明治大學 歸時則
革命事起矣 其餘年更少 入民國 余既毀家 無力遣出洋 更無暇課之 徒染社會習氣 今則
年皆長矣 不知何以自存 余唯有飲泣歎息也

正月初九日辛巳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讀書錄曰 漢高祖之後 非得文景之養民 卽繼之以武帝之多欲 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 唐高祖
之後 非得太宗之富民 卽繼之以高宗之昏憒 則唐之存亡未可知也 橫綱如文清說則能養民富
民 其國乃可存 治國者宜深思也 漢唐皆以一姓之詐言之 今民國非一姓之天下 而四萬萬人
之天下也 民得其養 則可富而國長存 民失其養則國亂 執政者其念之哉

辛亥之革命 起於川粵滇桂路牧師國有 是與民爭利也 清國修訂二百餘年未嘗加賦爲典國者

一旦有此國難以亡，民之可畏如此，而今日言理財，動欲收民有而歸國有，試問今日之國，誰之國乎？是皆假富國之言，以濟執政者之私耳。其罪不可勝誅也。因文清言養民富民，有所感觸，後記於此。

前年段祺瑞將執政，曾有電致余徵意見，余答以宜將財政先還諸民，旋請沈同午起一草，不下萬言。交楊景斌費京投諸執政府，段置之不答也。如使當時用余此說，則今日何致有指爲賣國賊而欲肆其市朝哉？（罵段爲賣國賊者多，惟國會此電最激烈）抑余之爲此言，不始於今日也。當民六國憲法時，余即昌言之，謂宜歸入憲法，指明長國家者不得理財，亦無人以爲然者。殆天未欲平天下耳。如欲平天下，非行吾言不可也。

讀書錄曰：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橫斷有仁則必有義禮智信，無仁則義禮智信亦不能立，而轉以濟其奸貪之惡，故仁爲萬善之首也。

讀書錄曰：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恃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橫斷此則克己最矣，能克己則家賊已去，外寇自無從入。呂與叔嘗言患慮多不能驅除，大程子曰此正如蠱虺中蠱毒，東西一人來求還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虛，盡因易入。

無難作得主宰 程子此說 以破履道爲喻 修我藩屨 不可緩也 克己即修屨之法 亦兵法會
爲不可攻之法也

正月初十日壬午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是日應南京之約 上午九時三十分 乘其讓來花車開行 同行者章太炎 高漢聲 朱香濤 馮自
由 鄧孟頌 湯漢明 高振聲 鄭德銘 并余子承順 又南京派來招待者嚴叔寅 施雲亭 曹錕
及清郵局人員隨從者四五人 余自民國元年出南京 不入南京城者十四年矣 中間乘津浦車
避經者亦不過三次也 是日下午五時抵南京 孫星述聯帥副官長張世銘 總要處長高鴻圖 副
軍相繼 省長陳陶遺亦派員來 其他各機關文武人員 來者共二百餘人 余下車即與清郵總辦談
同午 同車入城 偕至沈宅者五六十人 是日沈同午張世銘茅酒登三君 在沈處晚餐 席散即在
沈宅下榻 編記壬戌十二月十一日 由滬乘車北上 過南京太平門 嚴總巡檢山一方問曰 此
非吾家康壽樓乎 往日車行嘗見之 今不可得見矣 爲感歎久之 余占七律一首爲贈 今錄於此
車行忽過太平門 遙指鐘山認舊園 八代興衰已如此 百城灰燼豈堪言 樓臺十處烟都渺 風
鶴一聲山迹久 惟外形骸非我食 况於身外論亡存 余住於後湖湖神廟之左 曠地五十餘畝 處

廣善堂 所藏不下二十萬冊 辛亥起義 盡爲張勳所焚 故時有百城灰燼之言

隨得北京家書 言方爾敏之難 忽得傳薪三百元 足以結京城煤米之帳 余向日嘗謂爾敏 入

世數十年 每至奇窮無米爲炊之日 輒得意外之救濟 此亦足以證明余之說也

國體壬戌在粵 陳軍攻孫中山 余挈眷逃至西關 所有盡爲陳軍抄掠而去 得楊魏蘭魏禮堂江靈

公三人濟余衣食 江并爲承認廣利船位 余乃得回滬 當三君濟款未至之時 舉家惶惶 糧不得

食 余曰且忍飢待之 天必不絕余也 次日魏蘭卽以禮堂助余鈔千元來 其時粵鈔雖低折 亦

尙可易得四五百元也 時余子承庶承兒承凝承耿承燭均在粵 余深恐諸兒饑不擇食 聞意謀專

自失人格 特戒之曰 此時乃天與汝等之試金石也 當時有余之門人某君 任陳君要職 果欲離

離見兩兒 皆不敢往 余入世五十年 從前垂絕而得濟之事甚多 惜日記盡燬 不能全記其事

暇時有所憶及 當記出示諸子 使知天不絕人 人苟自絕則無如之何矣

發未嘗平兩縣事 一日其司賬者攜百金來 曰此某當店開張 贈老夫子者 余驚曰 當店與老夫

子何干 老夫子但知受東人束脞耳 此不當受 力却之 後其縣令自持來 云令亦有之 且十倍

於此 老夫子可不必退也 且令受之而老夫子却之 難以爲言也 余曰令爲民治事 後此所以難

讓此店者亦多 受之宜也 老夫子爲令辦事 亦復受民之贈 界限不明 無以對令也 往反十餘次 令亦有愷色 余卒不受 昔年爲入幕之賓 類此之事甚多 甚且開罪於人 余嘗教吾弟紹枚 以人欲要錢固難 欲不要錢亦難 辭受取與之際 惟以義決之 不當取而取之 是自絕於天 吾甯絕於人 不敢絕於天 是時吾弟方從余客平海也

正月十一日癸未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是日上午頗畏寒 圍爐枯坐 八時後客來甚多 十一時與章太炎 馮自 鄭孟頌 朱瑞符 湯漪 高揚壽 鄭德銘 拜孫聯帥 陳省長 暢談甚快 一時半孫陳二公設席招飲 隨席官紳三十餘人 席散答拜各官紳 至下午六時 赴友人招飲者三 晚回沈宅 又會多人 宿已十一時與 同來之章太炎諸君 曾反赤教誨大聯合同人也 席間談及共產黨事 余無所建白 惟取余舊稿 某君所撰新俄國想錄 節取其最足驚心動魄者一通 出紙請公 以代談柄 附錄於後

俄國共產黨 初爲奪取政權計 則藉勞動解放 勞動專政之義說 喚起多數無辜無權產階份子之同情 已將大地主大資本家推開 又將紳員貴族之舊階份子驅逐 繼而以維持市民糧食故 又以有產無產階級之論 挑撥不能自給之貧苦農戶 以推場民食中斷之禍 一竭再竭 連帶及於工

人 昔日所倚以自食之各項實業組合 亦一概掃地以盡 職成餓殍遍地 民心激昂 爲軍閥勢與政府之地位計 則又斷斷與論 以塞國人之口 斷絕交通國以塞國人之耳目 逼總委員會書記每以盡各社會之中樞 而置督之 四布偵探 以刺國人之隱 嚴刑峻法 以傷國人之氣 曹袁與食 以收軍士之心 製造空氣 以移國民之觀感 其對於外也 爲欲完成其世界革命之夢想計 則甘言辯口以煽揚階級之爭 揮金如土 以援助革命之勢 數年之間 噴瀝內則資財破產 人材破產 外則國交斷絕 接濟斷絕 雖以種種天幸 得苟存以至於今 然所付代價之重 殆亦互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迄今國運岌岌不可終朝 爲維持其政柄計 輒又危詞棘棘 高唱愛國 以緩和民人對內之心 造出新經濟政策名詞 重興商業 恢復稅制 允私人企業 許私有財產 予人民以自由支配權 更汲汲養成民人經濟智識 舉昔日共產主義所視爲萬惡不赦 因之殺人若恆河沙數者 一一復納之共產政治之中 其對於外也 既先之以宣傳革命 以爲恐嚇 復繼之以認債還讓 以圖接近 幸得接近矣 又私布德俄密約之利益 以動歐洲列強之垂涎 既而詭知列強之復難而難一 遠水之不足以救近火也 則又掉首轉顧世界大資本國之美利堅 竭力聯絡 公私並進 招之惟恐不至 既至又惟恐其不留 種種手段 悄悄迷離 前後矛盾 既顯彈費本主義 又實

行資本主義 既鼓吹世界主義 又提倡愛國主義 既聲言扶植弱小 又出兵欺凌弱小 既弄雙面外交 又私行轉售外交 在內既絕對不容他黨之發起 而對外又主張與他黨之合作 既擺弄智識份子 又變成智識份子 既反對階級 又造成階級 出爾反爾 仍說顏辭飾曰 是吾所欲用之手段也 欲行之途徑也 並未放棄主義也 沿襲舊政治而冠以新名義 加之以粉飾附會 在他國則爲惡毒苛政 一入於共產黨之所謂手段 則變成天經地義 神聖不可改易 其排國橫橫 辯言亂政 可謂極端混亂之能事 至於俄國 本爲天產豐富之區 而歐美多德多財 亦有賴於原料爲之運用 俄既不能人材獨立 經濟獨立 以與各國絕交 歐洲各國 亦斷不能終於人材罷業 商品斷絕 以制俄人之死命 相需既廢 相求自易 折衝之後 當然可以恢復舊日邦交 邦交既復 亦當然可借歐美人材 與其資本 以開發全俄之天產 惟以政治之現狀 以斷其政體 則俄國權操於一黨 輿論不能自由 革命云云 不過由一家之專制 易而爲一黨之專制 以主義論 彼所謂爲勞動戰爭者 實則利用勞動爲之戰爭 彼所謂解放勞動者 實則愚弄勞動 使人於自己專制之下 彼所謂共產者 實則掠一國之所有 爲一黨之私產 而予肆足賦者 處於甘苦 實則附和 肝腸盡中原 毒液潤草野 其結果則解放之代價已付 而所市得者 反爲其論之不自由

僱工之不自由 與生計之不自由 昔之專制皇帝 與大地主 大資本家 智識家 均可以推測 而造此智識與武裝之聯合階級 乃竟束手而莫之挽 嗟乎 彼勞動之愚氓 不知自求智識與利 害相問者 直接解決生活之方 以圖脫離資本家之毒 乃信彼不得其志 而專以口舌爲生者之曾 言利誘 引虎拒狼 作繭自縛 其愚可笑 其遇亦殊可憐矣

正月十二日甲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度

余向來起身即伏案作書 是日僅閱書數頁 電燈局連將電火收去 余在漆室中枯坐良久 生平不 解靜坐 唯舉兩足屈伸運動 亦頗舒暢 早七時 沈萬諸君準備歡迎會甚忙 有早來將校 均重 余重談笑 十二時開歡迎會 到者共一百四十三人 皆九鎮舊部 又是早先有將校團學生二十餘 人來謁 亦皆舊部 其校舍在上新河 距南京城甚遠也 此舉得與舊日同袍相聚 實爲十五年中 未有之樂

書部中有問余古人封建井田之制 余告之曰夏商周封建井田之制 雖非大同 亦庶有天下爲公之 微意 天子不能獨治天下 而分封諸侯 諸侯不能獨治其國 而分任卿大夫 使各治其國 各施 其民 而自食其邑焉 孟子言周室班爵祿 天子一位 公一位 侯一位 伯一位 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 不備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 大國地方
百里 君十卿祿 卿祿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職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 君十卿祿 卿祿三大夫 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 中士
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 君十卿祿 卿祿二大夫
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
一夫百畝 百畝之養 上農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 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 下食五人 庶人
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孟子又言井田之制曰 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 其中爲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 公事畢而後敢治私事 孟子此兩章雖未詳盡 而得有爵之等 雖有輸之差 天子雖
奪 地不過十倍於公侯 諸侯雖貴 祿不過十倍於其卿 而大國次國小國之卿 視大夫復有國倍
三倍二倍之分 則伯子男國君之祿 由卿祿而累增者 亦各有差等 無非地不均穀祿不平之患
卒國幾有天下爲公之徵軍矣 及周之季 諸侯惡其害己 曾去其精 遠各歸其家 雖兼井 雖井國
國封疆亦亡 流毒延二三千年 豈不可痛哉 今已成共和國體 君卿皆由選舉 於國制則其益

紳 而十五年以來 貪財賤貨之風 視前清時尤甚 長國家之高級官 揮費有多至三四千萬者 少亦數百萬 而平民之無衣無食者 觸目皆是 以四萬萬人計之 撫厚費者數千人 貧民則三萬萬數千萬 其貧富之不均如此 不特夏商周封建時代之所無 即前清專制時代亦不知是之甚 不魯惠潤劑而平均之 何以爲平天下之道也

正月十三日乙酉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晨日三時 回來之車陳鄂朱高湯六君 均返滬 余與鄭德銘因有事暫留 是夕施雲亭招飲於壽樓 總署改設之素餐館 菜甚精美 回憶前清光緒間訓練新軍 余曾與孫銘鏡籌法方成五藩君 日夕在此辦事 亦足感歎也

余嘗著論 東周之季 世界生三聖人 各有其所以平天下之道 孔子之道 寄師統於君統者也

釋道之道 寄君統於師統者也 老子則無所謂君統師統 而直寄斯民於道統者也 著有道德經述論 大學述義 老子孔子之道 略爲發明 惟師統之說 尙未成書 姑記大略於此

象子大學序云 及周之衰 賢聖之君不作 學校之政不修 教化陵夷 風俗頹敗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 而不得君師之位 以行其政教 此以君師政教并言 實則自家天下之新行 而君位與師位

不能合一 政與教亦多歧異 而教且特政以行之 則師教不可問久矣 有道之天下 蓋有師而無教 有教而無政 釋迦牟尼所謂西方極樂世界 亦有教而無政 有師而無君者也 或曰 近世倡爲平等主義 然則尙何師之有 曰人類教育 無可齊一之理 必有師以爲之系統 然後不致紛亂而無序 是君統廢而師統必不能無者也 或曰 如此則歐洲亦嘗有教皇矣 乃因爭教之故而釀事之教皇之勢亦不能行 又將奈何 曰當時教皇兼問政治 故不能行戰爭 行祇問教而不問政 則無可爭矣 且教皇祇一人 其位獨尊 久之乃至論位而不論人 若後世之君主焉 安有不爭之理 余謂以教爲人類之統系 當推尋當時道德最高之人 隨地可推 而不必限於一國一人 則更無可爭之理也

正月十四日丙戌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易言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 自家天下之君主 行專制之政體者三千餘年 其窮亦已極矣 故辛亥革命 不三月而國體以變 今之共和政體 卽孔子之祖述堯舜致體也 余所謂寄師統於君統者也 必又經若干年教化大行 教無不舉 可以無君而治 於是依釋迦之法 專以教育爲主 則共和之君主 亦不復存 所謂寄師統於師統者 此其時矣 如是又經若干年教化齊一 更無高下

之分 舉全世界人羣 皆納於道統之中 無所謂賢 亦無所謂愚 無所謂善 亦無所謂惡 夏何有貴賤貧富之不均 更何待君與師之教育哉 斯之道統 實爲老子所主張 世界中必俟師統成後 始可期望及是 余敢爲發此學說 而不知歷世若何久遠 乃得成之也

正月十五日丁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己未十月二十八日 上海有中華模範地方講習所 以畢業校憑 延余演講 余以地球國體 分爲

三等言之 一曰無爲 一曰共和 一曰專制 無爲之世 以道爲治天下之要素 共和之世 以法爲治天下之要素 專制之世 以禮爲治天下之要素 禮與法均有不可待之時 惟道乃無敵而可久也 今日地球專制之國體僅存百分之三四耳 不久當盡改其制 趨於共和 惟無爲則不知待至何時 是日有友談及此 因復記之

正月十六日戊子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余書在南京 刊學書堂文集 未成而遭辛亥之變 文集遂燬 然間有未燬之板 余昨來南京 觀贈狀元境書日刊書店鋪訪問之 得數十板片 內有單媽傳一通 爲余所寢食不忘者 急錄之於此 單媽廣東從化縣人 適夫某 生一女 年未三十 夫卒無子 誓死不再適人 然家貧甚 無立餘

地 惟以傭工自給 道光末 先大夫客從化 雇使侍先王母子太夫人 針黹烹飪之事 無不執役 唯隨 王太夫人於諸母中 最愛余生母余太夫人 咸豐癸丑 余太夫人生余兄紹楨 遂命單媽助 吾母保抱提攜之 越四年吾姊清蕙生 又越四年余生 單媽均助余母保抱提攜 無幾微懈怠 余 六齡就外傳 歸則從單媽宿單媽必於寢席上問日所受者 令背誦一過 余發蒙首讀爾雅 或隨舉 爾雅再誌一篇則單媽 單媽亦能脫口而出之 蓋習聞余背誦也 余每人塾 單媽必於塾門外窺余 聞余受塾師責 則必於歸時問所以受責之故 而勸余曰 師罰當其 然以讀書受罰 母乃可恥 後勿再爾 後勿再爾 余年十二三歲 好騎馬 時時命僕人取家中所畜馬騎之 單媽輒疾奔馬 側面勸余曰 童子筋力未壯 恐失跌 傷父母心 萬勿爾 余徇其意下馬 乃喜借歸 余有時聽 不從 則必歸告先大夫 賅責不少假借 余以是厭憚 視之如母 常爲下拜 跣步詢見單媽 嘗不敢少離也 光緒庚辰 余生子承熙 單媽入居曰 吾在徐府得見四代夫人 吾其願再見小官 生子也 時余家以從宦流寓桂林 單媽年已七十矣 壬午秋 余有思恩府之行 以其地瘴癘 不 敢奉母往 單媽之女 忽有親來桂林 自言所適婿家小故 執意回單媽歸 單媽乃笑訴於余母曰 吾早年喪夫 求死不得 奉依主人三十餘年 無憾寡志 得以全吾之節 今老且死 豈願求盡

願念出外久 願願不知命之難歸 成且以爲不能守而逸去矣 願乞骸骨歸 以明吾志也 余
母壽其言 願責之以歸 余在思思得余母手書 知軍閥已歸 爲之大哭 數日不食 後二年 有
從化人來桂林云 軍閥已死 然不知其月日 余于壬寅秋 返粵統兵 親詣從化 欲謁其墓 聞
其女及婿 亦無人知者 因爲傳之

徐紹楨曰 命矣夫 軍閥之夫死而無子也 使其有子而自教之 必可成立 雖古之賢母 何以過
之 觀其求歸之言 亦可悲矣 守節數十年 老且死 猶不忘其夫 豈不足以風世勵俗哉
正月十七日己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度

前清時予任江北提督 嘗奏請普設版籍局 清查戶口 以爲興辦各項要政根據 今聞南京正在籌
辦 因憶原摺於此 以觀執此事者 綱維國家以人民爲根本 而戶口積版籍以稽查 伊古以來
國爲要典 周時鄉遠大夫 以迄國師族師縣師等官 均成受於小司徒 分任登載夫家之職 夏禮
國長一官 專掌版籍 自坐齒以上 皆書於版 具其男女 歲登下其生死 三年大比 小司徒登
冊於王 玉琯受之 登於天府 典制之隆 職官之備 至足法也 近者泰西各國 亦最重戶口
人跡動身女 附版於上 生皮版矣 以及所事職業 識字就學與否 市鄉村長 靡不詳爲

由州省而上諸政府 與我古制相仿 日本維新之始 特設統計院 先從清查戶口入手 以次舉行各款 變法圖強 實基於此 我國因明舊制 以丁口定稅賦 通國戶口 曠在黃籍 五年編審一次 當時坊長廩長里長甲長諸制 尙稱詳備 雍正間始并丁賦爲一 乾隆五年復停編審 而以保甲丁額造冊 日久遂成具文 某愚昧 竊謂清查戶口一事 所關尤大 亟宜及時興辦 然後各項要政之舉行 始可得所藉手 而無窒礙 請詳陳之 一關乎軍事 方今之世 不能去兵 而兵制亦用徵兵不能無弊 必使全體國民丁壯之數 雖然於冊籍 始足實行徵兵之制度 自徵兵處擬定徵募土著制略 民間風氣漸開 然戶口未清 民數無籍可查 則徵兵官之選遣 終無所據矣 一關乎學務 欲促進國民之程度 莫急於教育普及 欲教育普及 莫急於施行強迫之法律 既聞學部已籌議及此 行見兼小學校遍於國中 然非清查戶口 全國學費之徵 無從稽考 觀學官之規畫 儘託空言矣 一關乎警政 杜絕奸宄 以保閭閻之治安 則土客之遷移 當有所考也 一關乎防疫 以遠人民之衛生 則存亡之消長 當有所稽也 監督一切 以維社會之秩序 則大小之職責 當有所徵也 今者各省舉辦巡警 於茲數事 尙多缺點 蓋因戶口未清 而編警廳廳事 宜 遂亦未能實行矣 然而不止此也 今已有旨宣布開設議院年限 屬國會議院 所有議員 應

國民選 查泰西立憲國選舉議員章程 某省議員之數 有與某省人民為比例者 可為國男子者幾
 何人 能有選舉權者幾何人 先時早為釐定 臨時不致紛歧 是清查戶口 為預備立憲時期 所
 屬官切實從事 無待再計者 他若涉及經濟上之問題 關於用兵時之計畫 其為重要 尤不可勝
 言 特是我國土地之廣 人民之多 一時清查 實非易事 將以屬之地方官 則州縣事繁 勢必
 覆手吏胥 仍蹈保甲積習 將以屬之警察局 則邊鄉僻壤 設立未周 勢必囿於城廓 而不能遍
 及村鎮 且以人情事理而論 非鄭重其舉動 無以破積習而發觀瞻 非專注其實成 無以求實效
 簡兼久遠 清查戶口 既為新政之本圖 擬請取法日本 於京師特設版籍統查處 以為總匯之區
 各行省則設總局分局 總局由京派員 協以藩司 而監以督撫 分局由省派員 協以牧令 而
 監以道府 其辦理之法 宜酌復坊廛里長舊制 更參用東西各國地方制度 設立市長村長各職
 以為清查之基礎 各分區域 限以時期 市村各長 初設時專任清查 清查事竣 再授以地方應
 盡職掌 即以版籍之寄屬之 大約速則一年 遲則三歲 務須將全國民數悉登冊籍 民數既登
 即將各局裁撤 此後稽查之事 京都則歸民政部辦理 行省則仍屬之地方官 庶幾兵事學務警政
 均有所根據而推行 他日開設議院 選舉人數 尤易按籍而稽 永無流弊 所願誠非淺鮮 某

……地勢險要，糧食浩大，漢軍必有謂其言之易而行之難者。然事更急者必極統攝，規畫固者不
他設策，漢軍必有謂其言之易而行之難者。然事更急者必極統攝，規畫固者不
當籌運至全助，詳議章程，當方舉辦。天下幸甚。

正月十八日庚寅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是日下午十二時 赴滬黃埔兩廣河館 應書商同鄉歡迎之會 到會者有商君應澄 前清榜眼 今為

振華船廠廠長 余之江上同年也 又有吳君俊邦 紹興河海運道 現在江浙 會同財政廳籌辦

籌辦經費事宜 余亦將同往廣東為入系之賓 浙有名鐵的者 商二十餘年未見 吳亦別十餘年矣

……酒於下關大新旅社 余歸飲

……

大器仁者曰上矣矣 不仁者曰身段財 朱子集註云 仁者財財以壽長 不仁者亡身以遺費 學者

論之亦可謂盡心動魄矣 後生平話死 雖清其經不亡身 故實善能以富為福水 隨處所見 屬為

……

……

余少年同學某君 負文名 家不中資 行檢頗自持 後爲某鉅公賞拔 遽獲數萬金 遽購雙使爲
樂 不數年亦瘵死 以上二君 皆大有可爲之人 使當時不得此鉅資 未必即死 豈非富爲禍水
哉

某君以商業起家 封殖已數十萬 以爲未足 結交朝貴 益之經營 遂逾百萬 後以聲名顯
爲臺官所揭 盡沒人官 其人隨以憂死 是亦富之禍也

正月十九日辛卯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是日晨七時還抵上海 門人劉小雲 自北京回南 來談至夜八時始去 言近得金君武辭粟香隨筆

載有余齋著雙聲疊韻譜 因相與討論此學者久之 余之雙聲疊韻譜已燬於辛亥湖樓之火 今僅
存有論反切之法 論九音之分 論清濁之辨 論字母之名 凡四通 特載之於此 以誌學者

論反切之法

反切之學 出於雙聲疊韻所謂雙聲者 同一唇齒喉舌之音 而又同一清濁 所謂疊韻者 同一平
上去入之韻 而又同一部居 (廣韻二百六部 所用切語 下一字有一部而分二類三類四類者
其部居絕不離爾 說詳各譜中) 本非神妙難傳之事 今人用切語 皆用二字連續之 以求其音

此由字尋聲著書 未有明言雙聲疊韻之指 知雙聲疊韻者 又不明言其求之之術 學者讀見其
尋聲之略 門法紛然 驟未得其條理 乃以連讀爲捷徑耳 (丁宥爲鉅 見諸左傳 勃提爲故
見諸國語 此卽古人連讀二字成一音者 音韻闡微 凡切語上字 皆取於支微魚虞歌麻數韻 下
字皆取於喉音 如此則皆可連讀 以支微各韻 能生諸音 而凡音皆出於喉而收於喉也 非此則
雖有偶合 亦不能盡通 故學者必先明乎雙聲疊韻 乃知連讀之理 其事至捷而至精者也) 夫
尋齒喉舌之音既已分之爲九 一音之字 又有一定之清濁可辨 則此事自約而易知 學者遇反切
先以上一字 求其爲唇爲齒爲喉爲舌之音 更求其爲此音之第幾聲 而知其清濁 (辨音之法
平聲易而上去入難 然上去入之字 均有平聲 先以其平聲求之 則雖難而易矣) 爰以下一字
同韻之字 依上一字之例調之 上一字爲喉音 則此字亦爲喉音 上一字爲喉音第一聲 則此字
亦爲喉音第一聲 安有紛然不得其條理者 假如古紅切 先求古字 知爲牙音 乃以古之平聲爲
喉音之 知爲牙音第一聲 無調之清字 爰以與紅同韻之字 求其牙音第一聲 爲公字 則古
紅切卽公字也 又如私呂切 先求私字 知爲齒頭第四聲 有濁之清字 乃以呂之平韻字 (呂
在陽韻 其平韻之字卽魚也) 求其齒頭第四聲 知爲禡字 禡其上聲 (以呂爲上聲字 故所

之字亦不在此類也 知微二部 知微二部 知微二部 知微二部

論九音之分

三十六母 分爲牙音 舌韻音 舌上音 重唇音 輕唇音 齒四音 正齒音 喉音 半舌半齒音

凡九類 亦可開折及秋毫末 其必分之爲九何也 所以便於審音定切也 自其未分言之 則端

端是死 知微澄類 同出於舌 邦滂並明 非敷奉微 同出於唇 精清從心邪 照穿牀審禪 同

出於齒 見溪羣疑 影喻曉匣 來日 同出於喉 但系以喉齒唇舌 則每類均有十字八字 其間

有齒無濁 有濁無清 及清濁相配之字 又不止一等 無以分之 則多他張儀 學者知其出於舌

而何以知多他之必在端透二部 張儀之必在知徹二部乎 既分之後 每類均止四五百字 習而調

之 則舉端而知爲牙之第三聲 舉牙而知爲重唇之第四聲 其次第清濁 均可脫口而得 猶之平

上去入四聲 不可少有移易 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字母之可以相沿不廢者 殆正以此 而

彼等通韻固有噴齒唇舌已無不備 不必別而二之 (說見潛研堂文集) 備則備矣 其如審音定

音之不統一之何哉

豈謂如此則九音之分 自有不可以已者矣 然曉處如疑字核且詳略牙二音 分之無可分 (說

見清研堂文集）不有以別其微，何以解學者之疑乎？曰：此非錢氏不能分者也。彼以古無牙音，故爲是以申其說耳。大抵喉音之字，皆發自喉間，牙音則甫出於喉，而已達於牙，舌上音必令舌抵其齶，舌頭則唯以舌尖微抵其齶。重唇音其上下唇必相合，輕唇則微合之。正齒音舌必不抵齶，而齒可相扣，齒頭則舌尖微抵其齒，半舌半齒皆發自喉間。半舌則出於舌上，半齒則出於齒際。此其分別，自有可得而言者。舉其大要，則喉音必出於喉，唇音必出於唇，而無與於齒與舌也。齒音必出於齒，舌音必出於舌，而更不關於喉與唇也。總之聲音由心而生，輕重微侈，無不出於自然，一字之韻，雖有古今之殊，而古今人之口無不相同，則其出諸口之音，亦必不能盡異。今之齒音，古多屬舌音，蓋其字由舌而變，不可遂謂古無齒音也。試更觀於舌喉齒之異論之，包鮑庵茅弄菴肥微，學者固一望而知爲重唇輕唇矣。然毛德良亦辨其古音之輕者乎。張法良論弄音音之重者乎。居社渠魚，非牙音之輕者乎。翁維恕沙，非牙音之重者乎。前漢韻仙次，弄音音之輕者乎。章昌林陶常，弄齒音之重者乎。然則字母之所以分，無非以其輕重別而三之。端牙音皆謂舌上齒名之弄古音也。弄古但有特舌喉齒之計，而並無輕重之分。愚雖信矣，學者固不可執今音而疑古人之讀。又豈可泥古讀而概斥今人之自息。

聲清濁之辨

字音之有清濁 蓋天地之有陰陽 本於自然 初不待勉強而得 而諸家說清濁字 往往不免混淆 何也 近世所傳三十六字母 雖以清濁相配 而其字平仄迭用 又不同韻 故不易辨耳 今區其 唇齒喉舌之音 各分次第 而以一音之字代之 更以平聲之字代之 列之為表 注明清濁於下 事者亦可一望而無疑矣

第一聲	見唇	端多	知張	邦包	非非	<small>此聲皆清無濁</small>
第二聲	牙溪注	舌透他	舌微佞	重滂胞	輕敷菲	<small>此第三聲之清</small>
第三聲	音羣渠	韻定陀	上澄長	唇並庖	唇奉肥	<small>此第二聲之濁</small>
第四聲	疑魚	泥那	娘讓	明茅	微微	<small>此聲皆濁無清</small>
第一聲	精煎	照章	<small>此聲皆清無濁</small>			
第二聲	齒清遷	正穿昌	<small>此第三聲之清</small>			
第三聲	齒從鏡	齒牀牀	<small>此第二聲之濁</small>			
第四聲	音心仙	音審商	<small>此第五聲之清</small>			

第五聲 邪次 禪常 此第四聲之濁

第一聲 影翁 此第二聲之清

第二聲 喉喻融 此第一聲之濁

第三聲 皆曉烘 此第四聲之清

第四聲 匣洪 此第三聲之濁

第一聲 來降 此聲濁無清

第二聲 日戎 此聲濁無清

韻表所列 以居吐染魚 代牙音之見溪羣疑 以多他陀那 代舌類音之端透定泥 以曠優曼暹

代舌上音之知徹澄孃 以包胞炮茅 代齒唇音之邦榜並明 以非菲肥微 代輕唇音之非敷奉微

以顯癭發仙次 代齒頭音之精清從心邪 以章昌林商常 代正齒音之照穿牀審禪 以翁融洪洪

代喉音之影喻曉匣 以降戎 代半舌半齒之來日 牙舌唇五音各凡四聲 第一聲唇多曠包非 濁

也 第二聲吐他優胞非 亦清也 第三聲僕陀良盧肥 濁也 第四聲魚那讓茅微 亦濁也 第一

聲清 第二聲亦清 則第一聲無濁矣 第四聲濁 第三聲亦濁 則第四聲無清矣 其第二三聲濁

調和配 則第二聲即第三聲之清 第三聲即第二聲之濁矣 此外齒喉各音 清濁之分 亦皆知是 大抵清聲之字 其聲皆高而揚 濁聲之字 其聲皆低而歛 其次辨相生之妙 曾出於自然 第一聲之字 不可移於第四 第四聲之字 亦不可移於第一 學者舉所代三十六字熟讀之 則其理 自可不言而喻 又何至靈應陟珍 清濁互譌 啞喉嚙喉 陰陽益分乎 (廣韻卷末載辨字五音法 以靈應爲清 陟珍爲濁 方密之通雅 以啞喉之陰聲爲清 嚙喉之陽聲爲濁 曾未能知清濁之 辨也)

論字母之名

錢辛補潛研堂文集云 翻切之學 以雙聲迭韻紐弄而成音 有發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 有雙聲 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 三十六母實依據係恤唐韻而作 唐韻又本於陸法言之切韻 則猶齊梁以來 之舊法也 錢氏此說 以三十六母比於一百六部 最爲明切 今人不知字母之卽雙聲 而以其有 母之名也 猥云一切字音無不由此而生 淺見之徒 遂詫爲絕學矣 吾鄉先輩陳蘭甫先生 有取 於錢氏之言 以廣韻切語上字係聯之 爲雙聲四十類 以較三十六母 明微二母合之爲一 則聲 母者僅五母 則各分之爲二 今復取先生所考四十類 仍析明微爲二 凡得四十一類 以考一切

字書 既各爲之辭 因舉體中所用雙聲之字 點而別之於前 而系以見後專疑之日 稱之爲部
麻雖學者見此 咸曉然於字母之名 不過如東冬鍾江之標識韻部 更無元妙之說存於其間 或亦
實事求是之道也 此篇之後 尚有臚舉廣韻所用雙聲之字 分三十六部列之 以其太長 不復錄
取

正月二十日壬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是日起身即檢拾書籍 擬北上 未暇觀書 隨詣看種生十三弟紹和病 又爲之親訪醫生陳謙順事
醫院 延醫診視 陳謂此屬肺勞病 不能治 惟打藥針可苟延耳 余聞之竟夕不能寐也 吾弟年
十二 卽從余客廣西梧州 余授以經史詞章之學 不數年 卽已斐然成章 又習刑名錢穀 以之
爲州縣入幕之賓 中獎卯科廣東鄉試舉人 乃出仕 曾任廣西黃姑縣河池州 所至皆有政聲 今
年五十四矣 余去年九月 由京回滬 曾與縱談天下事 吾弟辦其中國文化 實有巨力 能讀歐
歐幾事者入吾化中 視向者滿洲蠻古 本亦各有文字 後乃從吾而化 與吾同爲一統之國民 猶
事地遠統一 未嘗不如也 雖此事當恃萬物之自然 亦非武力所得而強之也 余此行本已定本志
爲國之奉天船 今以他病遽中止

正月二十一日癸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在南京每起身亦觀書 而不便於作書 有所觸發 都本記載 頃憶及闕薛文清讀書錄有云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 而世以三教並稱 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二本邪 柏謂三教亦一本耳 其本爲何 則仁是也 三教之外 後世又有耶穌教回教 亦皆以仁爲本 前數年有美人李佳白君招余談 余曾有發明五教皆以仁爲本之言 今載之尙賢堂紀事中

是日上午十一時 天忽大暝 室內全黑 非然燭不見人物 約歷五分鐘之久 余記子書中有雷暝之說 此卽所謂雷暝也 人言主有兵災 然乎否乎

正月二十二日甲午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今晨寒暑表五十四度 余尙披裘 回憶二十年前 在南京周玉山制府幕中 與勞玉初主政閑談 以爲寒暑表五十度當穿棉衣 四十度則穿小毛 三十度則披大毛 今時之體質 乃大不相若矣 再前光緒乙未二月入都會試 時方大雪 寒甚 余穿棉袍褂往見座師 唐春卿先生謂何一寒至此 據相傳慣 欲以皮衣相贈 余對曰向不穿皮 習慣已久 重棉無異重裘也 及後以道員官江西 例得穿貂褂 習俗以不穿爲不合體制 遂置一貂褂 其時年已四十 於是漸漸制皮衣 無論鼎

矣 余嘗告友人曰 古人五十始衰 故五十衣帛 今人四十始衰 故余四十蓋衣帛 且衣皮矣
大抵天地生人 其體氣在當地者必能相習 向不衣帛即勿須衣之 今人年少衣帛 亦由於習慣使
然 奢侈適足以害身 不可不知也 孟子云 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
彘之畜 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朱子集注 五十始衰 非帛不煖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七十非肉不飽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此可見古人體魄之健 與儉朴之風 余嘗見歐美小孩 當隆
冬大雪之時 猶衣短褲 腿腳全露於外 此亦習慣使然 小孩墮地時 如不令穿衣 則長大亦可
勿衣耳

正月二十三日乙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晨後起身後倦不可支 又就寢 似睡非睡 如夢如癡 至六時半 天已明矣 却忘看寒暑表 道
途寒表 仍是五十四度 似無增減也 其覺起之故 則因聞十三弟之病 心甚憂之 夜分十二時

○

正月二十四日丙申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 仍舊 隨各處來信 至三時三刻 傳甚 欲就寢 走至林前 似憶及昨閱英文書有云 德

如堯舜 學如孔子 皆己分之當爲一路 因思文清此言 似以事功屬之德 而以立言屬之學 不知孔子之德 修之於身 施之於後世 垂三千年 後世人主之失德者 未嘗不恃有孔子之言糾正之 堯舜之德在當時固重 在後世則不如孔子也 急乘筆寫之 遂不復睡

正月二十五日丁酉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讀書錄云 單襄公曰 君子不自稱也 非以讓也 惡蓋其人也 夫人性凌下者 不可重也 求蓋其人 抑下滋甚 故聖人貴讓 此爲名言 楨因憶昨與鄭德銘閒談 鄭曰 君太好讓 以致無事不吃虧 當辛亥攻南京既下 手持重兵 如不讓人 人不能修也 然則民國十四年之亂 未必非君之讓有以致之 讓本爲美德 不得其道 則亦足以致亂 譬如家有重器 授之梓夫 而欲其不傾可乎 余聞之惶然驚 欲爲說以解之 尙不暇也

文清又引單襄公之言曰 君子目以定體 足以從之 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 目以處事 足以步目 今晉侯視遠而足高 目不存體 而足不步目 其心必異矣 目體不相從 何以能久 此亦名言 正月二十六日戊戌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史記秦本紀 澤書從唐舉相 曰富貴吾所自有 所不知者壽也 余少年時嘗反其語告人曰 壽吾

所自有 所不知者富貴也 蓋富貴在天 不可求而得者也 壽則可學而得 先君嘗教余學壽矣 此理甚確也

或曰 以顏淵之仁而三十二歲死 得勿顏淵未嘗學壽乎 余曰 如顏淵乃真能學壽者也 自顏淵生至今二千餘年 子未嘗不知顏淵 則顏淵猶在天壤間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 其所之壽乎 若以生年之久者爲壽 則百歲亦如旦暮耳 何取乎哉

世之人以爲富貴可自求之也 於是營營擾擾 不惜以其天爵易之 富貴之所在 杖父賣友 所不辭也 歷史所載 亦已多矣 就余數十年所見 貴而富 貴而賤 不旋踵而以身殉之 身既敗而名亦覆者 比比皆是也 故余於蘊澤之語深惡之 使人人皆知富貴不可求而得 則天下平矣 均是人也 有貴焉 有賤焉 何其不相若之甚也 使貴者皆賢人君子 富者皆善人 則賤者貴者 必不與之爭 不然 負且乘 致寇至矣

論語 邦有道 貧且賤焉 恥也 邦無道 富且貴焉 恥也 邦有道之貧賤 今且不論 以余所見 前清之富者 往往入資得官而貴 今則無之 而今之貴者恃其勢力 擁資多至三數千萬 不知以爲恥事否也

今天下貴者多乎 賤者多乎 富者多乎 貧者多乎 曰貴與富不及賤與貧之萬一也 然則貴役賤
則富役貧 天使之乎 曰人爲之也 使天下賤者貧者皆有自立之道 則孰能役之 故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

正月二十七日己亥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在南京時 讀漁洋論詩絕句 就所用之典漫和之 未存稿也 頃起身憶及二首 輒記於此 其詩

云 亡命時人歷土疆 南風一曲意悵悵 當時解識琴心苦 獨有佳人雲霧縹 宏贊風流鄭少谷

贈忘恩魯王子衡 當時七字尋常耳 獨見交情在死生

正月二十八日庚子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朱子解大學在明明德云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又解盡心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云 心者人之神明 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然則明德即人心之虛靈不昧
者 唯其虛靈不昧 所以能前知 中庸云 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 國家將興 必有祲祥 國家將
亡 必有妖孽 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 故至誠如神 昨
日與鄭德銘偶談及前知之事 因憶及四書所言 遂筆而記之

近有講西學者告余 人之血脈流通 知靈運動 無不由於腦而古人則歸之於心 非也 余謂自古以心爲天君 心蓋一身之主 凡事無不發之於心 腦則奉行吾心之所欲爲 於是而有手足之運動耳 謂心無知覺而全歸之於腦亦非也 因前言靈虛不昧之心而憶及此說 又筆而記之

古人尚占卜之法 如禹曰 枚卜功臣 惟吉之從 舜曰 朕志先定 昆命於元龜 祖伊曰 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 箕子陳洪範 稽疑之略 尤詳於卜筮 中庸所謂見乎蓍龜 善不善必先知之也 人心之靈本可先知 以入世之後 爲人欲所蔽 遂喪昧而無知 古之聖賢 藉卜筮以啓其蒙 教人之道 遂益善焉 近儒講文明之學 動輒詆之爲愚 古人豈盡愚哉 又因前言蓍龜 連類而記之 續書錄云 李牧守邊 每匈奴入寇 輒入保不戰 如此數歲 一旦出兵 大破匈奴 威震漠北 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老子云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 薛所引略有不同) 又曰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 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墨子所論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 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 古人用兵之術 大率類此 桓桓孟子曰 達仁者 尊德以大率小 是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 勾踐事吳 正與老子之言相合 老子又云 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數年前歐洲之戰 無人不以爲德國不可敵

身有虛弱全氣之勢 其後乃一敗塗地 至於不能再振 斯其不知自負者乎 老子所謂兵強則折

者此也

庚子二十九日辛丑 上午三時半起 寤身表五十八度

命十大難時事免者 每晨醒即奮身而起 蓋先君每起必黎明出辦事室 雖余臥房 余不得不先時

醒也 人之成爲習慣 今五十年 睡必起 起必在黎明以前 自覺受寒處不少 曠讀碑文讀

書有法 心無懈怠則 遺教之蹟 固不寒矣 此勝則彼負 此負則彼勝 余之每醒即奮身而起

亦非習身而後醒之時也 即以志帥氣之道也 文清又云 志固難持 氣亦難養 主敬可以持

敬 少睡可以養氣 余之早起 始由學氣 當時爲求聖教 不知何謂持志也 既起則念自去

而無所養 初亦不知何爲養氣也 然持志養氣之功 即由此而得矣

會稽時 在國外或費 夫女體之與 雖至微而體至尊 寡富貴而不以功 此固違道所爾 無德之

德也 余時爲國女體而維維 小人無大功德 而獲高位厚祿 亦若此而已矣 慎爾此以女子小人

爲戒 爲國而求 雖至可惡 其人既無功德 則必由前世矣 巴前世之惡而貽後世之禍 此

世所惡 而爲國而求之 宜以此與高位厚祿時 行仁爲善 則亦是逆取順守之道也 因與

國及國果報應之靈 德及文情之旨 遂記之

事定後 余及南京既下 各軍公推余爲北伐總司令 正擬乘勝北向 而上海黨人 忽有惡責與爲
大元帥之舉 南京各軍皆曰 此人乘武漢而來 若令守南京 不又棄南京耶 於是議另舉 余
再三爲之讓 乃於南京開會 另舉武昌首先起義之黎元洪爲大元帥 而以黃興副之 後月餘
孫中山先生自海外歸 余以爲孫向在海外 通曉外國情形 而無中國習氣 舉爲大總統 當能治
中國 其時余尙未離滬也 旋集各省代表於南京 開選舉會 卒舉孫 黃興蓋敬余 而不敢言
孫執政 事畢求教於黃興 又有胡漢民自粵來爲總書長 除持大柄 余乃不能與謀一事 民國元
年正月十六日 中山乃委余爲南京衛戍總督 而請北伐總司令之任 旋派伍秩庸與清室尙少尉陳
和 乃絕無言及北伐者矣 余雖欲北 亦不能矣

余之國策甚簡 攻南京也 其志但欲造成共和之國 行建國之政 至於戰勝之後 我處何地位
勝心軍中使表許及之 是以既得南京 推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 余即欲得陳炯明而去 及和局
定軍 孫居地位 宜早應推孫居地位 余亦願 余曾與中山言 大局初定 必使天下人 知吾
輩有建國之心 始能言建國 無不以北伐爲建國 民國建國之風 不將建國建國上哉 中

山深險余言 青克強於中山退位之時 任南京留守 不久亦辭職入都 初不意次年遽有宋漁父渡
刺之事 遂起二次革命 袁不自安 惟以擴張勢力爲事 後遂有帝制自爲之舉 而七年乃起復辟
之變 至今十五年以來 內部紛爭 自相殘殺 而國民乃無一日之安矣

學壽堂日記卷二

二月初一日壬寅 上午五時一刻起 寒暑表六十度

昨與人談輪迴之事 余謂人之生也 一世之中 斷不足了其因果 必再歷數世 或十世百世 同此靈魂 歷練至超凡入聖 可以爲神 乃不再入人世 有前世根柢甚深者 此世雖重權 而多行不義 其靈魂必再歷人世 視其孽因之深淺 爲歷世之久暫 至於消滅而止 亦有常在斯世 不爲善 亦不爲惡 倏倏忽忽 了却一生 其靈魂隨亦自滅 大抵爲神者不可多見 自生自滅者乃至無量沙數也 小說書言唐三藏十世童身 亦有言曹操棄棺再世爲畜之事 雖不可盡信 而其理則未嘗不是耳

譯文情云 臥枕時手足不敢妄動 心不敢亂想 這便是睡時工夫 橫則手足不敢妄動 此工夫尚易爲之 心不敢妄想 則非有收放心之功者不能 余就枕時或有不能合眼 則寤起身靜坐 坐時收放心易於睡時 然坐時仍必手一卷閱之 藉閱書以收此心也

二月初二日癸卯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讀書錄云 或曰人有慢己者 何以處之 曰使己有可慢之事 則彼得矣 己無可慢之事 則彼失

矣 得失在彼 已何與焉 橫因憶庚寅歲客潮陽縣時 余叔丈人周雲孫 與十三弟論事相爭 十三弟頗其慢已 余之庶母羅太夫人頗忿之 余跪懇良久 始息怒 余又作書與十三弟戒之 書中曾引文清此言 載之日記 今書稿日記均在焚如之列 而事則閱三十七年矣 時十三弟甫十七歲 年少氣盛 余頗教以養氣之功 近在上海方患病 余甚憂之 延醫生陳諱診之 謂是肺勞 眼當問之 猶記此事否

吾鄉崔清獻菊坡銘云 毋以嗜欲殺身 毋以資財殺子 毋以政殺人 毋以學殺天下後世 余自乙未在桂林講學 即舉此語教門生 而於學殺天下後世 尤三致意焉 今之共產黨 真所以學殺天下後世者也 然余在當時尚不知今日之有共產黨也

共產何嘗非美事 子路所謂願車馬衣裘 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 雖聖人不能指其非也 如近人之行共產政者 以國家之力 盡奪平民之產 不使之有一衣一食之存 而三數執政之人 則無不坐擁厚資以自肥 民之飢寒 不復過問 則真是以學殺天下後世而已

二月初三日甲辰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讀書錄云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 其意甚大 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 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

無日用間大事小事 只這幾句在此做 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 便是無所爲而爲 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 雖做得十分中理 十分事業 總是人欲之私 與聖人絕不相似 又云 無所爲而爲 猶正其說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 又云 無所爲而爲 猶當理而無私心 仁也 有所爲而爲者 事雖當理 未能無私心也 謂之仁可乎 又云 如見孺子之入井 惻隱之心發 無所爲而爲也 若惡其聲 納交遊費之心生 即有爲而爲矣 梓謂文清此數條 分晰無所爲 有所爲 甚顯而明 老子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無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應 則攘臂而仍之 分晰無以爲有以爲尤精 張南軒之說所本也 余著老子述義 解此章云 自道墮既失 而無爲之治 渺不可睹 百姓日受暴君汙吏之虐 有仁者起 乃救之於水火之中 其爲之也 由於救民 而非以天下爲利而爲之 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世運遞降 更無仁者 苟合夫應之宜 而民亦從之 此所謂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以之助道 德仁義之用 亦足以定天下 無道雖仁義而專恃禮以治天下 不可得也 故曰上禮爲之而莫應 則攘臂而仍之 仍者因也 君攘臂者因之而起也 今日之天下 已亂矣 攘臂者逼天下矣 欲以禮爲之 莫之應矣 安得仁者出而救民於水火之中乎 余因闡讀書錄而德及老子之重 不讀爲之

時感歎也

二月初四日乙巳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九度

起身後持一卷閱之 忽略過去 一無所得 已歷二小時 天明久矣 夜六時矣 何以如此 以昨夜聞十三弟病重 欲令晨往視之 此心在彼而不在此也 十三弟去年以就其子之便 移居兩北電話局相近之地 去余所居大有南北之隔 故通訊不免稍遲 晨七時 周夫人告余曰 十三弟卒矣

昨深夜吾恐君往哭之 老病不能堪 不敢告 余聞之 唯有哀慟 急往哭臨其喪 余近日窮甚 家中湊得五十元持去 尙擬再籌 爲之治後事也 十三弟近亦大窘 其子以香在北京交通銀行 阿嫂在香港郵局 千秋在上海電話局 薪金皆不豐 尙有阿辛則無事也

余哭弟甚慟 欲爲文吊之 不能成也 因憶十二年秋 有祭庶母羅太夫人之文 於吾弟事敘之甚詳 特取以登於日記 然哭吾庶母僅歷三年 今又哭吾弟 益以增吾無窮之悲慟矣

是日也 因檢取祭吾庶母羅太夫人之文 並檢得前清光緒十八年 刑部侍郎周德潤所撰 吾生母余太夫人六十壽文 距今已三十五年 生母下世 亦三十年矣 因連記之 以償諸來祀

祭文云 唯民國十有二年 夏歷秋九月十八日癸酉 衆子紹楨 率衆孫輩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於庶母羅太夫人之靈而言曰 嗚呼 吾庶母之棄棄子孫而長逝 今六七之辰矣 臣紹楨聞訃之日 亦三十有三日矣 紹楨請假持服 此三十三日之中 日唯以眼淚洗面 每念吾庶母仁厚之性 以爲必得其壽 天卽再予以百齡之壽不爲多 不意僅僅八十一而止也 况吾庶母生平淡泊明性 一衣一食 未嘗妄有所費 依世俗所謂積福之說 雖再過百齡 不能享盡 而不意亦僅僅八十一而止也 豈弄天哉 回思己卯之秋 先君見背於桂林 吾庶母所生有十四十五兩妹 十一十三兩弟 十四妹小於紹楨一歲 年甫十七 十三弟則最幼 僅六齡耳 吾庶母挈諸孤扶柩回籍 敬養諸孤 勤苦何可言 服闋後遣嫁兩妹 以十一弟年漸長 命其從妹婿程德甫習申韓之學 十一弟適以赴瓊州感烟瘴而歿 吾庶母乃痛不欲生 時紹楨適到梧州 特迎吾庶母前來就養 十三弟剛才十二耳 紹楨乃親爲之授學 自時厥後 衣食于奔走 吾庶母弱弟 未嘗不相與偕行 紹楨奉吾庶母如所生母 而吾庶母亦視紹楨如親生子也 至光緒癸巳 吾弟學成 入南海縣李繼勳先生幕 始奉庶母回羊城 而紹楨亦將仕矣 歲壬寅 回粵統兵 吾庶母一見大喜 立命別賃室 置菜蔬 紹楨乃復得晨昏定省 如癸巳以前時 逾年十三弟以廩生中式舉人 吾庶母乃稍稍自慰 而紹楨又移官順德 蓋旋身得奉吾庶母亦不過一年 以後又遲十五年而得再見 見不一歲而又

紹楨繼以爲吾庶母體質素健 積德行善多 不患無日 待紹楨兄弟功成名遂 國事以定 然後事庶母安居樂業 享家人婦子團聚之幸福 而不料竟不可得 而竟使吾庶母喪于異鄉也 抑吾庶母南京之行 則以庚申之夏 紹楨有事于香港 粵垣不可居 而紹楨家室 盡在上海 迎養于滬 冀使省視 未幾蘇州財政廳嚴孟範君抵任 召十三弟爲之治牘 乃又由滬而之齊 是則吾庶母之留滬異鄉 以至於有此人子所不忍言之事 皆紹楨之罪也 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 今當上祭之晨 哀痛之中 不能爲文 聊綴舊事 以誌紹楨之哀 至若吾庶母懿德之熾 他年家傳 當有傳述 留之子孫 世世奉爲楷則 然授之吾庶母至人無名之心 則必不願聞 故亦不述也 嗚呼 哀哉 實

譚余太夫人壽文云 皇上御極之十有八年 太歲在亥默執徐 其月日陽 其日庚申 爲徐子固卿之壽 余太夫人六十攬揆之辰 凡在潘楊世戚 孔李通家 莫不披華啟秀 傾液漱芳 以將其善 續壽壽之意 而賜余一言以爲乘車之先 余與徐氏世爲姻婦 竊嘗讀其卷史 於太夫人珍祥懿德 字大者 既有以得其郡較 顧遠在京師 不克登堂稱觴 可不揚扃而陳之 以告諸君子乎 因備壽文之多 余自越南勸界西京運命 遷出梧州 得晤徐子固卿 歲時權知府事 河間劉蕪泉太守

方以固卿所著經說算書 上之大府 其詞曰 卑府所延幕友徐紹楨 履蹈粹然 經史算學悉能
究心 公餘即閉戶著書 察其所學 大抵生平最服膺高郵王文簡公引之 嘉定錢少詹事大昕 於
是大府皆優詞批答 一時傳爲美譚 余以爲固卿既通經而習於吏事 誠能求一官以行所學 則臺
臺壘所謂能以經術潤飾吏事者 其庶幾矣 而乃寂然隱於幕府 余實怪之 叩其故則曰 此吾母
所不願也 昔者紹楨嘗欲北走京師應順天府鄉試矣 而吾母力止之 以爲登兩榜之第 不如著一
卷之書也 洵而法越交關 徐峻山中丞督師出關 故與吾父有同官之雅 以書來招 而吾母又力
止之 以爲立萬里之功 不如傳千秋之業也 夫天下未有不欲其子以功名富貴 自顯於時者 而
太夫人乃薄視之 而唯以著書傳世勗其子 此其所見之卓 求之當世士大夫 殆不可得 而況巾
幘中乎 余聞固卿之言 爲之泅乎深思 蓋有低徊而不能自己者 然以余所聞太夫人生平治行之
實 實對不止於是 方太夫人之歸我子遠觀察也 婉孌淑慎 特爲戚姑王太夫人所鍾愛 大夫人
統女君而侍之 必勤必敬 不愆於儀 其事子遠觀察也 莊姝而禮 其事嫡室劉夫人也 處順以
格 數十年中無纖芥之失 觀察之副室卜太夫人 生三子而卒 方其病日 太夫人朝夕視之 藥
量水 出入扶持 不置其女君 凡歷數月 未嘗以傳報告 撫其三子 與所生無異 其事曰孝

調者 時僅兩輪 推燥居濕 擁樹之 舖暖之 至於成立焉 民有携其幼子來賣者 訪其故 以無食對 太恭人即取衣飾質白金一錠付之 使勿賣其子 或曰此非其子也 特假以動人之心 爲乞資計耳 太恭人曰 吾見其賣子而濟之 以盡吾心而已 不問其他也 粵地故多盜 一夕入太恭人之室 竊發其篋以去 家人欲報有司捕之 太恭人曰 彼亦不得已而爲此耳 吾數十年布衣饑食 雖有金珠 未嘗一戴 雖有錦繡 未嘗一衣 以濟其窮甚善 何追爲 其仁民而愛物有如此者 固卿在梧州日 方值乙酉大水 次年復荒於旱 上游各州縣咸苦之 屢糶之 流飄道屬 固卿佐其守令 謀所以振之 毋使一夫失所 余嘗與固卿論及此事 慨然不安 蓋其宅心之仁厚 無非太恭人之教云 余嘗聞徐幹中論之論壽矣 有王澤之壽 有聲聞之壽 有行仁之壽 太恭人誠可謂能得行仁之壽者矣 至其遭逢聖世 吟德懷和 可不謂王澤之壽歟 生有賢子 壽繫聞於四方 人皆知爲太恭人之教 可不謂聲聞之壽歟 抑余尤有進者 昔後漢馮勳之母 年八十 每會見詔 敕勿拜 謂諸王曰 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又宋王禹偁母 嘗至禁中 賜寶冠霞帔 問所以教子 對曰幼則束以禮義 長則訓以詩書 太宗曰此孟母也 斯二母者皆名勳九重 流傳史籍 至今稱爲闔門之盛事 固卿其益蓄德勵學以待朝廷徵命 俾太恭人亦得恭逢慶典 青天

之表焉 如馮勳王禹偁之母 則所謂王母之壽 莫問之壽 不尤大歟 余更願執筆而頌其盛也

勳授兼祿大夫賜進士出身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姻侍生周德潤頓首拜課

二月初五日丙午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讀書錄云 古者占卜之法 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 其求之之心 固已神矣 則龜筮之神 安得不應之 如所謂官占惟先蔽志 昆命于元龜 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之語 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 欲其應也難矣 積問古人未占之先 具有上番至誠之意 而所問又絕不及於邪 此所謂克己之學也 大聖人教人卜筮 卽教人克己 故余嘗謂卜筮不可廢也

詩文辨云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 此語最宜潛體 蓋道妙莫測 既有攸定 惟敬則能聚得此理常在 如心敬則靈聚得德在心上 貌敬則靈聚得德在貌上 以至耳目口鼻之類 無不皆然 或有不敬 則心若放逸而天德亡 百體懈弛而物則廢 雖曰存人之形 其實塊然血氣之軀 與物無以異矣 此敬之一字 乃稟德之本 而爲顯形盡性之要也與 積問文消此說最切實 蓋庚寅余在朝陽 以此立爲常課 每晨起必誦此說一遍 以敬施於行立坐臥 每行時則敬在行上 立時則敬在立上 坐時則敬在坐上 臥時則敬在臥上 然日月至焉 不體永久如是 惟臥時以和衣爲主 則行

學務會日記二月

六十

之數十年 無難和友 亦不能當世有教之德也 今世者多病 行立坐臥皆不自由 教之權利與
德均同盡 不如死矣

余第一難題 必當於兩難 若其難於擇難 蓋五十年矣 自問受益不淺 此亦睡之工夫宜習者也
更余少年時自覺色欲甚重 唯一難題 可免習勤 否則睡和友而睡亦無益也

二月初六日丁未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寢者表五十三度

讀書雜曰 漢儒融練九流之雜 唐士釋老辦事之支 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 今學校之設 無不
之習 絕口於漢唐及宋明之學者 宋儒之功也 橫開自西學東漸以來 新清光緒以後 學術又
一變矣 人人欲歸西人富強之學 而絕口於宋儒道學之言 其效乃至於上下交征利 而國日以弱
入民國乃有幾種金銀數千萬 而飢寒之民 遍地皆是 欲使之不為亂 何可得哉

前清漢揚之亂 已至於不可收拾 曾文正出 乃逐漸平定之 曾當在京為翰林時 日與倭仁德為
師宋儒性理之學 未嘗知兵也 此亦道學之足以救世之證也 然民國黨人 則且有詆曾為漢奸

者矣

民國元年 余曾南游明神農教之組織 徒以助余者不得其人 余又責甚 無厚資可以召應徒者

德源先生曰：時余師於花鹿先生在京師，亦有孔教社之設。蓋當時諸名流爲開經會，余亦在焉。余亦以無實不能維持，今世之擁厚資，有勢力者，苟有一二人出其家產之什一，專治此事，則世道定能，庶有濟乎。余每爲人言之，人皆笑其迂而不顧也。

五月廿七日戊申 上午二時半 寒暑表五十四度

學文補圖 良惡之心 固不可無 然當寬心假想可去與否 審度時宜而處之 斯無悔 初不可隨
易趨惡 免自損壞 縱使即能去惡 已亦病矣 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蓋因物緣境於
道 孔子曰周愛之謂不行 皆當深察 慎自問平時疾惡之心尚淺 有自甘於爲惡者乎 則道之謂
已 去年中風之後 乃發生周厚道學之論 多方自治 始稍精復元 因書文補此言以自警
學文補圖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 覺得心常泰然 慎生平不解聲樂 爲耳所役者尚少 然耳聽他事
則心動者 亦不盡無也 蓋目之於色 口之於味 鼻之於香 則動爲所役矣 何德絕之以安此心

德之專治乎

命之不解聲樂 仍覺其耳 不覺肉也 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樂其可不謂乎 孔子六十而
耳順 庶可言不爲耳所役耳

學德堂日記二月

六十

陳文清曰 人心皆有所安 有所不安 安者義理也 不安者人欲也 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 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橫渠謂以義理之合於吾心者爲安 常人以利欲之合於吾心者爲安 所謂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也 義與利曰交戰於吾心 能以利欲爲不安則得之矣

十三弟明日出殯 急製一聯挽之云 循良一代信能傳 最難堪少日詞場 老年兩卷 兄弟九人備 劉我 更安得林前風雨 夢裏池塘

二月初八日己酉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夜起隨手翻書閱之 一無所得 昏昏思睡矣 仍閱讀書錄 每段思之 乃覺其有味 有一段云 願事性之真實無妄 非性之外別有誠也 覺其論誠至精 反覆思之 欲贊以數語 然不能書筆 午夜慮慮之空 不知何故

讀書錄又云 天道流行而賦於萬物 其流行者即繼之者善也 賦於萬物 即成之者性也 此教歸 吾思之良久而不能有所贊論 記之以待他日

陳文清又云 天地間只一氣 因有動靜 故有陰陽剛柔之分 先儒言之詳矣 橫渠以動靜與陰陽 顯隱相比 似向來雙數 天地之氣只是健 是以不能息 無有靜時也 陰陽之氣 亦全是動 無

有靜時 剛柔則分強弱 亦不能比諸動靜 剛固動 柔亦非靜也 此說不知是否 待他日更致之
余近來讀書 思想時多 著錄時少 自問精力已衰 不如少年時 曩日記動輒幾卷也

二月初九日庚戌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讀書錄有云 視其色在目 而知其色之理在心 聽其聲在耳 而知其聲之理在心 食其味在口 而知其味之理在心 聞其香在鼻 而知其香之理在心 此心所以爲一身之主宰也 橫渠謂而知其色 聽而知其聲 食而知其味 聞而知其香 此腦之相感 而達之於心者也 知其色聲味臭之善惡 而真之感之 則心之自主也 余嘗以爲心者人身之天君 腦則其司令官 腦失其職 則色聲味臭皆亂 不能得其理 而心亦無所主 古人但知有心而不知有腦 西儒則但知有腦而不知有心 余輒以辭言而補之於此

讀書錄云 七竅譬而此魂死 七情熾而天理亡之弊也 橫渠此解莊子甚有理

讀書錄云 命之士 苟存心於愛物 必有所濟 蓋天下事莫身分所當爲 凡事苟可用力者 無不盡心其間 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橫渠爲格致 所以文清此言爲座右銘 雖未受一命 則前讀所謂刑名儲穀之師友 皆代官治其事者也 顧亭林云 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此亦其意也

國事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言 人民國後 蓋無人不能言之 無遠取聞者皆將爲口實 可以與邦
亦足以亡國 余既稱引之 又思及其流弊 輒記之於此

讀書錄云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 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未然 故能消其禍 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
已發 則已無及矣 橫爾今日之禍患 無有過於共產黨者也 執政者不知其幾 不特不爲之防
而且導之矣 今其形已著矣 橫爾數年卽倡言 道光間洪楊之禍 將復見於今日 其言必不準而
中也

易言乾健坤順 乾者天行健自強不息者也 坤順而從之 亦行之不息者也 乾則動矣 坤則靜矣
人之以動靜說乾坤者 余不敢從

二月初十日辛亥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讀書錄云 因讀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塞字 益知上下四方 氣之充塞 無絲毫之空隙 橫爾文精解
塞字最精 天地之氣 充塞無空隙 乃可以繼續周行而不斷 生生而不息 有空隙則不能繼續周
行矣 然後知塞卽是通 通亦是塞也 然則天地之帥吾其性之帥字 言帥吾性而行 卽率性之謂
道也 以帥字對塞字言 原與言其通塞也 文情又富 繼之者善 就造化流行上說 虛之者益

此人的思想，是善之者是善，亦是善。成之者即是善，亦是性。天地之道，其妙如此。

《禮記》云：古謂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古者無道之世，若秦若隋若武氏之流，方其勢盛之時，處如燎火，不可近。此人定勝天也。及其罪盈惡極，人怨天怒，勢絕覆亡之無遺育，此天定勝人也。善惡之報，豈不明甚。信古語之不誣。惟聞天定勝人，多在承平之世，人定勝天，多在亂離之世。亂離之世，上無道統，下無法守，可以任人爲之。似乎人定勝天矣。然善惡之報，絲毫不爽，仍未嘗非天定勝人也。不必遠徵，觀民國十五年以來，報應之速，亦可知矣。然則求身命之靈，尤在善化，亦化若成，其虛將遠在秦隋之上，勸絕之，而亡之，其誰能之。易曰：大人虎變，本古有學，有學若誰乎。

《禮記》云：東宮康伯問君子，正不知難險並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聖人之遠過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爲一。易曰：潛水龍潛矣，積溼夜積之憂此。伏案太息，歎爲之說，固可慨也。故配之。

《禮記》云：天定人定之說，記得曾文正亦有云：凡事人定亦則勝天，不可以消然者變之於說。如知人之說，友朋之投函，君臣之趨舍，本有定分，餘亦可以隨說而變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橫濱此說亦有理。然在有道之世則然。若亂世則無效矣。文正爲此說。猶是在京師爲翰林館學之時也。然有識之君子。則不問世之亂不亂。而性不可失。則命亦不必委。

讀書錄曰。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夏淵齋。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心未動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橫濱講書心未動時理已存。此亦有理。然不可以論陰陽。

讀書錄曰。重車郵驛之金。亦最矣哉。身行不義。自斃而已。其能有之乎。橫濱民國改革以來。自斃者亦已多矣。其求能者方夢未覺也。是宜引重車爲戒也。

二月十一日壬子。上午三時半起。寒暑表五十八度。

讀書錄曰。滔滔權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余聞今日之亂。實由於權利也。民國六年。國會廢制憲法。余奔走呼號。欲使加入一條。聲明長國家者不得務財用。而以財賦付之國民。繼而財政會。公決採用。如此則行政官吏無可染指。自不至貪財誤國。然國憲至今雖成。國會既已根本摧毀矣。前年段執政登臺。余會上書言此事。亦不能用。或曰今日之治亂。唯軍閥主之。雖有財政會。斷其用者。此必管財政會者有特別勢力。人不能奪乃可。然使管財政會者有

特異勢力 則彼又將自取之 其奈之何 推本而言 仍是文清之說 非聖賢不能教之 然聖賢得
意 雖有聖賢 亦不能用 則只可聽諸天而已 今日之天 似向未散平天下也 亦不知聽諸何時
也 深夜審此 不禁爲之長太息

讀書錄曰 或問太虛 程子曰亦無虛 遂指虛曰 皆是理 安得謂之虛 天下無實於理者 朱子
曰 天下之理 至虛之中 有至實者在 至無之中 有至有者在 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 不可以
無事而指散也 觀程朱之言 可以知道矣 余昔於宋儒之言理者 雖平日厭厭 而此中儘覺有不
能覺處 自見此說 乃大悟 今夕讀得之 隨記於此 如對故人 如侍明師也

論語楚論子路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豈若從辟世之士
哉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爾誰與 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
也 讀此章須易字 蓋言爲無道之天下 爲有道之天下也 易之者革命之謂 專制時代或稱爲
代 或稱易姓 皆此義也 楚漢之徒 處無道之世 何嘗無此志 能以繼續者天下皆是 誰可與
易之者 以此照子路 敬其惟從辟世 夫子乃憮然曰 吾既生斯世 即不能離斯世之人 誰與爲
爾同羣 吾亦惟敬得斯人之徒 與之易此無道之天下耳 身知卓爲聖世之計 則有幾時何時

是死下有道 則臣無為急急於易之矣 讀此可見聖人參天憫人之切 固非忘世之流可與同日語也

二月十二日 癸丑 上午二時早起 寒暑表六十度

雖日心緒不佳 不出門 嚴寒無煙 遊集華人爲擲升官圖之戲 因憶乙亥歲除 與兄集詩餘於此

上先帝遺願見志 今以此爲題 作詩一首 余之詩中四句云 將相王侯自有種 荆鉞羣屢亦豈憂

忘百年功業願時成 此詩官場只計財 小子無知 亦以刺時 平心而論 當時之計財者 與不知

命財本眼目要時成

讀此本學 固無憾息得息失之心矣 而逢遇變因則喜 逆遇變么則愠 亦往往有發之於不覺者

五月十三日 癸丑 上午一時早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讀此本學 固無憾息得息失之心矣 而逢遇變因則喜 逆遇變么則愠 亦往往有發之於不覺者

讀此本學 固無憾息得息失之心矣 而逢遇變因則喜 逆遇變么則愠 亦往往有發之於不覺者

不可。橫田曾及丁巳夏秋間寓居日本之神戶。偶見羣蟻行列。得詩云。曲居方喜不同尋。飽食開
窗得蟻行。各據封圻成戰列。笑他穀物也知兵。在尋時沈少梅見之曰。何異世之甚也。後與東遊
軍旅而去。

二月十四日乙卯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讀書錄曰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 如牛呼犢而鳴 鳥護子而翔 蜂蟻而聚 犬護子而噬 皆其愛
之著於自然也 但爲形氣所拘 於此一端略能盡見 他則不能類推矣 橫田父子之愛 本於天性
惟物亦然 近世乃有非孝之說 蓋鳥獸之不如矣

讀書錄曰 元來學不可有爲 有爲即人欲 而非天理矣 觀天之運曾公而自然 不爲何而運其氣
物 不爲何而秋多成物 人之運亦公而自然 不爲何而行仁義 不爲何而行禮智 皆有爲而行
即意圖不分矣 橫田論所載子曰 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 仰此理 老子謂天法道 道
法自然 又謂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取焉 亦此理也

二月十五日丙辰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讀書錄曰 理氣不可分先後 然氣之所以如是者 則理之所爲也 只是會當知是理是道 又曰

理真是難說。謂無形則須有理。謂有理則又無形。惟默識之可也。如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人也。其理則道也。於是於手足之類。事事操持。其理斯存。所謂人能弘道也。若手足之類。不加操持。則理豈能自存哉。此道不能弘人也。又曰。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怕在氣上。初不是。雖神自成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橫按文清論理氣。自是研究已深。具有心得。然余讀之尙未能盡識。

余生平不能得便宜之物。如得之。必失之。所謂便宜之物。亦非不義者也。俱無重而來。亦無意而去耳。如民國七年。在粵組織衛戍司令部。不久解散。各主任室中之物。聽各人取而分之。唯余之總司令室。會客室。所用之筆墨時辰鐘。及值班衛士軍衣之類。則由用人持回寓宅。次年余去粵。則查歸島有矣。更憶民國元年南京衛戍總督署。置有沙漏一具。甚精美。交卸時無意中攜置上海滄洲別墅寓中。是年秋。余北上。未携往。次年歸來。遂不復見此物。往年類此之事甚多。余以爲物雖小亦關天命。所不應得。必不可取。因記於此。以戒吾之子孫。

二月十六日丁巳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一度

昨晚朱蓮生日 擲升官圖爲樂 余戲之曰 當以驗官途之通塞 後朱經由軍諮大臣 歷男爵子爵

仙鶴 西得寶石圖 又遇金四得王爵 連日所鄉 以此爲最 朱姬甚有喜色 余以所言有驗 亦甚喜 卒克副此心之願矣 學道之難如此

余之遊南東也 故交多投贈詩篇 曾未有以和之 昨許處草寄詩二首 和昔年瀟湘宴集詩約 編歸書 低徊不置 輒效韵和之 記於後

體老奔駒駭黑都 且携鱗鉢返茅寮 道窮未覺天如笠 風至真愁上覆窠 抱得久違情愈重 (續)

書歸門生故吏開歡宴會) 詩筆乍隨意爲消 鐘山落日暮寒透 猶記年時贈射鵰

吹笛高樓唱柳枝 (幸其弟初瀟湘宴集樂山句) 無端雙鬢忽成絲 數心亂世民風變 欲贈幽芳舊

賞移 網甲當時原有重 由庚今日已無詞 去年學道知何益 願得知交表志詩 (晉書載記 數)

續以呂光未能揚清激濁 使寶應瑞寶 作表奉詩以顯焉 尤覽而悅之)

二月十七日戊午 上午三時半 寒暑食六十三度

昨夕又鄉升官圖 至十時始就寢 余觀此圖於驗心動之機器 與古人忙時善法 以測其神之定否

皆由修之法 餘者猶竟竟費神 會文正晚年且以爲成矣 鄉陞官圖尚不其勞 而終日注視實途

之難降 亦甚無謂也

學書堂日記二月

七十一

書第一通讀了時者，必有未了解之理在。余看讀書錄，每有初觀覺其無意味，繼而反覆思之，則有益理者矣。故讀書必用心，不可草率也。

正月十八日已過，上午四時半起，寒暑表五十九度。

余在讀書時，即喜讀讀書錄，與此書別多年矣。今年乃重閱之。如良友久違，一旦把晤，安得不

喜。讀書錄少，餘亦多讀，役而不覺其矣。讀書錄云：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余生平爲

耳目口鼻所役甚多，所以此心不能泰然。連日竟不能熟睡，亦爲物所役也。然猶不知改，即可謂爲

正月十九日庚申，上午二時半起，寒暑表六十四度。

昨日讀書，昨夕早睡，起已歷七時矣。則三年在學，讀書者言，睡必求其足八時，而永不能足。

讀書錄云：去年在學時，與蔣漢林同席，蔣勸余不必有求足之心，何時醒則何時起。聽其自

便，精神上已少一番野曠。如實非睡至及時不可，必有一日自然之補足。余思其言極有理。近年

讀書不遺餘，精神是覺常事。昨夕之睡，雖未足八時，亦甚愉快矣。因思睡乃休養中重要之事。

尚且不求求足，況食乎。及聽其他君子，百凡聽其自然，縱水無補足之日，精神上已受其賜。

讀書之功德可感也。

讀書錄云 天地之初 人物無種 純是氣化 自人有種之後 則形化漸盛 而氣化亦未嘗息 自
今觀之 人與禽獸五穀之類 凡有種者皆形化 至若昆蟲草木之類 無種而生者尚多 試以一片
白地驗之 雖掘至泉源 暴曬焚燒其土 俾草木之遺種根髮皆盡 然一得雨露滋降 風日吹曬
則草木復生其處 此非氣化而何 又若腐草爲螢 朽木生蠹 濕氣生蟲 人氣生虱之類 無非氣
化也 或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 輒以爲不然 橫斷形化氣化之說 是誠然矣 然有形者必由無形
而生 是仍當屬之氣化 氣化亦無不有種 人而生畜之事 固或有之 皆人與畜交而得其種耳
既有種則亦可屬之形也 人世萬物 絕其種者不能再見 無其種者亦不見孳生 氣生者偶有一定
之形 土地中之草木 雖無其種 未嘗不可自虛空而來耳
觀天地之初 只是氤氳一氣而已 繼而既久 而有微生物 久之而有昆蟲草木 又久之而有禽
獸 世傳人爲猿猴所變化而生 理或然也 天地之生萬物 豈人而定 生來生去 無非此者 不
見人之外更有一類人 如世所傳亞細亞大野者 或歷千百萬年之後 而更有一類之人 亦不可知
或歷千百萬年之後 而禽獸皆盡 人類以種 漸而禽獸亦滅 復成氤氳之氣 亦不可知 總之氣
化形化 無不由於自然 一變進一移 又復一變進一移 皆自然之理 固是生萬物之天地何所由

則非人所能知耳

二月二十日辛酉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五度

讀書錄曰 修己治人之法 姑蘇錄理詳體者 無如大學 他書非無修己治人之法 但微出而難得其要 得其要者大學也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 非所謂治也 合大學之道而欲復三代之治 未之有也 漢唐宋之治 所以苟簡 而不能復三代之盛者 皆不能知大學之盛耳 槓墨著大學述義 以爲孔子平天下之學 全在大學 文清此說 可謂先得我心

讀書錄曰 釋老之高 只是無欲 無欲而滅絕倫理 故曰高而無實 槓謂孔子何嘗不重絕欲 易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 窒即絕也 余讀大學述義 以格物之物爲物欲 人心爲物欲所蔽 則合智昏 良知盡喪 無事可爲 欲固不獨爲色欲也 文清之意 只是指色欲 故曰無欲而滅絕倫理 蓋專指情道之不安而言 然不要妻便爲高而無欲 則人之妻妻者 皆有欲矣 語意亦未盡澈也

二月二十一日壬戌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度

起身太早 略讀書覺倦甚 計是夕僅睡三時耳 前昨兩夕均睡七八時 方以爲準 今又如是 豈即實睡七八時之福 亦不可多得耶 是少年時常有二三時就寢 五時即起者 今已不能矣

讀書錄曰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 卽是持敬之道 如告仲弓 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之類 可見 慎爾辟言則是 然所謂使民如承大祭者 蓋以使民習之事神 欲其敬而畏之 不敢輕忽 則於神聖不可侵犯 孟子所謂民爲重之意也

讀書錄曰 仁義禮智卽是性 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 道只是循此性而行 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 德卽是循此道而有得於心 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 誠卽是性之真實無妄 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 命卽是性之發出 非別有一理爲命也 忠卽是盡性於心 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 恕卽是推是性於人 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 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 理之名雖有萬殊 其實不過一性 慎爾文辨此說 深得性理之精蘊 孟子道性善 卽此理也 余著仁說以爲萬善只是一仁 亦此理也

讀書錄曰 命雖在天 而制命實在己 有人於此 以是命家言之 則其有永年之壽矣 然入水卽溺 入火卽焦 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 又如人乘車乘舟 乃能繞世界 凡顏色飢寒之事 皆不敢爲 則其壽固可延永矣 又如乘強壯 乃恃其強 壽運傷生之事 則其壽可立恃也 豈非命雖在天 而制命在己歟 慎少時先習書教以學壽 卽此理也 禮記大學兄嘗教余曰 汝好研究算法

又每日睡醒起早 耗費精力太過 必不永年 余直然答之曰 兄愛我 言固是 但前人精算學者 如韓愈等之流 本大年者甚多 年之永不永 或不在學算也 是時余年纔十六 今五十年矣 讀文清之言 固信父兄之教 雖難事多病 猶不敢不兢兢業業也

余少年甚羸弱 見者皆疑其不永年 曾有相者言不能過四十 父兄之諄諄以學壽新年為教者 蓋亦有所見也 自三十歲體始漸肥 兩耳漸長大 (觀甲申在梧州曾有相者為余批相言兩耳不佳) 後遇子平星相家則皆言可過八十矣 然此亦未敢恃也 文清又有言觀無逸耽樂之戒 則斯天水命 者雖有在 余亦唯知謹戒而已

二月二十二日庚寅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七度

昨日上午一時半起身 今日亦一時三十分起身 而就寢則九時三刻 睡僅得三時三刻耳 如一睡 應不能由 其不為天之所詐如此 何論其他 然不敢怨天也

讀書幾日 學者一日之間 心在義理上之時少 在閒事上之時多 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 誠 動多在閒事上之心 常在義理上 念念不忘 則天理熟矣 楨每日深夜夜長 起坐讀書 此心向 在義理上 然亦學說而已 非行事也 必每日行事 一舉動 一言論 均合於義理 乃為熟也

禮書曰 大學格物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 意誠而後知至 則致知格物 先於身心性情上
 用功可知 身心性情之學明 則意可得而誠矣 橫渠解大學格物為格去物欲 致知為致吾之良知
 吾人動於身心性情上用功也 格去天下萬物之理盡窮之而後為知至 無論合格物至知為一說
 禮書又本章 且天下萬物之理 於吾之身心性情又何與焉 文清又云 為學之要在於知性善
 知性善則知所用功夫 知性善亦即所謂知至也 知性善 知吾性之善而已 不必說與萬物上也
 禮書曰 忠信所以進德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業之有於心者為德 德之見於事者為業 知仁
 義禮智信 行仁義禮智之德 見於人物事物之實為業 德業亦有二也 橫渠末講論德業並稱
 明 德人專以事功為業 不足道也
 禮書曰 見謂至處 人或可及 行到至處 人歸能及也 橫渠中山曾有行易知微之說 皆言
 時不能學文精此語 則其以為何如
 禮書曰 子曰人心一有所欲 則隨欲矣 此真己所以為難也 橫渠孔子自責七十而後心所欲
 不從慾 則孔子七十以前則欲之功 決不從此心所欲一步 直要七十而後收復心所欲 誠真
 已之難也

二月二十三日甲子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讀書錄曰 人之子孫 富貴實難 莫不各有一定之命 世之人不明識此 往往於仕宦中昧實德而取不義之財 欲爲子孫計 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 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 他日之富貴將自至 使其無富貴之命 雖積金如山 亦將蕩不能保矣 況不義而入 又有悖出之禍乎 如宋之馬殿正范文正諸公 咸以寒微致位將相 富貴兩極 何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然則取不義之財 欲爲子孫計者 惑之甚矣 紹楨先父子遠府君 仕至二千石 生平一介不取 屬顯時年七十矣 雖不能成厥 未出仕前 在粵督撫幕府 東修所積 曾建丹桂里住宅一所 光緒二年 典與沈君梅生 不過四千元耳 壬戌年沈氏後人與余言 屢經修葺 如有一萬二千元可取贖 余亦無此力也 先哲生余兄弟九人 衣食於奔走 皆能自立 余嘗開府擁重兵 然蕭然不名一錢 諸兄弟子輩亦無一富者 余之子今尚存者六人 後日之富貴 固非余所期望 但望能讀父書 東身自愛 使世人知我有子 則爲幸多矣 讀文清之言有所觸 謹記之於此

人之富貴 未嘗不可炫耀一時 而轉瞬乃成浮雲 有何可得 余垂老窮居 願飾當年出仕 使余不爲仕 則瑤或之書 不知幾幾尺矣 蓋仕途奔走 實不能著書 況余日在兵間者乎 余謹自白

任河而學政無官歸 著書之多 清代僅家 未有能出其右者也 其所得視清中興諸將帥為多耶
此後歷年漸久 則諸將帥之聲名漸隱 曾左胡李而外 恐能存在者亦不多矣 俞氏則必能然獨
存 誠可羨也

國書館曰 法本有久而無弊者 周之封建 初則屏藩王室 翼戴天子 未嘗不善也 至於春秋之
時 則有尾大不掉之勢 而周因以微 秦燬其失 晉使世守 又以孤立無助而亡 漢又繼秦失
遂大封同姓 至是帝有七國之變 武帝下推恩之令 諸侯王削爵 而王莽又得藉其奸 魏仍漢末
之失 宗室放逐 而晉得以篡其國 晉雖亂亡 分封太廣 而骨肉自戕 齊狄因之以亂 由是
觀之 法雖善 久必有弊 要在隨時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 勿使至於偏甚 則善之善者也 不使
則善之久至於偏甚 而不可舉正 自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據聞此節品類則雖則法善則久
之道 今之民國 一變三千年專制之政體 而復變為選舉之制 可謂大變 亦向者封建專制之末
焉廢矣 可得同年而語 凡事積之愈久 則變之愈劇 今乃政體之初變耳 其變固不免於亂 勢
所不免 特望變固已屆 大亂斯定 由弱而強 由亂而久 則專制政體 既能經三千年 則
共和政體 亦必能久歷乃變 或有見今日國事之糾紛 軍閥之專橫 國共和政體之不運於用 固

亦有奇才大略之君主 不足定之 然既爲雄才大略 當周知情變 已入共和之維新 萬無再成帝
制之理 倘或有之 法之章條 中之衰世 可爲前車之鑒 是固知者所不爲者也

二月廿十四日 巳丑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去歲九月旋滬 卽仍欲北上 翠沈寓京師之眷屬南歸 而蘆川無着 滬滯者半歲 今年春擬返粵

轉因高等商團稱召 乃爲南京之行 十五年不見之後 復得臨眺 遠矚俯之 其地共爲五十餘

畝 分兩次贖價 共七千三百八十元 此地余久已視同無物 然遺餘之迹未滅 何待寫之 僅記

并食蓬而滅之 庶幾亦爲道白積之道也

五月廿五日 丙寅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讀書雜記 自古求萬變之外物皆混 惟善惡之迹不混 可畏哉 又曰夏商周之子孫 八世無間

龜甲之乎 愈久愈盛 何其德之長也 楨爾堯舜之剛毅矣 爾其立國之迹 三千年來 身行

萬古通關 且又與矣 榮封之迹亦不混 萬世皆引以戒也 孔子之迹 盡在詩書六經 尤爲萬古

不替之遺教也

讀書雜記 推子曰性卽理也 理則自能辨至於數人 一也 此論本然之性 又曰才稟於氣 氣有

精氣 稟其清者爲賢 稟其濁者爲愚 此論氣質之性 稟剛人性皆善 天之所賦一而已 至於氣
質 稟賦有清專 已在天賦之後 直剛之氣質可矣 不必混乎性之名也 以氣質爲性 則人盡
善有善有惡矣 文清亦嘗言孟子專論性不論氣 然則氣因非性可知

論精神 氣者屬也 神者中也 思中是陰陽之靈處 稟剛神託於天 故言由 稟於天者人固不
變 其神且日旺 鬼屬於地 故言屈 屈於地者遇物而合 故世有動運之靈 此亦之靈也 易也
論精 始配於此 仲夏致禮

論精神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 稟賦而已 蓋稟剛爲有爲動爲始 稟賦爲無爲靜爲終 至
死之說 不過如此 與此稟賦專人耳 安能以已散者爲稟賦耶 學前古爲其所感 理之不窮也
矣 稟賦而說以稟賦爲有無始終動靜 說理尙未盡也 余所不敢從 蓋稟可爲有 而稟賦神也
始可爲理 而稟賦神散 稟賦乎動 以不動則不能稟也 而說何嘗非稟耶 稟賦神也 故稟賦
論 然稟何嘗非稟耶

論精神 程子曰 欲推極知理以知性也 故朱子曰知性以物格之謂 盡心則知理之謂 故
程氏以推極知理爲知性 稟賦而說以多稟爲稟賦耳 此由宋儒誤讀大學致知在格物 以爲推極

極知理於萬物 不能致知 不知所發者吾心之良知 不假於物 而更須極此物 吾心之良知乃
是也

二月二十六日丁卯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四度

讀書錄曰 屈以感伸 伸為應 伸又感屈 屈為應 屈又感伸 伸又感屈 屈伸感應 如循環之
無端 核試以電學言之 有陰陽兩電於此 其合也 則感而放光 離之則無光 電氣在天地之間

終日流行 合則相感而伸 離則不相感而屈 即此理也 余嘗取宋儒以動為陽靜為陰之說 知
此則知陰陽之在天地間 無時不動 動則相感而伸 亦無時非靜 靜則不相感而屈 所謂一陰一
陽之謂道也 不得以陰陽分動靜也

讀書錄曰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 指知覺為仁則不可 竊疑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 由生理之能
行無間也 生理是仁 知覺是智 如人一身 生理周流無間是仁 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癢 生理不
周流則不仁 不仁則不知痛癢 所謂手足癢癢不仁也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故有知覺 不仁
則此心洞然無知覺矣 核論此以不仁之病 嘗論不仁之人 可謂深切著明矣 蓋不仁之病 人自
受之 他人固無害也 不仁之人 則誤養蒼生 而已且茫然無所知覺 豈不可哀哉

二月二十七日戊辰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度

大學生財有大道 生之者衆 食之者寡 爲之者疾 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 不
仁者以身發財 余雖著大學通義 於生財之理 用財之道 言之亦甚詳盡 而發字之義 則說之
尙未盡徹 頃細思之 實即孟子所謂天下有道 以道殉身 天下無道 以身殉道之意耳 曠爲仁
者以財殉身 不仁者以身殉財 其義自明 仁者以財殉身者 使財爲我用也 (實則非仁者不能
用財 以仁者無貪心也) 不仁者以身殉財 則我爲財死而已 尙以字書無解發字爲殉者 故他
處每注作部字解 今按說文 發射發也 矢隨弓權出爲發 物隨身而死爲殉 (朱子集注 殉如
殉葬之殉 以死隨物之名) 皆相彼爲用之意 似未嘗不可解發爲殉耳 又莊子 小人則以身殉
利 史記伯夷傳 貪夫殉財 屈原賈生傳 貪夫殉財 正不仁者以身發財之說也
禮記曰 自暴之否焉 自否之暴體 橫則罕官之患氣 多置於極暴 極暴時已伏極高之患 人
所不覺耳 以斯兩變 至於否 已不可收拾 但推其否者言之 故覺其爲也 時乎今日 亂象方
興 尙未見轉泰之機也 余亦不能不以爲自否之暴體也

二月二十八日己巳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一度

寒暑表日記二月

八十三

劉書錄曰 知行雖是兩事 總行是行其所知之理 亦一也 橫謂如文清之說 則所行而不知其理 豈不可行也 竊人時時焉 高平隨海通 行之危險 豈可嘗試

劉書錄曰 堯禪之朝曰余者 衆共之辭 甚舉人皆於公朝也 此意行而公道行矣 橫謂其和政體

謂人與人 皆當與民間之 不與民間 是爲專制 今之執政者尙未知也 天下所以亂也

劉書錄曰 日中則昃 月盈則虧 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 如東漢諸君子 欲以力扶當時之衰亂

愚不知此義也 橫謂既爲君子 則無有不知此義者 其自投於禍亂 或亦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今日之亂亦極矣 然猶不得其極也 不至於極 則尙難變 是不可爲之時也 然想望太平 虛語

是也

二月二十七日庚午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度

劉書錄曰 先朝廟號四年 刊通介堂經說五卷 後歷二十餘年 續成經說三十七卷 小子總續

續經 專攻廣西橫州 時光緒丁亥春夏間也 同時又刊樂律攷二卷 均編入學海堂叢書中 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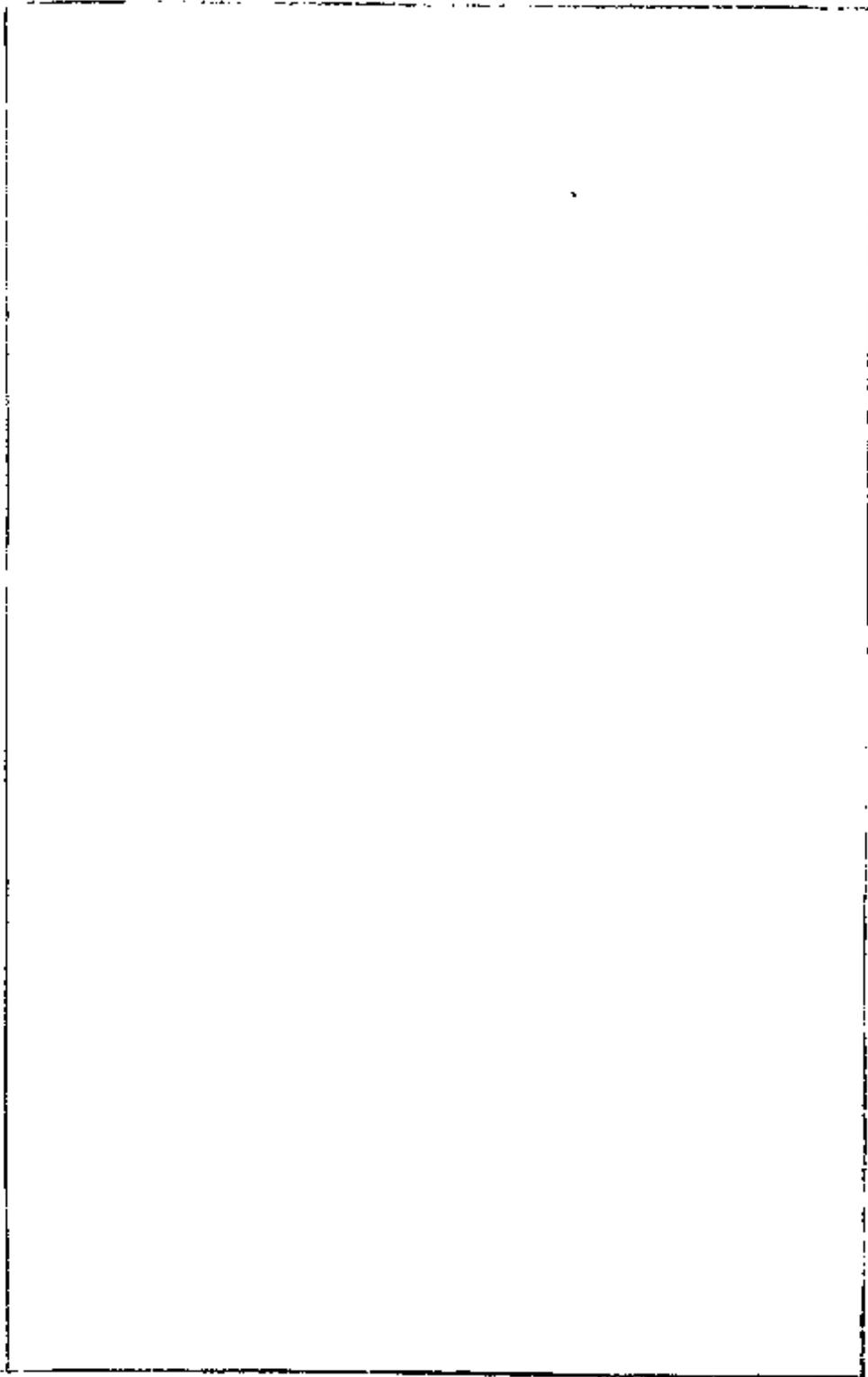
書局生有補方 尤準於歐文柱譜一書 易費之日 猶聞有未盡箋釋之字 光緒甲午秋 八兄歸乃

與楊大春香齋 校錄桂林而刊之 余應禮部試後 亦來桂林同校 未幾余兄弟均離桂林 書

由或爾遺風 有所損失 八兄之子煥 以事赴桂林 乃攜其板而北 民國二年 余與八兄總十二
身 獲爲補刊於京師 距易費之日 蓋三十餘年矣 著書固不易 行世之遲早亦有時如此 偶
物遺書 謹記其刊行之原起 以告余家子孫

禮書錄曰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 稍有不正 卽不樂 必正而後已 非作意爲之 亦其性
然 核讀此因憶先君教余學書之時 桌上有茶盅一 先君舉之曰 譬如安置此茶盅 必於桌之
兩不置於桌之邊 卽是壽者相 今五十年 余凡位置器用 必於安穩處 其易於傾跌之地 必
不置之 曾先君之教 亦與文清之言暗合者也

禮書錄曰 言動舉止 至微至細之事 皆當合理 一事不可苟 先儒謂一事苟 其餘皆苟矣 誠
謂人之處事 皆聽命於心 心以爲安則爲之 心以爲不安則必不爲 其合理與否 則觀其平日體
敬放心與否 不能收放心者 雖事求其合理 必不可辦也 此如主人翁不在家 與從前命也 文
禮又曰 目欲觀即當思其邪與正 耳欲聽即當思其是與非 口欲言即當思其可與否 正爲是爲可
爲 則觀之聽之言之 邪爲非爲否爲 則勿以止之 此之謂三畏 柏謂此亦隨事請命之說 或
主人翁不在家 則無從聽命矣 故余聞收放心乃克己第一要也



學壽堂日記卷三

三月初一日辛未 上午一時七分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餘醫貧而無嫌 富而無驕 余最者雖非富貴 然嘗聞府庫重兵 強勢赫赫 却求醫以加於人

自如無厭肉可飽 爾來老病窮感 恆至量柴數米 無一緣以蔽風雨 雖不尤人 却時有寄空問

天之意 少年時困窮 然殊無此情 是則老年意氣 反不如其少日也 亦可慨也矣

十一時至泰安公司 經馬門為余言 近讀中庸 覺其理甚精 只一誠字 足以貫全體之旨 余甚

贊之 因讀仁義禮智信五字之作用 余少年遊行政官之幕 每舉仁字 謂其始民必以仁字為本

多有得禮度之稱者 有時再入他人之幕 勸其用誠字 又有時勸其用敬字 用信字 大都謂其人

之性質而言之 倘無勸其用誠字者 以為不常用之 亦有流弊也 馬門遂舉字討論之 甚言

亦有心得 因問余屬字研究之書 余告以朱子全書 陳北編字義 又告以佛文釋義書 既後題

甚精 馬門立約贈贈此三書 誠好學者也

三月初二日壬申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讀善錄曰 古稱所太家醫及禮樂 屬社有儀 由者因禮房社無制作之才 余謂善錄屬社有儀 蓋

太宗有愧也 上有虞舜之德 則天敍天秩明 而上下和 由是備與后變 得以推其序與和 形之
度數 播之聲響 而為禮樂 太宗之德 果如有虞之盛乎 天敍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 不然 禮樂
備與后變生於其時 亦無如禮樂何矣 是又不得為房杜病也 楨謂禮樂當得其精義 無不敬一
時 足以盡禮之作用 和為貴一語 足以盡樂之作用 唐之君相 一切用人行政 苟無以勵敬字
和字為本 天下不足平矣 不待制作也 不能行此 而徒購備文度數 終日制禮作樂 亦無益也
讀書錄曰 言不及行 可恥之甚 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 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 嘗觀後人學筆書
詞 議論與人之長短 及與考其平生之所為 不及古人者多矣 豈非言不及行 可恥之甚乎 吾
輩所當深戒也 楨謂此文士之通病也 人但知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為可恥 而不知文行不相顧尤可
恥 自宋以經義取士 以制藝擢取舉科者多矣 其文皆仁義道德之言 及與考其生平行事 孰為
無愧者乎

中庸載孔子之言曰 君子之道四 丘未能一焉 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
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 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未能也 此所請求 蓋指教人而言 今之
君子 以子臣弟友之道教人 其亦反求諸己能之否乎 言未能者 蓋謂未能如今之君子 但以此

實人耳 下云庸德之行 庸言之誨 有所不足 不取不勉 有餘不敢盡 言必行 行必言 君子
德不備而謂 則謂平時之言行 宜求其相應 世之君子 何不篤篤實實致力於此邪 中庸記此
則見孔子之教重在實己 不重在責人 而尤要在行與言之相應也 因前條文清之言 並記及此
以誌學者 經傳所述君子小人 有以位尊官者 編君卿大夫 皆尊之君子 百工農夫 皆目為小
人 有以品行言者 有進德修君子 貪利無恥皆小人 此所述之君子 則以位言者也

三月初三日癸酉 上午二時半起 漢學表六十度

讀書錄曰 志固難持 氣亦難養 主敬可以持志 少欲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 無欲則見之
誠即主敬可以持志 少欲可以養氣 此二語最精 少年時學以志帥氣之道 實在此於座右 以爲
誦讀也

三月初四日甲戌 上午五時起 漢學表六十七度

讀書錄曰 辦事盡力所及而已 非可必也 惟讀書一事 乃吾之本心所得 雖力其精 而其餘也
者也 惟讀書乃讀書之事耳 拿德性尤當肆力 而不可止也 白簡與者 二事均已無可及
意焉 爲日記亦不難上午二三時開執筆而已 不能有心得也 爲人如此 胡不速死

三月初五日乙亥 上午一時半起 連暑表六十七度

讀書錄曰 一爲外物所誘 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積蓄外物之足以敗德害身者無論矣 即嗜書亦未嘗非外物所誘 積少年嗜書積三十年之力 藏有二十萬餘卷 辛亥革命 爲強國所趨 民國既成 此心不死 入都復有所購 其時故家多出其舊藏 所得亦不少 後以食指日繁 家累日重 輒購之以食 今則所餘無百一矣 垂老多病 既不能檢閱 而諸子務新學 難望其讀父書 去之亦較淨相耳 曩時每得一佳談 晨夕摩挲 覺其古香古色 不忍釋手 恆至廢寢忘餐 誠所謂曲心無須臾寧也 丁巳復辟之變 余客日本神戶 曾有聞天津大水值所藏書燬一詩 至以黃齋比之 美人 亦殊可笑 今錄於後 詩云 夕日喜讀書 恆苦力難致 從人借讀之 惟恃記性記 卅年節衣食 萬卷充匣篋 又苦戎馬忙 徒供麈魚餌 後湖遭劫火 焚餘無隻字 近年客京師 始更有廣置 圖書神發生 倉皇出奔避 細數寄津門 未爲兵燹累 方期故山歸 將復鉛麈治 昨聞天河翻 大浩水大至 白屋孤樹留 青苗萬畝棄 人民多離居 吾書豈有地 吾生固瘠福 造物亦太厚 一火與一水 既濟究何意 因思古才人 好色風懷寄 貧賤苦奔馳 富貴乃縻委 自忘讀書故 甘將性命饒 香杵誠事負 銅雀空留戀 我爲黃齋述 (書名黃齋) 何異美人語 將汝放

橋校 不以物喪志 還同失塞馬 未始非瀟至 水去纔或存 督將賣不夫 雖無百城擁 何處千
戰事 是日登新銘船北上

三月初六日丙子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宋儒講道學者 於道字之外 復舉一理字 所謂理學也 明薛文清發揮理之理 尤爲詳盡 讀書
傳有云 人心一息之頃 不在天理 便在人欲 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又云 綱羅天下

情氣之充塞 而理寓其中 又云 人之動靜合乎理者 卽道也 舟中不及圖書 略記於此

三月初七日丑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舟中憶及毛奇齡圖書改錯 有取宋儒天卽理也之說云 若解孟子作吾之不過魯侯禮也 則孟子必
憐然矣 毛氏之言固甚精 然讀書亦不必如是之困也

三月初八日戌寅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工 男女不交無以育人民 男女婚配 天地間最大之事也 今日夫婦之道則善
與 未始可自由橫查 既婚亦可任情離散 不有禮以節制之 吾不知其所終也 是日午燃天淨

三月初九日己卯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鳳樓上通意問篇 子曰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其不能也 子曰 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 何爲其莫知子也 子曰 不怨天 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子驥孺於衛 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硯磬乎 真己知也 斯己而已矣 澗則厲 澘則撻 子曰 暴虎馮河之難矣 此三章同在一篇之中 意似相屬 蓋孔子所學不求人知 人之不己知 固所不能一聽之於天而已 亦不怨天也 一日擊磬於衛 荷蕢者聞而誦飽有苦蕢之詩以刺之 孔子知其類己而歎曰 誠哉惑世之難也 蓋不求人知 亦非忘世之謂 知其不可而爲之之義 荷蕢者固不知之耳 此說與後注微有不同 急遽起乘筆記之 未及披衣也 書至此 因憶讀書錄亦有一說云 人皆知夫子爲聖 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 欲知夫子所以爲聖 則默契化育之妙 有非言語所能盡也 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慎謂夫子誠有默契化育之妙 然謂唯有天乃知我 似亦非聖人之意 知我者其天乎一語 蓋謂知我不知我 一聽之於天而已

三月初十日庚辰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圖書錄曰 天地之間 物各有理 理者其中脈絡條理 合當是如此者 是也 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 地之所以順而有常 皆理之合當如此也 若天有息而地不寧 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 且

物類之 如花木之生 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 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 萬古常然不易 此花木合當
定理也 若春黃者發於秋冬 秋冬者發於春夏 青黃者變為赤白 赤白者變為青黃 即非花木合
當之理矣 以色既違鳥獸 莫不各有合當之理 以人言之 自一心之所存 以至一身之所具 皆
有時更變乖之性 而不可易者 乃合當如是之理也 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 以至君之仁 臣之敬
愛之慈 子之孝 夫婦之別 皆合當如是之理也 凡此一有不盡 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 此理
之所以無物不行 無時不然 蓋大天下莫能載 語小天下莫能載也 橫闢文濤此條 能通可轉旋
矣盡矣 無以復加矣 其實天命之謂性一語可以盡之 天命者皆自然之理也 民國初年 余與京
師三貝子花園 見有文鳥 渾身花紋如畫 或告余曰 此先以養成之畫 強之使開 令鳥理之
鳥適有孕 產生鳥子 其度毛髮如此矣 生理如此 似可自人爲之矣 然亦理之自然者也 豈有
移花接木之術 亦由知花木之生理 乃可移而接之 亦未始非理之自然者也

三月十一日事已 上午二時早起 寒暑表七十度

讀書錄曰 古人於小人有功 可深慮而不可喜 易曰國爾承家 小人勿用 漢書曰 五刑者
刑其勢自此盡 故功由君子立 國家之大慶 功由小人立 知者所深慮也 橫闢今民國之立焉

學書堂日記三月

九十三

者何其多也 孰爲君子 孰爲小人 不可不辨也

程書錄曰 天理如人 天理之名如人之有名 既識人之名 須親見人之貌 方爲真識其人 既知理之名 須真知理之實 方爲真理 徒知理之名 而不知理之實 猶徒識人之名 而未嘗親見其人之貌 又烏爲真知真識哉 積誠人願知真理之所在 當從對方尋之 對方者何 人欲是也 見爲人欲 則毅然克去 而真理自見矣 理欲之幾 勢不剛立 見理則無欲 有欲則無理 真理之不可見 猶人貌之畫裝花面 必揭而洗之 其真貌乃露也

入道性理之說 漢儒卽有之 實非創自宋儒 特宋儒探討精深 自成一家之學耳 禮樂記 天理誠矣 鄭注理猶性也 孟子告子篇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 趙注理者得道之理 禮仲尼處居 禮也者理也 孔疏理謂道理 荀子正名篇 志經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 楊注理爲道之精微 禮喪服四時篇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 鄭注理義也 祭義篇 理發乎外 鄭注理謂言行也 禮記篇 理發諸外 鄭注理察親之進止也 呂覽離謂篇 理也者是非之察也 禮樂記篇 禮也者道之不可易者也 鄭注理猶事也 淮南本經訓 喜怒剛柔不離其理 高注理道也 此以宋儒理學家之所本 論其本字 則說文解爲治玉 因之又爲凡治事之稱 呂覽勸學篇 則天下理焉 高注

學論也 韓非子解老篇 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調理 此就治事言之 分晰尤明 遺樂記
集注亦謂理爲分 孟子萬章篇 始條理也 終條理也 集注條理猶言條條
廉頗之責理 兼經理之通達也 以經理之理 用爲性理之理 亦猶以道路之道 用爲道德之理
一以貫之耳

學論之精 余少年時頗研究 嘗爲人推算窮通壽夭 亦有奇中 然私意却不敢以爲可恃 蓋天之
生人 賦之以性 實與命間受諸天 故曰天命之謂性 自爲人欲所紛擾 此性遂與天相離 天奪
不得而主之 聽其浮沈於世界 譬人家中有敗子 其父不能管教 惟有遷居海外 不復濟其衣食
更無窮通之可言 當今之世 此類實繁 早命家欲爲定其休咎 無大理由可憑 亦將窮於術矣

三月十二日壬午 上午一時半起 寢至夜六十七度

昨夜十時後始就寢 睡來三時 覺甚倦 臥起三次 實不成寐 臥榻中聽孟子 必有學焉而勿忘
勿忘勿助長也 無若宋人然 宋人有聞其術之不良而懼之者 芒芒然歸 謂其子曰 今日始
子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動而長者寡矣 反覆存誠 忘却顯文爲
有事焉而勿正心 蓋昔有人謂正心二字爲忘字之異 余甚聽之也 臥中爲之解釋 必有學焉而勿

忘言急遽之時有事不可不加之考慮若不考慮而進行其意則如宋人之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起時急遽者禮之注言君子簡注必苟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字又作苟然則必之爲急遽似無不協意說文云不識也不加考慮便等於不識似亦可通然余之讀此章言注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一語尤注意下文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四句配之於此以待知者

三月十三日癸未 上午十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元城劉忠定 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 植生平亦以妄語爲戒 然但不作違心之論 不爲欺人之說而已 若作文吟詩信口亂道 實妄之大者 亦不能戒也 至於易之物與无妄 佛家所謂一物皆妄 其理甚深 尤待研究也

讀書錄曰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 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 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植按易繫詞下傳 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 王注幾者去无入有 有理而無形 不可以名尋 不可以形觀者也 文當可與幾也 破幾者去无入有 有理而未形之時 此注疏說幾字可謂精微之至 卽文精廣則周子指未發已發之間也 吾粵俗凡言未及而將及之際 則曰幾乎 是幾字殆無人不解 又嘗

師上傳惟幾也 王注通論微之會則曰幾 今人尤喜言幾會二字 卽出諸此

讀書錄曰 憂悔吝者存乎介 此介字似周子幾字 中庸示人靜存動察 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圖幾字 教人於此用力 又功之至密至密者也 橫按說文介畫也 从八从人 蓋畫界線然 畫之圖 禍福之辨 各有分界 雖乎此卽入於彼 得於此卽失於彼 其幾甚微 跬步卽成幾頓 學者不可不慎也

三月十日甲申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讀書錄曰 自有之私 皆足爲心累 如自有其善 便爲善所累 自有其能 便爲能所累 自有其口 便爲口所累 自有其富 便爲富所累 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 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 無一毫之私累 其與大虛同體也 橫觀自有其能 自有其貴 自有其富 皆足以爲累 人所易知 惟自有其善亦爲心累 則難知 古人有言善不可爲者 善不可爲 何况惡乎 知此則知道矣 近世有發明陽明語以之教人 誠亦善也 然視爲不博之端方 卽爲一己謀利 則非善矣

三月十五日乙酉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四度

讀書錄曰 一言之失而與邦 邦未必喪也 而與邦之原基於此 一事之失而與邦 邦未必遺棄也

商與邦之幾亮於此 非禮微之君子 孰能知之 橫爾一言之失而喪邦 其患有伏於千載之前 而發於千載之後者 宋崖濟獻有言 毋以學殺天下後世 余嘗舉以戒學者 易曰修辭立其誠 不誠之學說 莫不可輕發也

三月十六日丙戌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讀書錄曰 道學相傳 非有物以相授也 蓋在者萬物之一原 而天下古今公共之理 卽所謂道也 但先覺能明是道 行是道 得其人而有以覺之 使之明是道 行是道 則道得其傳 無其人則道失其傳矣 橫謂此卽中庸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也 人能率其天所賦與之性 而施之教 則運行矣

三月十七日丁亥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讀書錄曰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 曲盡事理 自古以來 賄貨厚積 以取顛覆者多矣 而猶不知戒何事 橫少年時所見所聞 不義而富且貴之家 幾無不顛覆者 老子多藏厚亡之言 甚驗 入民間積蓄多至數千萬 隨積隨滅者 亦在所多有 然亦有尙未滅者 能知老子多藏厚亡之理 急舉而散之 則天下窮民受一時之濟 後世子孫 必更有受其福者 何爲尙不知悟哉

三月十八日戊子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九度

讀書錄曰 告子以食色爲性 若診兄之臂而得食 得爲性乎 論東家牆墮處子則得妻 得爲性乎 故食色氣也 食色之理性也 橫渠文清此說極有理 飢而欲食者氣也 可以不食則性也 爲色動者情也 可以制之則性也 近人竟謂男女交媾爲性交 理性亦甚矣 孟子曰 形色天性也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朱子集注 人之有形有色 無不各有自然之理 所謂天性也 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 故無以踐其形 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 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缺也 橫渠聖人能踐形 故不失其天性 常人以嗜欲亡其天性 故告子且以食色爲性矣 孟子特爲別而出之曰天性 其理尤易知矣

三月十九日己丑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九度

讀書錄曰 率性之謂道 全是自然 橫渠此以率性爲自然 是也 孟子曰 天下之賁性 則故而已矣 故有以判爲本 朱子集注曰 性者人物所以得生之理也 故者其已然之迹 若所謂天下之賁性也 判判也 謂其自然之勢也 有事物之理 若無形而難知 然其發見之已然 則必有迹而可見 故天下之賁性者 但得其故而理自明 猶所謂當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然其所謂故者

又必本其自然之勢 如人之善 水之下 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 若人之爲惡 水之在山 則非自然之故矣 朱子此注 反矜曉譬 至爲明白 然孟子所謂故者以利爲本 卽所謂率性也 朱子此注猶未及言之也

三月二十日庚寅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讀書錄曰 孔子曰焉用殺 論語二十篇 無以殺字論爲政者 聖人之仁心大矣 楨因思及崔濟獻 齋按銘 毋以政殺民 毋以學殺天下後世 亦足發明孔子焉用殺之道也

三月二十一日辛卯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讀書錄曰 命語一書 未有言人之惡者 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楨按顏淵篇 孔子答樊遲之問曰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非修德與 聖賢專於責己 而不暇責人 其故可思也

讀書錄曰 性純是天理 故有善而無惡 心雜乎氣 故不能無善惡 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 比氣則又靈 又曰心是氣之精爽 楨謂此論心與氣甚精審 性在心之中 本有善而無惡者也 一體乎氣 則善惡混而心迹判矣 讀書錄又曰 天命之流注於人心而爲性者 其來源無窮 人能常存此性 則天命無時不流注 而其本無窮矣 此言天命之流注於人心而爲性 語尤精到 可見人性

之善 無時不有 今方爲惡所混 少遜則其善復來 但人不知存之 旋復亡去耳

三月二十二日壬辰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度

讀書錄曰 孔子言生而知之 學而知之 其知之者皆指知性而言 故爲學之本 求知其性之所有 而全之而已 橫按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 養其性 所以學大也

孟子之言知性 卽孔子所言生而知之 學而知之也 言存其心 實存其性也 言養其性 實養其心也 心與性不可離而爲二 故知其性然後可盡其心矣 又大學云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此言致知 亦指知其性也 然人之性爲物欲所蔽 不可得而知 故必先格其物欲 古人用功之次第如此 大學於心性之中 又增意字 意者心之所之 誠志也 孟子言以志帥氣 是能率性而行者 但意亦不能盡善 必以誠爲之本耳

三月二十三日癸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六十九度

人之性受之於天 故曰天命之謂性 古人對於性 但曰知 則已得其要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知其性則知天矣 以此論性之不易知也 性本附於心 能操持其心而勿放 則心存而性自不失 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也 心之外又有意與志 說文直訓意爲志 盡二字古本通用 亦缺

繁露謂心之所之爲意 鬼谷子陰符經則謂志者欲之使 大抵意與志一爲物欲所蔽 而喪其性 故大學言欲正其心 非先誠其意不可 曲禮亦有志不可滿之言 其不敢 矣 但古人用志字 亦有略強於意字者 如孟子言志士 言尚志 言志氣之帥 均 昨日所記心性之說意有未盡 今早再記之於此

三月二十四日甲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朱子文集 張敬夫問橫耳所聞 無非妙道 朱子答之曰 橫耳乃列子之語 與聖人 聖人只言耳順者 蓋謂至此渾是道理 聞見之間 無非至理 自然不見其它 雖 亦皆隨理冰釋 而初無橫耳之意也 只此便是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 橫謂橫耳 其耳之所聞耳 列子又言橫心之所念 橫口之所言 亦與橫耳同意 行文字句不必 三月二十五日乙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一度

讀書錄曰 無極而太極 非有二也 以無聲無臭而言 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 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 故曰無極而太極 以性觀之 無兆朕之可窺 而至理成具 也 橫謂天地陰陽之氣 充滿宇宙之中 無一隙之空 西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也

息 賦之於人而成性 西銘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也 天地之氣不可得而形容之 古人但取其圖形
命之爲太極圖 然陰陽二氣 固無形質可見 故又謂之無極 詩所謂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是耳
文清謂無極而太極非有二 其理極精

三月二十六日丙申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一度

偶閱史記周本紀 幽王二年 西州三川皆震 伯陽甫白 周將亡矣 夫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 若
過其序 民亂之也 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有地震 今三川實震 是陽失其所而域
陰也 陽失而在陰 故必寒 阪塞國必亡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土無所積 民乏財用 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其川原又塞 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川
山川竭 亡國之徵也 川竭必山崩 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 天之所棄 不過其紀 是歲也
三川竭 岐山崩 積隤此言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有地震 殊有理 癸亥七月
二十一日 即陽曆九月一日 日本大地震 水風火並起 東京橫濱幾覆 凡古未見之奇災也 曠
或不亡 財用竭矣 不知其後何如 記此以視之

當時余曾作七條一章 刊於南歸草中 今記之於此 濟海桑田幾度成 一朝浩劫劇堪驚 堪嘆處

處成無土 拔宅人人上玉京 蟻蟻王侯等同壽 火風地水若無情 舊遊回首多悲感 更有何人與
論兵 前清光緒間 余以統制率使赴日本觀操 其參謀總長奧大將 屢開各國閱兵武官大宴會
皆推予爲領袖 此後余又兩次赴日 所晤對將校 相與談兵甚樂也 今十餘年間多物故 此次之
矣 存者何如 尤爲可念耳

三月二十七日丁酉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昨孫伯蘭召飲 夜十一時三十分始歸 復與蔣溟楫縱談 蔣謂余席間所談有失當處 蓋伯蘭聞今
年正月孫星遠聯帥聘爲高等顧問之事 余答以因欲賣南京後湖燼餘地 遂爲此行 並及余之窮狀
古人窮畏人知 貧不自覺 余述己之窮 卽不免自揚己清之意 誠哉其失言也 蔣於余一言一
行 無不注意 而加以規勸 此等明誼 求之今世 豈可多得 余深致愧悔感謝之意 蔣去後
已一時 急乘筆記之

三月二十八日戊戌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列子仲尼篇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由生而生 故雖終而不亡 常也 由生而亡 不幸也 有所
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由死而死 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由死而生幸也 故無用而生則之道 用

道得終圖之常 有所用而死者 亦謂之道 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柏爾後世有無常之說 蓋本
圖此

三月二十九日己亥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馬子湯問篇 魯公扈適齊墨二人有疾 同請扁鵲求治 扁鵲治之 既同意 謂公扈齊墨曰 汝體
之所疾 自外而干府藏者 固藥石之所已 今有借生之疾 與體借長 今爲汝攻之何如 二人曰
願聞其驗 扁鵲謂公扈曰 汝志強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齊墨志弱而氣強 故少於慮而傷
於專 若神汝之心 則均於善矣 扁鵲遂飲二人毒酒 遂死三日 剖胸探心 易而置之 授以神
藥 既醒如初 二人辭歸 於是公扈反齊墨之室而有其妻子 齊墨亦反公扈之室 有
其妻子 妻子亦弗識 二室因相與悉 求辨於扁鵲 扁鵲辨其所由 遂乃已 柏爾心者白夢之主
也 故易其心則百骸具其主 猶三軍之師 易其帥則三軍則有所屬也 志者心之所之 故從心而
易 氣則隨百骸而移 公扈之心易於齊墨 則齊墨志強而公扈志弱矣

三月三十日庚子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馬子湯朱曰太古之事誠矣 執訪之幾 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若夢 三王之事成敗誠

雖不識一 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莫不識一 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 太古至於今日 年數固不可勝紀 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 實惡好醜 成敗是非 無不消滅 但遲速之間耳 積漸此言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 固屬荒遠無稽 前清考據家有言開闢以至其時不過六千餘年者 此亦絕不可信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 司馬遷則始黃帝 唐司馬貞復等而上之及於伏羲 然終不能詳 疑者闕之可也

余撰說文部首述義 以爲臣乃古賢字其本義爲賢才 古之臣工 無不選其賢者 故賢才之臣 亦得爲臣工之臣 後乃直認作事君者之稱耳 此字久爲君臣之義所專 遂無人知其爲古賢字者 而古之賢字訓爲多財 人亦罕知之也 君臣之君字 初亦非至尊之稱 古蓋用尹字 後乃加口爲君耳 尹治也 其字从又 丿 搃事者也 (尹之从丿者 摺而引之 物之曲者摺之使直 所以爲治也) 左氏定四年傳 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 正謂以治天下 文選諷諫詩 庶尹羣后 尹與后對言 則皆謂君 然亦非至尊無上 祇是爲長之意耳 久而久之 遂有君尊臣卑之名 君字乃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義 然至今信札猶有稱人爲君者 父爲一家之長 亦有嚴君之名 此則猶存古意者也 頃見某報有君臣字說一篇 說義頗近穿鑿 因爲記之於此

學壽堂日記卷四

四月初一日辛丑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朱子文集與呂伯恭書云 所論克己之功 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 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 要識得

仁之名義氣味 令有下落耳 初不謂只用力於此 便可廢置克己之功 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

占過講習地位也 橫謂講習地位 即是克己功夫 朱子此說將學與行分而爲二 其實不能行而空

言學 有何下落耳 又與呂伯恭書云 所論講學克己之功 真多益事 政得恰好 此誠至論 然

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 學者於此 須是無所不用其極 然後足日俱到 無懈倚之患 若如家論

便有好仁不好學之憂矣 橫謂此亦有偏重學之意

又與呂伯恭書云 學校之政 名存實亡 徒以陷溺人心 敗壞風俗 不若無之之爲愈 橫謂近世

學校之政 更不堪聞矣 讀此爲之太息

四月初二日壬寅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朱子答呂伯恭書云 雖賢雖聖一卓 所論得之 俱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 更有斯民也之詞以

六字 末有下條 斯民也豈指當時之人而言 今世雖是賢儒不肖 異道難行 然三代盛時 所以

直道而行者 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 不得易民而化也 謹備之說 於此文義 殊不分明 卻是直
圖景贊引得有意思 注中說得亦好 大抵聖人之言 止是說直道可行 無古今之異耳 言譽而不
及毀 來論亦善 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 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 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 試亦恐
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詞 聖人之心 欲人之善 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 則善雖未顯 進而譽之
矣 不欲人之惡 故惡之未著者 雖有以決知其不善 而亦未嘗遽詆之也 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
蓋非全不別白是非 但有先褒之善 而無預詆之惡 是則聖人之心耳 槓謂此章孔子之意 但
言吾之於人也 不問誰之毀譽 但試其言行 善則譽之 而不取虛譽 此即三代直道而行之道耳
不言惡者 意已明文可省也 朱子先褒預詆之詞 未免求之過深 殊失其情

四月初三日癸卯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朱子答呂伯恭別紙云 明道有言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 乃學之要 又似且如此用功 甚脚腳
稱牢固 未敢便離卻下學之地 別求上達處也 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着力 不可以考同異 校詳
略 專爲章句之學而已 大抵道理平鋪 放着極低平處 有至高妙底道理 不待指東畫西 說南
道北 然後爲得不傳之妙也 槓謂下學指學而言 上達則指達而在上者 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 蓋謂我自勵我之學 不怨天 亦不尤人 其由下學而得上達 則歸之於天 故又曰 知我者其天也 上達之事 至於有天下而止 孟子以仲尼不有天下 歸之於天 卽孔子不怨天之 情也 論語又有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語 君子指君卿大夫 其上達自有濟世之樂 小人則士農工商之無職位者 而各就其所業 亦非無發達之時 固不重在名位也 朱子集注以君子上達爲循天 理 小人下達爲徇人欲 亦失之

四月初四日甲辰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朱子與張敬夫書云 近讀孟子毛萇公孫子好辯一章 三復之餘 庸書太息 只爲見得天理感發分 明 便自然如此住不得 若見不到此 又如何強得 然聖賢奉行天討 卻自有個不爲之理 故曰 龍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 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舊來讀過亦不覺 近乃識之耳 橫渠朱子此說 直指言距楊墨 爲奉行天討 衛道之心至矣 自孟子言距楊墨 其學乃失敗二千 餘年 近代邪說流行 楊墨漸有復活之機 更有共產之說 亦起於孟子之時 今則不止於復楊 墨有楊墨之勢 安得孟子之徒 起而奉行天討也

四月初五日乙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前日說君子上達一節 忽觸及堯曰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此君子疑亦指君卿大夫 蓋君卿大夫不知命 則患得患失 無所不至 亂臣賊子 皆由是而釀成 卒至身敗名裂 無以保其祿位 所謂無以爲君子也 此篇首章堯曰咨天之曆數在爾躬 言帝王之受天命 及其平天下之道 次章子張問 則言卿大夫之從政者也 此章又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乃所以警有位者 知禮知言則教其所 以自立與立人之道爾

憲問篇子略問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 植謂此問君子亦指君卿大夫而言 故有安人安百姓之說 孔門弟子多有問爲政者 亦猶乎君子之問也

四月初六日丙午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朱子與劉子澄書云 熹又三四日詞祿便滿 前日因便 已託九延之爲再請 勢必得之 食貧不得已 復爲此舉 甚不滿人意 前此聞諸人頗有蓋抹之意 決難承當 此不過徒與談者藉口耳 然若得其用汝昭故事 亦可優游卒歲也 植謂宋時有祠祿以養閑散官僚 雖朱子之廉正 不能不取之以自養 觀此書曰已託再請 勢必得之 食貧不得已 復爲此舉 言之亦可憐矣 時至今日

貧者擁費千萬 寒備則求一嗟來之食而不可得 強滑者合作賊無可求生 世安得而不大亂者 且
國初年 余嘗舉詞職一事 與當國者言之 欲復此制 以養世之有功而退處不得食者 使不得食
者皆有食 則不至因爭食而獲骨以起 前清之有宿望而不欲出仕者 亦可以此濟其窮 惜無繼聞
者 前清時各省郡縣 均有書院之設 督撫守令有地方之責者 各聘罷官致仕之有宿望者 爲之
掌教 一時頗有薰德善良之效 余亦建議欲復之 當國者以爲教士非養食之事 教士既有大中小
學各學校 何取乎書院 余曰學校之外復設書院 誠爲無謂 然天下事有視之若無用 而其中實
有大用者 不可一語而盡也 今日曾由大中學校畢業 國家社會不能利用之 而無衣無食者 何可
勝舉 有書院與其已成之學 使不至於荒廢 而舉修身有道德之人 爲之院長以督之 可謂爲地
日國家之用 計所耗費當亦不多 然亦無人關心也

又朱子與劉子禮書云 仲叔其人資性平和 看文字亦易曉 然似亦曾成箇懶 睡夢之後 余不曾
懶得工夫 到此方討册子看 便未有可商量處 如倉庫無紅紙朽貫之積 軍士無起距投石之勇
只是糜散旋支 成鼓或罷 終是不成箇事 已向羅說 別後情取光陰 須看幾滿肚酸醜 不得懶
見 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 方是長進也 此朱子教人情光陰力學之法 學者宜熟思之

四月初七日丁未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朱子與劉子澄書云 向讀女戒 見其言有未備 及鄙淺處 伯恭亦嘗病之 聞書欲別集古語 如小學之狀 爲數篇 其目曰正靜 曰卑弱 曰孝愛 曰和睦 曰勤謹 曰儉質 曰寬惠 曰講學 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 如正靜篇 卽如杜子美秉正忬忬 防身如律之語 亦可入 凡守身事夫之事 皆是也 和睦謂宜其家人 寬惠謂遠下無嫉妒 凡御下之事 痴倦不能檢閱 幸更爲詳 此目有無漸落 有卽補之 而輯成一書 亦一事也 向見所編家訓 其中似已該備 只就彼采錄 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 以經爲先 不必太多 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柏謂婦德之衰 至今日而極矣 婦德衰則家庭無良好教育 人才從根本破壞 國安得強 余亦欲輯女戒以培女德 惜衰朽無力爲之也

四月初八日戊申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朱子答陸子壽書云 先王制禮 本緣人情 吉凶之際 其變有漸 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 既卒哭禱廟 然後神之 然猶未忍盡變 故主復於寢 而以事生之禮事之 至三年而遷於廟 然後全以神事之也 其遷廟一節 鄭氏用殷梁練而壞廟之說 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卽以三年爲斷 其圖異同

得失 雖未有攷 然殷梁但言饗舊廟 不言遷新主 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 於三年而納新主
耶 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 但據周禮廟用白一句 亦非明驗 故區區之意 竊疑杜氏之說 爲合
於人情也 來諫致禮難詳 其大概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 既神事之 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
顧恐如此非僅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 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 深受至痛之情也 至謂古
者几筵不終喪 而力詆鄭杜之非 此尤未敢聞命 據禮小斂有席 至虞而後有几筵 但卒哭而後
不復饋食於下室耳 古今異宜 禮文之變 亦有未可深致者 然周禮自虞至駘 會不旬日 不
應方設而遽撤之 如此其速也 又謂終喪撤几筵 不聞有人廟之說 亦非也 諸侯三年喪畢之祭
舊廟之吉禘 晉謂之禘祀 禮疏謂之特禘者 是也 但其禮亡 而士大夫以下 又不可致耳
夫今之禮文 其殘闕者多矣 豈可以偶失此文 而遽謂無此禮耶 植謂自入民國以來 幾無人知
有喪禮者矣 父母死則草草殮而埋之 或從日本之制火之 一切古禮 盡舉而廢之 並無所謂三
年之喪 出入唯以黑紗纏於臂上 其所友則不問絲麻綢緞氈裘 其飲食則調肉珍蔬唯所費
當官治民者未聞解任 且有窮奢極欲 演戲納妾 無所不爲者矣 其他冠昏祭等禮 亦復盡失
編書欲舉古今各禮儀 編爲教科書 以教學者 而尙無暇成之 今聞朱子此信 心殊感感然 因

錄之以備他日著書之材料耳

四月初九日己酉 上午四時十分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朱子答陳同甫書云 渠來說得不索性 故鄙論之發 亦不能如此書之盡 槓按朱子所謂不索性 猶言不盡也 今吾等言做事做到底 謂之索性 亦言盡也 盡性者盡其性之所有而出之 古人知性善 故索性是美名 後人性爲欲所蔽 則言索性未必盡是善事矣

四月初十日庚戌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亡弟紹枚 壬午歲在昭平 從余講學 於憲問篇子路問成人一章 疑有錯簡 云當讀作子路問成人 子曰見利思義 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爲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若（此若字頂今字而言 蓋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 皆是當時之人 故夫子目爲當時之成人也）臧武仲之知 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 亦可以爲成人矣 蓋臧武仲 公綽 卞莊子 冉求 在當時皆能各成一行之名 然非文之以禮樂 則臧武仲雖知 而有要君之事 公綽雖不欲 而不可以爲蕪薛大夫 卞莊子雖勇 而華讓其小節雖具 於孝未終 （事見韓詩外傳） 冉求雖藝 而以爲季氏聚斂 開罪於盟人 故文之以禮樂 乃可以爲成人也 此以禮見稱

愚義 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成德渾然 大節昭著 自不可同日而語 後人傳寫 將上下兩節顛倒重亂 學者多不能辨 朱子集注亦沿誤本爲說 實有未審 此說余嘗曾采入四書質疑 近讀朱子文集答陳同甫書 亦有論及子路問成人一節 以爲戚武仲卞莊子冉求中斷 疑一個孟公綽 齊手並脚 又要文之以禮樂 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 其言益不可解 因檢四書質疑錄之於此

子罕篇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 朱子云博學無所成名 蓋美其學之博 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 吾弟亦嘗服之 以爲博學無所成名 乃美詞 非惜詞 此與民無能名爲同意 言其學之博 而真能名也 若爾不成一藝之名 則如項籍少時 學書不成 去學劍又不成類 是終於一無所成而已 何以爲孔子 是說與討論子路問成人同時而得 余嘗采之四書質疑中 吾弟少年好學深思 不幸短命而死 余審此思弟 不覺爲之泣然也

四月十一日辛亥 上午四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讀四先兄伯生水南樓集 七先兄少白蓮重軒詞 八先兄學問遺圖詩存 十亡弟在東孟軒齋詞 十二亡弟公衡 今雅樓詩存 有感題此 蓋貴功名總勝莊 一門詞賦亦堪傷 當時各欲期千古 今

日惟餘派

圖撫卷思

書其中

四月十二

朱子答釋

尚以道中

不墮之意

三協約

故其客

討論之真

簡若符

子之說時

四月十三

朱子與范直閣書云 前書所論忠恕則一 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二 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 與行仁義之別耳 孟子之言不可以仁義爲有二 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 但聖賢所論 各有所爲而發 故當隨事而釋之 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 所謂由忠恕行者也 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 所謂行忠恕者也 所指既殊 安得不爲二 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 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 橫齋朱子此說 指示學者入德之方 至爲精澈 不獨忠恕也 凡吾性中所發見之德 皆當由是而行 不由是而行 則亡之矣 卽聖人何嘗非先由此而行 久而熟乃成爲行此者哉 孟子謂堯舜性之 湯武反之 蓋堯舜由忠恕行 湯武則行忠恕耳 湯武且然 况其他乎

四月十四日甲寅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昨陳蘭生召飲於皇宮電影院 余以倦而思睡 遽先歸 然已十一時矣 蘭生親扶余下樓 至劇院門前 有石階數級 余轉身欲與作別 竟仆於地 轉常在劇院送客 從無送出院門者 蘭生亦余衰老而加之意 余卽以其加之意而仆 天下事常失於意中 有如此者 余既歸 家人聞余之仆 咸大惶急 余笑謂之曰 此一仆 身固無恙 翻被何懼 有此一試 可知余尚能辦此一仆 亦足樂也

四月十五日乙卯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五度

朱子答江元邁書云 天命之性 流行發用 見於日用之間 無一息之不然 無一物之不體 其大體全體即所謂仁 而於其間事事物物 莫不各有自然之分 如方維上下 定位不易 毫釐之間 不可差謬 即所謂義 所謂立人之道不過二者 而二者則未嘗相離也 是以學者求仁精義 亦未嘗不相爲用 其求仁也 克去己私以復天理 初不外乎日用之間 其精義也 辨別可否 亦不離乎一念之際 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 未可以差殊觀也 孟子告齊王曰 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 心爲甚 王請度之 嗚呼 此求仁之方也 而精義之本在焉 孟子其可謂知肯之要矣 橫謂朱子此說 足爲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鐵板注脚 其論精義 又別有兩書云 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 所云精者 猶曰察之云爾 精之之至而入於神 則於事物所宜 毫釐委曲之間 無所不悉 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近世爲精義之說 莫詳於正蒙之書 而五峯胡先生者 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試直以文義攷之 精義入神 正與利用安身爲對 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 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 楊子所謂精而精之 用字正與此同 乃學者用功之地也 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 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 豈道體之上 又有所謂神者 而自道以入神乎 以此言之 斷可

快矣 讀此說均極精 學者所宜深玩也 說文云精擇也 亦正合朱子所說之體

四月十六日丙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朱子答呂伯恭書云 以修道之謂教爲設教 此固有諸儒之說 以程子之言爲此而設教 則恐難有
牽合之弊 修道之謂教 疑只與自明誠之教 皆同言由教而人者耳 所謂以失其性 故修而求
復 只是直解此文 非有爲此設教之曲折也 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 及至中和 乃修道之始終也

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 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橫胡修道之謂教 蓋兼設教自修言之 似不可
論爲分別 自明而得其誠之教 亦兼設教與自修言也 古之聖人 恐人不能自修 而設教以明
之 古之人則雖有教 而仍恃其能自修 不能自修者 雖有教而終無所得 此則自修尤重耳 朱
子文雖此書後有自注云 此說非是 然是否兼二者言之 則朱子之意 仍未說明也

四月十七日丁巳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代應慎齋陳化南書組一通 其詞曰 孔子不云乎 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所謂上達 蓋
指士之達而在上 足以兼善天下者 此其出處之權 天實主之 非人所得而操之也 然則士之在
下者 惟有學而已 達不達所不問也 仲尼不有天下 則仲尼亦求上達也 然仲尼爲萬世師 其

登善天下 孰能過之 古之人亦有躬耕田野 不樂於得天下者 堯舜之世 巢許之徒 視天下如
敝屣耳 萬世之下 挹其高風 過於堯舜 何必以上達爲樂哉 余之感化兩陳君 與余家三世爲
婚姻 未聞其族以上達爲樂者 而質直好義 不求人知 誠有古隱君子之風 使其在邦 必達無
難 今在家亦足以獨善其身 而兼善其鄉里 流風所播 人且聞而興起 則未嘗非達也 君家有
紫陽坪山地一區 蓋不下數百畝 自其先祖躬耕於斯 志慕朱子之學 故以紫陽名之 過其家者
無不稱之曰紫陽先生云 君有五子 皆學紫陽之學 今年於紫陽築室 爲諸子講讀之所 落成
值君六十覆授之辰 戚友咸踵堂稱觴 余因獻此頌 頌曰 唯紫陽坪 有奇男子 字曰化南 厥
姓陳氏 奕世載德 宏通經史 不求聞達 躬耕自喜 有子五人 學行誰比 經營新居 輪煥新
美 巢許遺風 聞者興起 鬱蔥佳哉 發祥萬祀 此文走筆立成 殊非佳作 以開首用論語下學
而上達 解上達與宋儒之說不同 故存之 後頌中輪煥斯美四字 擬改爲茅茨而已 矧視其人更
高矣 蔣尙欲贈以一聯 爲之撰云 與天爭力齊三壽 得地脩丹覽萬書 司馬光六十寄范景仁詩
從來好與天爭力 竭力方知己力微 見事晚如蘧伯玉 今知五十九年非 又李咸用詩 清閑自
可齊三壽 悟真篇注 抱朴子幼學道 年至六十 歷覽萬書 知壽十符 遇鄭思遠真人授之口訣

陪煉大丹 此聯用之 均取其切六十歲也

四月十八日戊午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參事士報云 東京二十五日路透電 據北海道又來之報告 謂昨日已熄滅之十勝嶽火山 狂烈爆炸三次 第一次噴出燄化之山石 由山麓流下 全將美瑛河壅塞 故該河之水 將該河流域淹沒

第三次該山半幅炸裂 致將山石樹木泥土等 悉數落在富東野河流 又將該河壅塞 故出田地水勢驟見增漲 數小村莊 盡沒入洪水之內 鐵路約二里之長 完全毀壞 聞有救災列車 已抵罹災之區 救護人八百名 因災傷之人數 尙未正式發表 又最近由該處拍來之正式報告 謂救出尸體一百具 重傷者四十名 輕傷者二百名云 植前此日記 曾載日本發賣七月二十一日大地震之事 今此山崩川竭 亦非常之災也 日本其不幸矣乎

朱子答呂侗書云 惠書甚慰 所守審如是 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 非燕所能及也 固不能不以貴自求 而求有以得於人 則足下之忍其大而忍其細 又非燕之所能知也 抑惠之官於此 雖不足以仁其家 而無以副足下之意 敢以所聞爲謝 冀足下之堅其守也 貧者士之常 惟無易其操 則其勤 植前朱子教呂侗 貧者士之常 實以堅其守 無易其操 此凡貧士皆當學者也 其自可

禮不足以仁其家 仁存也 謂禮薄亦不能自存耳 用仁字甚妙 禮仲尼燕居 郊社之禮 所以仁鬼神也 鄭注仁猶存也 仁其家與仁鬼神句法正同

四月十九日己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朱子答陸子美書 太極篇首一句 最是長者所深排 然殊不知不言無極 則太極同於一物 而不足爲萬化之根 不言太極 則無極淪於空寂 而不能爲萬化之根 只此一句 便見其下語精密 微妙無窮 橫謂朱子此說 不足爲不能爲兩言 下語亦殊精妙 可見無極而太極 真不能離而爲二 亦不能合而爲一也

晚十時三十分 天津地震 約數秒時 余居法界 聞南開一帶震動較烈云

潘華航招飲 席間談及某君有句云 善不可爲何況惡 樂常如此豈論憂 余憶及趙秋谷有句云 善不可爲何況惡 人皆欲殺我憐才 光緒間浙江孝廉陳陔有句云 善不可爲何況惡 恩還未報敢言仇 均用成語自爲對 各有深意

四月二十日庚申 上午四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朱子文集載許順之書云 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既已不

仁 痺痲疾痛 己尙不知 頑冥之甚 安知其禮樂之爲禮樂也 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朱子答云
大略如此 更宜玩味 看教著實 慎謂此尙未得孔子之意 所云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者 蓋禮不
仁之人 政失民亂 禮樂不能教正之耳 專制時代之人君 假禮樂以驅遣一世 至禮樂不能爲所
用 則亦必亡而已 陽貨筮子曰 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 官尙有爲之
本者在也 老子曰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言舍道德仁義而欲專恃夫禮 則忠信薄徒爲亂
首而已 禮樂記曰 君子樂得其道 小人樂得其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 以欲忘道 則惑而不
樂 如此則知不仁之人 終無如禮樂何矣

專制時代 君太尊 臣太卑 譬如孔子 見其君不能不拜也 故孔子有事君盡禮 人以爲禮之貴
漢唐宋明之季 人君不學無術者多矣 亦有孤兒寡婦 端居高拱於其上 而率臣百姓 不能不
以至尊之禮奉之 所持以爲尊者 此禮而已 至於獨恃此禮 則亦去亡國不遠矣
專制時代人君 亦有假仁義以騙一世者 曰人吾能生之是仁也 吾能殺之是義也 仁義貴德也
而乃成爲人君生殺之代名詞 經仁義矣

四月二十一日辛酉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 但爲物欲所害 恰似都無了 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 不與物接 其氣稍清 自然仁義之良心 卻存得些子 所以平旦起來 未與物接之際 好惡皆合於理 然才方如此 且晝之所爲 便來格亡之 此仁義之心 使依前都不見了 至其甚也 夜間雖得休息 氣亦不清 存此仁義之心不得 便與禽獸不遠 學者正當於且晝之所爲處 理會克己復禮 懲忿窒慾 令此氣常清 則仁義之心常存 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 然後用功 若必如此 則日間幹當甚事也 槓謂朱子此說 仍重在且晝之所爲 未嘗不是 然當夜間萬慮澄寂之時 仁義之心 既有幾希之存 不於此時操而存之 待至平旦 不慮其復亡乎 是則夜氣尤足重也 萬慮澄寂之時 仁義之心不生 則必生邪僻之念 閑邪存其誠 尤不可忽也

四月二十二日壬戌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朱子與魏元履子應仲書云 三哥年長 宜自知力學 以副親庭責望之意 不可自比兒曹 虛度時日 逐日早起 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 參以釋文 正其音讀 儼然端坐 各誦百遍 訖誦孟子三二十遍 熟復玩味 訖看史數板 反復數遍 (文詞通暢 議論精密處 誦數遍爲佳) 大抵所熟經史 切要反復精詳 方能漸見旨趣 誦之宜舒緩不迫 令字字分明 更須端莊正坐 如

對靈寶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 不可貪多務廣 涉獵虛莽 纔看過了 便謂已通 小有疑處 即便
思索 思索不通 卽置小册子 逐日抄記 以時省閱 俟歸日逐一理會 切不可含糊籠統 恥於
質問 而終身受此誦誦以自欺也 又置簿 記逐日所講說起止 以俟歸日稽攷 起居坐立 務要
端莊 不可傾倚 恐至昏怠 出入步履 務要凝重 不可凌輕 以害德性 以謙遜自牧 以和敬
待人 凡事切須謹飭 無故不須出入 少說閑話 恐廢光陰 勿觀雜書 恐分精力 早晚須自點
檢所習之業 每旬休日 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 勿令心少有放佚 則自然漸近道理 講習易明矣
橫關朱子此書 教人力學自修 至爲詳盡 其最要者請讀宜反覆玩味 不可貪多 不可恥於質
問 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 出人多趨 務要凝重 以謙遜自牧 以和敬待人 少說閑話 勿觀雜
書 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業 此數語余少時常書之座右 以自課 今記於此 以教吾之子孫 苟
能奉行不懈 必可成就德性學業也

四月二十三日癸亥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朱子答范伯崇書云 讀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 烹餽開兩說似不相妨 蓋民但可使由之耳 電於
知之 必待其自覺 非可使也 由之而不知 不齊其爲新理 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 則歸於矣

必使之知 則人求知之心勝 而由之不安 甚者遂不復由 而惟知之爲務 其害豈可勝言 得氏之學是已 大抵由之而自知之 則隨其淺深 自有安處 使之知 則知之必不至 至者亦過之 而與不及者無以異 此擴心感志所以生也 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 但亦須積累涵泳 由之而熟 一日既然 自有知處乃可 亦非可使之強求知也 楨按老子論治天下之道 以爲從事於道者 民亦同於道 從事於德者 民亦同於德 從事於失者 民亦同於失 可使由之之謂也 淮南原道篇云 免者難爲知 而後者易爲攻 亦可使由之之理也 近孫中山有行易知難說 意亦相同 中山身歷患難 而自覺之 更非儒者空言說理之可比耳

昨夜命讀見類文 說明憲法未完成 約法即未可廢 及總統任期 洋洋數千言 十二時猶未就寢 今晨起身覺甚倦 然不能再睡也

閏月二十四日甲子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范伯崇書云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 易言有孝悌來 此語亦要體會得是 若差了卻不成道理 蓋天下無性外之物 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 但方在性中 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 但未發出來 未有孝悌之名耳 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 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

也 仁所包攝不止孝悌 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 猶天地一元之氣 只有水火木金土 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 言木而不曰梧桐楓柳 非有彼而無此也 伊川又云 爲仁以孝悌爲本 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 此皆要言 細思之則自見矣 橫渠性中只有仁而已 義禮智皆因有了仁 乃由仁而發也 仁不獨包攝孝悌 實連義禮智都包攝了也

閏月二十五日乙丑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許願之書云 前者因見贖禮 故勸以我詳微細 因有損所有餘 勉所不足之言 車書乃爾 本末精粗 本無二致 何用如此分別 此又誤矣 若每每如此 則更無用功處 更無開口處矣 子夏對子游之語 以爲習之章本 區以別矣 何言如此體例來 橫渠察於區別之中 見其本無二致者 然就上達之事 可在其中矣 如吾子之說 是先向上達處坐卻 聖人之意 正不如是 豈於學得孔子之遺 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 上達處不可着工夫 更無依拍處 日用動靜語默 無非下學 聖人豈會離此來 今勸不動便先說個本末精粗無二致 正是鴿雀吞燕 向車中又說個取御之病 恐未免也 橫向書簡論語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上達只指這箇在上之人 豈非推舉 朱子知上達處不可着工夫 更無依拍處 日用動靜語默 無非下學 聖人豈會離此來 說

得分明已極矣 然究竟仍以上達爲聖人之學 故有精粗本末之分 將學與達構爲吞棗混而爲一 是不可不辨也

四月二十六日丙寅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呂伯恭書云 禮運以五帝之世 爲大道之行 三代以下 爲小康之世 亦略有些意思 此必粗有來歷 而傳者附益 失其正意耳 如程子論堯舜事業 非聖人不能 三王之事 大賢可爲也 恐亦微有此意 但記中分裂太甚 幾以二帝三王爲二道 此則有病耳 胡公援引太深 誠似未審也 楨謂宋儒於此 竟有指爲僞撰者 朱子知其有些意思 又引程子之說 謂微有此義 自見虛心 但謂二帝三王非有二道 則仍失之 堯舜時之國體 畢賢讓能 三王時之國體 則專以傳子 如何非有二道也 余昔著共和論 大學述義 稱引禮運 論之甚詳 朱子稱胡公援引太深 不知如何持論 惜未得見耳

禮運有云 今大道既隱 天下爲家 大人世及以爲禮 此禮之發垢忍辱 爲天下垢病之所由來 老子斥之 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三千餘年 無人爲禮申此恥也 如使無世及之禮 則禮之尊榮 與仁義並稱 人不疑禮 則禮爲世重 世人受禮之益 更復不可勝道矣

余讀通運賢與能之言 又讀墨子上聖立爲天子 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之說 嘗疑古者本有選舉法 亦猶今之選舉大總統 特往古如堯舜禹 皆終身爲之而無一定之年限 (今之大總統 則定爲五年任期 任期一滿 卽當卸職 雖無總統接任 亦可交副總統 或內閣攝理) 終身爲天子之弊 爲之既久 如禹之功 民有不能忘者 其子遂乘機運動而繼其位 後乃竟成家天下之制 使禹有子如周之泰伯 則家天下尙不能成 然則讓成三千年家天下之流毒 啓誠爲罪魁 實禹之不肯子也

四月二十七日「卯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孟子離文公篇 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 壞宮室以爲汙池 民無所安息 墾田以爲園 園 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 園園汙池 滌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 天下又大亂 此自堯舜既沒 卽云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 及紂之身 是歷夏商兩朝民無安息之日也 民何以無安息之日 以禹不傳賢而傳子 專制之流毒也 禹本有治水之功 而孟子則歸之堯之時 而禹自受傳賢以來 無所稱述 孟子之意 亦可見矣

莊子天地篇云 堯治天下 伯成子高立爲諸侯 堯授舜 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爲諸侯 堯往

見之 則耕在野 禹繼統下風 立而問焉 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 堯授舜 舜授禹 禹
吾子辭爲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 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 不賞而民勸 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夫子盍行邪 無落吾事 他日乎耕而不
顧 橫淵此與孟子所載 萬章問曰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相合 禹之傳子 實開家天下之流毒
蓋歷三千餘年 禹雖有功於天下 而德不足化其子 伯成子高誠爲先見矣 漢王符潛夫論賢難賞
有云 虞舜之所以放殯 據此則舜似爲禹所放 致遠狩蒼梧而死 其德衰猶不僅在傳子而不傳賢
矣 又列子楊朱篇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舍國而隱耕 殆卽此之伯成子高也 然伯成子高
既嘗爲諸侯 卽非不損一毫利天下者 特以時不可爲 不復利之耳
朱子中庸序曰 允執厥中者 堯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者
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 至矣盡矣 而堯復益之以三言者 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 必如是而
後可處幾也 橫淵舜之心惟一道而已 禹則不能無人心 其後以天下授益而卒歸其子啓 以成家
天下之制 禹誠不能無人心也 人心惟危之言 舜蓋早有以窺其微也耶

四月二十八日戊辰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朱子答呂伯恭書云 讀易之法 竊疑卦爻之詞 本爲卜筮者斷吉凶 而因以訓戒 至象象文言之
作 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 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 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 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
之本意 因鄙卜筮爲不足言 其所以言易者 遂遠於日用之實 如皆未合委曲 偏主一事而
無復包含詳實 曲暢旁通之妙 若但如此 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 明言義理 以治後世 何
用假托卦象 爲此難深隱晦之辭乎 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 便如占筮所得 虛心以求其詞意之所
指 以爲吉凶可否之決 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 求其理之所以然者 然後推之於事 使上自王
公 下至民庶 所以脩身治國 皆有可用 私竊以爲如此求之 似得三聖之遺意 然方讀得上經
其間方多有未曉處 不敢強通也 其可通處 極有本甚平易淺近 而今傳注屢爲高深微妙之說
者 如利用祭餽 利用享祀 只是卜祭則吉 田獵三狐 田獲三品 只是卜田則吉 公用亨於天
子 只是卜朝覲則吉 利建侯 只是卜立君則吉 利用爲依遷國 只是卜遷國則吉 利用禘
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 但推之於事 或有如此說者耳 凡此之類不一 亦欲私論其說 與朋友訂
之 而未敢就也 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頃讀朱子此說 深得學易之用 記之於此 以待學者發之
余三十前著有周易爻變說一篇 後刊人學書堂文集 辛亥之變 文集散遺兵燹 今檢出原稿 補

記於此 說云 自周秦以來 卽羣易爲卜筮之書 周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 其所以筮之者必有法也 秦火之後 既失其傳 焦京之徒 乃別爲立術行之 一卦而有六十四變 六十四卦之變 凡四千九十有六 宋儒言圖書之學者宗焉 夫易之爲書 八卦成列 而象在其中 因而重之 而其在其中 剛柔相推 而變在其中 繫辭焉而命之 而動在其中 其變化之道 卽具於一卦之爻 聖人之情 見乎詞矣 未聞六爻之外 而別有所增也 昭公二十九年左傳 龍見於絳郊 龍獻子問於蔡墨曰 周易有之 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 其同人曰見龍在田 其大有曰飛龍在天 其夫曰亢龍有悔 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 坤之剝曰龍戰於野 此非揲蓍求卦 而亦有乾之姤 乾之同人 乾之大有 乾之夫 乾之坤 坤之剝之言 然則乾之初爻 卽可命之爲垢 其二爻卽可命之爲同人 其五爻卽可命之爲大有 其上爻卽可命之爲夫 其用九卽可命之爲坤 坤之上爻卽可命之爲剝 非繫辭焉而命之 而動在其中的謂乎 按其大誼 乾之初九陽也 (子夏傳云龍所以象陽也) 自其變姤言之 則陽氣隱而不見 (凡卦爻陽變則爲陰 陰變則爲陽 所謂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也) 下乾成巽 巽成而隱 又爲不果 故曰潛龍勿用 文言曰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 又曰潛之爲言也 隱而不見 行而不成 是以君子勿用也 以經證經 辭義最顯 然則乾之初九

所以爲乾之姤 實命自繫辭之聖人 學者亦可無疑矣 乾之九二 變爲同人 下乾成離 離爲
 目 故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文言曰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 又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君德也
 以繫辭傳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 蓋取諸此也
 離之 則大人之象 文則之象 君德之義 皆自離言之 尤無疑也 乾之九五 變爲大有 上
 乾亦成離 離爲飛 (虞翻曰謂四已變 則五體離 離爲飛 五在天 故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也
 虞翻離爲飛是也 其言四已變 則五體離 則非也 五變卽離 何待四變矣 此由虞氏不知一
 卦之爻 各有所變 求其說而不得 故舍本爻而就他爻耳) 故曰飛龍 卦於五言在天 二言在
 田 文言於三四均言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然則在天在田 蓋自其居上居下言之 又五二之變
 均爲離 故皆曰利見大人矣 乾之上九變爲夬 上乾成兌 兌於地也爲剛南 龍而在剛南之地
 故曰亢龍有悔 象以益不可久釋之者 上六居乾之極 陽氣衰矣 如其可久而不變 則乾爲純陽
 之卦 四德全備 何悔之有 而無如其不可久而必有此變也 繫辭傳曰 是以動而有悔 其爲損
 變爻言之可知 諸家俱謂陽處窮高之位 所以有悔 如此則是悔在本爻 而不在動矣 恐非聖人
 扶陽抑陰之意也 乾之用九 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者 乾卦純陽 故曰見羣龍 用九則帶坤而乾

象不見（六十四卦唯乾坤言其全變而他皆無者 乾純陽 坤純陰 陰陽至於極盛 則其變也 亦必極變 說文九爲陽之變 六爲陰之變 故純陽用九必變爲陰 純陰用六必變爲陽 諸卦剛四 不陰陽同具 九六時見 無所謂用九用六 自無所謂全變矣） 故曰无首 乾又爲首也 坤之上 六 其辭曰龍戰於野 其血元黃 上六陰爻 自其變剝言之 則陽也 陽故稱龍 剝上艮爲山 爲徑路 是野之象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 爲其兼於陽也 故稱龍焉 猶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焉 此以兼於陽稱龍戰 明謂陰爻變陽 然此爻雖變而其下五爻皆陰 故曰未離其類也 以上皆就 彖象所引說其大略 彖象引經 意主龍見 乾之三四 坤之初二三四五 皆未言龍 故不稱引 以其說求之 則乾之三爲履 乾之四爲小畜 坤之初爲復 其二爲師 其三爲謙 其四爲豫 其 五爲比 其用六爲乾 惟之屯蒙以下諸卦 莫不各有所變 其卦辭亦莫不各指所變之卦言之 繫 辭傳曰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卽變卦之謂也 或曰如子之言信爲辯矣 然漢京以後 垂二千年 諸儒說易 未有專守一爻之變 如此其固者 若爾 則將所謂往來上下之說 反對旁通之義 皆不足言易乎 曰此吾先君嘗言之矣 古昔聖人名卦序卦 蓋卽有取於往來上下反對旁通 而不 必其專在乎爻也 且卽以爻論 自此卦一爻 之彼卦一爻 亦未始非往來旁通之謂 漢魏諸儒說

易之書 亡佚殆盡 今唯于李鼎祚集解得見其概 而李氏獨宗虞氏之學 所載唯虞氏獨詳 仲雍
論卦變 以兩爻相易爲主 然有明明解本爻而改上下之爻以就之 更或先改他卦之爻 以成其說
於是又因爻象之勢 而變及於象 且於文言繫辭 無不以變例釋之 龐雜淆亂 了與經義無關
吾先君亦嘗著論辨明之 載於通介堂經說 因明白矣 若夫圖書之學 言之微妙 固非余之所
知 就以一卦而其六十四變之說衡之 是則乾可爲遯 爲无妄 爲中孚 爲大畜 爲大壯 (此
皆二爻同變之卦) 又可爲否 爲益 爲損 爲泰 (此皆三爻同變之卦) 其他尚有四爻同變
五爻同變者 亦不具錄也 聖人將於何爻而繫之詞乎 繫於諸儒之說 求之屢年 無所得悟
假得獲學之言 竊舉文以繫辭說卦證之 無不如析符復合 結爲識之於此 他日更取六十四卦各
爲解釋 待大才通人 理而董之 庶存一家之學云爾

四月二十九日己巳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八度

朱子許願之書 先錄原書云 操則存 會則亡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情心之用與 似以操則
存 會則亡 爲人心惟危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爲道心惟微 妄意推測 乞願提調 朱子嘗云
孟子此四句 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 却是操守不要放舍 亦不須如此安排也 心一也 操則存

則義理明 而謂之遺心 舍爾亡則物欲肆 而謂之人心 亡不是無 只是走出逐物去了 自人心而收回 便是遺心 自遺心而放出 便是人心 頃刻之間 恍惚萬狀 所謂出入無時 真知其鄉也 核讀朱子此說 最得孟子此四句之形狀 近日電燈有製爲一蛇形 忽而放出 向外而直 忽又入其窩中 而靜莫能觀者 大抵向外之時多 入窩之時少 以此形容孟子此四句 亦足以觸目驚心也

學齋日記卷五

五月初一日庚午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連夕熱甚 夜皆過子姑就寢 及起身均天明矣 幾不復識夜氣 惟尚有幾希平旦之氣耳 急赴屋

頂 覺解體之風徐來 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 觀日之出 乃入室伏案作書

朱子答徐元聘書云 人物之性 本無不同 而氣稟則不能無異 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 豈人物而

首 又云不獨人爾 萬物皆然者 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 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 與萬物不同 又

云只是物不能齊人 人則能推之者 以氣稟之異而言也 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

明 二之便不是 熟味此言 可見先生之意 相續中庸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

專就人言之 不可與物同語 物雖有性 與人自不同 人之性皆善 惟氣稟則不能無異 物之性

善惡混 其氣稟則一類有一類之氣稟 亦各不相同 至於性更是一物有一物之性 如植物之性各

有盛衰之分 蠶食之性各有凶順之別 均不可與人同日而語也 愚見如此 與程朱之說不相合

結記之以待再訂

五月初二日辛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王近思與朱子書云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 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 猶有可議也 朱子答云 伯夷既長且賢 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 此必有故 觀子貢怨乎之間 似或有此意 然不必疑 但君後事求仁得仁 便無怨處 則可以見聖賢之心 便有甚死難 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橫謂伯夷叔齊父死棄國 不顧爲君 其志自有所主 太史公敘伯夷列傳 先稱許由務光不受天下 而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蓋以夷齊爲比也 後稱其傳曰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 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蓋相傳如此說 太史公固疑其非事實 而文詞不少概見 無以定之 惟睹佚詩可異耳 其佚詩曰 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 我適安歸矣 則其棄國而逃之志 固非父子兄弟之間 別有舊惡可知也 論語所稱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蓋指其生平操行而言 王近思乃謂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 未免深經古人矣 至子貢怨乎之間 夫子答以求仁得仁又何怨 二子心事更明 求仁者自求而自得之也 尤非父子兄弟之間別有舊惡也 朱子謂便有死難亦只如此消融 亦懷疑未決 非的論已

五月初三日壬申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 意示答廣仲書 切中學者之病 然愚意竊謂 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 補資

未熟 以故事物之來 無以應之 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 精察此心之所起 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
別起一念 以察此心 以心察心 煩擾益甚 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 此意所以不能亡
廢也 備者之學 大要以窮理爲先 蓋凡一物有一理 須先明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 各有準則
嘗所謂天授天降天命天討 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 皆謂此也 若不於此致其知 但見其所
以爲心者如此 雖其所以爲心者如此 泛然而無所準則 則其所存所履 亦何自而中於理乎 且
如釋氏學事習德 連水般柴之說 豈不見此心 豈不識此心 而卒不可與入覺證之道者 正謂不
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 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前輩有言 聖人本天 釋氏本心 蓋謂此也
橫渠朱子以平時燭理未明 涵養未深 故事物之來 無以應之 此說最也 其謂凡一物有一理
須先明 然後心之所發各有準則 則由於以格物爲致知之學 窮理之學合於格物致知爲一事 不絕
誤會

五月初四日癸酉 上午四時起 塵事甚八十二度

朱子答何叔京書云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 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 魂交而夢 白晝紛紜
安得爲未發 而未發者又豈與仕學在出耶 亦子之心 猶子難以爲發而未發乎中 然則夜氣特

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 若夫未發之中 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又一書云 彼夫極論復見天地心 不可以夜氣爲比 察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 固不可便謂天地心 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 且中之意 初亦不謂復爲天地心也 槩謂朱子此二書所言最精 夜氣非寂然未發之時 乃休息之時 而有所覺也 所謂可以見天地心 正是復處也 叔京敍夫皆未明耳

五月初五日甲戌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何叔京書云 執中當知時 苟失其時 則亦失中矣 此語恐未安 蓋程子謂子莫執中 比楊墨爲近 而中則不可執也 當知子莫執中 與堯舜禹湯之執中不同 則知此說矣 蓋聖人養精仁熟 非有宰於執中 而自然無過不及 故有執中之名 而實未嘗有所執也 以其無時不中 故又曰時中 若學而未至 理未明 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 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 殆愈執而愈失矣 子莫是也 既不諳夫中 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 吾恐其失之邇遠 求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 中庸但言擇善 而不言擇中 其曰擇乎中庸 亦必繼之曰得一善 豈不知善端可求 而中體難識乎 夫惟明善 則中可得而識矣 槩謂朱子此書論執中最精 善端可求 中體難識 學者知此二語則得之矣

五月初六日乙亥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朱子答何叔京書云 示論根本之說 敢不承命 但根本枝葉 本是一貫 身心內外 元無間隔

今日專存儲內而略夫外 則是自爲間隔 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 易若動靜語默

由中及外 無一事之不敬 使心之全體 流行周浹 而無一物之不徧 無一息之不存 則二

先生之論心術 不曰存心而曰主敬 其論主敬 不曰虛靜淵默 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 其亦

可謂言近而指遠矣 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 而便語以敬 往往一向外馳 無可據守 則不

審乎此之過也 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 必如所論 則所以存夫根本者 不免若意

安憐 無苗助長之患 否則雖曰存之 亦且若存若亡 真知其鄉 而不自覺矣 愚見如此 伏爲

試反諸身而察焉 有所未安 卻望垂教也 楨謂朱子此書 以主敬說存心 要使由中及外 無一

事之不敬 動靜語默 無一息之不存 正是從根本上做起 心在內人不得而見之 則自其發現於

外者觀之 故必致謹於衣冠容貌間 衣冠容貌且無不謹 則必不外馳可知矣

五月初七日丙子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 近者竊讀遺書 每恨向來講說 常有過高之弊 如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 此

但謂周之先王 所以制作傳世者 當孔子時未盡亡耳 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嘗師之有 此亦子貢
真實語 如孔子雖是生知 然何嘗不學 亦何所不師 但其爲學 與他人不同 如舜之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 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 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 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 若向
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 故聖人目見耳聞 無適而非學 雖不濬有此理 終非當日答問之意矣
其他亦多類此 不暇一一辨析也 楨謂朱子此說 最爲平實 余生平服膺朱子之學 專從其不
實處着力 故記此以告學者 若世之爲講章者 便有謂此學字非聖人全體之學 此道字非聖人全
體之道 亦不免意於高深之意也

天津政治晚報 有北京政治將成丐化一段云 記者以事去京 正值夏歷端節 滿目蕭條 言之凄
然 北京政治區域也 居民二百萬 直接生活於政治者 數不及十萬 間接者則十之八九焉 自
民五督軍團後 中樞解紐 或令不出國門 服官部中 早已臣朔饑欲死矣 然月終可希復二三成
以供薪水之資也 至曹錕當國收象日非 月給不足 乃改爲季 去職許世英拚月餘之精力 勞
數百萬之庫券 北京窮苦官僚 乞其餘瀝 始度殘年 直至今日 未再獲分文者比比是 妻泣於
室 兒號於庭 僕屣吭於門 試問此中生活 得謂之人世邪 記者離京時 距端陽節僅一日 然

窮賈賈 消息毫無 親友服官者 兩時莫不疾首感額 相對唏噓使此次過節果無辦法則北京則之
慘劇 不堪述想矣 以時局之真相觀察 無辦法殆十居八九也 不去京僅四十日 街頭踴躍之乞
兒 較曩昔增五倍 長此以往 吾恐北京全市將成乞化也 嗟夫 此中華民國之首都也

五月初八日丁丑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朱子答石子重書 先錄原書云 所疑荷此論 今皆已釋然 盖仁者心有知覺 謂知覺爲仁則不可

知覺屬智也 理一而分殊 愛有差等 殊與差等品節之卻屬禮 施之無不得宜卻屬義 慎也

禮也 智也 皆仁也 惟仁可以包夫三者 然所以得名 各有界分 須索分別 不然混雜爲一

孰爲仁 孰爲義 孰爲智 朱子答云 仁之說甚清 要之須將仁義禮知作一處看 交相參照 方

見疆界分明 而疆界分明之中 卻自有貫通總攝處 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 近年學者專說仁

字 而於三者不復攷慮 所以含糊渾沌 動以仁包四者爲言 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界限物也

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 學者益有賴矣 惟持善仁說 嘗以謂性中只有仁 則無義禮智 此以

爲仁包夫三者 各有界分 則誠是矣 三者皆發生後始有分別 則不得爲性中所固有 亦同矣

五月初九日戊寅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 反復詳明 引據精密 警發多矣 所未能無疑者 方欲求教 又得南軒寄來書 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 蓋皆已先得之矣 特其曲折之闕 小有未備 請得而細論之 夫泛論知行之理 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 則知之爲先 行之爲後 無可疑者 (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 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類 是也) 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 則非有以成乎其小 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 (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 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 皆在忠信修辭後之類是也) 蓋古人之教 自其孩幼 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 及其少長 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 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 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 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 (此小學之事 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 及其十五成童 學於大學 則其灑掃應對之間 禮樂射御之際 所以涵養踐履之者 略已小成矣 於是不離乎此 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 致知云者 因其所已知者 推而致之 以及其所未知者 而極其至也 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 而一以貫之 然後爲知之至 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 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 (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 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 則先知後行 固各有其序矣 誠欲因夫小

學之成 以進乎大學之始 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 亦豈有居然以夫雜亂糾紛之心 而格物以致其
知哉 且易之所關忠信修辭者 聖學之實事 貫始終而言者也 以其淺而小者言之 則自其常處
毋論 男唯女食之時 困已知而能之矣 知至至之 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 此知之深者也
知終終之 則由知至又達以終之也 此行之大者也 故大學之書 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 然
非爾初不涵養踐履 而直從事於此也 又非爾物未格知未至 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不正 身可
以不脩 家可以不齊也 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可以治己治人者 始有以盡其道耳 若曰必俟知至
而後可行 則夫事親從兄 承上接下 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 豈可謂吾知未至 而暫備以俟
其至而後行哉 (按五峰作復齋記 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 蓋深得乎此者 但知言所論 於
知之淺深 不甚區別 而一以知先行後概之 則有所未安耳) 抑聖賢所謂知者 雖有淺深 然
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 但至於瞭然貫通 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 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通知仁
者 乃於方寸之間 設爲機械 因欲觀彼而反識乎此也 (快子所關總老默而論之 是甚疑之言
正是說破此意 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 恐亦未免此病也) 又來處所謂總以致知 所本克己
也 總兼理者 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 而所謂在乎致知者 又若致知力行 初無先後之分也 凡

此皆鄙意所深疑 而兩軒之論所未備者 故敢復以求教 幸深察而詳諭之 楨謂朱子此書 論知行先後 洋洋千言 可謂詳矣 然必欲徇其格物致知之說 謂必舉天地萬物之理 一以貫之 然後爲知至 究亦難通 前答范伯崇書 謂民但可使由之 若知之必待其自覺 則行在知先一言可決 取之互爲印證也

五月初十日己卯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石子重書 先錄原書云 事親仁之實 從兄義之實 蓋人之生也 莫不知愛其親 及其長也 莫不知敬其兄 此乃最初一着 其他皆從此充去 故孟子曰 無他 達之天下也 有子曰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 豈非事親仁之實 從兄義之實乎 答曰 仁義只是理 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楨謂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 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己也 惡可己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此孟子之言 以爲仁義是自性而生 知禮樂則因仁而擴充之 其實則義亦由仁而擴充之耳 楨提之置之從兄 由愛而生 愛卽仁也 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 不可別出弟爲義之本也

五月十一日庚辰 上午二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 比因朋友講論 深究近世學者之病 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 所以事事減費

其言敬者 又只說能存此心 自然中理 至於容貌詞氣 往往全不加功 設使其能如此存得

亦與釋老何異 (上蔡說便有此病了) 又况心慮竟忽 未必真能存得耶 程子言敬 必以嚴齊

嚴肅 正衣冠尊瞻視爲先 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如此乃是至論 而先聖說克己復禮 尋常

講說於禮字每不決意 必調作理字然後已 今乃知其精微縝密 非常情所及耳 橫按說文解敬爲

肅 言持事振敬也 振敬者戰戰兢兢之謂 亦即慎畏之意 孝經敬觀者不敢慢於人 疏引劉炫注

云 敬者嚴肅而形於外 大抵嚴肅之意 內存肅心 而後外發於容貌詞氣 二者相爲表裏 若於

容貌詞氣全不加功 則存諸心者必不實 徒加功於容貌詞氣 而心慮竟忽 則所謂敬者亦必不能

持 朱子謂敬之一字 乃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 學者能於此敬字加之意焉 斯作聖之基矣

五月十二日辛巳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朱子答胡廣仲書云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 真聖學始終之要 向來之論 則必先致其知 然後有以

用力於此 疑若不安 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 其於禮相應對進退之間 持守堅定 涵養純熟

固已久矣 是以大學之序 特因小學已成之功 而以格物致知爲始 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 而曰必先致其知 然後敬有所施 則未知其以何爲主 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故程子曰入道真如敬 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又論敬云 但存此久之 則天理自明 推而上之 凡古昔聖賢之言 亦莫不如此者 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 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橫謂程子言入道真如敬 朱子言敬之一字 真聖學始終之要 皆千古不磨之論也 唯程朱皆誤解大學格物致知 爲格物以致其知 猶不解何以施其敬於此 愚謂格物爲格去物欲 致知卽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耳 孩提之童 天性未漓 當其洒掃應對進退之時 教之以敬 物欲自無從入 本有之良心 不致爲所蔽 則入道更易 不必待小學已成而後敬有所施也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養正何以施其功 亦曰敬而已矣

是日撰陳君春達墓表 記于此 士農工商 古稱四民 詩書所記 虞夏以來 士恆掌國政 且有得天下爲天子者 農工商唯拱手聽命而已 周書曰 農不出則無其食 工不出則無其事 商不出則三寶絕 甚矣其爲世重也 而商則尤重矣 太史公撰貨殖傳 記范蠡計然助越霸中國 范蠡以計然之餘策 之陶爲朱公 治產積居與時逐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仲尼之弟子曰子貢 不受時君

之命而貨殖焉 所至國君無不分庭抗禮 然則貨殖傳中 亦大有人 使之得天命焉 雖天子何不
可爲也 近百年歐美商家 有擁資萬萬 至不能計其一分時所入之利率者 人皆稱之曰大王大王
古之天子 富有四海 何以加焉 余少壯 治漢宋儒者之學 既不得爲世用 乃習軍旅之事
亦嘗開府擁重兵 然家卒貧 無以自贖 垂老始悔其所學 願從范蠡子貢之徒與之游 然無其術
能慕其人而已 吾鄉人陳君春遠 少有大志 出語驚人 若天性然 長更多才 以爲咕嗶咕嗶
不足學 癩而之莽神濱 治產積居異時運 如范蠡學計然之學也 久之 遠致富焉 所積輒分數
與貧交遊兄弟 心尤念祖國 清光緒間 蘇州有洪水患 捐多金賑之 清政府知其事 獎以大夫
之榮銜 君益好行其德 不少衰 莽神濱有華僑十餘萬人 各設異國之一廬而爲民 如救沙然
無組織之團體也 君乃集衆而語之曰 古者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今若
此 人且親及如賤丈夫 何以自保 乃爲提倡建廣東會館 中華總商會 崇仁醫院 自此異國人
乃不復輕視之 君居是邦 必敬其大夫之賢者 友其士之仁者 人無間議與不議 皆稱之曰賢
事之日 無遠邇皆用奔走 君生於清同治庚寅年五月二十八日寅時 卒於中華民國癸亥年六月
十一日巳時 喪葬於 賢家舊持家 君常得就醫於外 無內顧憂 生四子 麟 麟 麟 麟

鵬翔 均能承父之志 因記其學行之最 而伐石以表焉

五月十三日壬午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 人之有生 性與氣合而已 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 則性主於理而無形 氣主於形而有質 以其主理而無形 故公而無不善 以其主形而有質 故私而成不善 以其公而善也 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 以其私而或不善也 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 此舜之戒禹 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 蓋自其根本而已然 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 而後流於人欲也 然但謂之人心 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 但謂之危 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 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 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 亦不難矣 此其所以爲危 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 有安而無傾 有準的而可憑據也 故必其發精一於此兩者之間 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善之主 而私而或不善者 不得與焉 則凡所云爲 不特擇於過與不及之間 而自然無不中矣 (凡物剖判之初 且當論其善不善 二者既分之後 方可論其中不中 惟精惟一 所以審其善不善也 允執厥中 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 非精一以求中也) 此舜戒禹之本意 而序文述之 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 盡爲不善 而不審其有清明純粹之時 如來證之所疑也 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 既屬乎形氣之偶然 則亦但能不隔乎

理 而助其發揮耳 不可便認爲道心 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 如孟子雖言夜氣 而其所欲存者 乃在乎仁義之心 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 雖言養氣 而其所用力 乃在乎集義 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 來論主張氣字太過 故於此有不察 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 亦覺其差 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 有所不暇辨耳 橫謂朱子此論 言性主於理而無形 氣主於形而有質 性主理 故公而無不善 氣主形 故私而或不善 所以舜禹有人心道心之分 剖析亦爲精微 得此則更無疑於性之有善有不善矣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 道謝思久假之說 欲下語云五伯假之 而至於功施當時 名顯後世 則豈久假而不歸矣 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 孟子之言 蓋疾矯僞之亂真 傷時人之易惑 而非與五伯之辭也 橫謂此言正惜五伯之不能久假 若能久假則烏知非有 其功業必不止此 雖堯舜湯武可爲耳 朱子之意 似尙未達

五月十四日癸未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度

江德功舉子臨別君子爲詞 朱子答書云 雖說之中 此條尤爲險怪 深非釋道之所敢聞也 若曰脩己以安百姓 幾時安得了 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然則修己以安人 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朱子此答殊未詳 江德功如何說 文集亦未載 竊以私意解說之 子路問君子 蓋指卿大夫而言 孔子答以脩己以敬 則猶大學言爲人臣止於敬也 子路以爲君子之道如斯而已乎 孔子又答以脩己以安人 則仁者安人之道 視脩己以敬者爲進一步矣 子路又問 則答以脩己以安百姓 然脩己以安百姓 不盡爲仁者之能事 故孔子申之以堯舜猶病之言 猶子貢問博施濟衆之所答也

江言幾時安得了 似有不去安之之意 故朱子責其險怪 大抵仁者之用心 見百姓有未安者 則思所以安之 安之而有所未能 則事勢之無可如何 雖堯舜猶病 況其他也

朱子答方伯讀書云 志於道志字 如有向望求索之意 大學格物致知卽其事也 橫謂朱子解志於道志字是也 論語皇疏 志者在心向慕之謂 正與朱子之說同 惟朱子以爲大學格物致知卽其事

則由誤解格物致知 遂并此而有所未達 格物者格其物欲 使不得蔽吾之心而亂吾之志也 致知者因物欲之蔽已去 吾得致其知於性 因以知天也 既知其性 則可履道而行 不至有望道如求見之歎 此志於道之說也 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意亦卽志 乃格物致知後之工夫

五月十五日甲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 格物之說 程子論之詳矣 而其所謂格至也 格物而至於物窮理盡者 意

句俱到 不可移易 熹之器說 實本其意 然亦非苟同之也 蓋自十五六時 知讀是書 而不曉
格物之義 往來於心 餘三十年 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 而參以他經傳記 內外本末 反復證驗
乃知此說之的當 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 夫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物者形也 則者理也
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 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 人之生也 固不能無是物矣 而不能明其物之理
則無以順性命之正 而處事物之當 故必卽是物以求之 知求其理矣 而不理夫物之極 則物
之理有未窮 而吾之知亦有未盡 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 則物理盡若也 物
理皆盡 則吾之知識豁然貫通 無有蔽礙 而意無不誠 心無不正矣 此大學本經之意 而程子
之說然也 核按朱子此書 自開用功三十年 參以他經傳記 內外本末 反復證驗 而所學者俱
有蒸民一詩 其說此時有物有則 以爲物者形也 形而下者也 則者理也 形而上者也 亦未嘗
異也 唯以物爲人之生所不能無 而必欲明其理 則合物則而一之 失之甚矣 孔子曰 爲此時
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衆寡也 故好是懿德 蓋人生而後 卽有形而下之氣質 所謂
物也 此不盡之德也 亦有形而上之性 所謂則也 卽懿德之謂也 論民之常性 固是好此懿德
要在格自來之耳 由此言之 則有物正足物欲 當格而除之 何可求其理而窮其理耶 余亦不

敢從朱子格物致知之說 故爲辨之

五月十六日乙酉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 前此屢辱貽書 每竊怪其語之不倫 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 草草奉答 只

說得皮膚 不能切中其病 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扣 敷述詳明 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

而區區愚見 亦因得以自竭 非小補也 蓋詳來論 正謂日用之間 別有一物 光輝閃爍 幽

流轉 是即所謂無極之真 所謂谷神不死 二語皆來書所引 所謂無位真人 此釋氏語 正谷神

之符長也 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 而後將心想象照管 要得常在目前 乃爲根本工夫 至於學

問踐履 零碎湊合 則自是下一截事 與此粗細迥然不同 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墜 雖勇忽後

亦是未見此物 故不得爲實見耳 此其意則善矣 然若果是如此 則聖人設教 首先便合直指此

物 教人着緊體察 要令實見 着緊把捉 要常在目前 以爲直截根原之計 而卻都無此說 但

只教人格物致知 克己復禮 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 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 論孟之言平易

明白 固無此等玄妙之談 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 特著中庸太極之書 以明道體之極致 而其

所說用工夫處 只說擇善固執 學問思辨 而篤行之 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君子脩之實

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萬事萬化皆從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繫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來，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學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在其中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于平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通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說對塔而說相輔者何以異哉。格謂窮至其極無極之真，誠不免過於玄妙。然按其意旨所關，將心想象無管，使此物常在目前，然則此物亦即仍屬之吾心者乎。其言并緊體察，未嘗非明辨之謂。存緊把握，未嘗非操存之謂。朱子謂以

此理之所在 實只是人心之中 合當做底道理 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 而非人力之所能爲 故曰天命 真事真化皆自此中流出 而實無形象之可指 故曰無極 此朱子之所謂無極 亦未嘗非孟子時所謂無極之真也 所言事事物物 皆有實理 如仁義禮智之性 親聽言動之則 皆從天理中來 固未嘗指仁義禮智爲渣滓之物 其言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 則其不如顏曾者 雖未見此物 而未嘗不可學問踐履以求實見耳 學者讀此 得勿笑其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乎

五月十七日丙戌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朱子答李堯卿書先錄原書云 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妄意推求其說 以爲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此固仁也 而亦莫非愛也 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 此亦仁也 而亦莫非愛也 所以安之 所以信之 所以懷之 此則理也 非愛也 理則根原來處確不可易者也 愛則指其見於用者言之 故愛屬乎情 愛乃仁之一事 理屬乎性 而理乃仁道之大全 故愛不是仁 而愛之理則仁也 理者性也 愛者情也 性則體 情則用 仁之爲道 本性而該情 而心乃性情之主 主乎性 則所以然之理 莫不具於心 主乎情 則所當然之愛 莫不發於心 由是而理完於此 由是而愛行於彼 皆心有以主之 豈非心之德與 朱子答曰 愛之理所說近之 心之德更以

程子體種之譬愚之。橫按程明道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蓋仁以好生爲第一義。李堯卿所問。於愛之理費擇固甚透徹。却忘了生之一義。故朱子答之如此。若無此義。則集注但云仁者愛之理便得之。不必言心之體矣。有此兩答。乃知集注之精也。

五月十八日丁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李堯卿問朱子云。道千乘之國。集注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竊意有土有民。無非事者。敬其事則心專在是。纔敬便有信底意思。民便有觀感之心。不敢則心不在焉。事便直莽。便無終始。全無誠意可以示信於民哉。既敬而信。則主一之功到。而無不感實者。其自奉必薄。必能節以制度矣。制度無非出於民者。既知省節。必是以民爲念。而知所以愛之也。愛之則不敢傷之。必欲厚其生。然非及時以耕。則其生亦無自而厚。故使之必不違其時矣。不害於相承之意是也。朱子將齊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稍謂字說固是。其對於信字。以全無誠意何以示信於民解之。亦未嘗不是。但尚有最要之說。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無信也。無信則難以變舜之仁。而民有不從者。信之要如此。道千乘之國。可不以此爲本哉。能

示信於民 則必愛民 能愛民則必能節用 能節用則使民必能以時 如其不能示信於民 則必不
知愛民 而亦必不節用 不節用則使民必不以時 皆相因而至者 朱子所謂必反復推之 曲折乃
見也 誠是也

五月十九日戊子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七度

陳安卿與朱子書云 理有能然 有必然 有當然 有自然處 皆須兼之 方於理字講義爲極否
日舉其一二 如惻隱者氣也 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 蓋在中有是理 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 外
不能爲是事 則是其中無是理矣 此能然處也 又如赤子之入井 見之者必惻隱 蓋人心是箇話
底 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 雖欲忍之 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者 不然 則是槁木死灰 理
爲有時而息矣 此必然處也 又如赤子入井 則合當爲之惻隱 蓋人與人類 其惻之理當如此
而不容以不如此也 不然 則是爲悖天理 而非人類矣 此當然處也 當然亦有二 一就合做底
事上 直首其大義如此 如入井當惻隱 與夫爲父當慈 爲子當孝之類是也 一泛就事中 又細
按別其是非非 當做與不當做處 如視其所當視 而不視其所不當視 聽其所當聽 而不聽其
所不當聽 則得其正而爲理 非所當視而不視 非所當聽而不聽 與當聽而不聽 則

屬弄璋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憫墮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則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其事坤者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真誠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句說動而靜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己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朱子答曰。此意甚倫。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何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己處。却自可默會矣。橫齋此所舉四然處。學者亦不可不知。因備而記之。

五月二十日己丑 上午七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淨安齋上夫子傳云。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至知。則知天一箇。當何緊要。緊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則與性俱爲一。良中邪。抑緊之盡心之下。乃知老之後又精熟底事邪。夫二者固不容假然分

先後 然就其間細論之 亦豈得謂全無少別 朱子答曰知性則知天矣 據此文勢 只合在知性裏說 橫按陳安卿所謂盡心定作至知 蓋指朱子盡心章句云 以大學之序言之 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朱子解至知在格物一句 向作一衰說 謂至知格物 是窮至事物之理 今盡心章句則分物格爲一說 知至爲一說 未免自相矛盾矣 橫向不敢從朱子此說 格物處是格除物欲 猶是盡心以前之事 能格物始能盡心 盡其心者便知其性 知其性則知天矣 若謂盡心爲知至 物格爲知性 則知至在前 物格在後 是知至而後物格矣 豈其然乎

五月二十一日庚寅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七度

徐居甫上朱子書云 孝弟爲仁之本章 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顏淵問仁章 又謂仁者心之全體 合二處推明其說 未審當否 心德則生道也 蓋天地以生物爲心 故人得之以爲心者謂之仁 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 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 論其名狀 則神和溫粹 渾龐涵蓄 常生生不死 乃得謂之仁焉 此以乾之元 在四時而爲春者也 以仁而主四者 則隨其地分 發爲春暉 爲辨通 爲是非 莫不各當其所 若不以仁爲主 而以別箇爲主 則但見不相對副 但見乖隔不順 且天地失其所以爲主 而人亦不得其所生者矣 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 豈不以其推明管

獨之妙乎 敬愛之理 只從孝弟上發明 自孝弟而推原其本 則惟有此理耳 所謂以仁爲孝弟之本是也 孝弟而廣充其用 則爲仁民愛物之事 所謂爲仁以孝弟爲本是也 顧惡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 專言之本則發爲偏言之用 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 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 自仁道之不明也 人惟拘於氣稟 蔽於私欲 則生道有息 而天理不行 否隔幽塞 不能貫通 如人疾病 氣血不流於四支 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癢 而醫者亦謂之不仁 人能有以體乎仁 必其無一毫之私 得以開其生生之體 使之流行貫注 無有不達 無有不備 然非爲能全其心之德愛之理也 此顏子之古己 仲弓之敬恕 與齊人與處恭 執事敬 博學篤志 切問近思等處 正欲使工夫鍊密 必廣茂德業其私 使無一毫之害 所以完此仁使充長健達 無不周備 則心體自全 而仁斯在也矣 伏乞賜教 朱子答云 此格太寬得之 但愛之理未可以兩言耳 更味之當決治自見見解入也 檢讀檢用當論仁爲心之體其則 與前日所論孝悌專言於愛之理 合相說則全矣 五月二十二日辛卯 上午四時起 寅時及八十七度

神安卿與朱子書云 仁者先難而後獲 先難克己也 既曰仁者 安得有己哉 恐此仁者字與推仁之而注 語相背曰所謂仁云者 必先難而以獲 乃可謂之仁 朱子答書云 仁人有正其體不讓其

利 嗚其道不計其功 語意正如此 仁者雖無己私 安敢自謂己無私乎 來示激譽 此一性兩痛 時時有之 慎按此之仁者 蓋言其爲仁用力之時 必先克己而後有所獲也 本無深意 原意則克伐無欲不行 可以爲仁 孔子則曰可以爲難 仁則吾不知 是先難之時 猶不得謂之仁者 特學夫仁者必先於此用力焉耳 學之而既有獲 則謂之仁者 固亦未嘗失當也

五月二十三日壬辰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八度

朱子答朱明孫書云 學非讀書之謂 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 故讀之者貴專 不貴博 蓋唯專爲能知其意 而得其用 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 而無所得也 今一旦而讀八書 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 豈足怪哉 願且致精一書 優柔厭飫 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 俟其心通意解 書册之外 別有實下工夫處 然後更易而少進焉 則得尺得寸 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慎謂朱子此書 教人讀書貴專而不貴博 最爲得要 余少時亦有貴博而不能專之患 三十以後 教門人讀書 乃始以專精爲事 嘗諸交友 知其有益於吾 則必與之變數晨夕而不厭 久之 其人之學問文章 漸與吾 其人之性情氣味 亦可爲吾所沾染 若泛泛之交 邂逅一語 其面目舉止 不兩三 則面便忘之 甚有姓名亦不復省者 如此之徒 雖日見萬人 於我何與 故嘗有吏游滿天下 及

幾怕與門說道 不過知心三數人而已 豈能多哉

五月二十四日癸巳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八度

朱子嘗在易堂書云 示慮足見立志爲己之功 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 不能以自誠 故推其大體

則欲誠其居者 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 蓋仁義之心 人皆有之 但人有此身 便不能無物欲之

故 故不能以自知 若能隨事講明 令其透徹 精粗巨細 無不貫通 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

與私事之悅口 而無待於自欺 如其不然 而但欲禁制抑遏 使之不敢自欺 使謂所以誠其意者

了心如此 則恐徒然爲是迫切 而濼微之間 終不免爲自欺也 蓋說大學此章 蓋欲明此意

也 曰誠之 味實未盡 因略更定數句 今漫錄去 試深察之 以爲何如 抑按朱子此言 誠誠

且居者 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 蓋人有此身 便不能無物欲之念 不能以自知 其意始謂格物欲

之念先去之 乃能自知耳 然則格其物欲 何等直截痛快 何必先去講明令其知物理 無不貫

通 然後能知乎 且即講明矣 而不用除去物欲之功 物欲欲自去乎 朱子先爲大學之注 只圖

求其知物理 歸於貫通 而不於物欲二字加之意 終覺未盡 此書所謂更定數句者 即增人不

盡無初級之數數句 實則無異更定其格物之詞 直可謂之最後之定詞也

五月二十五日甲午 上午五時半起 寢暑表八十八度

朱子答曾擇之書云 論語德不孤 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 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求 自不孤立 故必有歸 易中卻是說敬義既立 則內外爰備 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槓按儒者無父之辨也 無父之人則必失教 引申之則無德能者亦謂之孤 禮曲禮篇 自稱曰孤 以無德能自謙也 疏云無者特立無德能者也 然人雖失教 無德能何嘗不可自修 能以敬義自立 則其德不孤矣 或有以特立無德能者乎 能自修其德 則亦必有歸矣 論語與易言德不孤 皆重自修 義未嘗不相同也

五月二十六日乙未 上午三時半起 寢暑表九十度

朱子答張敬甫書云 少時喜讀禪學文字 見杲老與張侍郎書 左右既得此機柄入手 便可改兩儀而御用儒者百語 說向士大夫 接引後來學者 後張公經解文字 一用此策 但其處處不盡 遺處多 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 難以純自託於儒者 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 爲說浸巧 拋閃出沒 頃刻萬變 而幾不可辨矣 然自明者觀之 亦見其徒爾自勞 而卒不足以欺人也 但杲老之書 近見藏中印本 卻無此語 疑是其徒已知此陋 而陰削去之 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 倘求曠導訪也 近得江西一後生書 有兩語云 曠日扼腕而指本心 奮髯切齒而談端緒 此亦甚

中其鄉學之病 然亦已戒之 姑務自明 毋輕議彼矣 信筆不覺縷縷 切勿輕以示人 又如馬伏
波之讓杜季良也 橫讀朱子此書 懼人援儒入佛 欲防其流弊 自有苦心 其後佛學卒退 儒道
大勝 終宋元明世 無有與儒家爭席者 朱子之功爲多 雖當時即有朱陸之爭 姚江之異 然究竟
均屬儒家 不得爲敵黨 至清初發生漢學一派 與之各樹一幟 二百六十年 未能解紛 清末乃
能有國畫之勢 入民國釋學又將興矣 此時人欲橫流 禮義淪絕 非有克己復禮之功不能救之
而商氏之明心見性 語其精則可去妄歸真 善果惡因 語其粗亦可勝殘去殺 正宜回力合作 更
加以老子之無爲宗旨 合三教爲一家 於以距外來之共產邪說 天下之亂 庶有寧乎
五月二十七日丙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九十一度
論弟子應箴 子曰 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 年久改 子曰 善人爲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 誠哉是言也 子曰 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 柏按此二章皆記孔子之言 期月三年百年
必世 其期意推而愈遠 其效則愈久而愈大 孔子始言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耶 蓋謂用我期
月 必不可能 唯三年期有成耳 可也之也 當作耶字解 非謂期月便可也 世固有疑三年爲虛
者 孔子復舉善人爲邦百年之成語證之 以爲若欲勝殘去殺 則非百年不可 三年亦不能也 誠

此亦但言善人耳 若云王者之德 則必齊世相承 而後天下歸仁 更不易言矣 集注三十年爲一
世 雖據古語 然此處似不能指實三十年 如同宣自太王肇基王迹 歷王季文王 始能武王伐紂
而有天下 歷世豈不久哉

五月二十八日丁酉 上午三時半起 座暑表九十一度

朱子答或人書云 人情不能皆正 故古人論世 以大德 不以小惠 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
若曰順人心 則氣象差正當耳 橫按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 達諸民之情 注情謂喜怒哀惡之
情 情者人之欲 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 是情爲人已發之欲 雖不必皆出於邪 而不能皆正
則誠是也 易成象旅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人心當豈已發未發言 聖人感動人心 人心因聖人而
感動 亦豈互相感也 此人情人心之分別處

太晤士今日報載 狀書女子剪髮圖云 年來世界各國女子 盛行剪髮 就時間金錢之經濟 及簡
便而言 剪髮確有莫大之益 即以美觀而論 已剪者如明星中之黎明暉般明珠映發 而女士等
風氣之佳 較諸傳統者 有過之無不及 聞各國剪髮者以法國爲最多 合老輩及少數郵差等
女外 皆已剪髮 宴會席上 跳舞場中 偶見未剪髮之婦女 輒嗤爲頑固老舊 英國婦女已剪

者 約十之七八 女學生之未剪髮者 百人中僅一二人 英日最少 不過十之二三 若吾華僑而
身之二三耳 美法兩國 徧地皆有女子剪髮店 陳設布置 皆極精美完善 店中備有梳本 用五
彩精印 列剪髮式樣約十餘種 任客選擇 剪髮師悉用女子 此亦一種新潮流之女子新事業也
宣統元年二年時 余頗提倡女子剪髮 曾命兩姬剪之 後以久而難變 家人中莫以為不可施行
輒自留之 余知社會習俗 必由自然而成 曾言此事十年後必有行之者 今十五年而歐美已大行
則再歷數年 吾國亦必通行矣 記此以贖是後

五月二十九日 戊戌 上午七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八度

昨夜十時以後始就寢 晨轉不能成寐 遂起 時已交子矣 乘車爲電報 與張勇李吳子玉兩帥
五時半成 人甚倦 復睡 過七時乃起 浣沐畢 即有客來 竟未得修日記 在津書電甚多 大
率出於代筆 惟此則親作者 故記存之 是電文曰 保定吳玉帥奉天張兩帥勸諭 擬開關於宇宙
必有所以立國之要素 從前專制時代 恃強爲要素 所謂大人世及以爲禮也 有合於世及之道
則專制之 雖專制爲兒 亦固爲正統 今共和之國 此道已不適用 而專制所存則治法 民元
之際 訂立約法 上下奉行 實世風習一度廢之 卽爲世所不容 蓋約法 是制民國也 然有

約法 仍不可無憲法 故國會既成 卽議憲法 苟議憲有成 雖敢不遵 徒以憲法會議所公布之
憲法 破碎未完 數年以來 並未施行 民不從之耳 近日忽起約憲之爭 此則無非爲人之問題
而非非法之問題 以法論之 選舉總統之法 由約法而定 亦憲法所同 均之主張在法統而已
此復何爭 以人論 則民國大總統 自袁世凱以來 合法者惟黃陂一人 而兩登其位 均被逼以
去 其任期實未滿 所謂法統何在 民國之要素 殆掃地以盡 足爲全國之羞 豈黃陂一人之不
幸哉 假使常時舉尊之事少安勿躁 待黃陂任滿之日 行揖讓授受之儀 將見延慶之樓 陳列昭
華之玉 冀州之民 至今猶見堯天舜日也 管子有言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天下之程式也 萬事
之儀表也 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 此事豈同兒戲 一旦去之 則至尊失其貴 四海失其富
金城湯池失其固 百萬之師失其勇 千金之子可下價於行乞 此非一人之危言也 有數千年之
事實可證也 民國十五年之變亂 皆坐不能守法 長此以往 淪胥以滅 元素之不存 是絕民國
之元氣而已 昨聞兩帥人都開誠布公 共商國是 竊謂宜以迎黃陂復職爲開宗明義之第一章 庶
使全國人民 知兩帥真誠護法 後此卽可各得法律以護持其身家 賊民不興 元氣可復 國家之
難 庶有豸乎 積與黃陂 雖爲辛亥患難之交 而人民國未嘗共執事 亦何獨愛於黃陂 而必廢

屢以爲言 特以法之所在 言及全國之保障 雖仇我者亦宜奉之 張良教漢祖先封雍齒 此意可師也 狂夫之言 實本良心 雖中御爲子 亦萬世勳業計 而虛心采納之 天下幸甚 徐紹楨庚

是日乃陽曆七月八日也

五月三十日己亥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九度

朱子與胡有謙公論中和第一書云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 前此經得此心流行之體 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蓋曰心爲已發 性爲未發 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台 因復時之 乃知前日之說 亦惟心性之名 命之不當 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 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 按文義遺書論 或 似有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 爲喜怒哀樂之未發 當此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 而人命之性 當體具焉 以其無過不及 不偏不倚 故謂之中 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則喜怒哀樂之發皆焉 而心之用可見 以其無不中節 無所不及 故謂之和 此則人心之正 而性情之端然也 雖未發之體不可尋覓 已發之後不容安排 但平日莊敬誠養之功乎 而無入感之私以亂之 則其未發也 顯明水止 而其體也無不中節矣 此是日用本體工夫 至於應事接物 即物推明 必以是爲本 而於已發之體觀之 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 固可臆圖 故程子之許學事明 反此也

論 係於神密 而本之不通以教爲言 又曰敬而無失 卽所以中 又曰入道莫如敬 本有敬知而不在敬者 又曰涵養須是敬 進學則在致知 蓋爲此也 向來講論思索 直以心爲已發 而日用工夫 亦止以察識爲悅 爲最初下手處 以故胸中擾擾 無深潛純一之味 而其發之言語專爲之圖 亦常迫急浮露 無雍容深厚之風 蓋所見一差 其害乃至於此 不可以不審也 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未發而言 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 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 故又自以爲未嘗 而復正之 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 而盡疑諸說之誤 又不可遂以爲未嘗 而不究其所指之真也 橫渠喜怒哀樂之未發者 屬諸性 其發者則屬之情 而皆以心爲之 空 心之寂然不動者 亦性爲之也 其放者則情引之於外也 能以敬持之 則放心可收而寂然不動者 亦不至放矣 朱子知其始說之失 而自爲改正之 且引程子之言 以正程子胸說單指赤子之心 不可執一言而盡斥其諸說之失當 古人爲學虛心如此 學者不可不引爲師法也

學壽堂日記卷六

六月初一日庚子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七度

朱子答或人書云 博文約禮 學者之初 須作兩般理會 而各盡其力 則久之見得功效 即說文相爲助 而打成一片 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 互相推托 則彼此擔擱 終不成次第矣 然所謂博文 非徒徒讀書雜記 撮合具聞 以讀多取勝之謂 此又不可不知 橫渠朱子此說 以文與禮實約立言 似尚有未盡 論語所謂君子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者 蓋欲以禮約其文勝之弊 所重在禮而不在于文也 大抵周末文勝 士大夫不思無文 而思其本文 學文而博 不可不以禮約之也 則禮曰 夫子稱博學 善與人 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 文與禮似亦相對言 然非也 禮言博文 即言約禮之以約禮 仍是禮重 是所以爲善勝也 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 有文必貴有行 且貴有忠信 文爲初入乎時之工夫 繼之者卽爲行 爲忠信 求取偏重文也 清水亦頗有文勝之弊 故命書欲有以禮之

六月初二日辛丑 上午二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朱子文集卷之四書曰 明道先生云 百官萬務 會萃百萬之衆 飲水曲賦 盡在其中 萬物皆

在人 其實無一事 某竊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 與高臥草廬 悠然自樂者 其理則一 本無大小之分 所謂萬變歸同道也 萬變乃人之萬變 在吾心實無一事 吾之所以爲心者 蓋無入而不自得 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 不審是否 木子答云 吾之所以爲心者 知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 此須意會 不可以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植生平經歷 所以操縱吾心者亦多矣 今因程子之言 試舉心之所入 最不能自得者 作閑話說說 亦殊可笑也 當辛亥革命之時 十月初八日 余方屯兵南京空城之下 忽得黎宋卿武昌密電 言漢口已爲清軍奪回 武昌不能守 已移屯於洪山 余譯得之下 (凡軍中最要之電 皆親自繕譯 唯辦機要者一人茅臺台得見之) 處於地上茅草睡鋪之上 籌思所以急攻南京以援武昌之策 約歷一小時 馬弁周星喬走至睡鋪前 檢茅草一條視之曰 此有血迹 豈總司令所吐者乎 余令取瓦碗一來 吐痰數口 則盡作腥紅之色 未數分時 已盈碗 易之又滿 於是者三 然余心並不覺其有病 隨傳參謀各官皆到 相與計議此事 定侵晨分三路急攻紫金山之天堡城 傳發命令 而軍中尚不知余將電有武漢失守之專電 既得天堡城 即以所獲山上之砲 轟毀太平門城上富貴山砲臺 余遂於十二日進南京城 令兼天才運籌所帶兵爲一鎮 泝流而上 以救武漢 當時所慮 亦誠有金革之衆 飲水曲肱之情

盡在吾心之中 固不敢言自得 而驟聞事變 乃至吐血 其不自得之狀 已有證驗 徒以余在軍中 時時懷存必死之心 尚不至張皇失措耳 然事過情遷 已歷十五年之久 今猶舉以為言 欲以研究此心何為無入而不自得 有違者必不如是 獨筆思之 亦可笑可鄙也

六月三日壬寅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朱子文集胡季隨書云 戒懼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當此之時 寂然不動 只下得涵養工夫 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 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 (當此之時 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 判別義理 全在此時 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 已發之時 對未發而言 故云已發之後) 不知程意與日用之功是如此否 朱子答云 此說甚善 精讀此說戒懼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慎獨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 以戒懼慎獨分之 亦有未是 未發之前固應有所戒懼 而已發之後固不可不戒懼 已發之後 固應慎獨 而未發之前 其獨不可不慎 余嘗謂戒懼是先顯後隱之體字工夫 今以成未發已發 尤為深中事理 不可不致力 尤宜會說 不可分說耳

六月初四日癸卯 上午五時三刻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孟子答問中書云 所論幾處 猶未離乎舊見 大抵既爲重賈之學 須讀重賈之書 既讀重賈之書 須看得他所說本文 上下意義 字字融釋 無窒礙處 方是會得重賈立言指趣 讀得如今爲學工夫 固非可以單從白雲而得之也 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 專以浩然之氣爲主 其曰是氣也 則生者 首此氣是顯發行義之功 而由生於內也 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 首此氣非是所行之義 而由襲而取之於外也 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 首心有不慊 即是不合於義 而此氣不慊也 是豈可得而掩取哉 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 則其不慊心也 直暢詞之而顯然不慊耳 亦有此義而自慊不慊也 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 以其外之也 然告子之病 蓋不知心之慊也 即是義之所安 其不慊處 即是不合於義 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今人因孟子之言 獨有見於此意 固謂義之在內者 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 亦有必待講學省察 而後能察其精微者 故於學問講學之所得 皆指爲外 而以爲非義之所在 遂一切棄置而不爲 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 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同耳 以此相笑 是詞落而體操裡也 由其所見之偏如此 故於義理之體操 氣量之偏蔽 皆所不察 而其量之易得狂卑無不至 其所蔽然自任 以爲義之所在 或求於不問於人教之氣也 讀讀告子此書 論孟子是德義所生 非德義而取之 以明義在內而德在外

或謂道精微時 猶未平本則長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 則因與仁之本於性生者微有不同 故
會得道時只有一心 其微處雖智均又由仁推而生者也

六月十五日甲辰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朱子嘗謂平其書云 大抵子思以來 教人之法 惟以尊德性這兩學兩事 爲用力之要 今子思所
說尊是尊德性事 而孟子只所論 卻是兩學上多了 所以爲彼學者持守可觀 而看得這兩全不子
細 又別論一種性理道理 這豈不肯放下 而專自受困於義理上不敢亂說 卻於緊要處已爲人上

多不得力 今當反身用力 去短補長 庶幾不墮一邊耳 橫按朱子此序 自言於兩學上多了

即於緊要處已爲人上 多不得力 其反身自省 不肯少有偏向如此 大抵當時朱子所與諸學者

多涉於空談性理 故朱子每與諸學以律之 其實亦非朱子有所偏重也 柏少時嘗聞父執陳剛直先

生言 朱子嘗謂身性 猶猶身性之學 則自朱子 學者不可動以爲斷之論 爲朱子持 蓋當時學

者大都偏重性理 陳先生欲取法於朱子言 有以勸之 故爲此言 然當時陳等已深 愧不朱子決

擇已不可多得矣 柏少時雖取法於朱子之言 然所學實偏重性理 三十以後 始稍稍悟性理上許多

兩處真諦 然論古今興亡之論 固不盡與此心存亡之論 亦是一帶 入民國十五年 入歐戰

性理已失 考據盡廢 論政治則欲問霸者而不可得 遍論王道 更遍論堯舜之道 余因朱子之書 論性理考據之互爲磨與 而及於今日之失性廢學 不禁廢書三歎 欲爲挽救之法 仍非講明性善不爲功 使世人於吾生本性之善 有幾希之明 然後可徐施化導之術耳

六月初六日乙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朱子文憲載潘謙之書云 恐大人所以爲大人者 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朱子答云 論赤子之心恐未然 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 則於羈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槓按朱子集注云 大人之心 通達萬變 赤子之心 則純一無偽 是朱子已指明兩心之不同 未可以大人比赤子 此言只是守箇赤子之心 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 尤見嬰兒之心 不能爲大人之心矣 四十年前 余著四書貫義 會取集註 以爲赤子是指民言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即得其民心之謂也 古人多以赤子喻民 大學引康誥曰 如保赤子 此其明證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 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 民心之要如此 豈可失之哉 今之臨民者 無不失其民心者也 余故記之以爲有位者警焉

六月初七日丙午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象子答胡季聞書云 中庸言道不可離 可離非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 乃是微顯徹尾 無時無處不下工夫 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 (不睹不聞 與獨守不同 乃是言其戒懼之至 無遠不然 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所至處 亦加照管 如云離於無聲 處於無形 非顯所聞見處皆可關略 而特然於此加功也) 又言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故君子謹其獨 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 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 萬事根源 又更緊切 故當於此加意省察 欲其自慊而見 自慊而顯 皆無人欲之私也 (觀兩莫字 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 而天理人欲之幾 最忌緊切 尤不可不下功處 故於全體工夫之中 就此更加省察 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 而後別以一心察之 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 即就此處略加提撕 使自無透漏也 此是兩節文義不同 詳略亦異 前段中間 著是故字 後段中間 又著故字 各接上文 以起下意 前段即下象所謂不睹不聞 不睹不聞 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 文義條理大小甚明 且朱說者多只不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繞了 便以戒懼恐懼不睹不聞爲總綱 所以離顯重微 更說不行 則特只是相纏繞了 子細理會 便分疏不下也 橫謂朱子此說 析理至精 其取從來說者 以戒懼恐

懼不睹不聞爲疑懼 疑是 然爾前後兩段不可作一段相纏說 則尙有未盡 中庸所謂道不可踰於
須臾之頃 卽在不睹不聞之際 亦當戒慎恐懼 至於可睹可聞之地 則尤當戒慎恐懼 不待言矣
又因不睹不聞之說 而及於至隱至微 夫隱而至於莫見 微而至於莫顯 非卽不可睹不可聞之
地乎 非卽人所不知而我所獨知之際乎 君子於此 惟有益切戒懼而已 謹之哉 未可以爲獨斷
忽之也 如此相纏說 教人用力 豈不更緊切 橫昔著仁說 引詩桑扈箋疏 雖者戒懼之詞 以
解論語卷也篇 仁者先難而後獲之語 今以中庸戒懼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未聞證之 節所屬
屬也 君子慎其獨 亦所謂難也 吾尤願學者之好爲其難也

六月初八日丁未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象子答李時可 論中庸誠者物之終始章云 凡有一物 則其誠也必有所始 其壞也必有所終 而
其所以始者 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 其所以終者 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 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
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 而人心不誠 則雖有所爲 皆如無有也 蓋始而未誠 則事之始非始
而誠盡之後 其事方始 終而不誠 則事之終非終 而誠盡之時 其事已終 若自始至終 皆無
誠心 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偽 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 此卽向來所說之意 但章句或則說得都不分

明 故讀書不能曉 今得時可反覆開辨 方說得到 核爾朱子此說誠者物之終始 誠之章句或
同可謂詳盡 讀之可無疑矣 因錄出以曉學者

六月初九日戊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熹卿上朱子書云 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 未能有淵藪處 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 貧賤是不可
逃耳 朱子答云 此是就命上理會 須更就義上看 當求與不當求 當避與不當避 更須自家身
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 是欲如何 且其得與幾焉 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 孰爲輕重 則當何處
處此矣 核爾朱子此書 於富貴貧賤當求與不當求 當避與不當避 反覆指臂 更無餘蘊 誠更
有一說 則隨所遇而安 更無所求求避 唯以義爲歸而已 至朱熹卿云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 求
能有淵藪處 不知所窮處者是何情狀 余則謂事物紛紜 正是窮理之際 正是格致物欲之時
朱熹卿向未知所用功耳

六月初十日巳酉 上午四時三刻起 寒暑表八十度

朱子答徐彥章書云 反古之道 以下文致之 非不歸古之謂也 柏致論書 事不歸古 以克永世
唯說依爾 是重歸古矣 以解中庸原文 愚而好自用 賤而好自專 非不歸古之謂乎 下文

生平今之世 反古之道 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蓋言人之愚自用 賤自尊 生今反古 災必遽身

意本易明 無待深求 故朱子於中庸但注云反復也 別無多語 說文訓反爲覆 復覆古本通用

古有訓反爲背爲叛者 復古猶叛古耳 古人言反復亦猶反側 反側亦叛也 其災及身宜矣 禮

祭饌篇 教民反古復始 不忘其所由生 此則以回復古道爲聖人教民之事 亦萬無災及其身之理

言各有當 不必牽連立說也 余曩著四書質疑 亦嘗爲分別言之 今人解中庸 輒以爲生平

今之世 宜遵當今之法 而乃欲反而行古之道 如此者越理犯分 災禍必及其身 此則生平專制

時世代者之妄言 不足辯矣

六月十一日庚戌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呂子約上朱子書云 誨諭公而以人體之 只是無私心 而此理自然流行耳 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

轉討也 某深味此語 固足恐人添箇意思尋討 然覺得下語自傷於快 竊謂仁固難名 以覺名仁

而覺非仁也 以愛名仁 而愛則屬情也 以公名仁 特近仁耳 亦難指公爲仁也 先生謂仁者

愛之理 別出性情 最爲明白 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 則於公字上兼愛之理意思言之 蓋公雖

近仁 然又須實下工夫 物物皆體 若有扞格 各不相貫屬 便有未仁 若只是說箇公字 便此

理自流行 却欠却曉仁工夫也 朱子答云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 不因公而有 特因公而存耳 如
溝壑壅塞 放水不流通 去其壅塞 則水流矣 水固不因去壅而有 然亦非既去其壅而又別有一
費工夫 使水流通也 以此推之 所論之得失自見矣 橫按公之本義爲平分 平分則無私 無私
則無我 無私無我 是仁者必有之工夫 然但云無私無我 猶須以人體之 然後得愛之意 而近
於仁也 余昔在郡縣治吏事 雖極細微 亦以公平之心行之 然不可事事隨之仁 總之仁者無不
公 而公則尚未至於仁耳 朱子治蠹去毒之喻 乃克己爲仁之理 能克己則毒去矣 毒去則水自
流通 然其水久經壅塞 必不能流通 是當更費一番工夫 此克己必復禮然後歸仁也

六月十二日辛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朱子答林叔和書云 嘗觀當世儒先論學 初非甚異 止緣自視太過 必謂他人所論 一無可取
遂致各立門庭 互相非毀 使學者觀聽惶惑 不知所從 竊意莫若平視彼己 公聽並觀 兼取衆
長 以爲己善 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 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 俟所用力果有一人處
無後以次推究 繼而詳盡 不使或有一事之遺 然後可謂善學 不可遽疑此而身彼 人上而出
奴也 橫觀朱子此書教人平視彼己 公聽並觀 兼取衆長 以爲己善 故是學者爲學之要道 此

足見朱子學術之平實矣。向來朱陸之爭，學者因無人不知者也。然其答陳庸仲書則云：陸學固有個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說，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此又因學者之偏，而勸其兼取陸學，亦可見其虛心矣。

六月十三日子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陳安卿問 爲善則福報 爲惡則禍報 其應一一不差者 是其理必如此 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朱子答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 便是理合如此 禎謂善惡必有報應 此理也 其報應有遲早大小之差 則因氣類之感召也 然必絲毫不爽亦理也 氣類可知而不能見 學者亦惟信其理而已。

六月十四日癸丑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朱子文集載陳安卿書云 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 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 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 蓋專一心之全體 而爲性情之主 所謂乾坤之元者也 故於此舉其名義

則以其冲融涵育 溫粹渾厚 常生生而不死 因謂之仁人 惟己私蔽之 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
遠 渾然不覺痛痒而為忍人 人之所以體乎仁者 必此身私欲淨盡 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
之體 其中真誠懇惻 萬然萬物之春意常存 微表微裏 微巨微細 微終微始 渾是天理流行
無一處不到 無一息不貫 如一元之氣 流行無間斷 乃可以當渾然之全滯而無愧 若一處稍有
病痛 一微絲毫無不到 一項剝稍有間斷 則此重便私 私意行而生道息 理便不流通 便是
渾底便受處 烏得渾全是仁 如人之一身 渾是血氣周流 便是純無病人 纔一指血脈不到 便是
是渾底不仁處 顏子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 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 不復見其違為
顯意三月之內 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 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朱子答曰 中後又不須勉 但久
則又不免於有違耳 惟爾謙安樂此說 以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 常生生而不死 因謂之仁人
一為己私蔽之 遠渾然不覺痛痒而為忍人 以忍人對仁人立說 意其精 且言顏子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 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 不復見其違為 此如人一身血氣周流 具其通暢
急以刀砍其臂 則血不從脈絡行而溢出於外 彼不有以止之 則血出漸多 全身之血可從此流
絕 而人不覺生 顏子則刀甫砍人 便有藥以止之 當下便覺融化 久之忽又以針所刺 未嘗不

再洗血 而少頃便止 其血氣流行之力大 針所刺之口小 復元甚易 如無傷也 此以刀砍針刺
喻之 未知當否 甚願世人毋爲自砍自刺之事也

六月十五日甲寅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昨夕顏少初召飲 座有張敬輿 談精神治病學說甚久 歸已十時矣 逾時就寢 醒起聞齊 適得

陳安卿問朱子云 小學載庚黔妻父病 每夕稽顙北辰 求以身代 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 果

有此應之之理否 若果有應之之理 則恐是父子一氣 此精誠所極 則彼既銜之氣 因復爲之充

盛否 抑此適遭其偶然 而實非關於禱 實無轉天爲壽轉禍爲福之理 人子於此 雖知無應之之

理 而又卻實行其禮 則恐心足不相似 朱子答曰 禱是正禮 自合有應 不可謂其無是理而姑

爲之 禱謂此亦即精神治病之一端也 庚黔妻父病禱神 求以身代 父子天性 苟出至誠 自有

感召 若疑其無理 則禱必無誠 決不能感應也

六月十六日乙卯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陳安卿與朱子書 問仰之彌高一節云 高堅前後 大概只是審其無階可升 無門可入 氣象可執

捉也 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 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 即是日用間事 但其理如是之高堅支

妙耳 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 堅是理義斷會難考慮 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 仰者望而莫及之貌
鑽者磨而求通之意 磨則視之方微見也 忽則視之又未定也 此正用工慎固愚冥之際 而高堅畢
盡 欲融未融之時也 所謂欲罷之意 亦易萌於此矣 而夫子在前卻種種審辨 不固不豫 而後
有其序 既博我以文 使我有以廓其知 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 又約我以禮 使我有以會其極
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 至此則高堅漸後之旨趣要歸 亦不外乎其中 而有可從升之機 有可能入
之門 有可執守之象矣 是以日益有味而中悅慍 雖欲罷而自不能已 於是又如御騁博約之功所
求精密 而猶可以容吾力者 一一極盡 更無去處 然後向之所以爲高堅漸後者 始瞭然盡在口
頭 如壁決水通 大明之中睹萬象 真見其全體之實 卓爾直立於其所 窮著親切 端的確定
而無纖毫疑礙遺通之處矣 然欲更進一步 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 則無所由 蓋前此雖可以
用力 此則入而趨於化 自思勉而之不思勉 介乎二者之間 所未達者一闕 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但當據其所已然 從容涵養 勿忘勿助 至於日深月熟 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 而身今日之所
預知也 不審是否 朱子答曰 卓爾即是前曰高堅前機處 今石得確定卓然爾 如機發高處 今
從頭徹底皆分明 卓然盡在目中 無有遺通 都會處處 今皆融泮自成箇理 卓然獨列於中 不

容蓋亂 前後捉摸兩不定者 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 不可移於後 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 不可移於前 不是高堅前後之外 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槓讀此節朱陳所論皆極詳 惟於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兩句 則似未免誤會 此蓋顏子自言 學夫子之道 似乎已在目前 而再研之則仍未盡 而向在後 猶望道而未之見也 並非形容道體之詞 余昔在神廬 有游山偶成六絕句 其一云 前山高似與天連 及到山巔大不然 學道半生無着處 猶如此際望青天 以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似甚切

六月十七日丙辰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潘編叔問朱子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驥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矣 友婿竊謂驥則狹爲己有 專於吝己者也 吝則固爲己私 不肯舍己者也 二者皆生於有己而已 但驥者屬於人 吝者吝於己 驥則外若有餘 吝則內常不足耳 曰其餘不足觀者 其餘指才美而言 蓋善者天下之公善也 人之有善 如才美之在身 雖若周公之多 亦人之所當爲耳 夫何有於己 以爲己有 則所謂才美者 皆出於一己之私 雖善猶利也 故曰有其善 喪厥善 是以其餘不足觀也 二者之病未易去也 自學者言之 以一能自居 以一知自喜 皆所謂驥也 善而不公於人 過而憚改於己

皆所謂害也 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 始知二者之誠有害 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朱子
答之曰 此義亦善 橫渠潘繼叔解嚴爲專於考己 害爲不自舍己 二者皆生於有己 有己則不能
克己 雖以周公之才之美 亦徒爲害己而已 此說最爲登激

六月十八日丁巳 上午四時半起 察身表八十四度

潘繼叔與朱子書 解三年學不至於數不易得也 以爲三年之內 存察之功 無斯須之忘也 則功
夫亦熟矣 積累亦久矣 其必至於善矣 有不至此者 難得也 則以夫所學之差 施工之斷續
而然耳 朱子答曰 此章文義難通 書意當從楊先生說 但至當作志乃通耳 致上下章意亦此顯
橫按荀子正論篇 是王者之至也 楊注至當爲志 又正論篇 其至意至關也 楊注至意當爲志
意 此即朱子之說所本 當從之 若如潘說 三年之內 工夫熟 積累久 必至於善 豈知學無止
境 何得以此畫之哉

六月十九日戊午 上午五時起 察身表八十四度

八份篇子圖說盡矣矣 又盡善也 爾武盡矣矣 未盡善也 注云 皆之論特
之也 武王之德反之也 故其實有不同者 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 然其至則二而已 使武王

於反之之後 猶有未盡查滓 至於駭格發露 著於樂聲 則其所反之工夫 必有未盡之處矣 衆
子答曰 樂觀其深矣 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 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 舜與武王固不
待論 今且論湯武 則其反之之至與未至 恐須有別 今但細讀其書 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
也 槓謂古人功成作樂 所以形容其功德之盛 舜紹堯致治 以揖遜而有天下 武伐紂救民 以
征誅而得天下 其成功本自不同 仲尼祖述堯舜 在齊聞韶 至於三月不知肉味 其喜揖讓而
征誅 意固有在 非獨取其聲容之美也 蓋欲復行堯舜之道而已

離婁篇孟子曰 離婁之明 公輸子之巧 不以規矩 不能成方圓 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 不能正
五音 堯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槓少時讀此章 以爲離婁公輸子無規矩則不能成方
圓 師曠無六律則不能正五音 堯舜無仁政則不能平治天下 此固是矣 然既云堯舜之道 而仍
非有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則堯舜之道究何道乎 豈尙有不仁之道乎 朱子謂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
然則堯舜之道尙不足爲法度乎 思之既久 以爲此或言堯舜之性 非有仁政 亦不能布之於民
以平天下 然堯舜之性 本有固有之仁 仁政正待堯舜之性而發生 非堯舜之性待仁政而始有
也 求之歷年 不得其說 後始豁然啟悟 此所謂堯舜之道者 實指政禮而言 蓋堯舜實行禮賢

與德之政體 卽今日推舉大總統所關共和之道 然雖行堯舜之道 不以仁政 亦不能平治天下
民國行共和政體 已十五年矣 而天下之擾攘日益加甚 豈非行政者不知仁政乎 吾願世之有行
政者 思孟子之言 急行仁政 以平天下 毋令共和之道 負不白之冤也

六月二十日己未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昨夕因姚蘭蓀之介紹 家人曾赴安樂宮看電影 余以足疾未行 在家看書 候至一時半乘輪歸家
是以睡起稍遲 然家人猶未起 余獨坐斗室中作書 候其盡起 始外出 余所用斗室 僅容
一榻一桌 窗外爲會客室 夜則因煙八煙七煙十八兒輩陸續奶媽六人 同臥於此地上 昨夕睡時
已將二時 睡不足必生病 余不能以一己之習慣 強人同之 故諸人皆七時半始起也 是夕看書
子文集 有王子舍與朱子書云 孟子言性善一章 伊川先生謂善性之本 又謂極本窮源之性 謂
道先生則謂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動而性時使已不是性 凡人說性 只是說動之有善也 伊川
以爲本固明道言其體何也 竊思伊川之言 以靜性之本然耳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則謂
子之所關無極也 不可容言也 若太極則性之謂也 太極固然是善 自無極而言 則只可謂之體
明道之言 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 伊川之意 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 所以爲極本窮源之體

與明德之意不相妨 鄙見如此 朱子答曰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 非謂太極之上 別有無極也 但言太極非有物耳 如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 故下文云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 既言無極 則不復別舉太極也 若如今說 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人生而靜 靜者固是性 然只有生字便帶卻氣質了 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 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 故今纔說性 便須帶着氣質 無能離空說得性者 繼之者善 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 明道此處卻是就人性發用處說 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 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 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 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 然極本窮源而論之 則性未嘗不善也 槓謂王子合此書固說得不甚整潔 朱子所答 亦有未盡之處 竊嘗攷之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二程子皆合善性兩語立言 伊川謂性之本 卽所謂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不容有所分別 亦卽所謂極本窮源之性也 明道欲爲分析之 故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 蓋天地陰陽之氣 周流不息 無欠缺 亦無滿盈 其賦於人 若氣之充塞而靜之於外 而人體以成 西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也 人受天地之氣以成體 性卽隨之 西銘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 亦卽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明道謂人生而靜以上者 吾其體之初也 體之初成 性卽隨之 體之初無可說也 所說只是性也 然明道卻謂繼

性時便已不是性 凡人說性 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繼之者善非即性乎 且萬物之靈受於天者皆謂之性 惟善則人得而專之 此明道所以有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後儒讀此者每多疑惑不明 余輒稱引西銘爲疏釋之 學者庶可無疑焉矣

六月二十一日庚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呂子約與朱子書云 曾子之三省 忠信而已 則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解之矣 所謂敬於己 敬於師 想是程子之意 但顧儉齋傳不習乎亦須兼說不習而傳於人上說 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

由與取人無異也 與上文同旨 而傳習又所當省者 故專言之 如子夏後爲莊周之類 皆由德之有所未習 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 (觀老於西河之上氣味 謂之講習之功盡盡未可也) 惟曾

子謹其所傳 故至今無弊 然彼以其富之言 探彼者出大門之義 說大人則義之類 其意固

通 皆似有少偏和弊處 似乎傳而習之爲難也 (所謂傳非如釋氏半夜傳法之類 蓋任己有明未

克 則其動止之間不能無失 苟時習之功有所未至 流傳於後 豈不有弊) 朱子答曰 明論甚

善 本後注腳尤好 但恐文意未如此耳 恐常放下許多道理 且平心看始文義向其處去 都不覺

解道理向新本裡 持他文義有歸着去處 以帖分印後 如有個自然底道理出來 不覺毫髮有明

增損抑揚 此處正好玩味也 大抵先要虛心爲要耳 後又有一答曰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 是奉欺人之事 故以忠信舉三省 此句須更思之 與謝氏孰長 橫渠傳不習乎文義本易曉 竊 篤注傳應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己 二語足以了之 不特深求 朱子答書則當放下許多道理 平心看他文義 自然有個道理出來 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 此誠讀書最要之法 學者不可不知也 至不習而傳與人 故是欺人之事 然此言傳不習乎 不習傳非所習乎 則經文必無此意 可知也

六月二十二日辛酉 上午六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昨夕陳子覺來 談及世亂 余謂看此時之政事人心 恐非極極大之劫 不能收拾 如明末之流寇 前清道光年間之洪楊 其禍恐更有過之者 此正人定勝天之時 天亦無如之何也 特運天定可以勝人 則亂平矣 予覺問然則共和國體 不至更有他種之變化乎 余謂從前專制政體 行之三千餘年 始有共和之發露 今正是蘊釀共和之時 共和尙未成 必待共和實見後 始可至無政府之階級 此最少亦尙有數百年之限度 至於復從前專制之政體 則是偶行 無如此之天運也 今日專有談共產者 以專制行共產 乃專制流毒之變本加厲者 或天不厭亂 使之 見於世 時或

動處 有所歸覺 然可決其不能成氣候者也 予覺行已過十一時 余因久談神散 竟不能睡 看
書至一時後 始就寢 四時即醒 人甚倦 久之始又睡片時 不能開弄祀人受天也

朱子答劉學章書云 孟子說未有仁而遂其親 未有義而後其君 便是仁義未嘗不利 然養生御歲
正其德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又是仁義未必皆利 則不免去彼而取此 蓋孟子之言雖是理
之自然 然到直說利處 却不知養生之有力也 然則養生說不謀其利 不計其功 爲尋時本身
所應爾 孟子說未有造其親 未有後其君 則言仁義之效 躬行仁義者自然得之 不待求而獲也
孟子固曉直主利之旨 以此曉之 未嘗有功利之見存 朱子總言孟子不知養生之有力 亦可
謂失言矣

六月二十三日壬戌 上午五時半起 寢房夜八十二度

朱子答劉學章書云 雖時奉禮 彼書辨別性氣兩字不出 須知未有此氣 已有此性 氣有不存
倫節常在 雖其方在氣中 然氣自氣 性自性 亦自不相夾雜 豈論其體體於物 無處不在 則
又不論氣之精粗 而莫不有是處焉 不啻以氣之精者爲性 性之粗者爲氣也 然則朱子此書分別
性氣兩精 氣有不存性却常在之語 尤爲得未曾有 特爲出之 昨日赴西醫館宴會 值大雨

十一時始開 歸後又竟夕不能寐 倦不可支 故此之所記 亦未細加研究亦有時說也

六月二十四日發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朱子答潘叔昌書云 示論天上無不識字屈神仙 此論甚中一偏之弊 然亦恐只學得識字 却不會學得上天 卻不如且學上天耳 上得天了 却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 禎謂此所言雖屬滑稽 近世亦頗不免此弊 禎謂世衰道微 大亂將作 人皆以綠林爲歸宿 世上多一神仙 便少一作亂之人 未始非救世之一術耳

六月二十五日甲子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朱子答徐彥章書云 孟子之不動心 當從程子能無畏懼而動其心乎之說 則一章之指 首尾貫通矣 丑弄疑孟子以得位爲樂而動其心 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爲此 詳味可見矣 禎謂孟子固無無以得位爲樂 而動其心之理 然孟子不嘗言以齊王由反手乎 丑亦何致疑其畏懼而動心哉 竊謂此章最難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 得行道焉 雖由此霸王不與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 蓋設問以求孟子平治天下之主義 能不因得志而心動 變其所主否 孟子直答之曰 我四十不動心 則可見其主義早定 心有主而不能變動矣 然則孟子之心 有何主義乎 則此章末言乃所願則學孔子是也

孔子曰：道遠矣，將者，也。彼孟子得行其道，則必以仁政而行堯舜之道可知也。告子嘗行佛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人嘗不得志之時，亦幾幾乎心爲之動，而失其所主，恃性體道，乃得會其所能。公孫丑所問之動心，是得志之動，告子之動心，乃不得志之動。事之均者，皆動也。

六月二十六日乙丑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象子答羅德章書云：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則爲一事。通貫於平日通學之道，則亦未免有異於東萊也。龜山嘗讀王氏之學，雖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知之語，正謂此耳。又謂倘遇漢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當時意，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模樣。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許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野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橫觀此等議論，情未即常有之，殊無敢於消之亡，而便道常無用於天下，不知何時得見大道之行也。記此以告今之經世之士。

六月二十七日丙寅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陳安齋問 吾氏孟子惻隱說云 蓋傷吾心 非嘗之也 然後知天下皆吾體 生物之心皆吾心 彼
傷則後傷 非徒虛所及 非勉強所能 此所謂皆吾體 皆吾心者 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 朱子
答曰 亦但詞理 亦同氣也 橫渠惻隱之心 發於自然 非出勉強 余論之多矣 猶記少時聞紅
雲夢 賈政賈寶玉一回 竟至掩卷而哭 初竟忘小說非真事 既又掩卷思之 又謂子本不錯 子
所爲不無理 尤當責 何哭爲 乃破涕爲笑 以是知惻隱之心 皆發於隨時 初不自覺 待至思
慮而後發 則非惻隱之心矣 上年到滬 頗觀影戲 有苦情者 亦不覺爲之流淚 而後人見之
形其笑我也 猶憶生平曾統三軍 掌刑法 殺人固不少 當時何以不哭耶 蓋當時曾經思慮 以
爲當殺耳

六月二十八日丁卯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陳安齋問 孟子無所不說 與終日不違 聞一知十 語之不惜等類 若以知上言之 則此時方是
天資明達 而學乃精敏 於聖人之言 皆深曉嚼嚙 未是於天下之理事然無所不通 猶未得全開
之物已落 知已至 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 蓋是時猶有待聖人之言統攝 至於所聞卓爾

之地 乃是那條貫通而知之極 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 不審是否 朱子答曰 恐是如此 橫波
格物致知 乃大學入手第一級之用工 所謂知至而后意誠 意誠而后心正也 若如陳安卿說 則
子之學已至無所不說 終日不違 聞一知十 語之不惜 而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 知己至 固復
其本心之光明 則顏子初入手工夫 尚多欠缺矣 此由宋儒誤解格物致知 這多誤會 若知格物
爲格除物欲 爲入手所用之工夫 則物欲格去 本心之光明即復 知即至矣 何必待至天下之理
窮極無所不通 然後爲格物致知哉

又李堯卿書云 或問所稱 曾國僊文 獨教知學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廣 何也 真是格物致知 亦
無從備分先後 故或問於此章一實說去否 朱子答曰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 固分先後 橫波大學
明言物格而后知至 則明分先後矣 知至即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知 知其性然後得誠其
意 朱子章句云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此說未嘗不是 惟解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 這便
學者用功如入萬重之山 總轉路不齊 朱門弟子疑而附會者甚多 朱子必欲圖其說 不肯爲之
夏島 余於朱子文庫 每有所觸 必爲舉出 非以駁難充實 僅其貽誤後學也

六月二十九日戊辰 上午五時半起 寫書於八十三度

周舜弼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 雖造次必於是 不但造次而已也 雖顛沛必於是 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 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 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 今學者於日月至焉 且茫然不知其所謂 況其上者乎 克己工夫 要當自日月至焉 推而上之 至終食之間 以至造次 至顛沛 一節實一節去 庶幾持養純熟 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 不學則已 欲學盡人則純亦不已 此其進步之階 朱子答 下學之功誠當如此 其資質之高明者 自應不在此限 但我末之見耳 楨謂論語此兩節 本是各自記載 不相聯屬 必欲合而論之 則日月至焉 與無終食違仁 相去甚遠 日月之至 偶然見仁而已 無終食之間違仁 則一頓之頃亦不違仁 此觀三月不違 當尙過之 周舜弼以其爲孔子許顏子之詞 遂推之在顛沛之上 實非也

學壽堂日記卷七

徐紹楨撰

七月初一己巳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周鼎勇問 不伎不求 何用不賦 貧與富交 強則伎 弱則求 人惟中無所養 而後氣得以齊 其心也 故不能自安於貧 而有慕乎彼之富 此心一動 物欲行焉 故雖可己而不己 孟子所謂 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 蓋有不可勝窮之私 由是以失其本心 而急於 悅齊生焉 否則納曲以求之 而不自知其卑污淺陋之甚也 子路之志 不索乎外物之謂 夫子稱 之 欲以進其德 情乎不能克此而上之 至有終身歸之之蔽 不然 實靈陋者之類 當與顏子同 之 日用工夫 備乎不可遺已也 朱子答曰 是如是 橫謂此蓋子路向不伎不求之詩 常歸之 而有纏抱不恥之事 故孔子稱之 論注以爲孔子引詩以美子路者非也 孔子固言是則不耻以爲戚 而教子路矣 子路終身歸之 亦非求學便止於是 亦不必爲情其不能克此而上之也

七月初二庚午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蕭仁父書云 他論已悉 但小生所聞 人有此身 使有所以爲人之理 與生俱生 乃天之 所付 非人力所能爲也 所以凡爲人者 只合講明此理而遵守之 不可昏亂 皆乃身外之事 兼

伴作威 初嘗一切聽天所爲 而無容心焉 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 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 此是終身立脚地位 不可分寸移易 孔孟所說極是分明 區區早從師友 卽幸見得此理 故嘗以此自勉 亦不敢不以此待人 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 亦不欲爲朋友求知 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 不得其所 則嘗言之 然亦絕無而僅有也 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 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危之久者 故前此累承諭及 皆非區區所欲聞 而以方有詭僞之禁 故不欲盡其言 亦嘗嘗嘗 中夜以興 而令所論 雖若小異於前 似終未悉鄙意 故不得已而索言之 幸試思之 橫聞朱子所痛自省察 或能奮然一躍 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 不亦快哉 不亦快哉 橫聞朱子所言 人有此身 便有所以爲人之理 與生俱生 乃天之所付 而非人力所能爲 誠哉是言也 然天之所付 究爲何物乎 則道是也 人之得之 有大有小 大之足以爲堯舜 小之則雖夫愚婦未嘗不可自給 其不能自給者 失其道也 失其道者 道日蔽而日喪 并幾希之存而格亡之 則食雖美 明明人也 而謂之禽獸 世或疑之 然其人豈無靈魂 道失後所餘之氣 必爲禽獸 此其惡亦可無憂也 朱子教人講明爲人之理而謹守之 誠能講而明焉 則聖賢矣 得其時則可爲堯舜 不得其時亦可爲孔孟 此則視其際遇所遭 朱子所謂非人力所能爲也 然以余觀之 則孔孟爲

百世師 亦過乎變輝之爲天子矣 不得輕此而重彼也 積年未弱冠 喪父失教 天之付與者 誠不知其何存 雖自念無父之人 不敢與人爭勝 一切惟聽諸天 而無容心 年十九入行政官之幕 助其治民 所遇行政官 雖不盡卓然循良之選 而誠無一貪暴之徒 其求友也 則求余之虛譽 而委幣焉 余聽其自至 擇其可而受之 如朱子之言也 其以爲不可而不受者亦有之矣 而擇其肥瘠之地以爲去就 則未嘗有焉 二十年中 無一日作閑居賦 所以平生未嘗皇皇焉求知於人 更未嘗一萌患得患失之心也 謫舉平生入幕所遇行政官 記於後 亦所以益知遇之感也

積當己卯秋 先君見背 無立錫之地 從姊丈朱香霖師 習刑名之學 吾師方在廣西臬署 奉命主者爲蘇鎮青廉訪 一見余即加青目 命助其老友冉秋巖治書記 未嘗不如其腹中所欲言也 去年有貴亮臣制史 權知懷遠縣事 聘入其幕中 治刑名錢穀 益爲贊言 我本不識相會 以州縣治民事尤要 願汝得好友 助成循良政也 曠任滿 代者爲席子研 故余在桂林時詩友 讀不得 不助之 本三月 席聞訃丁母憂 昭平縣署令馬鳴甫 寓書相遺 抵昭平 本半年 爲有去任之 歸時再鄉人潘作勝太守 權知思恩府事 召余往 已許之 兩李伯鵬大令來請小 又許兩月 勉買舟行 逾年 本任劉儀泉太守 自京來 思恩固瘴瘴地 不能奉母往 余亦感歸 劉州州

不得已小住爲佳 畢余表弟潘貴農相代 余歸次平南縣 其縣令江鏡河適無幕友 苦留余助之 余遂率母家相從 平南去蒼梧一葦可航 蒼梧令顏義宣 與江唱和因識余 及江期滿 遂邀余赴蒼梧 時代平南者爲曾道如 卽向年代席子研署懷遠者也 以余兩次均先應他人之約 遂爲憾事 余亦惘惘焉 而無如之何也 余抵蒼梧後 劉蔗泉太守移任梧州府 仍登入其幕 劉輒取余所著四書質疑 孝經質疑 三國志質疑 呈諸大府 謂余履蹈粹然 生平所學 最服膺高郵王文簡公引之 嘉定錢少詹事大昕 蓋其時余友治考據之學也 劉去而鄉人何葆之太守來 葆之爲小宋制府之長公子 與余世代相好 益相得 無相尤也 劉交卸後 爲張香濤制軍調赴粵東 有朱仲甫太守叩之曰 曩在制府文案 見公文牘 非有道德而能文章者不能爲也 入公幕者誰乎 劉以余對 朱卽託爲介紹 俟彼得缺借往 後朱署廣東肇慶府事 余遂自西而東 時光緒戊子年也 及朱期滿 其鄉人莊心嘉司馬署揭陽縣 託朱邀余 莊及瓜期 則潮陽劉子瞻大令 以昔年任桂林同事刑名之舊 來請赴潮襄助 劉未卽事 莊又署高要縣事 非歲舊約不可 比到高要 則王觀察太守亦以府幕來聘 遂日與周旋於府縣之間 嗣是文達齋太守 魏秋坪太令 繼任府幕 均相延聘 至光緒甲午 中廣東鄉試舉人 乃離肇慶 計借入鄉會試 比旋粵則會伯魯太守虛席

州府事相持久矣 乙未秋乃來梧州 而壽子大方伯 解廣東巡撫之任 開壽桂林 以禮求聘 會
李爲之勸駕 建寧母贈桂林 橫生母余太夫人卸裝甫十日 乃病卒於桂藩署內 此余終天之憾所
不自忍者也 建寧壽子吉歸里 而發光字方伯 李勳恪公 相繼開壽于此 後勳恪升任江西巡撫
余乃從之至贛 此後所歷則皆仕宦之途 不在幕府之列矣

七月初三幸末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呂子約問 乾知太始 獨子云乾當始物 乾以易知 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 似不以此知字爲知
儀及極高明之意 當字如何形容 朱子答 乾便是物之太始 故以當字言之 最爲審切 慎爾自
來無謂知爲當科 似不如謂爲得 呂覽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 高注知猶得也 乾得太始之道
乾始物之道以易而得之 末當不審切也

初四壬申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新大時問 學者曰 樂記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 五事有曰 味天性感物
樂動者凡樂也 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 謂靜必有動 然其動本有不感於物 所謂性之欲者 感物
已發而不可無者爲真 若以爲人欲 則性中無此 五事乃專以感物而動爲真 味天性則靜於凡感

何也 大時答曰 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 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 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 曰知 曰察 曰昧 其辨了然矣 今既不察乎此 而反其語而言 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 失其旨矣 學者又曰 曰知 曰察 曰昧 其辨固了然 但鄙意猶有未安者 感物而動 樂記亦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初末書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 通與節之說 今五峯乃云然 是不以感物而動爲得也 更望垂誨 大時答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格知至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觀其下文明白如此 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 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 亦有何好 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 以主擾之乎 湘山詩云 聖人感物靜 所發無不正 衆人感物動 動與物欲競 殆亦與先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朱子答曰 五峯云味天性感物而動 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味天性 於五峯本說未見其異 答者乃實以反其語而失其旨 問者又疑樂記本 感物而動 初無賢愚之別 與五峯語意不同 而答者但云觀其下文明白如此 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 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爲如何 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好 而不言其所以不好之故 安得不謂之粗橫無理乎

今且無論其他 而但以胡氏之書言之 則春秋傳獲麟章明有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之語 曠大時與
廣仲書常論之矣 不知今當以文定爲是乎 五峯爲是乎 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 但衆人昧
天性 故其動也流 賢人知天性 故其動也節 聖人盡天性 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
橫濱樂記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
內 知歸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 有淫泆作亂之事 是故學者當朝
衆者暴寡 知者詐愚 勇者苦怯 疾病不養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 此大亂之道也 以上皆樂記原
文 曠大時所謂觀其下文明白如此者也 特大時答學者 不明說全出樂記 又改物至知知歸字
爲格物知至 以迎合朱子誤解格物致知之心理 遂以朱子亦不復省其所從來 爾反斥其不才所以
明白而不可易者爲如何 亦可笑矣 觀樂記物至而人化物之言 極其流弊至於大亂 則一於物實
非佳事 五峯以感物而動者爲凡愚 直指其昧天性 蓋實不知有天性矣 惟君子尚知有天性 故
雖不能無物感 而能審天性而節之 聖人則有所感 遂與天性通焉 所不知何物也 五峯所解
殊不誤也 朱子謂聖人盡天性 賢人知天性 衆人昧天性 未嘗不與五峰之說相同 獨以爲感物

而論 遺忘所同 不能忘物 未免失之

七月初五癸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康節遺書云 所論學者之失 由其但以致知爲事 遂至陷溺 此於今日之弊 誠若近之

然恐所謂致知者 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 卽與今日討論制度 較計權術者 意思工夫迥

絕不同 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 豈復有陷溺耶 正坐論事而不求理 遂致生此病痛耳 橫渠朱子

教人格物致知 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 以求致乎其極 於是學者無不免從

專於格物致知 久而覺其難成 以書舉問者多矣 蓋大學原以格物爲第一步工夫 如朱子之說

則必先窮盡天下事物之理 得毋有如莊周所稱白首而後能言 終以自蔽者乎 大凡事物上本求道

理 有精有粗 亦有不成道理者 若使一一至於吾心 獨不慮其有如樂記所云物至而人化之患乎

竊以爲有程朱之卓識定力 解格爲至 反可因物至而助其窮理之功 無程朱之卓識定力 則成

物而動 或竟至窮人欲而滅天理 豈不危乎殆哉

七月初六甲戌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 燕居獨處之時 物有來感 理所當應 而此心湛然因執不動 則此不動處實

與正道 誠實處時物有未成 正是性之欲耳 此心不動 無是以不動應之 不得識其非也 以不動爲非正道 病以兩門誤認爲正當的觀乎 朱子又云 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 蓋將以此而應天下之變 今之所關存心者 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其得失之端 於此可見 誠實處時物有未成 心之功得矣 以窮天下之理 亦無不得 勝於以物至爲窮理之學者也 朱子顯顯存心者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豈知外其理則心早放失 云何能存 其說皆非也

七月初七乙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孟子告子篇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續論孟子之言 可於五霸上增一句曰 三王有堯舜之罪人也 堯舜舜禹湯桀紂之罪 自三王而後 爲世及之禮 違害在緣之屬 不得不歸其罪於夏商周也

寧守約與朱子書云 孟子口之於味也 官人之性命有此二端 自口之嗜味 以欲固體之嗜實也 形氣之性 君子有身性焉 自仁之於父子 以聖聖人之於天德 道義之性 君子性之 猶時時而人心道心之在人 特要精辨而力行之耳 朱子答曰 看得恰好 慎守約以形氣之性君子有身性 道義之性則君子性之 此說甚合 余二月日記 曾有論氣質可明之氣質 不盡善乎性之氣

蓋人之有此氣質 己在天賦之後 故君子弗以爲性 而歸之於命 人之形體所稟授之貴富貴賤 各有命焉 非可強求 而世人以爲是可憑我之力而得之也 於是可惜其固有之道德之性以易之 卒之仁義禮智悉爲劫奪而亡 而富貴貧賤亦復無所加 且有所損焉 又何必矣

七月初八丙子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鄒子上與朱子書云 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 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 然性命各有二 自其理而言之 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 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 自其氣而言之 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 亦謂之命 而人物受是氣於天 亦謂之性 朱子答曰 氣不可謂之性命 與性命 因此而立耳 故論天地之性 則專指理言 論氣質之性 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非以氣爲性命也 竊謂朱子不以氣爲性命是也 余昨日對於李守約之說 亦可與此參觀

七月初九丁丑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新學章句 未可與權 集注之末有云 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 則權與經亦常有辨 某 謂天下之事 只有一箇理 所重在此 則其理不外乎此 當嫂溺之時 只合援之以手 雖出於 急遽不得已之爲 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 今云有辨 謂此一線路 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意

作 不暇自顧矣 如何 朱子答曰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 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 自有不容無
辨處 若只說權便是經 都無分別 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橫則妙義必授 天下之正理也
有持男女授受不親之禮而不授之者 是射張也 以授受不親之禮 與授受之道相衡 則授受重而
授受不親爲輕 既權而得其輕重 則重者爲合於經 輕者爲失其常 此無可議者 朱子以爲權不
可常而經可常 然則天下事凡有輕重必待權而後知者 皆不可爲訓 使在喪葬之世 人人皆能知
道 則無所用其權 三代以下則不易言矣 此權字不過遇事假以決其輕重 其重者爲合於經 不
合者則爲不經 一決之後 權卽退處於無事 孟子趙注 權者反經而善也 蓋謂其所權之事反於
經而善 非以反經而善爲權之名詞也 後人有不合於正經者 亦託權之名 以濟其奸 則善矣
後漢馮衍論更始將軍廢丹不附新室 其詞有曰違而功者權之所貴也 卓犖注 於正道離遠道 而
事有成功者 卽之權 所謂反經合義者也 不附新室 誠事之合義者 此則不可與託名濟奸者同
年而語 特當時用權字 多以爲違反經義 故馮衍亦自以爲違而功耳

七月初十戌寅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賈德章書云 示慮權權備悉 然其大概實自恕之詞 以此存心 亦無處乎德之不遠而德之

不情也 吾人爲實只有祿仕一途 可以苟活 無害於義 彼中距離安不遠 豈不能一爲參議計
而長此壽旅乎 此則未論義理 而只以利害計之 亦未得爲是也 大抵是日前爲學 只是讀史博
觀世變 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 向外意多 而未嘗反躬內省 以究義理之歸 故其身心放
縱 全虛極淺 於自己分上 無毫髮得力處 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 而自家受病 比之它人
尤更重害 此又委蕪不美 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 今日正當痛自循省 向裏消磨 庶幾晚節
得一字 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 若不怨天 卽是尤人 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 來歲每講要有
相棄之意 此亦尤人之論 區區所以苦口相告 正爲不忍相棄耳 若已相棄 便可相忘於江湖
何至如此切怛 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邪 只今可且捺下身心 除了許多閑說話 多方擊查 去
盡了那 授一本等合入差遣 歸來討一歇泊處 將論語孟子正文 編坐熟讀 口誦心惟 雖已晚
得文義 亦須逐字付過 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懣怨毒之氣 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 不爲今日
之辱德章而已也 向見伯恭說 少時性氣粗暴 嫌飲食不如意 便敢打破家事 後因久病 只將
一冊論語 早晚開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 遂終身無暴怒 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不知平時
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 德章從學之久 不應不聞 如何全不學得些子 是可謂不書學矣 橫渠今

日學者大抵亦向外重多 未嘗反躬自省 以究義理之歸 惟知苟簡自恕 若不覺天 即是尤人
吾甚願持朱子此書遍教之 以爲洗滌心肝五臟之藥水也

七月十一己卯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徐居甫問 高一日訪審夏先生 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 陳先生云 人須是知得始得 若不知得
就事上做得些小 濟得甚事 高以爲此說甚然 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 高對言 心誠性情
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 心是難盡 惟是知得性 方能盡得心 能盡其心者 以知其性故也 蓋性
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 如君之仁 父之慈 子之孝 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 皆有箇道理
處 惟知之無一毫之不足 無一節之不極 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 無所蔽感 斯爲盡其心矣
陳先生以爲不然 乃言甚事不從心生 只要盡得此心 凡所存主 凡所動作起用 便合於理
便是盡得此心 此心既盡 則自能知性 如耳之聽正聲 目之觀正色 手足舉動合禮 皆是性
高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 耳目手足只是形 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 方是性 陳先生
曰 某之所以與朱丈不同者 正以此耳 公下稱自知某說爲是 某之用意不同 恐難辨會 高嘆
聞如此 求得其精 但盡其心并知其性也一句 盡上一箇并字 下應一箇也字 不知講說當如何

說 寓之所對 不畔尊旨否 朱子答 此段論得甚好 但恐下稍不長進 則反見被說爲是耳 今
日正好着力也 橫謂朱子此答 依違兩可 以亦知其前者之說尙有可疑耶 橫意此章蓋言盡其心
者則知其性 知其性則知 以 文意本極明白 下文存其心 養其性 則申明上節之義 言人能
盡其心 則心不放而可以存 性亦可以養 乃所以事天也 若如徐居甫說 知得性方能盡得心
然則下文亦是養其性方能存其心耶 全將孟子原文倒置立論 竊未敢從也

七月十二庚辰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養敬之間 以善服人 則有心於求勝 故人得以勝之 以善養人 則至誠樂與 而人自心悅誠服
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朱子答曰 以善服人惟恐人之進於善也 如張華之對晉帝 恐吳
人更立令主 則江南不可取之類 是也 以善養人者 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 若湯之事葛 遺之
牛羊 使人往爲之耕之類 是也 橫少年著四書質疑 嘗疑孟子此章以善服人之善字有誤 否則
以善服人尙有不服 何也 今就原文細思之 以善服人者 蓋有所爲而爲之 故孟子言未有能服
人者也 如萬章筆記舜事 天下之士悅之而不足以解憂 是誠無所爲而爲者矣 以善養之 則如
天之以雨露養禾苗 雖其潛滋暗長而不自覺 若覆苗助長 則苗必稿 揠苗助長 猶欲以善服人

心 聖教之說雖未盡徹 亦貴近之 朱子謂以善服人者惟惡人之遠於善 則類於釋氏佛教之說矣

惟厚以養人為惟惡人之不入於善則是也

七月十三辛巳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聖教之詞 四遠見教云 往者因安因聞鐘聲 遂悟收心之法 顧父不授 驗之信然 朱子嘗曰

嘗時所說聞鐘聲者 本意不謂如此 但言人心出入無時 鐘之一聲未息 而吾之心已歸鐘矣 續

謂如孝子之說 一聞鐘聲歸心已歸 心歸則持有收之之法 復勿變 後教之所聞遂悟收心之法之

言 亦未嘗誤 偶隔了一層意思耳 杜工部詩云 欲學問長道 令人發深省 此意亦與可思 余

猶在桂林 因聞鐘聲 曾有詩云 處處鐘聲處處山 聞之覺悟漸海龍 餘不能記 後在粵東河之

南距海幢寺不遠 每晨必聞百八鐘聲 其時為民國七年 軍閥擾亂 大有莫不聊生之勢 余猶

覺鐘聲中會有警悟之意 有時或似鐘有鐘地之聲 朱子所謂鐘聲者 余已屢試之矣

七月十四壬午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徐居官問 向有五峯宮 天理人欲 同行而異情 同體而異用 兩句頗異同體異用之說 餘謂本

見其有未安處 今習得天理乃自然之理 人欲乃自然之情 不明自然 即是私情 不是天理 即

是人欲 二者面目自別 發於人心自不同 常論之舉動間 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 胸中自是無事
件 學者雖不常會如此 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 此心不存便不如此 須是隨事講義理 常令此心
不測斷 則天理常存矣 若有放慢時節 任人欲發去 則胸中自是急迫情事 自是不公不正 爲
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 胸中自是有愧 雖然自不可排 如何要在天理中見得人欲 人欲中見得天
理 二者迥然判別 雖說不同不可 亦恐無同行之理 若曰心本爲利 御體以行 與那異於爲義
者其差相似 如此說同行猶可 今下天理人欲字 似少分別 未審是然否 朱子答曰 明與欲夫
商量 此兩句謂同行異處者是 同體異用者非 請更詳之 橫謂天理人欲真無並立之理 有天理
則必無人欲 人欲至則天理亡 然古人亦有假仁義以行人欲者 久假而不歸 則人欲亦去而天理
可存 朱子謂同行異情 當卽此意 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 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 曠之者卽
是同行異情也

七月十五癸未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嘗賈仁壽書 示識食實之狀 深爲歎息 從官兩世 清貧如此 益見家法之有傳 足使貪濁
知所愧矣 所恨自國腐爛 不能少致濫沫之助 但有欺慢耳 橫亦家世清貧 自本高麗以刑名之

學事等事 更請末六世矣 曾始壽墓而後入官 壽墓之時 尙可自給 入官之後 則無不費
先君子建府君 曾任廣西慶遠府知府 拜升職員 本之日家無一積 未仕前爲入幕之賓 積蓄頗
多 一歲於番禺城北丹桂里 同治癸酉乞假回里 將入都 以此厚與於沈梅生氏 才二千四百兩耳
歸家十年 無計取贖 民國十年 頗積施善 沈之孫謂曰 此厚厚紅修善 故時價有萬二千之
可贖 余以此爲先君所遺 備贖而欲爲祠堂 以祀先人 且余與胞九兄弟 子息甚繁 得此爲
之善舉亦甚善 倘本無力辦此也 民國初年 粵中修善局議事 有前君遺與先君傳略一紙付事局
今事尚未成 謹將此傳略記錄於此

傳略曰 徐君字子遠 自號望湖山人 生而有文在手曰朱 故又字伯朱 先世爲德慶人 明天
朝間 翰林院侍讀時奉 典試順天 余志願能領解 君孟文節事明 史蹟無可論 曾與侍士 論
者以比王德表之得文節圖焉 居傾與師守盡左光斗相師友 入祀鄉賢祠 君有自傳家文集 事略
傳略 明名曰事略 明詩選附書行世 其贈君墓成 博學多識者 四方學者皆曰宜早 慎慎好義
有國買地長此重會 去三年墓 墓已傾 出會於地後并中節之 人聞其墓傾 其子孫其墓傾
焉 時奉生五子 次尚純 諸生 明亡後歸自社 預知死日 至尚純 諸生聞其墓傾其子孫其墓傾

鄉 時有雙鳳齊飛之目 尚義生士鍾 守父志 隱居終其身 士鍾生世瀛 承父志高行 亦不仕
以爲古有幕官無幕友 官以供職 友則出所學代人行其職 亦可有益于世 遂治刑名之學 游
幕四方 有紀游詩草 瀛高祖廷發卽世瀛子 初以刑名游幕來粵 有可圖詩存 蔣相國牧筵序曲
之刊 曾祖之述 事母以孝聞 游幕留粵三十年 遂占籍番禺 祖秉均 世其名法學 事繼母至
孝 親養論語 父繼紹 府學廩生 姚文肅公文田督學見其文 以爲宿儒 拔置第一 及進編
甫屬冠也 生平治三禮及文選 事繼母誠孝 撫兄孤如己出 途遇死人買棺拵之 人曰子目所未
及者正多矣 曰諾吾心及之矣 時方佐郡幕 乃自倡捐重貲 勸同郡僚吏各視力相助得鉅款 施
建遺高具 至身後所施猶未罄也 番禺陳澧銘其墓 以爲優於文而不遇於時 譽於德而不永於年
而造物者獨報以賢子焉 瀛生有異稟 十歲而孤 哀毀過成人 母王年甫三十六 家貧子幼
情慟甚 瀛早達事理 凡所以能慰母心者無不至 親戚故舊交口譽之 時弟瀛甫五歲 日則教傳
夜則課弟 自是以爲常 及瀛長學成 未嘗從他師焉 十八歲佐南海縣幕 敏斷過於老吏 由
是遷佐名郡大邑 咸豐丁巳 避兵橫沙 周廣訪起瀛 命駕村廬聘之出 遂襄臬事 勞文較公衆
尤 由桂移節入境 首訪之 延入幕府 時兩粵軍事倥傯 瀛以一身兼佐督撫幕 克復各屬縣

用鹽實爲多 文毅嘗曰 君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也 時朝雖捐百貨盡金 以濟軍 晏爾憲趙
齊實衝使命 當事雖捐者及米穀 漚力爭之曰 廣東民食 仰給他境 而民戶甲東南 苟捐米穀
而買不前 是巧奪粟而餒粵民也 爲東南根本計 爲粵民生計計 爲國家元氣計 皆不可 卒
如漚建議立案 論者以爲利國福民其功不在平賊下 八九年間 粵中大吏 自粵文毅後 如黃中
丞贊勳 晏爾憲趙燾 劉爵帥長佑 毛制府鴻賓 節相瑞麟 先後受賜寄 兩行者之大政事 兩
粵府之大職 莫不贊以舉畫焉 同治乙丑 桂撫張中丞凱嵩 駐軍南寧 使其總督劉使費書漚
曰 惠府求才 夜不成寐 漚乃歸軍中 中丞喜迎握手曰 君至賊不足平也 漚之久在粵幕也
期於平賊終歸 累以贊畫功當薦 贊力辭 僅以太常寺博士加治中銜 蓋欲漚清談示無實志
亞是將被口相接 不能久居提督處 樂薦之 乃改調知 加知府銜 督廣西 張中丞書書約某處
會師 悉謀改 乃以漚往 漚一僕如行賈 摩賊壘 與通者笑談而過 無戰戰績 歸大營 中
丞身迎之曰 真胸略遠如是乎 賊定隨節軍會垣 提調軍需善後局兼籌善處 軍興以前 州縣辦
勸重囚 有精簡二三十年者 查制文法 爲部吏所持 老吏名幕 成謝不敏 以爲粵漚不能了之
粵委清道積案 漚日赴臬臬鞠囚 夜歸會則草檄 悉奏納之 凡三百餘起 粵州府通判 處

年 復委署陞川縣知縣 時已以功擢知府 吳撫軍昌壽至 曰廉士元豈可屈以百里 因留以自勵
旋署慶遠府知府 時同治辛未壬申間也 郡經兵燹 民物凋敝 游蕩日多 濳以經術飾吏事
百廢具舉 復書院 厚膏火 聚生徒講肄 戒郡邑教官會課 勿虛糜故事 俾諸生日相接 與
之禮道備 勵躬行 士習翕然而化 苗民頑梗 奪田廬 掠牲畜 唯力是視 殺人則以牛馬償
繼編設義塾 收其子弟 擇良士訓之 遂革其俗 郡有閒款 向爲郡守所取 視爲常入 濳以之
資遺游勇 使勿得留境內 募能墾官荒者給牛籽 有田貧不能耕者借助之 遺者紳董其事 不假
手胥役 常親出近郊巡視墾地 有古太守勸農遺風焉 於是詞訟日減 劫掠亦日稀 農耕於野賈
盡於市 行旅出於途 郡號大治 節日生日郡僚舊有餽獻 歲數千金 悉罷之 土官襲職 亦獻
金而取盈於其民 農革之 南丹土知州莫雲梯者 通鄰寇 假兵費糧而坐利其後 賊黨既衆
乃潛蓄異謀 坐大一方 橫視鄰服 守土者恐一發不可服制也 皆隱忍之 濳曰發之遂其禍猶小
過爾無及矣 徵召至郡 解散其黨而攝之法 宜山縣總役張明 故劇賊 黨數百 欲之殺掠淫
蕩 初雖有控訴者 官憚其黨衆不敢問 明愈挾持縣尹 訟者反得罪 乃無敢復言者 於是置十
餘年矣 明妻處婦 婢走依鄰媪者母 乞留得救死 明遽入鄰家 縛其母 縛其婦 繼者婦

力不能敵 則掩骨代受敵 明去 解母圍 則刺矣 夫那麻羅鼓 使問所託 則張明也 乃據亞
那 詢其圖狀 立置之法 時久陰雨 是日雷電晦冥 忽烈日晴霽 觀者如堵 云 能受代
者 委廣西全省水陸營務處 兼撫粵總文案 歷次撫軍宗憲 倪撫軍文蔚 楊撫軍重禮皆推舉之
馮德子材 討叛將李楊材出關 欲得馮爲之佐 撫軍以兵糧責重 無可代者 不許 及李楊材
就 以營務處策畫功 薦擢道員 光緒五年己卯七月卒 年七十 馮之領營務處也 以知府
兼省水陸軍事 而諸軍將領有至提鎮道府者 既獲 雖者難其才 乃以布政使領之 而馮詢其
專 馮少日好爲詩古文詞 屬冠後精華 子史百氏 博涉多通 以小學爲始 尤
力 先著說文部首致 象形文釋 晚成說文注疏二十九卷 又撰通介堂雜說三十七卷 詞
屏 柱心十餘 稱其博采通人 亦自下己意 五經紛紜并大考 處 經 子行 蓋 有之云
又以說文六部所傳情而三韻 及唐人燕樂 皆係 耳 燕樂所用律呂 可以考見古法 其
初四均各有消闕 故辨分高下 亦猶律呂之分陰陽也 從 沈 存 中 樂 律 考 遺 章 賦 夏 人 音
未 備 及 此 沈 氏 廷 瑞 燕 樂 記 致 亦 多 所 創 撰 律 致 二 卷 發 明 之 其 尤 爲 難 者 律 呂 生
黃 鐘 之 法 自 漢 以 來 經 師 遺 傳 所 不 能 得 者 則 以 餘 分 之 中 數 求 而 得 之 又 辨

十六字讀之勾字 實雜實清濁均上尺二字，讀字上作勺尺作入 寫者誤合爲勾 此又諸家之書載
之而不能識者 洵所謂空前絕學者矣 其論諸方乘術 謂三乘方以上 有數無形 同時鄒伯奇雖
齊墨質疑之 布算數器 多方求之 而其形卒不可得 灑乃作書反覆詳辨之 鄒精曾折服 其說
周髀算經 謂地圖黃極二義 西人矜爲創獲者 周髀已早言之 後世里差及地平經緯差 周髀皆
有其法 今測日暈軌迹 測南北直綫 至若四分術 割圓八綫 以及歲差之理 太陽高兩心差之
實測 皆出於周髀 從來談象家皆無能出其範圍云 其論地球月體 及諸曜隨天左行 海潮隨月
盈虧 皆引中國學說證之 其時西方科學未入中土 雖有一二譯述 猶皆疑似 而灑之所言 已
有爲今日科學家所未及者 其爲學思博辨 夏夏獨造多類此 上所論述 今在通介堂文集
文集凡二卷 非考據有用之學不輕作也 同治初 灑嘗自撰所爲詩得六卷 題曰霞湖山人詩集
南海陳曼序之 論經師能詩者舉顧炎武 阮文達相况 而以孫季遠爲不及 以爲其高夫之輩 通
國師之全 雷林文苑 各分一席 近人樊布政增詳題辭 亦歷舉有清詩家以爲罕可比匹 當廣西
辦理書院後 蘇撫軍鳳文 憫僚吏之不讀律 而名法家之無其人也 乃屬灑精名法指掌圖四卷
此外又有九數比例若干卷 算學提綱若干卷 靈乘圖二卷 測測餘錄二卷 雜書圖四二卷 凡生

平遠通者百者 而致書幕績不與焉 其所交游 如張維屏 黃培芳 曾侯 謝其鏞 徐榮 劉曼
溫調 許其光 李長榮 鄭棻 羅謙 皆一時通人名士 而與陳浚爲總角異姓交 尤相善 徐
氏之以刑名佐時也 始於世顯 爲康熙初年 五傳而及灑 灑之昆弟子姪若孫 蓋數十人 皆世
其學 其累世才俊 科舉仕宦 牧守監司以至開府 無一人不通刑名 曾爲幕客者 世學垂垂三
百年 爲不可及矣 而徐氏以孝友世其家者亦三百年 家乘有傳以來 至於灑凡九世 皆以孝友
著 有事官 灑之舉母教弟也 早稱道於鄉里 撫從兄之孤 延師課讀 長教以名法 使自立
女擇婿遺嫁 先於己女 胞弟遺殘 撫諸子飲食教誨起居出入 使悉從己子 曰當知吾兄弟之相
友愛也 既長爲之娶妻納資出仕 當避風橫沙時 途見從叔母 撫教女 泣道左 時適粵方張
繼所製不能相圖也 灑冒艱險擊之鄉間 編食以授之 聞者以爲難 嘗教家人曰 吾可學爾也
凡不盡之相 若疏薄之行 險仄之事者 不以微幸 如置物然 必穩定不覆碎 則壽者事矣
其子紹楨 因以學壽名其堂 劉家者曰學壽堂藏書 以志父訓 朋恆學自處 不隨時趨則 文
字簡節 至於服飾器用 皆不求時尚 然亦不矯人以所不能爲 故自號通介 久居學府 以風節
自懷 當官斷絕所人治官事 卒之日家無一錢 撫軍以官補助治喪 所有棺費數千者 名中書行

餘輒而已 奏請事姑至孝 子九皆庶出 紹權紹樞紹楨皆以刑名佐幕 總四川延譽道 紹楨甲午舉人 江蘇蘇松鎮總兵 署江北提督 陸軍第九鎮統制 民軍起義 署江浙聯軍總司令 攻下南京 授勳二位上將銜陸軍中將 紹枚以名法游幕 紹樸早卒 榮江蘇特用道 署湖南永順府知府 以學壽長政傳旨嘉獎 紹桓癸卯舉人 廣西直隸州知州 女十

七月十六甲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吳宜之書 承審知己爲入都計 今想已到矣 但嘉身在閑遠 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 若能如此 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 當先爲圖得矣 衆生不爲學 只學困窮守道一事 朋友所以遠來相問 亦正爲此 今若曲徇官之意 相爲經營 則是生師之間 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 豈相尋問學之本義耶 又朱子答趙南書云 吾人當此境界 只有困窮兩字 是著力處 如其不然 卽體統高懸 無有是處矣 尤是文士巧於言語 爲人所說 易入邪徑 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重當州 呂居仁之不容聽師成 蓋絕無而備有之爲貴也 又朱子答楊簡卿書云 辱審知己遺書考 又得史書高刻 尤以爲喜 但所讀趙帥書 在吾友妙年 何遽汲汲如此 向使前學未登科 不成如今亦得學歐陽也 平生不敢爲此 故亦不以此施之於人 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 故亦不敢作此等

書 反復思之 無以專命 但有一言爲贈 眞賢者抗志高明 有以自拔於流俗 乃所望耳 井伯
雖言困愛 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又余國秀上朱子書云 古人多處貧困 然而泰然不以累其心
不知何道 今值窮困 若一切不問 則理勢不容己 若欲辦集 則未免有屈志隨順之事 朱子答
云 窮類是忍 忍到熟處 自無感憾之全矣 韓退之盤山詩序 悅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 文辭
操事 苟能玩而樂之 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 況吾日誦聖賢之言 探索高遠如此 而隨事全不待
力 此亦足見其玩之未深矣 以上四書 皆朱子拒絕門人下求之事 其書一以開明守道爲歸
雖其有以自拔於流俗 誠君子愛人以德之言也 特記之于此 以爲吾之子孫戒
七月十七乙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爲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
慎按盡心首章云存其心養其性 此言養心 蓋心非有以養不能存 心不能存 則性亦無以養
始心之功 當先於性 心有體實而性無體實 亦維持此心 則性亦放失 故能養心始能養性也
是日爲伍子綽作盡心記云 凡門弟子 以養心爲第一 養之善 慎乃傳孔子之學 養之惡 則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啓發不殺 方養不折 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 求嘗見齒 遺體而行 不履不

費 皆仁者之至行 雖急遽苟且而不去其仁 對微物細行而不失其性 蓋愚之至實仁之至 後之學者不能愚必不能仁也 孔子嘗言齊武子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 其愚不可及 蓋邦有道者無所用其知 邦無道則多難般憂 世之君子 方且以其知避艱險 保妻子 營厚祿 知愈多而事愈不可爲 此孔子所以歎甯武子之愚 爲不可及也 余友伍君千瀚 築室香港之濱 名之曰愚廬 走書告余 俾爲之序 余答而叩之曰 君將效古之隱者 殆尤墮迹於海濱 不復同人境之事耶 是則天下知者之所爲 而不得謂之愚也 君乃還報曰 吾向嘗奔走於國民之事業 曰商戰 曰學務 曰選舉 曰行政 亦且一一竭其心力 與裨聞萬變者關 而吾輒多所損失 人皆笑吾之愚 而吾亦自笑之 然未嘗悔焉 不改其愚 久之事定 人又有誇吾之知者 吾以爲曾前此之愚所獲之效而已 余聞之乃曰 君誠今日之甯武子也 甯武子當亂世 其君無道失國 本用其愚以濟其君 而保其身 君之前事 誠有濟於時 能用愚 是誠聖人之徒也 今日之時 亂春秋爲尤亂 吾粵之亂 邪說流行 則更不可終日 愚乎愚乎 非今日耐邪說之利器乎 願君更出其愚以助天討 則仁者之功成 而愚之盛德大業 可與魯並垂於無窮矣

七月十八丙戌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嘗與魏書云 道之體用雖極濶微 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 學者誠能虛心靜慮 而後以求之 日
居窮行之實 則其規模之廣大 曲折之詳細 固當有以得之 燕閒靜一之中 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言雖澁而實深矣 然其所以求之者 不難於求而難於養 故程夫子之言曰 學莫先於致知 然
未有能致知而不存敬者 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 以君之材 於吾之學 頃刻可盡 但須相從林
下一二十年 使康節銷放 胸中豁然無一事 乃可相授 正爲此也 橫渠康節言相從一二十年使
康節銷放 蓋謂掃除物欲之類 吾心本如明鏡 一爲物欲所蔽 則不能有所見矣 如何使之銷除
則以敬爲掃除之具可也 其言吾之學頃刻可盡 正如山房之人 閉門見山 領之甚近 苟不盡
則 終不得至耳 朱子難於求而難於養之言 亦是此意 學者勉爲其難可也

七月十九丁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陳安卿謂 泰伯簪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 書因是而推 及使文王當武王之時 則革命之事
亦爲之否乎 武王處文王之地 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 竊恐此處皆窮乎天 不由乎人 使大
學或有焉 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焉 果未或有焉 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焉 聖人之心雖然大公 如衡
之平 彼此一無所偏 惟其來而順輔以應之耳 初何容心 預安併相繼於其間 文王武王易地則

皆然 不審是否 張子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爲君 當日天命絕則爲獨夫 天命絕否 視之人情而已
不審一夫之心未解 豈得爲天命未絕否 抑許大公天下之命 豈偏在一夫上 到此則聖人用權
之地 惟幾微精義者乃可以決之 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朱子答曰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 若
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 斂然終守臣節 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 然此等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
食肉不食馬肝 未爲不知味也 楨謂此卽孟子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文
王三分有二之時 紂之爲獨夫久矣 紂非獨夫 天下不致失其三之二也 然紂之天命未絕 天亦
不能不使文王待其絕 所謂人定亦能勝天也 迨武王伐紂 則紂之天命已絕 是天定勝人之時矣
至陳安卿以順權應之 朱子亦有未可與權之說 則似未覺 竊以爲權者權其事之輕重也 未可
伐時 固無所關權 既伐之 則順乎天而應乎人 世方稱爲仁者之師 尙安可責其權之未合哉
當時夷齊固有以暴易暴之言 然夷齊之志 三代以下之有天下者 皆所不取 故其歌曰 黃農虞
夏 無爲殺今 我適安歸矣 其志實欲行堯舜之道也 復何恤於武王哉 此又當作別論耳
七月二十日戊子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紀曉嵐如是我聞謂吳惠叔言 有疫死遺魂者 存冥司遇其故人 樞機荷校 相見悲喜 不覺握手

太息曰 君一生富貴 竟不能帶至此耶 其人蹙然曰 富貴皆可帶至此 但人不可帶耳 生前有功德者 老此何嘗不富貴耶 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 李南潤曰 善哉斯言 歸於謂富貴皆空也 慎謂孔子不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乎 固未嘗富貴皆空也 釋氏言富貴皆空 指其生前 不觀計其死後 此言可以帶來 足勸人生前不可不立功德 有功德之人 死後依然富貴 是即帶來者也

七月二十一日己丑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乙酉冬夜 余與周夫人談論語 隨意論之 周夫人頗有心得 非俗師所能解者 偶指子墨子夏曰 汝爲君子 儘無爲小人 儒問曰 此小人儘與小人幾類也 之小人得毋同 余曰此所見甚是 若如宋儒所指之貴利無恥小人 則不得目之爲儒 且不必與君子儘並稱矣

七月二十二日庚寅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紀曉嵐瀕陽續錄云 凡仙多僞托古人 然亦時有小驗 溫陵山前聖宮過扶乩者 問壽幾何 乩判曰甲子年壽有二秋 以爲當六十 後二年卒 乃知二秋爲二年 是當鬼時亦能先知也 又山東德縣縣公扶乩問壽 乩判曰不知 問仙人豈有所不知 判曰仙不可知 公則不可知 德縣有歌

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議歐二人減二年壽，言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豁然中理，恐所遇竟真仙矣。橫少年時先君嘗教余學壽，此中實有至理，讀此益信。

七月二十三日辛卯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是日下午一時 乘津浦路特別快車赴南京 車中惟閱紀曉嵐筆記 然震蕩不能執筆作書

七月二十四日壬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八度

是日下午二時半車抵浦口 有濟鄉局諸君照料行李 卽一同入城 沈茅兩君在交通旅館設宴 夜卽宿於此 偶讀論語述而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誨焉 集注脩脯也 十脡爲束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束脩其至薄者 蓋人之有生 同具此理 故聖人之於人 無不欲其入於善 但不知求學 則無往教之禮 故苟以禮來 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橫謂集注之說固是 然有未盡也 禮檀弓曰 古之大夫 束脩之間不出竟 蓋士大夫仕優則學 往來訪問 恆有束脩之禮 今吾粵於友朋之久 則以食物自往餽之者 謂之手訊 亦束脩以上之意也 未嘗無誨者 言必有忠言以

魯之 不作無益之往來耳 因不獨從事執費者也

七月二十五日癸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論語述而篇 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朱子集注謂不意舜之作樂 至於如此之美 何晏集解謂不圖作韶樂至於此 此齊 邢昺疏云 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 陳壽 之後 韶樂存焉 故孔子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美之甚也 橫濱此爲 孔子贊美韶樂 朱注通矣 何晏解此爲齊 似涉牽強 然朱注亦有未盡也 韶之所以美 蓋以形 容操履之盛 與征諫之貴 功成作樂 表揚武功者 迥不相同 孔子適齊聽時 故謂韶樂三月不 知肉味矣

七月二十六日甲午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感子勝操觚 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 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 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橫濱此所稱三代 指夏商周而言 其以身殉天下之聖人 則指當 時之君主 莊子蓋探夏商周之制而復堯舜之舊 其言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即論語此所稱物置 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 誠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七月二十七日乙未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是日旋風 下午一時開車 十時抵站 到韓斐德路寓所 已十一時矣 車中閱四書集注 論語免
進無不受命而實難焉 集注証其不能安受天命 非也 此蓋言子貢不受君主之任命爲官長 乃
從事實難耳 上節言回也其庶乎履空 固亦不受命而自安其貴者也

七月二十八日丙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論語公冶長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積按加上
也 言我不欲人之居我上 吾亦欲無居人之上 極平等之謂也 子貢本不受君主之任命而從事貴
賤之人 宜乎不專王侯 高尚其志矣 此亦未始非贊成無政府主義者

七月二十九日丁酉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論語微子篇 子路從而後 遇丈人 以杖荷蓑 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 五穀
不分 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 殺鷄爲黍而食之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
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 見其二子焉 (此五字原本在而食之之後 今從某說移在
前) 子路曰不仕無義 長幼之節 不可廢也 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 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 此章丈人止子路宿之後 必有問答之間 子路行以告夫子 得經者編之 蓋必有觸當時專制之忌諱耳 觀子路所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厚之 處丈人所主張者私政府之制 與孔子之祖述堯舜不同 故子路辨之 以爲不仕無義之君主 則誠然矣 而世之人不能無長幼之分 有長幼則必有長幼之節 君臣猶長幼也 今欲擯其身而去此君臣之一節 豈乃不可乎 君子之仕 欲行其義而已 正嗜道之不行 我夫子乃欲易此無道之天下 爲有道之天下也

孟子告子篇 白堊曰吾欲二十而取一 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藝道也 夫藝五穀不生 惟養生之無味 則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從供幣帛粢粢 無百官有司 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乎中國 去人倫 無君子 如之何其可也 此言藝道無味 則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從供幣帛粢粢 無百官有司 是孰無政府之制 其云去人倫 是仿攝代臣之倫 無君子 則無百官有司也 論語子路告丈人不可增君臣之禮 以爲亂大倫 亦此意 至云二十取一而足 或有孟子因白堊二十取一之說 而仿爲是言 未必即是藝道 蓋既無政府 則二十取一猶爲多也

七月三十日戊戌 上午四時起 寢房長八十四度

孟子滕文公篇 聖王不作 誰侯放恣 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放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爲我 是無君也 墨氏愛愛 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 孟子此言謂楊氏爲我是無
君 蓋即無政府之說也 周之末季 世界受瘡天下專制之流毒 有志之士 無不欲易而爲有道之
天下 其所主之政體有兩派 一爲君治派 卽堯舜之遺賢與能 爲孔子所祖述者 墨子亦是君治
派 但藉手圖治則不同耳 一爲無君派 卽無政府黨 釋迦老子及論語中孔子所惡蕩廢者 如荷
蕢之丈人 楊朱之徒 皆是也 但其藉手圖治又各不同 如釋迦老子曾主無我 而楊朱則主爲我
是耳 楊子所著書 今世已無傳 惟列子有楊朱篇 可略見梗概 然亦真偽參半 楊朱實說其言
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舍國而隱耕 大禹不以一身自利 一體備枯 古之人 損一毫利天
下 不與也 惡天下奉一身 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
去子體之一毛 以濟一世 汝爲之乎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
應 禽子出問孟孫陽 孟孫陽曰 子不達夫子之心 吾請言之 有侵者肌膚雖萬金者 若爲之乎
曰爲之 孟孫陽曰有斷者一節 得一國 子爲之乎 禽子默然有間 孟孫陽曰 一毛繫於肌膚
肌膚欲於一節 有矣 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 積肌膚以成一節 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衆

何解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 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 則子言當矣 以吾言問大禹墨子
 則吾言當矣 孟孫操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此即楊朱爲我之說也 楊子不損一毫以利天下 雖
 不徵悉天下以奉一身 故其言可覆天下 若祇知奉一身而不能利天下 則盜賊之不如矣 何是
 人哉 楊朱又曰 身非我有也 既生不得不全之 物非我有也 既有不得不去之 (去之貴以爲
 養生也) 身固生之主 物亦養之主 雖全生身 不可有其身 雖不去物 不可有其物 有其物
 有其身 是橫利天下之身 橫利天下之物 其唯聖人乎 公天下之身 公天下之物 其唯聖人
 矣 此之謂平至者也 據此章之說 則所謂爲我者 但全我之生 以其既生 不得不全之 身
 則除我所貴以養生者 悉在所去 後人以其爲我之故 以爲無所不取 楊朱實無學佛子虛之見
 其朝好酒 精熟成封 領門百步 糟漿之氣 遊於人鼻 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 又學子虛之
 弟公孫龍好色 比房數十 以晝足夜 無有處子 必隨而相之 嫂而施之 弗覺而後已 又學
 楊朱 雖比先賢 趨避憂懼 國國油泥 飲食車服 雙輪駟御 雖齊楚之君民 亦其情所然
 耳所欲聞 目所欲觀 口所欲言 雖殊方偏國 亦齊土之所產育者 無不效之 凡此明其情
 耶故 豈所謂道者所樂聞哉 竊疑楊朱爲所效 蓋後世人所加入 必非楊朱之真也

學佛堂日記七月

三十五

神楊朱雖全生而未嘗斯久生 孟孫揚以其不斷久生 又有速亡愈於久生 踐鋒刃入湯火爲得事之
圖 楊子則曰既生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欲 以俟於死 將死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之 以放於盡
無不廢 無不任 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可知楊朱之爲我 並生死而聽其自然 更何暇欲縱情恣
有餘 大抵楊朱平生 實持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而不能并無我之身 有我之身 必思所以養之
恩養之而不爲我之道 則人人爭所養 從此多事矣 故其言曰 生民之不得休息 爲四事故
一爲壽 二爲名 三爲位 四爲貨 有此四者 畏鬼 畏人 畏威 畏利 此謂之通人也 (通
歎也) 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 (此言制我命者在外在人可活我亦可殺我) 不違命何羨壽 不
弄貨何羨名 不要勢何羨位 不貪富何羨貨 此之謂順民也 天下無對 制命在內 (此言制我
命者在內在在我 外物不能如何也)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 情欲失半 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 (此
言人爲衣食計 於是君臣之道 若我能自給 則此道息矣) 則語有之曰 田父可坐廢 (此
語也 言田父可坐以自治 不須政府爲我治之也) 晨出夜入 自以性之恆 曠茲茹荼 自以性
之極 此晨出夜入四語 卽言田父自治 猶擊壤歌曰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
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均無政府之說也

學壽堂日記卷八

八月初一己亥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國度

孟子萬章篇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而樂堯舜之道焉 湯三使往聘之 既而幡然改曰 與我處也則
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使
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大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勸
懲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不覺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故就湯而說之 以伐夏救民 然則湯之伐夏救民 從伊尹之說也 伊尹
欲使湯爲堯舜之君 與孔子之處遠堯舜正同 其耕於有莘之野之時 兩是堯舜之天下 何云樂堯舜
之道 蓋樂者所以善其反其邪惡之意 (此白虎通解樂字之語) 樂堯舜之道 故以堯舜之道
感服斯民之邪惡而反正之也 爾有之 則在有莘之野 謀革命之事 以變當時之政 爲堯舜之政
三 然在有莘之成功也 則堯舜爲之成功也 故堯舜伐夏也 其後湯放桀而歸於辛 三千八百餘年
堯舜禹舜 從堯舜之位 湯曰此天子者 有道者可以處之 天下非一家之有也 故天下者唯在
道者居之 唯有道者居之 唯有道者宜久處之 湯以此讓三千餘年 禹收即位 然後湯即天子也

位 此段見周書般祝篇 至是湯以征誅而有天下 初商不教自爲之 而必待三千諸侯之讓 或者其亦伊尹之教歟 惜其後不能學堯舜舉賢自代 而傳之其子 此則雖伊尹亦不能辭其責耳

八月初二庚子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昨夕赴友人宴 十時始歸 得睡僅三時 起時甚倦 不欲觀書 惟思論語孔子路會魯公而事付坐

孔子固以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蓋欲與論爲邦之道也 而曾皙以暮春浴沂 風乎舞雩 詠而歸

爲對 蓋以爲時不可爲 浩然有歸隱之志 與當時楚狂沮溺荷蓑丈人未嘗不同 昨過南京 都水

江招游後湖 放一葉小舟 入於荷花深處 頓生歸隱之念 然余之後湖藏書樓 已廢於辛酉革命

之舉 今春且以貧不得食 盡舉燼餘之地而賣之 更安得歸隱乎 且天下將大亂 何地可容我

職者 只可有一日過一日 聽其同歸於盡而已 忽存此觀念 亦殊可笑也

八月初三辛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昨有友人發一言論 頗爲人所不諒 偶爲余言之 余曉之曰 吾人辦事 不可行求諒於人之心

一存此心 則事事轉東 無可設施矣 胸臆間物 不能掬以示人 又誰能曲爲相諒者 儘吾與吾

心 吾行吾道 足以對天地無愧 斯亦可矣 求諒奚爲 詩拍舟 不諒人只 毛傳諒信也 諒子

國有能己之國信 己有信則人必信我 己無信 亦先求諸己而已 不必求諸人也

八月初四壬寅 上午三時早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老子曰 常德乃是 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故大制不割 余向爲地其樸而
樸者水之味無者也 若斷而爲器 則樸散而不可復矣 有天下者之官人 亦器之樸以爲器耳
若以道治天下 則天下皆樸矣 未嘗爲器而器自全也 是所謂大制不割者也 論語曰君子不器
蓋亦此意

八月初五癸卯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孟子萬章曰 今有殺人於國門之外者 其交也以道 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饋與 曰不可 康誦曰
殺越人于貨 國不長死 凡民聞不戰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 周受殷 所不誅也 於今貴
烈 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謂侯之取於民也 猶猶也 苟得其禮陳矣 斯君子受之 故問何禮也
此章於今爲刪數句 朱子疑爲衍字 余按其文義 當讀作今有殺人於國門之外者 其交也以道
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饋與 曰不可 康誦曰殺越人于貨 國不長死 凡民聞不戰 是不待教而
誅者也 乃惟云如之何其受之 曰殷受夏 周受殷 所不誅也 於今爲器 然後又讀今之謂侯之

取於民也 禮樂也 蓋孟子引康誥殺越人于貨之言 以爲此類皆不特教而誅者 如之何其受之
萬章又引申其義再問曰 向者殷之受夏 周之受殷 與衆人於國門之外者初何異焉 固既不辭而
憚然爲之 習非成是 至於今日 則尤猛烈矣 今之諸侯之取於民 何一非爾乎 今之君子 乃
猶有以其禮際之善而受之者 此又何說也 略移數文 不必增減一字 而意義顯然

八月初六甲辰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 丘何爲是栖栖者歟 無乃爲佞乎 佞以口給悅人之謂 猶戰國時說士之所
爲也 微生畝見孔子周流列國 以此譏之 蓋當時已不能無說士之習矣 以慈天憫人救世不暇之
孔子 而微生畝顧視同說士 亦可歎矣 近世之政客 不知視說士又何如

晨起擬通電各省勸其息爭罷戰電曰 昔楚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爲武之七德 以敵
鄰爲不武 君子許之 齊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不以兵車 孔子且許其仁 可知服人者尚德
不尚力也 自齊史以來 未有窮兵黷武而不敗亡者 老子曰兵雖則折 豈不誠然乎哉 我中華民
國肇造十有五載 處於無敵無戰爭之事 老弱之民 轉於溝壑 其壯者則山林嘯聚 蓋歲皆幾
絕無知毛 全國幾無乾淨之土矣 有識者嘗謂五代 實已過之 諸公志切匡時 各抱慈天憫人之

願 則其所以必出於一戰之理 則南軍之言曰 推倒帝國主義也 回復民國 尚由推倒帝制而成
行政或有非違 謂之帝國則不可也 且帝國主義之真諦 實外國侵略主義之代名詞 欲救國者
當在外國不在內亂也 北軍之言曰 討伐赤化 聞江南曾有侮辱之人 亦未見所謂共產之真形
細考雙方之言論 殆如俗之跳茅山者 鑼鼓喧闐 胡天胡帝 竟無人得見鬼神 由此觀之 則
滿天風雲 皆由學說政見之歧異而已 何不各推實能 商榷評判 暫置起之雄才 為他日對外之
用 而以備泰之口舌 定國內之紛爭 先令各軍就現狀停兵罷戰 此後一切建設大計 善後良圖
均由雙方會議協定 為一勞永逸之圖 從此戢干戈而銷兵氣 庶民生可遂 民權可張 民國可
建或萬年不拔之基 經此一戰之後 神可永久無戰 豈非諸公之美談乎 願今年伏魔降魔 所見
元者名流 無不以息爭善戰為望 百姓則疾首蹙額而相告者 不可勝數也 願東海上 應所各方
人士 奔走呼籲 更復不可終日 若大難之將至 痛不忍言 輒以為聖人時時後言 此其時矣
事亦急矣 本及招撫明黨 敢先自發此電 吾知各元老名流 必有起而責七難於者 吾亦將執筆
圖從其後 更有所進白也 諸公其從吾之言乎 天下蒼生之福 有不改其國民安忍之度者 大必
討之 以補之度也 亦本書不可缺于也 為國民之後盾 三月亡命 信不虛也 嶺南謝道 幸甚

分靈察 是日爲陽曆九月十二日 次日始歸發

八月初七乙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孟子齊人伐燕勝之 宣王以取與勿取問於孟子 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

軍食盡以迎王師 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 亦運而已矣 運者轉徙也

官商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而軍食盡以迎之 若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 則亦轉徙而之他

國已 下此一運字 殆有移山倒海之勢 讀之令人悚然 而齊宣王聞之 不知驚心動魄 卒取燕

國爲諸侯所伐 豈不難哉

孟子此章集注采范氏曰 孟子事齊梁之君 論道德則必稱堯舜 論征伐則必稱湯武 蓋論其不法

堯舜 則是爲暴 行師不法湯武 則是爲亂 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橫聞此說誠

是 然孟子之稱湯武 亦能欲警告時君而已 湯武之師 世稱仁者 而血流漂杵 見於武成 孟

子固嘗辨之 亦但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已 不能證武成之僞作也 然論行師稱湯武 亦不得已者

也

八月初八丙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古人君子之稱 或以之比君卿大夫之在位者 亦有稱人之有道德者 未有如孟子盡心篇所稱 君子所應者化 所存者神 上下與天地同流 此之君子則在聖人之上 直與天地合其德矣 此等言章論霸者之民隱處如也 王者之民隱諱如也 以霸者與王者相比 霸者之功 但能使其民敬服 王者則能令其民浩浩然有自得之樂 雖殺之而不怨也 利之而不庸也 日遷於善而不覺也 此其功德已與霸者迥然不同 然雖殺之而不怨 而不能去殺 雖利之而不庸 而不能不因其利而利之 雖日遷善 而猶不能無殺 此又與君子之遷化存神大不侔矣 舊注嘗以君子與王者合論 似乎遷化存神亦即王者之功 君子爲聖人之通稱 與王者無大分別 似亦有誤

八月初九丁未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盡心篇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楨謂此如子謂韶樂美矣 又盡齊也 謂武樂美矣 宋龜詩也 同意 蓋言禹之樂 加上於文王之樂 禹之爲天子 猶以楨謂而得 文王則去楨謂之時已遠 其樂自迥然不同 當時歷代之樂雖存 故高子得聞而尚論之 高子追述之言 與國爲樂事有所分別 孟子楨門之執南馬之力與 則言楨門之執 由車之輪軸而成 非南馬牽引之力 實指

之美善 屬於制樂之所本 非樂器之節奏得而定之也

八月初十戊申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光緒乙酉之冬 余與周夫人同讀孟子 至盡心篇可欲之爲善 周夫人問余曰 何謂可欲之善

余告之曰 此卽上章所言仁之於父子也 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 聖人之

於天道也 皆出於人之本性 是可欲者也 故謂之善 口之於味也 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 雖亦出於性 然有人欲存焉 是不可欲者也 當時彼此辨論 其

說甚多 今閱四十餘年 不能記憶矣 偶翻四書記有此事 因識之

八月十一己酉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孟子則高子曰 山徑之闢闢 介然用之而成路 爲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之心矣 集注

徑山路也 闢人行處也 介然倏然之頃也 積謂介猶界也 山徑之曠 人所常行 中有一路 其

左右卽界也 久無人行 則茅長而塞之 非倏然之頃之謂也

八月十二日庚戌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告子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行拂亂

其所爲 所以動心忍性 會益其所不能 橫斷天之於人 既若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餒其體膚 空
乏其身 可謂盡試諸難矣 此關於所遇 不可得而避免 是所謂天也 若吾之所爲 則吾之志是
以主之 若亦有所亂 不將失其正道乎 竊疑佛當作弗 言其行事則弗亂其所爲 所以心雖動而
性體忍 不以貴難而易其所操 乃能受天之大任也 易佛處於邱園 釋文佛子夏傳作弗 是佛弗
古字通用 朱子集注解作言使之所爲不違多青反 恐非

八月十三日辛亥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昨日見八兒承燭 擬以此時開扇無事 正好用力於著書 余年衰多病 猶日夜讀圖書不敢廢 者
不能學 是節不竹也 水燭對以近日正欲爲中庸作注 已得三分之一 余今取稿呈閱 不無異出
意外 蓋余平日深以諸子不好學爲憂 此子能知著書 讀所著不盡足取 亦尚有一二說中者 誠
令德固本矣 再寫正皇圖 當爲真正之

八月十四日壬子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中庸仲尼處境時 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 下履水土 此首聖人之學 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
不覆載 時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 此首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 大德教化 此言萬物之被盡人之德者 實指人而言 末一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則合三節而言之 前兩節朱子所講不釋 末一節小德川流 大德教化 則尚未盡數 小德川流言
 人被盡人之澤 其德小者順潮流而成功業 其德大者猶盡心篤大而化之之謂聖也 如川之流焉
 如土之阜焉 川亦順也 順潮流今世已成恆言 教者爾雅郭注云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教 亦舉恆
 言 使人易明 教為積聚 亦為大 厚大則能生物 是謂大而化之耳 今日與熾兒說中庸 順手
 檢得此章 因為說之

八月十五日癸丑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大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 俞蔭甫華經平議曰 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 詩經篇自土
 沮壞 江漢篇自召祖命 毛傳鄭義並曰自用也 大傳篇自仁率親 鄭注亦曰自用也 核爾務財用
 則必用小人 用小人則苞苴並至 此解自為用甚是 余昔著大學述義未見及此 今為補述之於此
 他日再刊大學述義 當為刪正也

大學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 華經平義曰 鄭注彼君也 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 以彼屬君言
 其義利不可通 或疑其有闕文矣 彼當以小人言 此句申說上文必自小人之義 言長國家而務財

用 所以必用小人者 以善財用之事 惟彼爲善之也 善與能同義 荀子勸學篇非能承也 橫注
曰能善也 彼爲善之 謂云彼爲能之耳 橫注亦說取鄭注以彼屬君言 是也 其說惟彼能之 則
非也 余考大學述疏 以彼爲善三字連下之小人讀 言彼僞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 則僞善並要耳
上文見君子而居厥德其不善而著其善 卽所謂僞善也 爲與僞通 論語子爲恭也 言其僞恭
與此僞善同意 因上條采會說 遂連類而及此

八月十六日甲寅 上午六時起 寢焉夜八十四度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注君子而時中者 其容貌
君子 而又時節其中也 小人而無忌憚 其容貌小人 又以無畏懼爲常行 是其反中庸也 俞樾
書曰 鄭以容貌爲說 其義甚淺 蓋因句中有而字 當有兩義耳 今按兩而字皆當讀作能 古書
能字作耐 又或有作耐 周易屯象傳宜建危而不寧 鄭讀耐曰能 星大三砂能與耐同 處本
能作耐 周易圖書以耐爲能者 不可勝數 君子而時中者 君子能時中也 小人而無忌憚者 小
人而無忌憚也 下文中庸其更矣乎 民鮮能久矣 又中庸不可能也 皆與君子能時中文義相屬
小人不處時中而能無忌憚 無忌憚者 鄭注所謂不畏難也 惟不畏難 故能爲人所不能爲 以求

合乎中庸 而不知正與中庸之道相反 是小人之中庸矣 小人之中庸 卽其反中庸也 王肅本於
小人之中庸句 又妄增反字 大非經旨矣 橫謂鄭注以容貌爲說 固非經旨 其言是其反中庸也
則明明所見經文尙有反字 王肅本之有反字 非妄增也 君子之中庸 由其時時合乎中 以中
爲常行 小人則以無畏憚爲常行 故反乎中庸 庸卽常 鄭注亦不能盡非 余謂而當讀作能 則
亦是也

余年十二 從少白七家兄讀書於桂林 每有一字不甚明白者必問之 一日持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
說乎問兄 何以謂之而時習 兄教余曰 此言學能時習則悅耳 余自此每見面字必作能字解 今
讀中庸會說 揅卷思兄 不覺深涕

八月十七日乙卯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 鄭注蒲盧蟻窠謂土蜂也 蒲盧取桑蟲之子 去而變化之 以成爲己子 政
之於百姓 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俞蔭甫從鄭注以蒲盧爲蟻窠 而不從其說義 別爲之說曰 文武
之政 不能自舉 必恃其人 猶蒲盧不能自生 而必恃桑蟲之子也 橫謂此經上文明言人道政教
地覆樹 而以夫政也者蒲盧也釋之 則蒲盧屬於地之所產 樹本之類可知 朱子從沈存中

孰以爲禮章 言以人立政 藉以地種樹 其成速 而備章又易生之物 其成尤速 人存政舉 其
易如此 似較之鄉注以舊章爲嫌高實優

八月十八日丙辰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論語女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 俞樾甫羣經平議曰 君子儒小人儒 疑當時有此名目 所謂小人
儒者 蓋云先達於禮樂野人也 所謂君子儒者 猶云後達於禮樂君子也 古人之辭 凡鄉邑之士

謂之君子 昭二十七年左傳 左司馬沈尹戌 帥都君子 杜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 是其意也

詩鄉人士篤彼鄉人士 臺笠緇緇 彼君子女 綢直如髮 士曰鄉人 女曰君子 任育之其美一也

鄉人謂之君子 故野人謂之小人 孔子冉子語曰野哉由也 實矣通曰小人幾變類也 一曰其野

一責其小人 語異而意同 禮記檀弓曰 嗚呼聞則野 禮記則小人 君子蓋體類爾 此孔子

所以欲子夏爲君子儒 而無爲小人儒也 然則孔子論禮樂何以又從先達之野人 而不從後達之君

子 蓋此類一時言 彼類先後非言也 先達之中 亦自有君子野人 孔子從先達 仍是從先達中

之君子 豈舍其公卿大夫帥仰操縵之存 而反從田夫野老箕踞叫呼之習乎 故以先達後達分君子

野人 則自可舍君子而從野人 若以同時論 則野人之不如君子 固不待言矣 南車之喜以州轄

乎 橫前月日記會有一說 謂小人備與小人哉 樊須也之小人相同 非謂貪利無恥之小人 與會說
暗合 其時在天津 無俞氏全書 故未稱引會說 今特記之於此 俞謂古人稱郤邑之士 則之君子
亦可為俞向日謂君子指君卿大夫之一體 惟會解先達於禮樂野人也 後達於禮樂君子也 則野
人不如君子 固不待言 則似失孔子吾從先達之意 余未敢贊同 大抵當時之君子 實有文過其
實之弊 朱子集注未嘗不是 經文於先達後達 均明言於禮樂 則田夫野老箕踞呼之習 自不
可舉以為說耳

八月十九日丁巳 上午二時五十五分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孟子題其蓋王使人謂夫子 果有以異於人乎 俞氏茶香室經說云 此人必精相人之術者 相人之
術 春秋已有之 姑布子卿屠擊之徒輩出 其術必盛行 荀子所以作弄相之篇也 橫謂此說未經
人證 備甚合會時情事 大抵齊之君臣 震於孟子之名 疑其或有非常之舉動 故遣人相之耳
左傳王使內史叔服來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見其二子焉 此亦足為會說之證
八月二十日戊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論語集注曰 出納之吝 謂之有司 何晏集解引孔曰 謂財物俱當與人 而吝吝於出納情態之 此

有司之任耳 非人君之道 積積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子歸於四塞之內 則凡爲君卿大夫者皆不
當備其出納 蓋不備出納 則不見可欲 當官者皆廉而無貪 豈非有國者之美事 余嘗著論 論
民間宜將財政歸之於民 情無能聽者 今年著日記言之亦屢矣 深願後人有採我說而行之者也
八月二十一日己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夜八十六度

余前撰陳孝達墓表 引子貢不受君主之任命而貨殖焉爲之說 嗣七月二十七日回上海 中中讀論
語焉不受命一章 亦有所論 昨檢俞氏羣經平議 亦云不受命而貨殖 自是一事 古者商賈貴官
主之 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 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 農攻粟 工攻器 賈攻貨 山師注曰三
官農工賈也 以別禮致之 論衡掌於官 度最純制掌於官 貨殖之權節掌於官 下至春秋之世
晉則錫之富商韋木繼以過於朝 無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 蓋猶皆受命於官也 其夫不受
命於官 而自以其財市賤賈貴 逐什一之利 是則不受命而貨殖 管子乘馬篇曰 實知賈之貴賤
曰受於市 而不爲官賈 此其產殖歟 蓋不屬於官 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 故不以商賈而四
貨殖 子貢以鹽門高第 亦復爲之 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 太史公以貨殖立傳 而首列子貢
有聞必先 在于賈則不得辭矣 柏爾俞氏觀余說九辯 稱錄之於此 可見說經能會乎事理 必有

詞也

八月二十二日庚申 上午三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論顏淵篇 君子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 俞氏羣經平議曰 失當讀爲佚 則官大宗伯傳注以
防其淫失 釋文失本亦作佚 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 釋文失司馬本作佚 是失與佚通 言君子
敬而無敢佚樂也 敬而無佚 與恭而有禮對文 無佚申言敬 有禮申言恭也 若過失則敬與恭皆
不可有 不得專屬之敬矣 楨謂此句朱子集注解作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 敬固貴無間斷 然無
間斷究與無失有別 此自當以俞說爲是 古人手足均有容 坐立無敢慢 好安佚者皆不知之也
百禮並弛 何有於敬 私居且不可 況交友乎 觀下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言 則此語爲交友而
發 晏平仲以善與人交稱 由其久而敬之耳 所以能久敬 則由其對人不敢放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辛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論季氏篇 丘也聞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 俞氏羣經平議曰 寡貧二字傳寫互易
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安 貧以財言 不均亦以財言 財宜乎均 不均則不如無
財矣 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 寡以人言 不安亦以人言 人宜乎安 不安則不如無人矣 故不患

寡而患不安也。下文云均無貧。此承上句言。又云和無寡安無傾。此承下句言。觀均無貧之一語可知此文之誤易矣。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橫濱會館是也。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古人恆言。而孔子稱引之。觀斤也。聞一語可知。人民國以來。無人解此二語者矣。是國家者動輒擁資二三千萬。前年報紙言某巨公已擁至四千萬。此自有中國以來所未聞者。天地之財。只有此數。合數千萬人衣食之費。不足抵此一人之所擁。有三數人如此。則無衣無食者不可勝數矣。下文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乃孔子解釋上二語之詞。財必均始無貧。無貧始不爭。不相爭始能和安。而民有休養生息之日。則不患貧而亦無傾覆之憂矣。

八月二十四日壬戌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論語衛靈公篇 子曰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 必失之 知及之 仁能守之 不莊以泯之 則民不教 知及之 仁能守之 莊以泯之 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 俞氏華經小疏曰 後漢書盧國傳論 引此文作而不能守之 說今本爲長 知及之而不能守之 謂無仁以守之也 今作仁不能守 夫既仁矣 又何不能守之有 此蓋後人據下文改易 而不知其非也 柏謂俞以仁不能守爲讀是

也 其欲從後漢書改仁爲而 則尙未瑩 下文言仁能守之 而仍非莊以泚之不可 則仁不知莊矣

又非動之以禮不可 則仁更不如禮矣 俞尙未知所以疑 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竊謂此言仁守

與易繫詞何以守位曰仁同義 陸德明經義釋文曰 人王肅卜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 然則易本作何

以守位曰人 王肅始作仁耳 諸經仁人二字多通用 論語此仁字亦當作人 知及之而人不能守之

雖得之 必失之 人能守之矣 而不莊 則民不敬 能莊矣 而動不以禮 亦未爲善 文義相

因 本甚易明 易言何以守位曰人 又何以聚人曰財 文義亦相因 作仁字則其義固斷不相因矣

八月二十五日癸亥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禮孔子聞居篇 消明在躬 志氣如神 嗜欲將至 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 鄭注 嗜欲

將至 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俞氏羣經平議曰 中庸云禍福將至 此云嗜欲將至 嗜即福也

以人而言 則嗜之欲之謂之嗜欲 以事物而言 則凡可嗜可欲者亦謂之嗜欲 獨好之謂之好 經

典中嗜好字是也 可好者亦謂之好 經典中美好字是也 樂之謂之樂 經典中哀樂字是也 可樂

者亦謂之樂 經典中禮樂字是也 後人不通古訓 妄分音讀 今按上文云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

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 哀樂相生 此五句一氣貫注 哀卽上文哀字 無異讀也 明乎此則知此篇

之嗜欲 卽中庸篇之類矣 凡美惡不違罔辭 月令篇之節嗜欲 然嗜欲 以嗜欲之不善者言之
無純善之真善嗜欲 及此篇之嗜欲將至 以嗜欲之善者言之 猶好德好色則謂之好也 王肅作
語乃欲爲有物將至 足徵其不違古義矣 核則此篇言嗜欲將至 鄭注云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 增
字解經 章本雖通 或者三代以後古人嘗謂得天下爲大欲 猶齊宣王嘗將以求吾所大欲 故鄭以
王天下爲文武之嗜欲乎 俞氏以爲是福之將至 亦未疑鄭也 以字面論之 禍福將至 必有先兆
而天降時雨 而山川先出雲 人之精明在躬者 其志氣如神 能先知之 如此說本書不可通
則究無解於王天下之爲嗜欲也

八月二十六日甲子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禮部飲酒義 民知尊長養老 而後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 出尊長養老 而後成教 正義曰禮部
乃能入孝弟者 人若知尊長養老 則能入孝弟之行也 民入孝弟 必入門而能行孝弟 出尊長養
老 則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俞氏章句平禮曰 上入字衍文也 經文本云民知尊長養老 而後乃
能孝弟 今衍入字 卽涉下句而誤耳 如正義所說 則則入字文詞而義異 鄭何得無疑乎 核則
會通衍入字是也 此上句言民知尊長養老 而後乃能孝弟 乃成教之之禮 下句民入孝弟 出尊

長養老 而後改教 則述教之之效 經所述者鄉飲之事 故以尊長養老立言 論語子罕篇 出則
事公卿 入則事父兄 彼不獨在鄉而兼在朝言之 故言出則事公卿矣 學而篇又云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 此則事父言入 事兄言出 弟子無公卿之事 敬長則隨其兄行之 言各有當也

八月二十七日乙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論語述而篇 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 天天如也 何晏集解 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 朱子集注

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 天天其色愉也 程子曰爲申申字說不盡 故更着天天字 今人燕居之時

不怠惰放肆 必太嚴厲 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 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 惟聖人使自有中和

之氣 核則申乃自持之貌 說文云申神也 七月陰氣成體 自申束 从申自持也 漢書韋元成傳

畏忌是申 顏注申言自約束也 聖人雖當燕居之時 未嘗怠惰放肆 故有申申之容 孟子樂意

至樂 申之以孝悌之義 亦言以孝悌之義約束之耳 馬不明其自有本義 乃與天天同調爲和舒之

貌 程子意有申申字說不盡之疑 不知論語先言申申 見聖人自持之貌 繼又以天天表其和舒自

得之狀 若祇見其和舒 亦非所以爲聖人也

八月二十八日丙寅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孟子離婁王篇 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 趙氏章句 朱子集注 皆以罔爲網羅 俞氏章句 平職曰 爾猶得言罔無也 此罔字當訓爲無 上文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 惟士爲能 然則無恆產而不陷於罪 得免於刑者 惟士而已 民則皆不免矣 故曰是罔民也 論言是無民也 正與惟士爲能相應 民爲邦本 無民則不可以爲國 故下文曰民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爲也 蓋言無民之不可爲國也 橫爾無民不可爲國 其義甚深 有民而自網羅之 義則太淺 恐均非孟子之旨 竊謂罔者罔也 君任其民放辟邪侈 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 是不殺而殺也 不殺之緣與經之者無異 故曰是罔民也 下文然後驅而之溝 故民之從之也輕 蓋言民之輕背 亦義有以驅之耳 我不驅之而治其不善 非經之而何 論語雍也篇不可罔也 蓋說罔爾爾相親也 又罔之生也幸而免 皇疏罔爾邪曲罔者也 均此罔民之謂也

八月二十九日丁卯 上午五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離婁王篇 齊侯多謀伐齊人者 何以待之 俞氏章句平職曰 爾猶得結止待也 論語微子篇 齊景公待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 是待與止罔義 實王罔何以待之 論語何以止之 故孟子爲之曰置君而後去之 則刑可及止也 橫爾說其是 此字趙氏章句象子集注皆無注 寧肯

亦無調待爲止者 獨爾雅有止待也之訓 足以相證耳 說文云待埃也 儀禮士昏禮篇於門外
實書止於門外 而字書亦無調埃爲止者 其意則可知也 近世勸言對待 則含報復之意 爭競之
風盛 而邊疆之意微 吾恐後人有持梁惠王之言而以對待爲說者 特錄會言以爲止兵之戒

八月三十日戊辰 上羊一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梁惠王篇 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正義 孟子答齊宣以爲 臣嘗聞有地但方圓七
十里 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 俞氏羣經平議曰 政與正古通用 此政字當讀爲正 爾雅釋詁正義
也 爲政於天下者 爲長於天下也 言湯由七十里而爲天下長也 呂氏春秋君守篇 既勝而又奪
可以爲天下正 高誘注正主也 此言爲政於天下 彼言爲天下正 文具而義同 正義謂爲王於
天下失之矣 橫爾會說甚是 正與政古通用 亦可互訓 書湯誓篇 舍我穡事而訓正夏 呂覽順
民篇 湯克夏而正天下 均言湯事 可與孟子之言相證 老子道德經亦有爲天下正之言 蓋爲天
下正 實古人恆言耳

學齋堂日記卷九

九月初一日己巳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三度

論語學而篇 有朋自遠方來 包咸注同門曰明 毛氏奇齡曰 朋是門戶之名 凡曰明黨 曰明處

比是鄉比 處是黨 曾里門謂戶 學禮居處名色 故明爲同門 此是字義本爾 不可易也

若未注作同類 則他無可考 惟孟子有云聖人與我同類者 然是凡人泛稱 非明矣 先哲通分也

經義曰 毛氏誤其 朋之本義起於兩目爲明 一視而食貨志大目卜明 蘇林曰兩目爲明 處謂處

文選 引申之凡相比對者皆曰朋 故兩尊爲明酒 相交爲朋友 承習既久 有兩目之例曰明

包氏謂爲同門可也 朱子謂爲同類亦未爲非 毛氏謂明爲門戶之名 斯失之遠矣 然則少年通者

朋之學 頗喜毛氏之論 而懼其遺廢妄說 頗多所駁正 實備列其說以同者補神 此論門戶之

說 亦較他先君之說以暇之 後以專書一書 專攻一人 其無朋 且厭其名小家 則學海幸甚

時謂而未刊 今國運介堂經說 擬記於此 弗攻毛氏 惜其後學也

九月初二日庚午 上午三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二度

論語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毛氏奇齡曰 爲政以德 是以德

政 北辰比德 衆星比政 謂一德既立而衆政具舉 譬之天象 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 若或臨
簡御繁以寡御衆 無爲天下歸之 則是無爲而治之譬 驢頭馬嘴矣 包注德者無爲 此漢儒增和
黃老之言 爲政以德 正是有爲 禮記哀公問爲政 孔子曰政者正也 行爲政則百姓從政矣 德
之所爲 百姓之所從也 君所不爲 百姓何從 夫子此言 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 故
不傳陣陣皆誠也 先君通介堂經說曰 北辰之象 本兼動靜二義 毛說亦自可通 但夫子所以取
譬 實因其有無爲之象 所謂樞機在我 鈞軸自運 卽無爲也 如曰有爲 則無須以此爲譬矣
無爲而治 論語本有明文 不得以爲攙和黃老 若哀公問則自爲一說 不必舍此取彼 故爲言
也 紹楨少時嘗問庭訓 論語稱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蓋言堯舜之政 任人政治 已則無所爲
但歸其本而已 所謂泰己正而面也 紹楨對曰 然則泰伯篇稱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不與
亦似有無爲之義 先言順德之 謹附記於此

九月初三日辛未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論語爲政篇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朱注曰 能養其親則敬
不至 則與養犬馬何異 毛氏奇齡曰 包咸舊注原云犬能守禦 馬能服乘 皆養人者 彼所不

者敬耳 是以犬馬指人子言 卽何晏真說 亦云人之所養 乃至於犬馬 不敬則無以次別 而人之養人 自養得體便以至於犬馬 雖所養不一 猶必以敬爲差等 而況於父母 是柯氏亦並未嘗以犬馬體觀 不意數千年共運之包注 一朝改之 斥親以犬馬之名 遊經歎 抑垂教歎 或謂犬馬爲能養人 則養不一端 不止飲食 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未有幼孩能飲食與否也 先哲曰 包注本有未安 犬以守禦 馬以代勞 終不得謂之養人 不知何注爲長 朱子實本其說 惟云與養犬馬何異 以犬馬與親相提並論 未免小有誣病耳 西河格羅朱子不遺餘力 故並舉何說 而其所云自養得體便以至於犬馬 乃反爲之發明 蓋仰事俯畜 人道之常 自養得體便至於犬馬 皆體有養 實未嘗以犬馬體觀 如此解說 義理分明 至於二字 更有齊哉 蓋本文雖無養字 猶實字樣 而夫子語意實然 斯不刊之定論也 毛氏意有所偏 故於其說之是者而自昧之 他如平心考索 烏有是哉 此狂尤有關係 且最足感人 故爲擲而出之 然惟願諸君子集注不敬何異別乎 正是管見人子 勿以犬馬比觀 宜從事於敬 若不敬則與養犬馬無異 豈斥人子之不學哉 先哲所云實未嘗以犬馬體觀一語 學者不可不知也 世能之字樣 則介人之言必重 至於犬馬皆必要養之 故非以敬訓之不可 釋名釋言訓云體該也 今身雖凡必要有體之體話 正此中之

論 學者或有致疑於此字而從毛說者 亦不可不辨也

九月初四日壬申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三度

論語里仁篇 吾道一以貫之 先君曰 皇疏引王弼曰 貫猶統也 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

朱子所言真殊一本之理 與此略同 一貫宗旨 自是如此 而學者於忠恕之說 猶有未確 既

太傅曰 爾雅貫事也 廣雅貫行也 此言孔子之道 皆於行事見之 非徒以文學爲教也 一與貫

同 壹以貫之 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 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 故曾子曰夫子之進忠恕而已矣

此說於忠恕有合 而一貫轉疏 且貫雖訓事訓行 但云吾道一以行之猶可 若云一以事之則不

同甚矣 似未得也 今案夫子嘗語子貢 謂非多學而識之 予一以貫之 則貫顯貫通明矣 蓋一

貫之道至廣至大 就學問言 禮樂射御書數一貫也 以修身行道言 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

亦一貫也 極而言之 則聖人之道與天地參 故中庸曰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聖人

則八達四通 而統貫無遺矣 夫能盡其性 能盡人之性 卽所謂盡己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也 曾

子忠恕之旨 其在斯乎 是誠真積力久 默契心通 故唯然而無疑矣 紹楨竊謂此論忠恕一貫之

可謂達教無違 孔子嘗言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亦即一貫之遺也

九月初五日庚酉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二度

論語鄉黨篇 必有褻衣 長一身有半 朱注曰 誓不解衣而褻 則有褻衣 其半蓋以覆足 毛氏
青齡曰 孔安國曰褻衣今之被也 說文曰被褻衣名 其曰必有者 以褻衣與裘相對 裘裘以覆手
而可用短 褻衣以覆足 則必長也 若爾齊時所衣 則通考禮文 自明衣外 別無其名 且亦無
褻衣不解衣之文 先哲曰 被兩名褻衣 而此褻衣不必是褻 人未必無褻者 何必盡人乎 毛氏
謂必有云者以褻衣與裘相對 亦強詞耳 朱子云 誓不解衣而褻 於禮有合 此不考禮文而臆
也 惟云其半覆足 則無此制度 或曰褻衣即今之中衣 長一身有半 則一身之半也 此禮經所
得之 然則褻衣非惟齊時所然也 平居時便服之 蓋盡人不褻而褻也 如此則何須專言齊時有
明衣布之下 爾禮經自是矣 紹興會官江西 內子周夫人嘗教諸女僕 雖必著衣 蓋其地習俗
夜便褻而睡 雖睡多亦然 但外覆以被耳 女僕且然 無論男子矣 大概當時山東一帶亦有
此習 聖人則必不褻也 故曰必有褻衣也

九月初六日甲申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二度

論語鄉黨篇 寢不尸 居不容 孔注曰 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先君曰 容字所包者廣 雖語與與
軀延之容也 恂恂鄉黨之容也 申申天天燕居之容也 非必矜莊肅恭 然後爲容 亦不必束帶執
老 趨避遠遜 乃剛之容也 容貌出於自然 豈有爲敬難久而自放者乎 且燕居既有申申天天之
容 則居不容非燕居之謂矣 今按居謂坐 (樂記鄭注居猶安坐也 魯語韋注居坐也) 容則動
言雖坐不安動也 少饋手無容 正義引盧植云不弄手也 又數噉毋爲口容 鄭注曰口容弄口 是
容有動義 居不容與寢不尸正相對 非父黨無容之容也 釋文容誤作容 唐石經因之 咸玉林集
詞元段若膺曾依容字爲說 夫人居家而以客禮自處 而其家人以客禮待之 不成笑話乎 經續覽
時先君家法 坐不許搖身 卽所謂居不容也 內子周夫人亦嘗教諸小兒云 人搖擺 樹搖蕩
蓋坐不宜動 已成習慣 今之世人蓋鮮知之 或容字改爲容字有以誤之乎

九月初七日乙酉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三度

論語鄉黨篇 其已知也 斯已而已矣 朱注莫己之己音紀 餘音以 儀氏大昕曰 唐石經莫己斯
己 皆作人之己 而已作已止之已 釋文莫己音紀 下斯已爾 與石經正合 集解此經經者
謂己而已 孟氏儀疏申之云 言孔子矜矜不宜隨世變 唯有信己而已矣 是唐以前論語斯己字皆

不作止解 由於經文作己不作已也 宋儒讀斯己爲己 未免改經文以就已說 先君曰 斯己而已之已 讀爲人之己 其說雖通 何晏云徒信己而已 與上句文氣不接 且斯非徒字之義 或謂斯己者言己當自若也 如此則是真我知也 斯我而已矣 頗覺不詞 且即以己當自若爲解 亦與已止之已其意無殊耳 此何晏之誤 而陸氏作釋文未之審辨 唐石經因而書之 平心而論 當從朱子之讀爲長 不得謂之改經以就已說也 紹慎讀爾孔子書曰君子病無能焉 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與真己知也斯己而已矣 語意實同 君子但病其無能 不自信其有能也 何晏讀己之說 實非盡人之旨 此雖一虛字之誤 於人修己立身 殊有關係 不可不辨也

九月初八日丙戌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孟子告子篇 則其且盡之所爲 有精亡之矣 精之反覆 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趙注曰 其所爲與 專 有精亂之 彼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 先君曰 趙那解釋精爲精氣 其義未明 朱子亦曰云精 誠也 則未詳其精 丁公壽曰精謂飾吝利害也 有利害之亂其性 趙注精之則其身 故喻之 誠 謂精猶誠也 人且盡之所爲 爲聲色貨利所繫縛 而善心由是而亡 久纏陷溺愈深 不復自察 則夜氣遂無存矣 紹慎按山海經海內西經 帝乃精之政賜之山 郭注精猶誠也 此即先君

之說所本 說文云栝手械也 古者繫囚以械著其手 引申之凡繫縛亦謂之栝 孟子所謂有栝亡之者 有械繫縛其身心 猶變色貨利繫著其身心 而使之亡也

九月初九日丁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孟子盡心篇 孟子謂宋句踐曰 子好遊乎 吾語子遊 人知之亦罷 人不知亦罷 曰何如斯可以罷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罷矣 趙注曰 罷 自得無欲之貌也 朱子亦引趙說爲注 先君曰 說文罷聲也 乃罷之義 與自得無欲不相涉 此非罷之本義也 蓋罷教古字通 小雅十月之交篇 譏口罷罷 釋文引韓詩作警警 潛夫論賢難篇作敖敖 大雅板篇聽我罷罷 潛夫論明忠黨亦作敖敖 左氏桓十一年傳楚莫敖 漢書五行志作莫罷 說文教游也 宋句踐好游 故孟子以敖敖語之 言不問人知與不知 我當敖游自若也 此惟尊德樂義者然後能之矣 自得無欲 卽敖游自若之貌 釋詞云仇敖敖傲也 蓋兀傲自肆之意 與此亦近 紹楨竊謂戰國之時多游說之士 以窮而失其義 達而解厭道者多矣 故孟子因宋句踐之好游 而教之以自得無欲之道 能自得無欲 則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己不失志 民亦不失望也 世人不明罷罷之本作敖敖 或有徒知譏口罷罷以爲游說 蘇秦張儀之徒滿天下 而天下事不可圖矣 入民國以來 政

容重焉 因以亂國 皆坐不能自得無欲也 皆坐不知羅罟之本義也 故招積讓舉先君之言獨之於世 實世人省焉

九月初十日戊子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三月十八日會學孟子形色天性也爲之說 服告子以食色爲性 頃檢先君通介堂經義亦有云 人之體貌爾之形 視聽言動之見於外者謂之色 人性至善亦至仁 仁之立文 从人从二 因而重之之義也 人能盡爲人之道 則仁之至 義之盡 而順其性矣 是故體貌齊莊中正 視聽言動莫不備焉 皆本乎天性之自然 而人之道盡矣 此所謂踐形也 故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 踐形得此然後踐形之理盡乎大明 因敬識之 以補前說之未盡

九月十一日己丑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九度

孟子公孫丑篇 天下有達尊三 爵一 齒一 德一 趙注三君天下之所通尊也 先君曰 爵與曰 昔者有虞氏貴齒而齒齒 夏后氏貴爵而齒齒 殷人貴富而齒齒 鄭注臣齒貴齒曰齒也 國人貴齒而齒齒 故爵齒德爲通尊 然齒尤尚矣 則惟視聽言動之說 皆實踐形不以爵爲可貴也 自夏后氏以世及爲禮 達尊爵 殷周又於禮爵之中處其世齒家齒 則惟爵矣

觀孟子惡得有一以慢其二之言 則孟子固極不重辭 今民國已除世及之禮 禮章中可去辭矣

九月十二日庚寅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四度

昨日經易門來坐 舉孟子數事爲問 內有萬章篇孔子集大成一事 余答之曰 此以樂書聖 余於樂律未細 不能答也 惟讀朱子集注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 而爲一大聖之事 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 而爲一大成也 成者樂之終 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 聲宜也 如樂師致討之樂 玉磬也 振收也 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始始之也 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脈絡 指衆音而言也 智者知之所及 聖者德之所就也 蓋樂有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若獨奏一音 則其一音自爲始終 而爲一小成 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 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 八音之中金石爲重 而特爲衆音之綱紀 又金始震而至終訕然也 故並奏八音 則其於未作而先聲鍾鐘以宣其聲 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 宜以始之收以終之 二者之間 脈絡貫通 無所不備 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 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 金聲玉振 始終條理 疑古樂經之言 故兒寬云 唯夫子達中和之極 衆賅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 亦此意也 朱子此說已極詳明 似無可疑 唯下文智魯則巧也 聖魯則力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朱子云此復以射之巧

力 發明聖智二字之義 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 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慎
斷如此則三子者力足齊聖而巧反不及 豈非智之事在聖之前乎 宋儒呂東萊贊周禮士云 孟子論
孔子集大成 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 譬之巧力 則聖至而智中 以智爲貴 則聖前說 以聖爲
貴 則聖後說 王若虛作孟子辨惑 因據此說欲改經文爲智聖則力 聖賢則巧 移爲一字 其說
未嘗不可通 但苦無佐證耳 以經傳考之 書多方篇云 聖者上智之名 洪範篇說云 聖是智之
上通之大也 然則聖之與智 固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余反覆思之 初未得其說 易門旋亦通
曉 賦補上 更爲思之 蓋射亦有始之事 終之事 中道而立 引而不發 始之事也 射之機曰機
事是也 不能操事 必失之正鵠 不可爲射 然此不須用力 但用巧而已 既得正鵠之所在 乃
發矢射之 是終之事也 此則非用力不能也 然終雖用力 非始之機事 亦不能命中 故曰其
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如此說 似聖智之分不毛細慎 勝於王若虛之改字 不知易門以爲何如
當更實之

九月十三日辛卯 上午五時半起 寢息共六十三度

昨編易門又學孟子盡心篇二女果爲問 余答之曰 此字經文女編作嬖 六經也 一日女傳曰嬖

學佛堂日記九月

六十九

讀若顯 或曰委 从女果聲 孟柯曰舜爲天子 二女媵 朱子作集注亦云說文作媵女侍也 此字本無疑問 可不須記 趙岐作孟子注 亦有以堯二女自侍之言 唯孫奭爲趙岐作疏 則竟疑趙有，感於許慎之說 輒謂木實曰果 其云果者取其實而言 吾不知取其實是何指也 不通至此 一呵可笑

九月十四日壬辰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四度

孟子盡心篇 詩曰憂心悄悄 愠於羣小 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 亦不限厥問 文王也 朱子集注悄悄憂貌 愠怒也 詩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 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 隕墜也 問聲問也 本言太王事昆夷 雖不能殄絕其愠怒 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 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楨謂朱子集注是矣 唯所解亦不殄厥問 爲不自墜其聲問之美 則似未得詩意 詩蓋言太王雖不能殄絕其愠怒 亦不至斷絕其通問 (隕亦墜也 後漢書陳蕃傳章懷太子注隕絕也 字亦作殞) 下云柞枹拔矣 行道兌矣 則言交通之效 呂大陸曰 昆夷所以爲患者 恃其深林大菁 路塞不通耳 今柞枹拔去 道可通行 彼失其所恃 是也 此亦前日經易門舉以爲問者 當時但從朱子之說 昨夕臥榻上思之 覺有未安 乃更定之

九月十五日癸巳 上午六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曉過共舞台看戲 其演神仙之事 別以影戲繼之 人皆騰雲上天 在空中來往 頗有可觀 遂至
夜一時始歸 今晨天明乃起 人甚倦 回思少壯時尙知樂不可繼 今以垂老多病 乃復深夜觀劇
豈非以性命作人情耶 懷喪殊甚 特記此以爲戒 竟未撰日記 惟隨手得日知錄一冊 有一條
云 孔子言性相近 卽以性善而言 槓甚健之 說文近附也 齊五子之歌傳近謂親之 呂覽高誘
注近迫也 凡親切附近 皆相同之意 性何以近 以其善也 若爲習所染 則漸去漸遠 集注引
程子曰 此言氣質之性 非言性之本也 若言其本 則性卽是理 理無不善 孟子之言性善也
何相近之有哉 是蓋斥孔子矣 今錄日知錄於後 日知錄云 性之一字 始見於商書 曰惟皇上
帝降衷於下民 若有假性 惟卽相近之義 相近近於善也 相遠遠於善也 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之生也直 卽孟子所謂性善 曲沃衛燕曰 孔氏所謂相近 卽以性善而言
若性有善有不善 其可謂之相近乎 如堯舜性者也 湯武反之也 若湯武之性不善 豈能反之
以至於堯舜耶 湯武可以反之 卽性之說 湯武之不卽爲堯舜 而必待於反之 卽性相反之義
也 孔孟亦一也

九月十六日甲午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度

日知錄曰 君子之言 非有意於厲也 是曰是 非曰非 孔穎達洪範正義曰 言之決斷 若金之

斬斷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陳朴 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 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積訓說文厲旱石也

徐曰旱石磨悍石 玉爲磨石也 荀子性惡篇 鈍金必將磨厲而後利 旱石之用以爲磨磨 因之

凡學者砥厲相勸勉亦爲厲 漢書儒林傳以厲賢材焉 顏注厲勸勉之也 磨石之實取其磨磨 故引

中之爲厲 又爲猛 爲嚴正 爲虐病 皆後起之義也 論語子張篇曰 聽其言也厲 此之謂厲

蓋有砥厲賢材之義焉 不徒取其嚴肅也 述而篇曰 子溫而厲 威而不猛 恭而安 如解厲爲嚴

肅 則與威而不猛 意不甚遠 何取重言 此蓋言子之貌甚溫 而聽其言則厲 與子張篇師之也

溫 聽其言也厲 未嘗不同耳

下午四時 借船駕船及朱守一 赴新新公司看奇孩 據其廣告云 海上校書海雲 嫁某姓 有孕

三年 至今夏六月始生一孩 入觀之 其啼聲甚雄 五官甚端正 眼目尤秀 啟其襟則肌肉白皙

面腹 唯胸腹之下 突出半體 伏抱其身 有兩手 小不盈寸 一臂大如碗 臂之前亦有勢 其

小如指 皆不通液潤 兩足垂下 約合正體三分之一 蓋孕時本雙胎 數月之後 一胎不能長

備言其臂足勢及手耳 余舊聞人之有胎 其鼻先成 今觀此孩之重胎 則鼻尚未成 或其勢先成
耶 姑記此特勝生理學者考之

九月十七日乙未 上午十二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三月十二日記 昔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昔有人謂正心二字爲忘字誤 而不能舉其人 頃讀日
知錄云 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 勿忘勿助長也 傳寫之誤 以忘字作正心二字 言其造
德之氣 必當有事而勿忘 既已勿忘 又當勿助長也 發二勿忘 作文法也 按書無遺篇曰 自
時厥後 立王生則進 生則進不知養補之難 亦是發一勿而文意有致 今人發言亦多有重發一
勿者 遺記無幾 見聞以快氣 鄭氏曰見聞當爲眼 史記蔡澤傳吾持劍刺齒肥 索隱曰刺齒肥當
爲齧肥 論語五十以學易 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 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急補之於此 補
少壯時時有婚之學 有一字之不備 必逼檢尋編纂而考定之 所坐書案 前後左右 無非書卷
今者矣 無此精神 閱書隨觸隨記 不能逼檢尋編 因之遺缺免與古人暗合固不能舉其姓名 如
此條之勿忘字是矣 是亦可笑也

九月十八日丙申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日知錄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 則必求其實矣 君子豈有慕名之心哉 是以乾初九之傳曰 不為乎世 不成乎名 古之人求沒世之名 今之人求當世之名 吾自幼及老 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 無非為利也 名之所在 則利歸之 故求之惟恐不及也 苟不求利 亦何慕名 續爾雅林言疾名之不稱 則必求其實 此說是也 其謂苟不求利 亦何慕名 則有激之言 耳名與利無並立之理 愛其名者必無利 欲得利者必不顧名也 前明顧重功名之士 人苟為秀才 亦自有聲勢 倚其聲勢以凌轡百姓者亦有之矣 此之所謂名 直勢而已 不得為名也 前清矯其節 秀才乃不值錢 藩留仙遂有明經不第何值一錢之論 今入民國 更無所謂矣 一切權恃勢利 苟有其勢 立至千萬數千萬不難也 無其勢則雖有孔孟之道德 夷齊之節操 不餓死不可也 餘其沒世之名 則愈久而愈彰 斯誠所謂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耳

九月十九日丁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人有終身之病三 曰好色之病 好利之病 好名之病 好色自知暮少艾以至於老病 有死而無悔者矣 斯為病之最甚者 舉世由之而不能改者也 好利與好色相緣因 有以好色之故 而求利以濟其窮者 好利既得 遂愈肆於好色而不知止 終亦必亡而已 好名之人未嘗不好色 未嘗不好

利 特好色與利則名往往隨之以敗 不能不有所忌憚 昔人言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或其然乎

能亦不能止其好也 是日咳甚劇 發熱喉痛聲嘶 不能開書 默坐思及 檀華寫此 以當日記

九月二十日戊子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學可以無所不知 而不能無所不行 行者行其所知 所不知者不能行也 或曰人之行路 前遠未

知之徑 亦有時直往前去 是行其所未知矣 余謂前途之徑雖未親歷 而此路爲行往何處 則已

免知之 亦是行其所知耳 豈有探北冰洋者 謂之行所未行則可 謂之行所未知則不可 既知之

必行之 終有可至之日 學道入者如探北冰洋也 其探而未至 則爲力所限 非爲知所限也

今日病未愈 隨筆略書 亦不能多

九月二十一日己丑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七十度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朱子集註云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 存之則進於禮賢 失之則人於禽

獸 故所積爲甚大 橫謂朱子此注讀之亦可驚心動魄矣 然則人固不可無恥也 若有無恥之時由

始以爲恥 則已入於禽獸 尚何恥之有 故孟子上文有人不可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一語 正可

爲師時 總解無恥矣爲終身無損有恥辱之思 如此則無恥是無恥矣 橫謂西書實屬 實屬無恥矣

學道堂日記九月

七十五

之無爲極 極有也 人知以無恥爲恥 則有恥矣 然亦不如朱注之足以警人也 故復改之

九月二十二日庚寅 上午一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七度

昨說無恥一節 因思孟子尙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二語 蓋言無恥則不若人 而若禽獸 此而不

若人 則何事若人之有 以病中不能詳考 姑記之於此

九月二十三日辛卯 上午五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王陽明傳習錄 徐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 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 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 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 雜以人僞謂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 道心之失

其正者卽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謂人心卽人欲 道心卽天理 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 今曰道

心爲主而人心聽命 是二心也 天理人欲不並立 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橫謂此朱子

中庸序之語 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焉 言有道心爲主 人心卽聽 未嘗言二者

並立也 其上文不云乎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 則以其或生於形氣

之私 或原於性命之正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 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此卽

陽明語以人僞之所本 不可據其說而反以攻擊之也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陽明傳習錄 陸澄問 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
德事 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 性一而已 自其形體也謂之天 主事也謂之帝 流行也謂之命 賦
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 心之發也 遇父便謂之孝 遇君便謂之忠 自此以往 名至於
無窮 只一性而已 猶人一而已 謝文淵之子 對子淵之父 自此以往 至於無窮 只一人而已
人只要在性上用功 看得一性字分明 卽萬理燦然 橫謂此說性一而名至無窮 亦甚有理 余
愚者仁說 謂性中只有一仁 其他皆相因而發 其實亦歸一善而已 與陽明說可互爲發明

九月二十五日癸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王陽明答歐陽崇一問良知 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 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 故良知不濇於見聞 而
亦不濇於見聞 日用之間 見聞兩辭 雖千頭萬緒 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 除却見聞兩辭 亦無
良知可說矣 多聞得其術者而從之 多見而證之 既云擇 又云證 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
俱其用意乃存在多聞多見上去證證 已失却證證矣 橫謂良知者吾性中所固有 不待外求者也
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 愛親良知也 不由見聞而有者也 鶴亦有凶見聞而發者 見鶴子入井

而生惻隱之心 惻隱良知也 不見則不發 不可謂此心自外來也 中庸至誠如神 亦良知之作用 禍福將至 善不善必先知之 是良知也 善先知之固是良不善先知之亦良也 知其不善而改之 此良知之所以可貴也 齊宣王見牛不忍其斃 亦是良知有觸而發 以羊易之 卽非良知 無復惻隱之心矣

九月二十六日甲午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昨經易門來 談忠字云 宋儒說忠字爲盡己之謂忠 凡辦事只求盡我之心 出我之力 便是忠 爲人謀而不出力 便是不忠 專制時代 臣之事君以忠爲主 無論其君所爲合理與否 而我對之 不可不忠 此不得爲忠之正義也 於文中心爲忠 中者在中心無偏向也 凡不在中心點 而對於 東西南北各方 有所偏向 卽不得爲中 亦不得爲忠矣 橫謂此以東西南北譬中字 可顯出不偏 之義 因錄記之 余昔在北京講經大會 曾有講忠字一篇 附刊於大學通義之後 今亦不具論 易門又論孝字云 古人以善事父母爲孝 是誠然矣 然孝不獨事父母之名稱也 中庸云 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 此人字不必專指其父母也 人有能發明一學理 一技術 竭畢生之心 力 而不足以盡之 則後人繼其志 述其事 以續成之 是亦所謂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 其

子孫有能世其業者固是孝 常人有繼續爲之者亦可謂之孝也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 从子
子承老也 又有孳字 故也 从子爰聲 戴爾六書故謂孳人子之達道 非但孳老 然則孳孳二
字當爲一字 子之初生無知識也 非效其父母 何能自立故孝實兼效法之義 橫讀易門此說極精
通記之

易門又論天命之謂性 以爲天命固是 雖亦有焉 人之性命 直是受之於天地 此不言地 簡文
耳 觀下文云致中和 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又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又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 又雖隨天地而不悖 又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皆以天與地並言之 天地猶父母也 人
得父母而生 不可謂獨得一人之生也 橫讀此說於理亦合 因並記之

九月二十七日乙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孟子歸文公篇云 人之有道也 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 使契爲司徒
教以人倫 橫讀今日天下之亂 由於人之性近於禽獸 非教以人倫 不能去其禽獸之性而復其
本性也 是宜專立人倫學校以教之 人雖有子弟 必強迫之先入此學校 以學忠信禮讓廉恥爲
專科 人學三年 然後令人各領藝術政事專門之事 此聖人之教也 橫世之有教育之責者毋忽之

也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云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 在卽物而窮其理也 卽物窮理 是就事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 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 析心與理而爲二矣 夫求理於事物物者 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 求孝之理於其親 則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 抑果在親之身耶 假而果在於親之身 則親沒之後 吾心還無孝之理歟 見孺子之人井 必有惻隱之理 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 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 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 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 是皆所謂理也 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 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 以是例之 萬事萬物之理 莫不皆然 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 夫析心與理而爲二 此告子義外之說 孟子之深闢也 務外遺內 博而寡要 吾子既已知之矣 是果何謂而然哉 謂之玩物喪志 尙氣以爲不可缺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 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 卽所謂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 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合心與理而爲一 則凡區區前之所云 與朱子晚年之論 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橫齋王陽明此說 駁朱子格物致知之論 可謂詳矣 其自說致吾心之良知爲致知亦是 唯格物之

觀則猶未明也 既不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 則此事事物物之理 從何而得之乎 且此吾心自有之理 則非物之理可知矣 且既謂吾心之良知 仍不能離物 此知也尚得謂之良乎 孟子謂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 又何說乎 是以愚謂格物乃格除物欲 人能格除物欲 則吾心之良知致矣 此所謂致知在格物也

九月二十八日丙申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王陽明謂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 雖盜賊亦知不當為盜 嗾他做賊 他還慳愧 被罰此誠其是 近時罵人曰男盜女娼 聞之者無不反唇相稽 其人雖真為盜為娼 亦不承也 猶雖不承 却未見能幡然而改者 是則雖有良知 尚不能不再攻入一層 則所謂格物是矣 若解格物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之中 則是以吾心所良知不可為盜娼之天理 置於人之所罵男盜女娼中 求其可為不可為 豈有此理乎 所以格物必當解為格除物欲 斷不可以為物之中有理而須格之者也 此與昨日日記可以參觀

九月二十九日丁酉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五十九度

王陽明曰 性無不善 故知無不良 良知即未發之中 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 人人之明

同具者也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橫謂孟子稱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
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既謂之能 謂之知 則與未發之中究似有別 橫嘗以百練節制之
師 駐於陣地 譬未發之中 雖未動員 而其一種森嚴不可犯之氣 誠非尋常烏合之衆可得而計
良知則已有動員令者 其氣象自不相侔矣

陽明又謂 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 是昏蔽未盡去 而存之未純耳 其不能不昏蔽於物欲
故須學以去其昏蔽 然於良知之本體 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橫謂去昏蔽卽格物也 實爲致知
以前功夫 物不格則知不能致 吾心之本體已爲物欲所蔽 間或有一絲之光 亦微乎其微 此時
只有切實去學 切實格之 使吾心之良知不致爲物欲所蔽 則此爲首要之功 學者其嚴陣以克敵
勿使人偷營劫寨 墮吾百練節制之師也 勿謂不能加損於我 而自懈其防禦也

學壽堂日記卷十

十月初一日戊戌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王陽明曰 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 却是有根本的學問 日長遣一日 愈久愈覺精明 貴備
教人專事物物上去講討 却是無根本的學問 方其壯時 雖能外面修飾 不見有過 老則精神衰
邁 終須放倒 譬如無根之樹 移栽水邊 雖暫時鮮好 終久要憔悴 橫渠陽明教人致良知在格
物上用功 與宋儒教人在專事物物上窮理 似亦無大異處 不過彼但一知字 此則多一良字而已
彼所窮者理 亦不得謂之非良也 二者細爲分別 則良知似在吾心發出 窮理則是由事物上打
入 陽明之勝於宋儒者 在隨得隨應 若言專事物物則無頭腦耳 但不能格除物欲 終久必爲物
累 雖有良知 終須放倒 此亦猶移植無根之樹 徒以泥罌培養 無可生之理也

十月初二日己亥 上午十二時三刻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陸原靜書云 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 認本來面目 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 吾若於不思善不
思惡時用致知之功 則已涉於思善矣 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 雖有東顧方輿之時耳
新正孟子夜氣之說 但慎息之際 思慮已生 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寂初聞思未知之時否乎 今禮

欲求寧靜 意不寧靜 欲念無生 則念愈生 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 後念不生 良知獨顯 而與造物者遊乎 王陽明答曰 不思善不思惡時 認本來面目 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說此方便 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 今既認得良知明白 卽已不消如此說矣 隨物而格 是致知之功 卽佛氏之常惺惺 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 禮段 夫大略相似 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 所以便有不同耳 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 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 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善之患 孟子夜氣 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 指出箇良心處 使他從此培養將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 常用致知之功 卽已不消說夜氣 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 而仍去守株 免將復失之矣 欲求寧靜 欲念無生 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 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 良知是只一箇良知 而善惡自辨 更有何善何惡可思 良知之體本是寧靜 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 本自生之 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 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 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 澈頭澈尾 無始無終 卽是前念不滅 後念不生 今却又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 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 人於稿木死灰之謂矣 橫閉此二書求良知之所在 反覆申辨 亦可謂不憚煩矣 然謂之已得良知之真諦 則吾猶不能無疑也 蓋良之本義爲善

與性善之善無別。惟加之於知字之上。則已在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時。不可謂良知是未發之中。特謂良知是自未發之中而出。則近之耳。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其實既不思矣。何善何惡之有。直是自不思中認本來面目而已。同一不思之氣象。而聖賢與佛皆各有其面目。孟子所謂時無見於面。益於背者。自非常人所可同日而語。謂此面目自有良知在其中則可。謂此即是良知則不可。以其究屬未發之中也。良知則是已發之知也。孟子說夜氣。陽明謂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其良心萌動處。其言曰良心。而不曰良知。下語亦有分別。蓋心在內面知則已在外矣。但覺而不謂說夜氣亦非。人在天地中。無日無夜氣。雖聖人不能舍之。豈得曰我已自良知。可證夜氣於不聞乎。佛氏常懷懼之言。自是常存本來面目。但陽明輒以自私自利之心斥之。則亦門戶之見。不可爲測也。

十月初三日庚子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六十七度

問修道說 片率性之謂道 則聖人分上事 修道之謂教 則賢人分上事 先生曰 衆人亦率性也 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 故率性之謂道則聖人專 聖人亦修道也 但修道在賢人分上較多 故修道之謂教則賢人專 橫斷此以率性屬之聖人 修道屬之賢人 其意似謂聖人性之 賢人則非性

不可 不知此章三句義皆一串 不能以一句分屬一人 上句云天命之謂性 言人之性得之於天也 人當循其性之自然者而行之 是謂率性之謂道也 然性道雖同 而氣稟或異 不可無教以齊之 故修其道而教之 斯之謂教也 下文則且舍性與教而專以道言 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 朱子章句謂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 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若其可離 則豈率性之謂也 此則不能以率性之謂道專屬之聖人分上可知矣

十月初四日辛丑 上午三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一度

顧東橋與陽明書云 人之心體 本無不明 而氣拘物蔽 鮮有不昏 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 則善惡之辨 其妄之辨 不能自覺 任情恣意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陽明答云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 蓋承沿舊說之弊 不可以不辨也 夫問思辨行 皆所以爲學 未有學而不行者也 如言學孝 則必服勞奉養 躬行孝道 然後謂之學 豈徒懸空口耳講說 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 學射必張弓挾矢 引滿中的 學書則必伸紙執筆 操觚染翰 盡天下之學 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 篤者敦實篤厚之意 已行矣 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 蓋學之不能以懸空則有問 問即學也 即行也 又不能無疑則有思 思即學也 即行也 又不能無疑則有辨

辨既明矣 思既慎矣 問既審矣 學既能矣 又從而不息其功焉 斯之謂篤
行 非謂學問思辨之後 而始措之於行也 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 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
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 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 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
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 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 知行並進之功 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
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 而不及篤行 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 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
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 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 明道云只窮理使盡性至命 故必仁極仁
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 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 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 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
學至於窮理至矣 而尚未措之於行 天下事有是耶 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 則知不行之不
可以爲窮理矣 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 則知行之合一並進 而不可以分爲兩事矣 夫萬事萬
物之理 不外於吾心 而必曰窮天下之理 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 而必外求於天下之理 以
轉轉增益之 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 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 雖甚困勉 至於人一己百 而擴充
之極 至於盡性知天 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 良知之外 豈復有加於毫末乎 今必曰窮天下
之理 而不知反求諸其心 則凡所謂博學之備 其安之辨者 皆吾心之良知 本將何所致其窮察

乎 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 拘此蔽此而已 今欲去此之蔽 不知致力於此 而欲以外求 是猶曰之不明者 不務服藥調理 以治其目 而徒優悒然求明於其外 明豈可自外而得者 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 於此心之良知而已 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 不容於不辨 吾子毋謂其論之大測也 橫謂陽明此論 於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一節 析理至精 其言窮盡天下之學 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彌爲確當 是以中庸言博學之 而繼之以闡思辨之功 一凡所以爲闡思辨者無非行也 終之以篤行之 凡所行者無非問思辨而得之學也 世儒往往以知與行分而爲二 此學遂不明不行久矣 余得陽明此說 服膺無斃 因記於此 與天下學者共勉之

十月初五日壬寅 上午四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語錄 徐愛問 在親民 朱子請當作新民 後章作新民之文 似亦有據 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 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 作新民之新 是自新之民 與在新民之新不同 此豈足爲據 作字與親字相對 然親字義 下面治國平天下處 皆於新民字無發明 如云君子實其質而親其親 如保赤子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 皆是親字意 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 親之卽仁之也 百姓不親 舜使契爲司徒 敬敷五教 所以親之也 堯典克明峻

德 便是明明德 以親九族 至平章協和 便是親民 便是明明德於天下 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明明德 安百姓便是親民 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 說新民便是覺醒了 橫普年著國書質疑 亦引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左傳昭公三十年而親其民 漢書谷永傳以親百姓 以為新舊古人言親民之確證 無煩改製為新 後歷四十年 著大學述義 復改從程子作新 以謂島國邦之民 為新國之民 謂之新民 康誥曰 應保殷民 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即此之謂作新民 於義為長 今讀王陽明集 輒錄記於此

十月初六日癸卯 上午三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語錄 徐愛問 至善只求諸心 悉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 先生曰 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 愛曰 如事父之孝 事君之忠 交友之信 治民之仁 其間有許多理在 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嘆曰 此說之愈久矣 豈一語所能悟 今姑就所問者言之 且如事父 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 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 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 都只在此心 心即理也 此心無私欲之蔽 即是天理 不須外面添一分 似此純乎天理之心 盡之即孝便是孝 盡之即忠便是忠 盡之即信便是信 盡之即仁便是仁 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 聞先生如此說 愛已覺有省悟處 但舊說纏於胸中 尚有未脫然者 如事父一事 其間滋味定奪之類 有許多節目 不亦須講求否 先生曰 如何不講求 只是有箇領處 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 就如講冬溫 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 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 講求夏涼 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 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 只是講求得此心 此心若無人欲 純是天理 是箇誠於孝親的心 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 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 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 便自要去求個涼的道理 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 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 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 這誠孝的心便是根 許多條件便是枝葉 須先有根 然後有枝葉 不是先萌了枝葉 然後去種根 謹記吾孝子之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須是有箇深愛做根 便自然如此 橫謂陽明說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 明明是格除物欲便見天理 足以觀朱子窮物窮理之說 陽明本謂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 但又謂意之本體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 知意在事親 知事親便是一物 於朱子即物窮理之言 仍是藕斷絲連 其牽合附會更覺難離 須知意之本體既是知 則知所以事親便是天理 其知即生於意 不必另有一事為意之所附屬也 如謂意之所在便是物 則大學但云欲誠其意者先格其物 亦足矣 不必加入在致其知 餘

則明明致良知之理 又從何說起乎

十月初七日甲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答歐陽崇一書云 孟子言必有事焉 則君子之學 終身只是集義一事 橫渠此解亦有事焉 似未謬 注言必有也 言苟有事耳 何得認爲終身之事 三月十三日記會論孟子此章 今不復贅 王陽明語錄 先生又曰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 是去其心之不正 以全其本體之正 則意全所在 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 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 即是窮理 天理即是明德 窮理即是明明德 橫渠格君心之格 是在去其心之不正 以全其正 以論格物 本言不可通 蓋去其物之不正者以存其正 與格除物欲之物 亦總是盡敬之功 然不得爲窮理之功也 或有問於余曰 君言格物是格除物欲 似乎物必不可有矣 何以中庸又有不誠無物之說 似物亦不可離者乎 橫渠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 蓋謂這箇乎天地人物 欲盡這不外求誠 苟其不誠 雖物亦不能存 乃是以物爲人 非言人不可離物爲道也 自有即物窮理之說 學者多置疑於不誠無物 橫渠不誠則無物 必有物始能誠 而格物窮理之說 終不可破 成人乃有以問 故余不得不盡言之 其實余自少時爲講學之事 對於不誠無物 即如此解 亦聞之師友 以非

發之創見也

十月初八日乙巳 上午四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與徐愛論博文約禮云 禮字即是理字 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 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 只是一物 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 要此心純是天理 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 如發見於事親時 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 發見於事君時 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 發見於處富貴賤時 就在處富貴賤上學存此天理 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 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 至於作止語默 無處不然 隨他發見處 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 這便是博學於文 便是約禮的功夫 博文即是惟精 約禮即是惟一 槓謂陽明言禮字即是理字 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 即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也 就文發見此道者學而存之 便是約之以禮 如爲人子之禮 冬溫而夏凊 昏定而晨省 冬寒不知求其溫 則親必爲寒所中 夏熱不知解其暑 則親必爲暑所浸 昏臥矣 必爲齊敬其牀也 欲親之體安也 晨起之時 已隔一宿 急起問親體之安否乎 亦孝子之心不容已者也 凡此皆良知之發見 即天理之所存 亦道之載諸文者也 古時尚質 或未有此文 而遵吾之良知亦可發見 既有此文 則約之以天理 而知其爲孝子所必當學 此即顏子所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

也 然周末文勝 士君子所行 或亦不免繁文縟節之弊 故文雖博 要必約之以道 而後不失其
道 此則事求教於吾之良知 良知以爲善 則行之可矣 抑吾家亦重定省之禮 然孟子孫之求
定省者 固其意實如何 亦或未知也 但以爲禮當如是而已 此則徒成虛文 非約禮矣 不求誠
於良知 文不繁亦是虛 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余六月初一日記 曾言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不可
以文與禮對待言之 然尚未詳發其義 今見陽明說 因復縱論之

十月初九日丙午 上午一時四十分起 寒暑及七十三度

昨日擲升官圖 朱守一屢得雙么 其官屢起屢跌 至諸人皆大賀 謂未遠四品 或謂其擲升 衆
守一曰 且猶他 似有漠然不動於中者 余甚喜之 蓋游戲之事 得如此程度 亦不易 在他人
則難且難矣 余以此事爲試金之石 驗心之機器 故嘗以之自試試人

王陽明傳習錄 希圖問 聖人可學而至 然怕莫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 其圖問之聖者實在 先
生曰 聖人之所以爲聖 只是其心純乎天理 而無人欲之雜 猶精金之所以爲精 但以其成色足
而無銅鉛之雜也 人到純乎天理 方是聖人 金到足色 方是精金 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

猶金之分兩有輕重 堯舜猶萬鎰 文王孔子猶九千鎰 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 伯夷伊尹猶四五

千鎰 才力不同 而純乎天理則同 皆可謂之聖人 猶分兩雖不同 而足色則同 皆可謂之精金 蓋所以爲精金者 在足色而不在分兩 所以爲聖者 在純乎天理 而不在才力也 故雖凡人 而肯爲學 使此心純乎天理 則亦可爲聖人 猶一兩之金 比之萬鎰 分兩雖懸殊 而其到足色處 可以無愧 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 學者學聖人 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猶鍊金而求其足色 金之成色所爭不多 則煅鍊之工省而功亦成 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 人之氣質 清濁粹駁 有中人以上 中人以下 其於道有生知安行 學知利行 其下者必人一己百 人十己千 及其成功則一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 是純乎天理 卽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 以爲聖人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 逐一理會始得 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 徒弊精竭力從册子上鑽研 名物上考究 形迹上比擬 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 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如見人 有高鎰精金 不務煅鍊成色 求無愧於彼之精純 而乃妄希分兩 務同彼之高鎰 鉛錫銅鐵雜然而投 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 既其精末 無復有金矣 時曰仁在旁曰 先生此喻 足以破世儒支離之說 大有功於後學 先生又曰 吾輩用功 只求日減 不求日增 誠得一分人欲 便是復得一分天理 何等輕快脫洒 何等簡易 橫謂此以鍊金比之學聖 論極精妙 余昔以處境窮蹙 謂是

天與我之賦金石 嘗教諸子務求足色 毋使人一試便見其爲銅質所障 今人之金器 來自外洋者 有十八兩十四兩之分 皆非十分足色者也 願毋以混吾之足色金也 又陽明謂堯舜雖萬歲 孔子猶九千歲 似謂堯舜之成就大於孔子 不知孔子爲萬世師 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 此亦陽明之失言也

十月初十日丁未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陽明上達工夫 先生曰 後儒教人 縱涉精微 便謂上達 未嘗學 且說下學 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 夫目可得見 耳可得聞 口可得言 心可得思者 皆下學也 目不可得見 耳不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 上達也 如木之栽培灌溉 是下學也 至於日夜之所息 備道備德 乃是上達 人安能預其力哉 故凡可用功告語皆下學 上達只在下學裏 凡聖人所說種種精微 俱是下學 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 自然上達去 不必做尋箇上達工夫 慎齋王陽明言凡聖人所說種種精微俱是下學 學者只當從下學裏用功 正合論語下學而上達語氣 然則上達更無可學有矣 願嘗謂下學是學之在下 上達則道而在上 只盡吾下學之功 龍否道而在上 則有大命是不可強求者 道與學自是兩事 自來將道亦填入學裏爲說 實有不當 陽明知下學之功已足盡

人之所處 固不知上達又別是一事 輒以耳不可得聞 目不可得見 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 爲上達 實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詞耳

十月十一日庚申 上午四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王陽明曰 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 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 雖先覺時語古訓 自下許多閒僻 學或存有克己工夫 不惡欲去此心之人欲 存吾心之天理耳 若曰致先覺之所爲 則只說得學中 一件事 亦似乎求外了 時習者 坐如尸 非專習坐也 坐時習此心也 立如齊 非專習立也 其時習此心也 誠是道義之說我心之所說 人心本自能道義 如日本說色 耳本能聽 惟爲人欲 所蔽則耳 始有不說 今人欲日去 則道義日決 實得不說 橫渠發明窮學而時習之是學去人 欲 存天理 不亦時乎是說道義之說治我心 此誠是 然先儒以學爲致先覺之所爲 亦未嘗非致 其吾人致存天理 但先覺如何去人欲 如何存天理 既不得其耳從而命 亦自下問辨思索存者克 己工夫不能得 未可以爲專求諸外之事 而一概抹煞也 坐如尸 固是坐時習此心 然如尸身專 習此心之專乎 立如齊 固是立時習此心 然如齊身專習立之專乎 習之誠意 則坐必如尸 立必 如齊 敬即存乎禮之中 二者所以爲主敬之目也 若不習此容 則坐時隨宜俯仰揖讓 立時多敬

不孝。如何以爲教。何以習此心使之法人欲存天理哉。

十月十二日己酉 上午四時二十分起 癸丑表五十八度

王陽明先生說書云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 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所說之學也 喜怒哀懼何可言 家敬之說極是 但云即不可以無去 又不可以無懼 既不可以住敬

又不可以不莊 則豈固有不得已之意也 不得已之意 與自有不能已皆同屬一層 猶子安知之

而望則謂其難 不知謂爲不難 自有不能已者 雖難爲難者也 非其能知性者未易及此 知性

則知仁矣 仁人心也 心體本自家敬 不家者妄之也 不敬者戾之也 故謂明明則家敬自不難矣

則則自無不安敬矣 家非有所謂而大之也 敬非有所作而始之也 蓋本分之內 不加毫末

會于家敬之說 爲學有言 故曰不可以不家敬 此會于窮理之本 具是仁體而後有是言 學有後

知不可不家敬 不知窮理 而徒憤而大之以爲家 作而始之以爲敬 是不出於一時靈氣之見 其

非仁體而後也 此實爲私義利之辨 固執事之難而并以前正 執而明言家非有所謂而大之 敬

非有所作而始之 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 此謂其精 先王受命而君 嘗有一體義文 以此家敬

會少時會而明之 自非家敬而後之 先王受命而君 嘗有一體義文 以此家敬

善忘 竟不復能記圖 中夜關王陽明文集 有所感觸 爲之痛心 先王父爲廣州府學廩生 能文 能藝文固善學 見其文 以爲宿儒 校置第一 及進場 猶少年也 生平治三禮及文選 所遺手澤 有八比文盈尺餘 又有六臣注文選一部 丹黃幾滿 均遺燬於湖梓之火 此皆紹續之罪終古 不能續者也

十月十三日庚戌 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九度

王陽明與楊仕鳴書云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 乃是孔門正法眼藏 於此見得真的 直是透徹天地而不悖 貫徹鬼神而無疑 考諸三王而不謬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此者方謂之知道 得此者方謂之有德 具此而學即謂之異端 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 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 雖千歲萬怪 眩瞽變幻於前 自當觸之而碎 迎之而解 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 向何憂慮之有 而何畏懼之足慮乎 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 四面皆無倚靠 萬事不容染著 色色俱他本來 不帶一毫渣滓 若涉些意思 便不是合一工夫 橫斷致知是大學誠意以前之一段工夫 王陽明求之孟子而得一良字加入之 曰致良知 使學者不爲不良之知所誤 誠有功於學者 然謂得此已足 不須更誠其意 正其心 修其身 則豈安得此生知安行之聖人 如其說知此者方謂之知道 可也

得此者方謂之有德。則尙難言也。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雖此而說即謂之邪說。可也。遠此而行
即謂之冥行。則未見其行也。謂鬼魅魍魎無所逃其形。可也。謂千慮萬怪。觸之而碎。通之而解。
則未可信也。蓋學中庸所言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貫諸鬼神。
百世以俟聖人者。舉致良知三字便足以了之。抑何其言之易。而自備之太奢乎。陽明嘗言知行合
一。此便有知而未見其行也。聖人可學。而非空言所能致也。學聖人者宜加深勉也。

十月十四日辛亥 上午五時起 癸丑表六十二度

青德之與王陽明嘗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
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
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異於此
言。則蓋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鄙之也。王陽明答曰。博愛之愛。本與周子之旨無大
相遠。豈謂周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然愛之本體則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
不是者。無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是處。吾
嘗謂博字不若愛字爲穩。大抵周子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與處。在人思而自得。非言

則用他言。後人多在義文著相。專在字眼上尋求。却是心從法得轉也。雖爾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此處見伊川語錄。陳北溪字論云。自孔門後人。無不識仁。漢人只把作厚重說。才死了愛。將仁看得全輕了。故韓子遠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爾仁是性。愛是情。然與爾于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爾不可以正名仁。爾仁亦豈能離得愛。爾于此說本有結病。老漢謂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則分與否。豈能。分明博愛之本體。固可離之仁。但亦有愛得是不是。若只知博愛而不識是不是。亦便有遺漏。分則尤難。蓋愛本自仁之性發生。既發生。則屬諸情。而不可離其必知性之盡善也。

十月十五日壬子 上午三時起 嘉善表五十八度

王陽明傳習錄 問學成愛 何以不得謂之仁 先生曰 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 雖惡沒間斷 猶斷不是 然其流接發生 亦只有箇斷 所以生生不息 如冬至一陽生 自必一陽生而後兩陽進 於六陽 猶無一陽不生 豈有六陽 陰亦然 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 惟其有箇發端處 所以生 世其生 所以不息 譬之本 其始抽芽 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 抽芽然抽發也 發然然發生 抽生也 抽發生無不息 抽生芽何以有抽有枝葉 抽抽芽 必是下面有箇根在 有根方生 無根

彼既無德何從抽身 父子兄弟之愛 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 如水之抽身 自此而仁民 而愛物
便是這生生被坐進 豈是愛無差等 將自家父子兄弟與他人一般看 便自沒了發端處 不抽
身 便知得抽身處 便不是生生不息 安得聞之仁 孝弟爲仁之本 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則聞而嘆曰此仁道發端處 都有理 發端之盡 只論識父兄 其不能通愛及於他人者勢也 勢也
猶疑 則謂其亦有所不能 故子貢問博施濟衆 孔子有何事於仁之答 苟愛他人如其父兄 則
實見事身如他人 其愛見親之且與他人無異 欲愛愛者反無所愛 所以是子之意愛 不得聞之仁
也 倘有過問 亦必有補充 見人則愛 終不失爲仁之用心 若曰吾之愛只論施於吾之父兄 則
不恰當 亦非仁民愛物之道也

十月十六日癸丑 上午午間時學起 卷第五十五度

○日午間時學起 先生曰 且道如何是敬 曰只是主一 曰如何是主一 曰如讀書便一心在書
○上 操事便一心在操事上 曰如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 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 如是類也
○操事操工夫 日午時問 曰一者天理 主一是二心在天理上 若只知主一 不知一即是理 有
○此便是這物 操事時候是看道 惟其有事操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 所以用敬字即是這道 與

逐逐說 專一處便謂之居敬 就居敬說 精審處便謂之窮理 却不是居敬了 別有箇心窮理 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 名雖不同 功夫只是一事 橫斷陳北溪亦以心主道 道事不別 把道事來參錯是主一 文公圖句式以二勿參以三正如此 大抵宋儒之說皆然 陽明謂飲酒好色 逐物非敬 至爲明白矣 其言一卽是理 尤精當 說文道立於一 道亦卽理也 知主一是此心在天理上用功 乃所以爲居敬 乃所以爲窮理 否則逐物而已 陸澄問主一之功 陽明亦以專主一箇天理答之 但云一箇 則仍以一爲數目字 而不言一卽道 道亦卽理 是亦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

陽明又謂爲居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敬卽是無事時義 義卽是有時事敬 兩句合說一件 如孔子言修己以敬 卽不須言義 孟子言集義 卽不須言敬 會得時橫說豎說功夫總是一般 若泥文逐句 不識本領 卽支離決裂 工夫都無下落 橫謂此以義與敬對論 亦甚精透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 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此所問者義 而以敬答之 可見義亦卽是敬 爲言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析言之雖有直內方外之分 合言之則誠如陽明所謂兩句合說一件也

論語季文問 窮理何以卽是盡性 曰心之體性也 性卽理也 窮仁之理 其要仁極仁 窮義之理 其要義極義 仁義只是吾性 故窮理卽是盡性 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 至仁不可勝用 這便

是謂道工夫 日乎曰 先傳爾一草一木 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 如何 先生曰 夫我則不學 吾
先求道會自己性情 須能盡人之性 然後能盡物之性 日乎憶然有悟 橫渠謂明此說窮理即是窮
性 尤精透 性是吾之性 可見更不須求之物 然謂明總不能盡物說其格物之說何也

十月十七日甲寅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北溪字義云 此心之量極大 萬理無所不包 萬事無所不統 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 孔子所以學
不厭者 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 孟子所謂盡心者 須是盡得極大無窮之量 無一理一物
之或遺 方是真能盡得心 橫渠陳北溪言此心萬理無所不包 孔子所以學不厭 孟子所謂盡心顯
是盡得極大無窮之量 此言是也 然欲其無一理一物之或遺 則物由外人 而吾以此心攝之 不
得為盡心之道 此由宋儒誤解格物窮理 還不知盡心知性之學耳 北溪又論孟子於諸侯之禮求之
學 周官蓋爵賜之制求皆闕 畢竟於此心無窮之量 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齊鄉胡氏會厭之 隨時
與地隔 耳目有窮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禮聖人有所不知 似求足為孟子病 橫渠本學諸侯之
禮 蓋爵賜之制 尤不足為孟子病也

北溪字義云 禮之有弊 乃身就其間變化流行生育賦予 更無別物 只是循物而已 此大學之旨

而動時 所動者 以實理言 即道之方行者也 到此者爲性 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會 各成箇性耳 是太極之靜而動時 橫渠宋儒以動靜說天理 說太極之道 實非天行健生生不息之理 雖言人物之生所受賦予言之 則有動亦有靜時 北溪所謂太極之動而靜時 太極之靜而動時

此動靜會合 但既賦予於人 則屬諸人 不得爲太極之陰陽耳

十月十八日乙卯 上午四時起 是日赴南寧求講臺發表

王陽明傳習錄 問知至而後可以言誠意 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 如何「得克己工夫 先生曰 人若誠實知己用功不已 則於此心天理上精微 日見一日 私欲之細微 亦日見一日 若不用克己工夫 終日只是說話而已 天理終不自見 私欲亦終不自見 如人走路一般 走得一段 方認得一段 走到彼路處有疑難問 問了又走 方漸能得到欲到之處 今人只管愁不能盡知 只管問講 例筆之有 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 方愁不能盡知 亦未過在 橫渠大學云知至而后意誠 未有知來至而可直意誠者也 其克己功夫則當用在致知之前 所謂格物是也 我之物欲方格去 則天理明 物欲來則天理去 無並至之理也 天理既至 參贊吾之意 正吾之心 以存養之 參贊會物欲來格 則得之矣 陽明知得自己無私可克 方愁不能盡知 其實無私可克之時 已盡周天

還矣。謂以爲未盡知。此則不自滿。尤爲聖賢之用心也。但陽明以意之所著爲物。於格物致知。誠意三事夾節。往往偏之。此則不可不細思也。

十月十九日丙辰 上午三時起 癸卯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傳習錄云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 此卽誠意之事 道既誠 大段心自正 身亦自修 惟是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處 修身是已發處 正心是未發處 心正則中 身修則和 橫渠陽明言格致者子之問 以知之發處是意 意既爲知之發處 則正心自不得爲未發 其實格物致知亦皆在已發處 未發則不能辨其孰爲天運 孰爲物被也 功夫之難 亦正在格物致知天運耳 此爲天運人教之職勝題 學者不可不知也 昨在南京 曾論陽明於格物致知誠意 往往亂其次第 此格致實與前說多異

十月二十日丁巳 上午三時半起 癸卯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傳習錄 問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 朱子作論說如何 先生曰 克復只是爲己之事 克工夫不重致驗 仁者以萬物爲體 不能一體 只是己復本心 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 此格致工夫在致知意 天下皆歸其仁 亦在其中 知在邦知德 在邦知德 亦只是克己不離 知不

無天不尤人之意 然家邦無怨於我 亦在其中 但所重不在此 橫渠此即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 明明德者其工夫 平天下則其效驗 一日克己復禮其工夫 天下歸仁則其效驗 朱子以效驗言 未可以爲非也 天下豈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哉 然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自是聖賢之用心 不求其效而自然有效 則天運也 有時德已明而天下猶未平 則天之運必別有在 我之德固已不失 聖人自不怨天也 仲尼不有天下而爲百世師 非效驗乎 其效不更大於當時之平天下乎 至陽明謂邦家無怨於我 似尤不當理 豈有邦家皆怨而可爲仁者哉 孟子告子篇 孔子曰 操則存 舍則亡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唯心之謂與 橫渠此四句形容存心之難存易亡 至爲精警 孟子曰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求放心 則心不逐物 可存而不可亡矣 學問之道 必以此爲著手工夫 亦即格物是也 物格而吾心之良知可致 由是而意誠 而心自正矣 孟子又曰 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宮室之美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妻妾之奉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本心即吾所本有難存易亡之良心也 孟子又有放其良心違禽獸不遠之言 則良心固可放失哉

十月二十一日戊午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論語定篇篇 不違詐 不信不僞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王陽明曰 不違不僞而先覺 此一時人專以避詐僞不信爲心 而自陷於詐與不僞 又有不違不僞者 然不知致良知之功 人所欺詐 故有是言 非欺人以是存心 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僞也 以是存心 卽是欺詐者之事 而只此一念 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不違不僞而爲人所欺者 向亦不失不知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 蓋良知之在人心 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 不僞易以知險 不學而能 僞簡以知阻 先天而天不違 天且不違 况於鬼神乎 君子學求實爲人之欺己也 僞不自欺其良知而已 未嘗爲人之不信己也 僞自謂其良知而已 僞人之詐與不僞也 僞務自覺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 誠則明矣 自無所僞而明 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 是故良知常覺常照 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照 而物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 不欺而誠 則無所僞其欺 苟有欺焉而覺矣 自僞而明 則僞情 苟不僞焉而覺矣 是則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 子思所謂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也 知神 簡可以前知 簡二語言之 是蓋推言誠者之功效 是誠爲不能先覺者說也 若言 則聖誠之妙用 卽簡之神 不必言如神 聖誠則無知無不知 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言君子不自欺其良知 彼自信其良知 恆務自覺其良知 此說甚嚴微 其論聖誠之妙用尤精到
人豈爾欺詐之術 不相信之事 與盡賢之知行 本自齊道而馳 不可相提並論 古之聖人 不
欺詐人之欺我 亦不欺度人之不信我 但求諸己而已 不問人也 如象瞽瞍君 方入舜宮 欲
取其于戈奪璽 乍見舜不能不有惶怩之色 此所謂天良發現之時 舜見其天良已發 故瞽瞍而喜
之 喜其當時之惶怩 更不復計其已往之積重矣 此聖人不全善惡之道也 若舜之於父母 只知
其為子職 固無難父母不信己之心而信之 定難浚井 既下既出 何所用其猜忌 此在父子天性
固當如是 即對平人亦無他術 但問我之可欺不可欺 我之可信不可信而已

十月二十二日己未 上午三時起 憲署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講良知之學 濟世如陸稼書張揚國皆痛詆之 不遺餘力 平心而論 良知二字 從孟子得
來 亦非陽明所創立 孟子又有放其良心違禽獸不遠之言 良心亦即良知也 近世流俗論人 動
曰此人太無良心 已成口頭語 人之為惡 其始念未嘗如是 一轉念間為計較利害之心所勝 則
惡念生而善念盡矣 其為惡之中 亦未必無悔悟之萌 而利害之機已成 憚於懺改 遂終於為惡
亦有始發善念 一轉而遂消沮者 大學言小人見君子 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未始非良心之作用

也。以此事體之。顧此者不勝枚舉。是良心必不可無。明矣。致知本是格物後之第一步工夫。能格物致知。始能致知。然後有良知之可言。然後誠意正心有工夫可辦。歸窮之義。則似無有我之良知則萬事已足。與夫誠意正心之工夫亦可不辦。自修過甚。致相後儒之攻擊。實屬無謂之失。尚有在彼而不在此者也。

十月二十三日庚申 上午五時起 羣書表五十六度

昨日記取陸學書後語。謂王陽明致良知之學。物為辨之。明檢實辨。辨所辨。明辨。云。有明學術。從前曾聽先儒之說。求書度身。理會。惟見至理。所謂此亦一理。未。彼亦一理。是耳。高忠憲云。陽明所已。經時。理會中。實無甚難。亦為是也。自魏江。辨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度。而。自得。便人人有。作。致之。路。故。無。魏江。則。古。家。之。學。厥。絕。矣。餘。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求。及。與。學。者。相。見。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推。知。說。支。說。妙。應。同。射。覆。非。慎。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致。知。實。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物。皆。得。其。理。以。致。人。教。人。只。是。一。箇。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行。也。無。行。之。者。行。此。致。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致。者。實。理。理。員。在。知。上。所。辨。外。致。之。辨。乃。後。之。事。有。謂。度。身。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本。體。以。為。良知。則。先生。何。不。

學書表日記十月

二頁〇九

仍窮通格物之圖 先知後行 而必欲自爲一說耶 橫爾濠洲此說自是持平之論 但爾明誤解格物
濠洲亦未有以訂正之 爾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 與宋儒之即物窮理 亦五十步與百步
之比耳 非格除物欲 則吾心之良知終不能發現 所謂致字行字皆空言也 雖有作聖之路 誰其
行之

十月二十四日辛酉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度

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 橫爾備非美名也 禮祭統云 備者百順之名 無所不順者謂之備 世
人且以備爲福 而不知物至而入化物矣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也 莊子亦有說云 自三
代以下者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 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 (此聖人指當時之君主) 豈不可哀哉 孟子下文云 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蓋言斯
時惟反體己身而求吾性分之內真實之理 庶幾可得吾之大樂 或猶未至 則彌恕而行 求仁亦復
不遠 不至以身殉物 大學言格物 其義本爲格除物欲 學者不察 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 遂
并孟 人言萬物皆備爲美談 不知孟子說反字 本指人性自不善以復於善之稱 所謂幾舜性之
爲或反之也 此言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正以萬物環伺於我 我之本性失矣 非反身而誠

不可復我之性也 否則但言萬物皆備於我 樂莫大焉 亦可矣 何必多此反身之說乎

十月二十五日壬戌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二月初八日記 薛文清說 天地間只一氣 因有動靜 故有陰陽剛柔之分 橫以爲天地之氣只是體 是以不能息 無有靜時也 昨思樂記言人生而靜 因悟天地之氣本是充塞無空隙 人之得之 則隨天地而入人體 雖造化流行 運原一貫 而在人自不能無動靜 人生而靜者 蓋言天地之氣 周流不息 人得之而生 始有一靜 靜亦復動 則自人得之而有動靜之機矣 人生而靜則字 曲盡天地之氣生人之妙理

十月二十六日癸亥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五度

曉臥榻上 令朱姬取一書 告之曰此書放在某處 朱姬果取來 因思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求放心亦如吾之取書矣 (論語隱居放言 何晏註放體也 不復其體得 吾則復乎體 體復爲放) 然則放心亦有善不善之分 放心於安宅 放心於綸曉 此放心之善者也 武成言放乎於桃林之野 亦未嘗不善也 放心於酒池肉林 放心於嗜歌悅舞 則不善矣 余少時雖習八比 爾歌應試 此則放心於利祿 不得爲善者也 年久晦忘 即書成四書首論 爲問此爲明道計乎

或曰：「勝計乎？實不敢存此心。問此爲好名爭勝計乎？雖未自諱，其實亦不離於此也。孟子加一求字於放心之上，當求放心之地爲何如？分別其善不善而已。人之所處，亦有可爲善可爲不善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放心於富貴，賤患難之中，求其道而處之，置此心於安樂之地，則得耳。放亦有棄之遜之之義。書舜典放矧兇於崇山，棄遜之也。人之心則不可棄與遜之也。」

十月二十七日甲子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五十七度

離騷篇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集註以孝子之事親爲說。前者易門來坐，請及此章，謂恐不獨指親喪。孔子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亦未嘗不重之。當勸朋友言也。核當時無以答之。頃讀子張簞士見危致命，竊疑孟子言送死，亦猶之致命耳。人之得生，固恃夫養。論世人恆處養生爲大事，不知致命之時，一生之事已畢，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者。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生死之際，豈不大哉？孟子見世人祇知重其生，而竟自亡其死之一日，故以嗚嗚死足以當大事警之。送死言己之死，非指人之死也。漢書食貨志下集註引禮記注：送喪也。是送有致，然不存易門之一說。余未注意，讀書之不可無朋友講習也如此。願

余之交游滿天下 安得人盡身門諱 余撰此說與八兒承焉隨之 承爲曰 論語篤信好學 守死善
道 中應國無道者死不變 足證古人以死殉道之理 亦所謂送死足當大事也 余喜其能知引中其
端 因述記之

十月二十八日乙丑 上午四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度

程伊川語錄云 致知在格物 非由外鑿我也 我國有之也 因物而遷 遷而不悟 則天理滅矣
誠聖人欲格之 橫渠此可見格物正是格除物欲 因物而遷者 吾心之理因物而遷也 遷而不悟者
吾之知爲物所迷而不悟也 非由外鑿 我國有之 此自指吾心之理而言 推吾心之知而言 不
論格物也 語錄又云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 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君子之學
將以反躬而已矣 反躬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 此言天下之理得 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 誠
是才也 反躬者 盡爾吾之躬先有非禮者在 反之而理得也 反躬在致知 則知此理而已 致
知在格物 故吾之說 則必爲格除物欲 復宋儒之說 則盡窮物之理 此物之理方窮 故物之理
又復 萬物有萬理 水不能窮盡 則聖人君子之學 水不能得矣 何從而反躬 語錄又云 理窮
則極 物窮理也 窮此理然後可以致知 不窮則不能致也 物格者 窮道之始也 欲學格物 則因

已近道矣 是何也 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此解格爲窮 字書固無此訓 解物爲理 則宋儒既指天爲理 指性爲理 物豈不與天無異 與性無二乎 則何不遽曰致知在知天知性乎 畢格物者猶在思想之中 不得遽爲近道 亦不得謂之已收其放心 竊疑程子於格物之說 本不如此 後爲即物窮理之言所惑 遂並其前此之說是者亦復自相矛盾 故不憚屢舉而辨之

十月二十九日丙寅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大學格物 余昔解之 不從程朱即物窮理之說 以爲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矣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此說見禮樂記 以之疏證大學格物 可以毫無疑義矣 惟禮緇衣又載子曰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學者於此 尙不能無疑 余昔亦嘗疑之 後乃頓悟此亦非即物窮理之謂 蓋即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之義 言有物學之博也 行有格 則即其物而窮遠之 除其不善者而存其善者 約之義也 所謂行有格也 何嘗不與余說融會貫通哉

十月三十日丁卯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伊川語錄曰 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雖荀揚亦不知性也 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 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 性即是理 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才稟於氣 氣有清濁 稟其清者爲賢 稟其濁者爲愚 橫則程子此說是也 黃百家援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 及爲不善非才之歸兩語 謂明明言無不善之才 越齊攝種 能抽芽發蘗結實成熟者其才也 就其中之生意爲性 蓋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 不可言性善而後才善也 又惡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 然而上知下愚 實不可移 將謂才無不善 降無爾殊乎 嗟乎 此從來言性學之葛藤 最難割斷 於是後儒遂有氣質之性 義理之性 孔子之言近旨上知下愚 氣質之性也 孟子之言 義理之性也 將一性破爲二之 不知氣質中措其義理之名 義理無氣質 從何託體 氣質無義理 不成人而 氣質義理一物也 卽一性也 試爲從本言之 易傳不云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自繼之而 行 陰助之流行 由着於人物 其時運體之冲和於體 粹然至善者也 及其有所賦予 成或而人 成或而物 就人之氣質 得陰陰天命之全 而性善焉 是性者因氣質而有也 有是氣質則性有 是性 則性之善亦因氣質之善而善之也 將一粒麥種石 生意是性 生意賦流行便是氣 生意 顯然成象便是質 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 曰性善 氣質不善 然而愚賢不同 生來不粹者 天命

聖精 著於生初 當其在胎之時 卽有習染 所以古人有胎教之言 如此雛麥落地而有肥瘦兩儀 之不同 既不得麩麥之性不同也 孔子言習相遠 習不僅在墮地之後 其在胎卽有習矣 總之於 天命之性無與也 橫斷黃百家此說 竟欲將孔孟以來性善之言 一概推翻 謂性之善由才之善而 見 又謂孔子言相近 言上知下愚 皆是氣質之性 人之氣質 得陰陽天命之全 有是氣質而後 有是性 然則孔子言性相近 孟子道性善 中庸言天命之性 皆非矣 其所憑以肆其口舌者 不 過孟子爲不善非才之罪一語 豈知孟子也字 當讀作耶 正謂其爲不善是才之罪耳 其上文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若夫爲不善 非才之罪耶 (四書用也字當作耶字解者甚多 余嘗有說 今不復贅) 其語意本無可疑 孟子之所以提出才字者 正以見人性皆善 其不善者由於氣質之 變 而氣質之作用 則全在才 然才亦有可爲善者 下文言仁義禮智之心 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 其人之相去 至於倍蓰無算 皆由不能擴充而盡其才也 若能擴充其仁義禮智之心 而盡其才 以盡之 才亦何嘗無善哉 下文曰 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民之秉彜 好是懿德 孔子曰 爲此 詩者 其知微乎 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彜也 故好是懿德 此言天之生民 有物欲之不善 必 有法則之善 而民之常性 則本是好懿懿德者也 其能盡其性者才爲之 不能盡其性而爲不善者

才也 朱子集註亦謂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 故以爲才無不善 似於也耶二字之辨 亦有未明
此字之誤會 所關豈不大哉

學海堂日記卷十一

十一月初一日戊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伊川語錄 孔子曰根也 焉得剛 甚矣慾之害人也 人之爲不善 慾誘之也 誘之而弗知 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 故目則欲色 耳則欲聲 以至鼻則欲臭 口則欲味 體則欲安 此則有以使之也 然則何以窒其慾 曰思而已矣 學真貴於思 惟思爲能窒慾 曾子之三省 實慾之道也 橫渠程子既知欲必有所使之 則必絕其使之者始可言窒慾 樂記不云乎 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 物之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 知辨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 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然則窒慾非絕其物之至不可 絕其物之至 則利用格矣 苟不能利用格 則雖日以思無益也 余往者嘗言樂記此章 爲講性理之學第一要領之書 宋儒經不注意 此猶未有身實 爲賊所誘 不去惡賊 而思人實山以求之 實何可得 空寄其思而已

十一月初二日己巳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伊川語錄云 敬而無失便是喜靜真樂未發之謂中也 敬不可謂之中 但敬而無失即爲中也 怡然

謂其哀而當未發之體 屬無所謂何喜何怒何哀何樂 卻自有其喜也怒也哀也樂也之機在其中 平時不知所以持之 則發時必不離中節 程子以敬無失持之 是也 此即敬以直內之道也

十一月初三日 庚午上午六時三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一度

徐節孝曰 天能命人之性 而不能就人之性 唯人能就其性如此 則與孔子之意合 孔子曰成性存存 達論之門 橫講此語天能命人之性 而不能就人之性 用就字極有意味 晚讀孟子言水之動下 有因其勢而利行之意 人得繼之者善以成其性 更須因其性所得之善而有以成就之也 雖詞所關成性存存 亦歸此義也

十一月初四日辛未 上午八時起 寒暑表四十度

昨夜乍寒 風甚大 靴履已十一時 四處風聲 驚擾不能合目 又禦寒具未備 身發抖 牙自相齧 只得趨飲白麴地酒 直至四時復臥 今早八時始起 飲酒時持徐節孝荀子辨讀之 有欲爲之訂正者 其說甚詳 不能登記 俟諸異日 又閱石徂徠文集 有教說云 道大壞 由一人存之 天下國家大亂 由一人快之 古言大廈將頹 非一木所支 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 頹而不支 豈謂其地耶 斯亦爲不智矣 曰見可而進 量力而動 其全生苟安者歟 橫讀此甚服徂徠之氣量

先生固自謂勇過孟軻者也。然此舉亦總由天耳。天不欲平治天下。孔子孟子終無知之何也。禮之爲道。則非國家之比。有幾希之存即復生。即無一人之存。終在天壤間耳。故孔孟之力能維萬世垂絕之道統。而不能救溺於喪失之國家。

十一月初五日壬申 上午七時起 寒暑表三十七度

昨在呂喬泉家隨飲 十時始歸 就寢甚遲 早起甚晏 得睡有七小時間 此爲從來罕見者 心甚愉快也 讀伊川語錄有曰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 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學之至也 慎謂意必固我皆聖人所絕無 而學者未講誠意之學 則固者必不能絕 喜怒哀樂之發 亦皆不能中節矣 大學致知之後 即以誠意爲主 能誠意則必固我皆忘 而喜怒哀樂之性亦不置其所累 學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十一月初六日癸酉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朱子曰 伊川說話 如今看來 中間實無小小不同 只是大綱統體 說得極妙 如性即理也一語 直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 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本 依則宋儒說性理 實得其真 誠實是有功 然讀伊川說性即理也一句 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者 則亦太過 賈子六論道性論云

性者德之理 雖加了一德字 然不可謂非性即理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
然取會者也 此雖連性情爲說 然亦有理字 不可謂其非理

十一月初七日甲戌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七度

伊川語錄云 曠天祺嘗自約數年 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後 須強把這心來制縛

亦須寄寓在一箇形像 皆非自然 君實自謂吾得精矣 只管念箇中字 此則又爲中繫縛 且中字

亦有形像 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 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 禎謂觀此說足見心之易放難收 既收

得來 必須繫縛住 是所謂既人其筮 又從而招之矣 君實之精用中字 其實能持敬便得之耳

敬之義主一無雜 即是中也 余曩者祭祖 必默誦如神在千百遍 儼然吾祖端坐其上 然拜他神

無形可象者 此心仍外馳 思他事 後得一法 拜時默自贊禮 曰跪拜與 跪拜與 然心雖不念

他事 終不得謂之敬也 即此一端亦爲之數十年不能純熟 仁在夫熟 豈不難哉

十一月初八日乙亥 上午七時起 寒暑表五十五度

伊川語錄云 居敬自然簡 居簡而行動 則似乎太簡矣 然乃所以爲不簡 蓋先有心於簡 則多

每一箇簡字矣 居敬則心中無物 是乃簡 兩人之燕居 形體怠惰 可否 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敬

者 學者須恭敬 但不可拘迫 拘迫則難久也 橫爾大戴禮記小辨篇 通達必簡 直注簡約也
論語居敬行簡簡字 亦當訓爲約 即約之以禮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 此之謂約 蓋約東之意 說
文約東也 自行束脩 亦是也 孔子曰吾黨之小子在簡 亦取其能自檢束耳 宋儒多誤認簡爲
簡者之簡 或認爲簡慢之簡 故程子有先有心於簡之言 成人又有怠惰之問 不知居敬正所以爲
其簡慢 此不必言也 學者先有心於簡 而以敬持之 斯亦可矣 有心於簡而不知敬 斯所謂居
簡而行簡 毋乃不可乎

十一月初九日丙子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伊川語錄曰 孟子養氣一章 須是實證得 方可勿忘勿助長 只是養氣之法 如不論怎生養 有
物始言養 無物又養箇甚麼 浩然之氣 須是見一箇物 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 孟子實證如也
卓爾雖如分明見得方可 橫爾伊川或有物始言養 浩然之氣須見一箇物 反覆思之 尚不得其解
以植之應 固以爲物不可學 尤不可應 物至則與之化 違物尤易亡其心也

十一月初十日丁丑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荀子曰 今人之性 目可以見 耳可以聽 可以見之明不離目 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目明而耳聰

不可學明矣。徐節孝稱曰：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
髮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爾。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於耳
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聽可以辨五聲之和。
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夫奚物而不可學邪。橫謂二子之說。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耳目之能視聽。手足之能運動。才爲之也。人之初生也。墮地閉目。卽能視矣。有聲入耳。卽
聞之矣。手足亦能動矣。其僅僅能如是者。待血氣之充長。非待教也。血氣之充。則自視自聽自運動。
以至於見泰山之大。秋毫之末。聞聲音之粗細。手則能舉百十斤之物。足則能行百十里之地。皆
不待教。亦其才爲之也。然才之能自得者如是而已。亦有所限也。目之所見。何爲紅。何爲黃。
無人告之。則不知也。耳之所聞。何爲五聲。亦非告不知也。手能舉。但知取食而已。足能行。
但知向有食之地而已。此其才之所自得者。視其力而已。禽獸亦自能之也。惟人則有天命之性。
與禽獸不同。率其性而爲之。則有違可由。聖人又修其道而教之。乃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其所成者。雖其才。然實則由其性有以就之也。無此善性。則其才亦但能充其力之所至。而無所屬。
其巧。故孟子論聖人。嘗之於射。有其至剛力也。其中非剛力也之說。然剛力爲才之所固有。而巧

則事受之於性不可明矣。黃百家於宋元學案有附說云：正喧耳目之有聰明，故聖人因聰明以規矩以爲方圓，因聰明以大律以正五音，而有禮樂之學。正惟檢之善，聖人制爲禮樂法度，而有禮性之學。黃直家固肯才而不尚性者，余於十月三十日所記，已駁之。此處獨尚性善而不言才，亦甚難得也。

十一月十一日戊寅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伊川語錄云：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又云：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慎此則中庸君子者其位而行，不離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賤賤行乎賤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此當指行言，就學言亦是行。非徒於知便爲學也。

十一月十二日己卯 上午七時起 寒暑表五十五度

夜不能睡 又復飲酒 一時始睡 眠中憶及前月日記曾言萬物皆備於我本良厚 故萬物順於我我將從物而化也 此時唯有反身而存其誠 庶可抵禦此萬物 故人以物欲爲害 而不知其爲我身之具 故唯反身而存其誠 乃爲至樂也 存即爲所聞聞邪存其誠也 孟子曰存心養性於寡欲 其爲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以存心爲 存其心也

其性 卽存其誠也 孔子曰操則存 雖亦惟心之謂 然程子解此以敬以直內爲言 則亦誠也 又孟子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存之者存其心存其性 亦卽存其誠耳 又孟子曰 存乎仁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言存仁猶言存誠也 豈無仁義之心哉則義亦言存矣 前所記只論反身而誠 未及存字 今再爲說之 又萬物皆備於我矣 矣字亦有隱味 蓋世人莫不喜萬物之備於我也 勞勞擾擾 幸而皆備 孰知幾並吾之身而殉之 並吾之性而去之乎 非急急反身自存其誠 不可自保 尙復何樂焉

十一月十三日庚辰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讀象山與曾宅之書云 存誠持敬二語 自不同 豈可合說 存誠字於古有考 持敬字乃後來杜撰 書言曰嚴莊敬六德 又言文王之敬忌 又曰罔不克敬典 詩言敬天之渝 又言敬之敬之 又言嚴敬曰精 論語言敬事而信 又曰修己以敬 孟子言敬王敬兄 未嘗有言持敬者 觀此二字 可見其不明達矣 竊謂此所爭辯者持字 非敬字 若以敬言 則經典可履舉者何止此十一文 持乃就事者用工夫說 論語言居敬思慮也 止也 顧古無訓持者 然持之義爲執而不釋 執敬不釋 亦就於居敬言止矣 詩序言持盈守成 盈可言持 敬何不可言持 禮記執事 處可言執 敬何不

可謂也（北窗字義會以執虛解數字）象山有意吹求，有殊無謂耳。

十一月十四日辛巳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謂古書文集卷洪云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 長而與萬物俱化 終身與萬物浮沈 以是而求至於
聖人 雖後 橫觀此說人與萬物若有憾焉 余前日論孟子萬物俱備於我矣之言非美譚 古語其亦
知言哉

古語又云 古之聖賢 存其心觀天下之民如其子 一夫不獲 則不能安乎身 曰天假手於我以後
之 吾何厚焉爾也 故禹濶三過其門而不入 伊尹五就桀 太公七十歸周 孔子處處隨侯之國
彼豈不知喪心始氣安佚之樂 一畝之宅可以終身 新然而忘天下哉 橫觀其說伊尹太公固是當時
得行其志者 不可比孔子也 以孔子之聖 而與身隨侯之國 豈憂國所聘 應天命 憫人窮 固
亦無如之何也 天不欲平治天下 則何必生孔子 當時之孔子 雖欲不違亦厚而已 不謂亦隨而
已 然進而若書 卒以教萬世 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者矣

十一月十五日壬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孟子公孫丑問 伯夷伊尹於孔子 若是班乎 曰否 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國與

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皆不爲也 是則
謂 積剛變弱之道 以選舉投票而得天下 誠不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矣 自夏啓後 以征誅而取
天下 欲不殺人可乎 武成之血流漂杵 孟子固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然不多殺或有之 無有不殺
人者也 今民國定有總統選舉法 本可以不殺人 大局初定 袁世凱欲得總統 孫中山讓之
余見中山書之曰 君以天下讓 此中國三千餘年所未有者也 中山曰 吾但見歐美民主國 每屆
選舉總統 各出競爭之術 舉國若狂 殆非盛德所有 使中國永無此爭總統之事 豈不美哉 余
聞此言 中心服之 民國七年 中山回粵 邀余相從 時余方隱於神戶 遂辭然而歸 嘗爲粵民
首此事 亦無不以爲榮輝再見也 其不能爲堯舜 則天也 至於今日則反其道而行 并總統而無
之 人之所屬意者 不在爲總統 唯以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已 余甚痛之 余尤痛中山之先死
不得見今日之情形也

十一月十六癸未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荀子曰性嗜則去聖王 息禮義 性惡則興聖王 貴禮義 徐節孝辨曰 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
男有室 女有歸 人倫之常道也 君必有民 民必有君 所以爲天下也 不然 何以爲天下 聖

正之與 豈爲性惡而已哉 故性善則聖王愈治 得禮義則愈興 書傳曰去聖王息禮義 性善而得禮義 如物萌而得膏雨也 物然矣 有何不可哉 橫謂荀子以爲人之性惡 是以爲之起禮義 若性善則無所用禮義 故可息禮義 息禮義則聖王亦可去矣 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 禮實相與 德薄以爲民必有君 乃所以爲天下 聞去聖王三字 卽若孔子之失其乳母 不得不驚而訝之 不知無君而治 孔子時如荷蕢丈人 孟子時如楊朱之徒 均其主之 民必有君固不盡義爲一定不爲之理也

十一月十一日甲申 上午二時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度

曾在游于大中丞幕府 談及武王夢帝與九齡之事 游曰齡卽齡也 蓋武王夢見天帝以九齡與之 謂而告文王 引爲維有九國之兆 文王不以得國爲事 故教武王曰非也 古者謂年爲齡 故亦齡也 我得年百 爾則九十耳 百與九十亦不過爾時姑置之 不必據以爲實也 博徒者將齡字誤認爲齡 其義遂不可通 橫攷孔疏亦言庶氏以九齡爲齡 於理有疑 今得游說 則無可疑之理也 禮文王世子此節 論亦齡也我百爾九十之下 尚有吾與爾三焉 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 十九字 疑後人因文武終禮所得之年 妄爲加人 鄭氏不能辨 雖有文王以養禮論

武王以安樂延年之睦 且以與爾三者爲傳業於女 受而成之 亦可謂不顧其安矣

十一月十八日乙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陳古靈謂人不可爲人所容 橫謂爲己所容尤不可也 爲己所容 則不知克己 而不可爲仁矣 齊君陳羞 有容德乃大 秦誓曰實能容之 均就容人說 陳說得自宋元學案 註云見吳氏家語 余則未暇求家語讀之也

十一月十九日丙戌 上午二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王陽明志願云 情本於性則正 離於性則邪 學者離性而言情 愛情之不真 橫謂此欺誣說情之邪正極明徹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 若夫爲不善 非才之罪邪 蓋才本於性 亦是正的 離其性而隨情以行 則邪矣 或曰才之離性隨情之際 於何辨之 此則問吾之良知可耳 世人於性情與才多不甚能分析 故余不憚煩而爲之說如此

十一月二十日丁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孟子離婁篇 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夫子與之游 又從而禮貌之 敢問何也 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情其四支 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 二不孝

也 好貨財 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 以爲父母戮 四不孝也 好異聞
毀 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 妻子有一於是乎 夫妻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 父
子責善 賊恩之大者 夫妻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爲得罪於父 不得近 出妻屏子 終身
不養焉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 是則妻子已矣 清雍正間當復講義云 妻子無不孝之事
而人之以不孝稱之者 亦非無因而致也 夫妻子但以子責父之善 而不相遇合 爲父所逐 故
人以不孝稱之也 然責善不相遇之過 妻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 彼身有夫妻之配 子有子母之屬
妻子豈不欲有此 只因得罪於父所逐 而不得近父 以事養之 故逐出其妻 屏斥其子 終身
不受妻子之養焉 原其設心 以爲不能幾諫同觀 既有罪矣 乃又不若是出妻屏子 而責受妻子
之養 豈非罪之愈大乎 夫其設心如此 是始焉責善於親 既非有世俗不孝之實 繼焉引咎於己
則又有入子惡毒之誠 是則妻子之所爲而已矣 續補此講義亦已盡曲詳明 而妻子之以子責父
之善 究爲何事 則經無明文 終是千古疑案 妻子既無世俗所稱不孝之事 則五倫之中 父子
一倫 已無可說 朋友之道 如孟子者且與之辨而敬禮之 亦可謂無憾 至於兄弟妻子之間 則
求聞其有兄 理其惡言屏子 則孟子固已爲之明其設心 所本詳者獨於臣耳 責善之義 或出於

此等專制時代 動多忌諱 或其中尚有委曲 爲傳者隱去 亦未可知 論語荷蕢丈人留子路宿 舍疑其必有持論 故子路以不仕無義一節曉之 但論語尚有蛛絲馬迹可尋 此則不着一字 其說如何正亦無從懸揣 謹舉所疑於此 待學者攷之

是日金趾薩君遊赴華安公司八層樓上演說 爲論立國之道 大抵皆就余平日讀書所得者拉雜言之 多方已見日記道德經大學述義共和論諸書 姑亦記之於後

說曰國於地球之上 必有所以立國之道 以歷史攷之 大約不出三種 一曰君統 一曰師統 一曰道統 君統者選賢與能 尊有道者爲天子 行共和之政 如堯舜之道 (孟子隱憂篇 堯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堯舜之道 指其國體如是 不能行仁政 則國體雖用堯舜之制度 亦不能平治天下也 萬章篇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而樂堯舜之道 是時天下已屬桀 伊尹欲以堯舜之制度革命也 以選舉之法 選賢與能 相與圖治 卽所謂共和也 周書股說篇云 湯放桀 而歸於亳 三千諸侯大會 湯再拜從諸侯之位 湯曰 此天子者有道者可以處之 天下非一家之有也 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 唯有道者紀之 唯有道者宜久處之 湯以此召三千諸侯 莫敢不從 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此時湯以征誅得天下 猶不敢盡廢選舉之制 以此讓三千諸侯 是堯舜

之遺殘習者也 史記五帝本紀有諸侯尊軒轅爲天子之言 亦推舉之制也 此道行之不知幾何年
要於五帝本紀所載炎帝侵陵諸侯 軒轅與之戰於阪泉之野 三戰然後得志 蚩尤又不用命 與
戰於涿鹿之野 諸侯乃尊軒轅爲天子 代神農氏 是爲黃帝 此可見黃帝時已多亂象 列子稱黃
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其國無帥長 其民無嗜欲 不知養生 不知惡死 不知親己 不知疏物
不知貴道 不知向順 都無所愛憎 無所畏忌 既寤怡然自得 又二十八年 天下大治 農者
耨氏之國 此言黃帝欲效華胥之國 幾於大治而已 實不能盡知之也 禮運載孔子曰 大道之行
也 天下爲公 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 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 不必爲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 盜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 此孔子所
大詞之道 當在炎黃以前 堯舜之時 已足可望而不可即矣 及夏啓傳子而不傳賢 遂行家天下
之專制 孔子顯書 斷自唐虞 蓋有憫於此時也 唐虞以後 無非暴虐時代 故後儒無不厚唐
虞 而稱述堯舜之道 其實堯舜之道已非其至者矣 (仲尼祖述堯舜之意 隨處流露 論語稱子
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又稱子謂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 本盡善也 蓋古人功成

作樂 形容其功德之盛 舜紹堯致治 以揖遜而有天下 武伐紂教民 以征誅而得天下 成功各
自不同 仲尼之意 蓋喜揖讓而惡征誅也 孟子稱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 民無所安
息 及紂之身 天下又大亂 此自堯舜既沒 直說到及紂之身 則是歷夏商兩朝 民皆無安息之
日也 莊子兼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爲諸侯 禹往見之 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 不賞而民勸 不罰
而民畏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漢王符潛夫論 賢雖
儲有云 虞舜之所以放殛 據此則舜似爲禹所放 致違狩蒼梧而死 禹之繼堯 蓋猶不盡任傳子
而不傳賢矣 禮運所載 孔子既述大同之美 復太息言之曰 今大道既隱 不可得而親 爲人
君者以天下爲一家之私產 於是無人無自私自利之心 各親其親 而不知人之亦有親也 各子其
子 而不知人之亦有子也 地有貨 己出之 而不爲人得也 己有力 自謀之 而不爲人計也
爲爵侯之大人 既死必傳其子 以世及爲一定之禮也 懼其爲人所奪取 則築城郭濬溝池以自固
也 大同之世 以道紀綱 無人不由大道行者 今則無道之可言 而制禮執義以爲之紀 懼君臣
之有失也 則以禮義定君臣之分 知天性之日薄也 則以禮義而篤其父子睦其兄弟和其夫婦 更
復設制度立田里以範圍之 養養之 以勇知爲賢而舉之 以爲己爲有功而賞之 大同之世本尚無

焉 至是而謀用作 而兵中此起矣 兵由此起而天下大亂矣 自禹傳天下於其子 而禹崩之
實以禮義爲紀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 此六君子者 用禮義成治之差雖人意者也 其治民之要 則
身雖守其禮 明著其義 藉考其德 民之有適者咸著明之 爲之聖仁焉 禮讓焉 定爲常法以示
之 如有不由此而行焉 在勢位之人 得去之 而衆亦以爲殃禍所當得 不敢扶焉 是謂小康
小康者言由此可以小安 欲求長治久安亦不可得也 此孔子之言見於禮運 余就經文譯述之如此
至於孟子嘗與其徒萬章論交際之禮 萬章以今有類人於國門之外者 其交也以道 其饋也以禮
斯可受饋爲問 孟子答之曰不可 而引康誥教越人於賁 閔不畏死 凡民間不敵 是不待敵而
降者 如之何其受之 萬章乃曰 殷受夏 周受殷 所不辭也 於今爲然 今之饋饋之取於民也
饋饋也 此則直以殷受夏周受殷比之於受饋 孟子固亦無詞折之 但以非其有國取之爲難乃克
辨夏禮之禮爲之解嘲 殷受夏周受殷世舊稱湯武仁義之師 尙不能免賈者之饋饋 則漢唐以後而
不待言矣 自夏而殷而周 凡歷一千九百三十八年 (或云一千四百九十六年) 雖有小亂之時
而亂多治少 民受世及專制之號毒 亦云久矣 有道之士 無不欲爲此無道之天下 爲有道之
天下 孔子之時 如楚狂接輿今之從政者殆而之亂 吳汎繁濶以爲之之言 雖其主義如何不可

知 而欲革命改制則甚明矣 更有荀彘之丈人 留子路宿而發子路無君爲亂大倫之談 則其主張無政府亦可見 至於農門謂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 讓其知君統之不可而欲爲之也 接以齊孫探賈淺揭之言 亦未嘗非商最政體淺深之宜者 後有孟子 固亦宗法孔子 祖述堯舜 尊尚君統者 如藤文公爲世子 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 此章蓋指孟子勸藤文公學堯舜之制度 以治其國 觀下文猶可以爲善國之言 固不徒與之空談性理而已 藤文公一再疑問 孟子復以有爲者亦若是曉之 且引書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爲言 則其意在革命改制 亦昭然若揭矣 當時天下之士 無不以專制爲苦 而欲革之 豈圖不能革而更甚焉 且易封建而爲郡縣 其專制之大權 索性歸於一人 流變之奇 則又殷周以前所未有 洎後又歷二千餘年 至清季始有革命之實現 當辛亥十月 余率江浙聯軍 底定南京 甚願見無政府之制度 商之黨人 以爲此則太早 不如行共和之制 採歐美民主立憲 余謂變舜之道即共和之制 亦與今日之民主相合 未嘗不可行 譬諸天時 君主專制 猶隆冬嚴寒 人方瑟縮披裘 而遽欲易之以葛 必無之事 當先易之以綿帛 然後棄彼纏綿 此除專制而仍尚君統之意也 然其和君主 能延幾何之統 則當視自古曾經若干時期 苟堯舜以上之君統 已歷幾千年 則此不得再有君統 或僅見於堯舜之章

其國亦皆專制君主 則此時正爲阻礙共和之時 堯舜之道 殆必有千百年之歷 不特者卜也 或
者見今日國事之紛亂 軍閥之專橫 疑共和政體之不適於用 則亦有雄才大略之君主 不足以定
之 不知專制已經三千餘年 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之時 又反專制 是倒行逆施 無知是之天道
也 前此袁世凱曾謀復君主之制 張勳亦謀爲前清復辟 是皆違天 故不旋踵而敗滅 彼此雖
不能再見 卽或却運當爾 偶一瞥見 亦不能久 有善知者所必不爲也 余繼任桂林 爲門人講
老子道德經 以爲東周之季 世界生三聖人 曰孔子曰老子曰釋迦各有其所以平天下之道 欲使
斯世入於極樂世界 孔子有寄師統於君統者也 釋迦者寄君統於師統者也 老子則無所謂君統
無所謂師統 而直寄斯民於道統者也 孔子當君主家天下之時 自天子以重方數十里之小國 皆
專制之君主 編於赤縣神州 不得已因君主之名 飾君主之術 以教君主之弊 取公天下之君主
以革家天下之君主 而行共和立憲之制 卽上所述變通之道 所謂寄師統於君統 不得已者也
時爲之也 釋迦處菩提門教盛極之時 倡爲平等主義 快種族遺種 以大覺察 願有住處 其
爲學也 無聲色嗅味 無夢幻恐怖 無難論思想 由是爾無人相 無我相 無衆生相 無壽者相
乃至於無等等相 謂凡一切衆生 不同所出 能破依歸故 脫離世網 圓融於極樂世界 此其

學說 亦幾幾乎納斯民於道統之中矣 然其所謂極樂世界者 雖無政而不能無教 可無君而不可無師 故余以爲是寄君統於師統者也 或曰以教爲主 則歐洲亦嘗有教皇矣 乃因爭教之故而戰 本之教皇之勢亦不能行 又將奈何 此則緣當時教皇兼問政治 故不能杜戰爭 若只講教而不問政 則無可爭矣 且教皇祇一人 其位獨尊 久之乃至論位而不論人 若專制之君主焉 實有不爭之理 若以教爲人類之統系 推選當時一方道備最高之人 隨地可推 而不限於一國一人 則更無爭矣 余甚願中國共和君統之後 卽見此師統之制 然有師統卽非無政府 必經師統若干年後 教化齊一 人羣更無高下之分 舉全世界皆由於道統之中 無所謂賢 亦無所謂愚 無所謂善 亦無所謂惡 更無有貴賤貧富之不均 亦不待於君與師之教 斯則爲老子所主張無爲之真諦耳 孔子之時 憂世之士 咸思易無道爲有道 如蘅蘇丈人之類 上文已略記之 至孟子之際 處士橫議 如許行陳良陳相夷之豫辟之徒 亦各有主張 許行二陳爲神農之言 未始非贊農教 贊之極端 而其勢不張 孟子亦未深拒 其最爲孟子所拒者 則莫如楊墨 至謂楊朱墨翟之言盡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則其勢之大可知 然自孟子言拒之後 由秦漢至於明清 未聞其言有復昌者 則孟子之力實亦不小 然楊朱所主者無君之治 使其說得行 則君主專制或不設又

總五千餘年未可知耳 此中豈亦關天意耶 老子釋迦皆以無我爲宗旨 楊朱則以爲我著稱 其
察實微有不調 然楊朱固自有爲我之道 非能爭自利者 列子楊朱篇所謂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
天下事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治矣 此固與專制之君主 概知事
一身而不圖利天下 大不相侔 大抵楊朱平生實持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而不能並無我之身 有我
之身 必應所以養之 思養之而不知所以爲我之道 則人人爭所養 從此多事矣 故其言曰 生
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 一爲壽 二爲名 三爲位 四爲貨 有此四者長鬼長人長戚長利此之謂
道人也 (這歎也) 可避可活 制命在外 (此言制我者在外在人 可避我亦可避我) 不道
命何養壽 不許貴何養名 不要勢何養位 不貪富何養貨 此之謂順民也 天下無對 制命在內
(此言制我命者在內在我 外物不能如何也) 故語有之曰 人不修宮 情欲失守 人不衣食
君臣違息 (此言人爲衣食計 於是君臣之道 若我能自給 則此道息矣) 周語有之曰
田父可坐殿 (殿猶也 言田父可坐以自給 不須政府爲我爲之) 農出夜入 自以性之恆 暇
農者皆 自以味之極 此農出夜入四句 即言田父自治 樂樂樂歌曰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怡
弄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均無政府之說也 核爾無政府圖說如此類者亦與幾矣 若

孟子答白圭二十面取一 所學熟道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簡快弊帛喪棺 無百官有司
世人認此爲無政府之道 無政府則是矣 何得二十而取一也 世更有傾側政府 別立公共機關行
政者 有機關即是政府 此則非汗所論於楊朱之無政府 更非老子之道統之謂也 今日承諸君
至益社演說 竊以爲時事急矣 非講求立國之道 不可以爲國 謹舉平日所知 求教於諸公
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子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孟子滕文公篇 匡章曰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居於陵 三日不食 耳無聞 目無見也 井上有
李 蟻食實者過半矣 匍匐往 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 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 善必
以仲子爲巨擘焉 雖然 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操 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 下飲黃泉
仲子所居之室 伯夷之所築與 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 伯夷之所樹與 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 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 彼身織屨妻辟蠶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 兄戴莖蕘萬鍾
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 他日歸
則有饋其兄生雞者 己類曰 寡用是觀說者爲哉 他日其母殺是雞也 與之食之 其兄自外
至 曰是脫脫之肉也 出而哇之 以母則不食 以妻則食之 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明之

是實爲能克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始而後克其類者也 橫謂此章問陳仲子之區章 卽昨論陳仲子
區章稱不孝之區章也 觀其函稱陳仲之廉 再觀其子責父善出妻屏子之行爲 亦何殊於陳仲子
之醉兄睡母 孟子稱仲子爲齊之世家 則其兄之祿 世家之祿也 其兄之室 世家之室也 仲子
以爲不義 亦與齊棄孤竹而逃之重耳 其身雖屢妻辟禮以爲食 與許行之以粟易衣冠餐飯 正自
相調 然則仲子者蓋亦許子之流亞與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聞陳良之徒
所謂悅周公許尼之道 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者也 孟子則責陳相師死而遠信之 所謂遠墨者歸於
楊是矣 孟子既稱陳仲子爲齊國之巨擘 復以始而後克其類斥之 蓋主張各自不同 孟子不以與
楊朱同罪 則以仲子尙未至楊朱之程度耳
區易門以喪母而籍營葬 月餘不見 昨歸則赴喪也 魯命曰魯者該金聲玉振一節 此見禮與作禮
事 其始一禮禮金鐘 衆僧聞鐘聲 乃各披袈裟歸案前 出經卷 此卽所謂始禮禮也 禮又擊玉
磬 衆僧乃齊誦經文 此卽所謂終禮禮也 擊磬猶是開始而非告終 大抵凡喪八會 皆有始
有終 金磬爲開始 佛衆知所準備 鐘聲完全 然後衆聲齊舉 乃所謂集大成也 孔子因是儀大
成之聖禮 伯夷伊尹柳下惠亦未嘗無所集也 朱子能註謂 於其來作而先歸歸鐘以宣其禮 是也

其謂俟其既闕而後擊特囑以收其訥 後人遂謂善乃八音已畢之尾聲 亦不免誤會耳 易門每學
深思 凡有所疑 必拳拳不忘 所至有見 卽觸類而發 如此說誠亦可佩 因特爲記之

十一月二十二日己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五度

光緒庚寅在揭陽縣 爲十三弟紹桓講學 十三弟問余 程伯純見神宗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此
用何術防之 余曰閑邪存其誠而已 當時爲說誠字之理甚詳 載在庚寅筆記 今不復能憶 姑記
大略于此

上言閑邪存其誠 意有未盡 記得大程子有識得此理 以誠敬存之 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之語 因
檢其論仁篇讀之 內有云 若心懈則有防 苟不懈何防之有 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 存久自明
安待窮索 然則大程子實以存誠存敬 爲防檢窮索之術 易但言存誠 是存諸內 加以存敬 則
并內外言之 更不獨敬以直內而已 能存誠則是存其心養其性 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爲
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如此則尙何患理之不得 而待窮索哉 後之學者 不於閑邪存誠
加之意 遽言不須防檢窮索 則大誤矣 論仁篇又云 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 須反身而誠 乃爲
大樂 若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 以己合彼 終未有之 又安得樂 論大程子之言 以良已

物我對待立言 則物非所取可知 余嘗謂萬物皆備於我非美譚 載於筆記屢矣 蓋自謂實有苦心也 安得起大程子而爲之執經受教耶

十一月二十三日庚寅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度

程頤遺疏治法十事 內一事云 天生蒸民 立之君使司牧之 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 經界必正 井地必均 此爲治之大本也 唐虞存口分授田之制 今益蕩然 富者田連阡陌 跨州縣而莫之止 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恤 俾民獲多 衣食不足 而莫爲之制 則產齒日繁 轉死日促 制之之遺所當審圖 橫開井地之不均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一畝之值 亦復懸殊 近上海黃浦江一帶 有畝值三十餘萬者 浦東虹口以外 則畝僅百元或數十元而已 吾鄉廣州城之地價 與上海亦已不相上下 論值則以片而不以畝 方六十尺爲井 一片之地 有值數萬者 至於香港則以尺論 更駭人聞聽矣 近二三年 香港與省會交通斷絕 地價乃一萬千丈 地主有朝富而夕貧者 此外通都大邑 如天津則較賤有與上海爭衡之勢 然亦不過畝值二三十萬 無上海之奇貴也 北京距天津亦云近矣 而房厝則不甚值錢 近一二年無政府之時 則更不類同矣 今日歸乎天下之道 非先均片地不可 購其虛者亦主曠均地 但彼以爲宜先由官登記其價值 所登記唯地主所領

後有查出賤於時價者 則得由官收買之 仍不脫專制時代官貴民賤之故習 民不能變從也 嘗有
何者便於民之策 願天下之憂民者 急起而籌之 余正月十二日記 有論古人封建井田之制 可
與此事參觀

十一月二十四日辛卯 上午四時半起 寢暑表四十四度

劉蕙山曰程子首言識仁 不是教人懸空參悟 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 先與盡箇大頭腦所在
便好容易下功夫也 橫爾蕙山此語深得大程子之意 丙申歲余在桂林教門人學問必求其有用

成問曰 吾輩多有窮而在下者 不能有所開濟 將從何處用之 余曰吾輩得一仁字 能教人亦能
得一仁字 這便是我的學問有用了 天下人不得其位者多 若人人皆有位方有用 則天下皆無用
之人矣 成問教人識得一仁字如何是有用 余曰他若識得仁字 便知愛人 便不去害人 使天下
人人皆知道愛人之理 不做一害人之事 其用處孰有大於此者乎 今世人識得此字 並不照此字
去做 平日所作所爲 總是害人 雖識盡典彙之字 有何用處 故人貴識字 必以得其用處爲主
不能身體而力行之者 不算識字之人也 此於大程子之意 不知何如 劉蕙山又曰 識得後只
須盡任法 曰誠敬存之而已 而勿忘勿助之間 其真用力候也 蓋天理微妙之中 若不得一毫意

見彼備 與之浹洽 總用總盡之力 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 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 橫渠大程子言
以誠敬存之者 存其仁也 中庸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即以誠存之之誠也 然
體善執之或有未固 而以敬輔之 敬習也 既自習盡也 蓋未嘗一時稍懈 則用力已多矣 雖仁
篤云 以此意存之 更有何事 其意殆謂更不須助長之事 而致誠盡之力 此誠盡之力乃指湯長
之力 非以誠敬存之之力也 劉氏謂天理微妙 著不得一毫意見 伎倆與之浹洽 總用總盡之力
便是以己合彼 以己合彼 橫渠便是己與物合 此以己合彼誠不可着力 但不合彼則專事五欲
則亦是格物之功 不可不着力也 歸宋學者以格物為窮理 不得不權且放過 是何異闕門找窗乎
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或問 誠仁篤先言仁者 雖然與物同體 後又云此道與物無對 何以謂之同體也 曰此言其元氣渾
行 人之所得 與物之所得 一而已矣 非真有一物體在也 中庸謂誠之而不見 聽之而不可
體物固不違 亦是此意 下云大不足以喻之 則得其與物無對而言 若曰以大譬之 誠不足以喻
之也 又接云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 則以天地與人同體而言 體之上文謂人與物同體 凡我之所
用 何一非天地之用 可見天地人物皆一氣也 後又接云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 則反身而誠 乃

爲大類 若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 以己合彼 終未有之 此蓋謂高物雖備於我 却不可謂
高物即我 須反求乎我之身 然後渾然與物同體之元氣 可以有得 若反身未誠 則我與物有何
干涉 於此而以己合彼 不特不能有之 我且爲物所化矣 程子此篇狀仁體 語簡而意賅 朱子
謂其乃地位高者之事 學者難看 又謂程門高弟 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曾入禪學去 必是
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 他們只諱見上一截 少下面養實工夫 故流弊至此 其實此篇何嘗有流弊
止坐學者不能細心體認耳

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 上午一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大程子定性篇 謂性無內外 與其非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 橫渠此語最精 能兩忘 則內
情不出 外物不入 而性定矣 上文云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 是也 動而定焉 靜而定焉
此橫渠所以有定性未能不動之問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甲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度

大程子語錄曰 性與天道 非自得之則不知 故曰不可得而聞 橫少時讀公冶長篇 嘗疑子貢問
圖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則非夫子罕言可知 聞似不當作聽聞解 秦蕙儀與君曰謹聞令 高柱聞

謂受也 此章子貢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受之 蓋其道高深 非自得之亦不可 今人聽受道亦猶是也 讀大程子非自得之則不可之語 歎爲先得我心 余當時因朱子誤解作夫子罕言以爲索簡之說大都如一邱之貉 竟未一攷大程子之言 亦疏矣

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大程子語錄曰 中庸言誠便是神 核論中庸言至誠如神 非言誠便是神 大程誠與至誠亦有分別 中庸云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至誠之爲功 所謂至誠如神 亦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既言天之這 自不必加至字 若人之道 則不能謂之至誠 更不能謂之如神 故但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人之道只能盡其性 由盡其性而盡人之性 其道雖可由然必於己之性無絲毫之未盡然後可 其由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 雖亦可相因而言 而其道則斷之又斷矣 孟子之求道一問 未始非天人之問未能盡其性 孟子稱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此萬物皆備我盡其性者 但我不能盡其性 則不能成物 而轉有物望而化之弊 嘗讀養生要領 乞食於我 我不能有以食之 則與身何礙虎何異 故必頻頻反身 萬物皆備於我直是危殆也 人

能反身而誠 以造於至誠如神之域 則萬物皆備我自有能力足以制之 斯是樂地 所謂反身而誠 幾莫大焉也 大學開宗明義說格物 宋儒即以窮盡事物之理爲言 只知求物至 而不知防物化 物至而人化 則己且不成 何以成物 故余生平不從宋儒格物之學 而以格除物欲爲第一道也 余購此書數十年 物欲終不能格 故畏物如虎 願以身受之痛苦 爲學者言之 中夜秉筆 猶覺慄慄焉類虎色變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申 上午一時三刻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王安石新法 司馬光逆疏其利害 邇英進講至曹參代蕭何事 宋神宗曰 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對曰事獨漢也 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 雖至今存可也 楨謂易言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 天下無不變之法也 但須自然之變 人因其故而行之 則可耳 參以人爲 則變必不能通 卽通亦不能久

十一月三十日丁酉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經島門來 指孟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則爲狼疾人也 謂朱注但言養善則 疾則不能 意有未明 趙注謂醫養人疾 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以至於害之 此爲狼藉亂 不

治疾之人也 此或可通否 楨謂趙注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以至於害之 此或可通矣
但謂痲疾爲痲藉則無徵 且亂治人病謂之痲藉 亦屬強解 孟子有樂歲粒米狼戾之言 而痲疾之
與狼戾 能否通用 經傳亦無可攷 竊疑痲疾蓋當時疾病之名詞 孟子舉恆言以曉學者 其疾則
是肩背失養之病 埤雅云 狼善逐獸 將逐逐食 必先倒立以下所向 (獸之立以四足踏地爲正
其人立即則倒立) 狼恆倒立逐獸 用肩背之力多 故往往肩背有疾 不能倒立逐食 人之肩
背有疾 亦謂之痲疾 今有患羊癩者 亦猶夫患狼疾耳 余臆測之言 亦殊無據 不敢自以爲是
姑記之 以質經君

學海堂日記十一月

一百五十

學齋堂日記卷十二

十二月初一日戊戌 上午十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獨馬溫公自言 吾無過人 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 橫謂此亦談何容易 吾嘗自省 對於君不必言矣 事親之道 即多不可對吾親者 已抱終天之憾 吾親有志未遂之事 吾何曾一一事持而隨行之 事兄尤多缺憾 即以夫妻而論 生平雖以相敬如賓爲事 至今耄老 見吾妻未嘗不起立 吾妻見吾亦必起立 然聞吾此心 果出於至誠至愛者乎 毋亦謂有禮持之 無爭處之事耳 四十年贈謙之侶 至今猶日在謝靈閣 未有一日享夫人之福也 所求乎子以事父 則望之會而敬之基礎 所謂貴善之過 亦僅有之矣 朋友之龍朋丹念者 吾其有以盡報之乎 中夜聞溫公本傳 得此語以之自况 感然泉然報然 不知何以自處也

溫公迂壽曰 智慧勇怯 貴賤貴富 天之分也 君明臣忠 父慈子孝 人之分也 憐天之分必有天災 失人之分必有人殃 堯舜禹湯文武勳勞天下 周公輔相致太平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澤潤 顏淵曾食瓢飲 安於陋巷 雖凶惡異守 出處異趣 如此其遠也 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 橫謂溫公之說誠足 惟以智慧勇怯爲大之分 憐天之分必有天災 則不無語病 似未可謂日而語 人之

智愚勇怯 固由天賦 然中庸則有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教 仿自知之 何書不可學而能之 豈學之亦爲惜天之分乎

十二月初二日己亥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伊川語錄 問仁與聖何以異 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 必也聖乎 使謂仁小而聖大 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 問得來事大 故曰何止於仁 必也聖乎 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 聖則其極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 倫理也 既造倫理之極 更不可以有加 若今人或一事是仁 亦可謂之仁 至於盡人道亦可謂之仁 此通上下言之也 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此又却仁與聖兩大也 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 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 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 盡天道謂之聖 此語何如 曰此語固無病 然措意未是 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 道一也 豈人道自是一道 天道自是一道 中庸言盡己之性 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此言可見矣 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此亦不知道之言 豈有通天地而不通於人者哉 如止曰通天之文 與地之理 雖不能此何害於儒 天地人只一道也 縱通其一則餘皆通 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 便是亂道 論其體則天尊地卑 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橫讀程子此說分別仁聖甚細 古人以仁聖并稱者 論語若聖與仁之外 如大戴禮仁者爲聖 苟子以爲仁則必聖 皆未嘗有所等差 以訓詁言之 說文云聖通也 書多方疏云聖者上智之名 列子黃帝篇注云聖治世之名 其言聖皆就治事上說 三代以後 且專以聖人屬之人君 其名義愈顯 能 而聖反不足重矣 大抵仁爲性分所固有之德 自我求之無不至者 聖之爲聖 則關於事功 非盡人可得 余昔著仁說曾有仁與聖之辨今復記於此

十二月初三日庚子 上午一時十五分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孟子滕文公篇 吾爲此懼 罔先聖之道 距橋墨 放淫詞 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 公孫丑篇 何謂知言 曰詖詞知其所蔽 淫詞知其所陷 邪詞知其所歸 遁詞知其所窮 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 聖人復起 必從吾言矣 此兩章同一詞義 一則距橋墨 一則論知言 皆欲正其言以聞先聖之道 所懼者懼其害於事 害於政也 或先言事 或先言政 見於事則必害其政 見於政則必有其事 不必過分先後 所重者生於其心而已 當時橋墨之旨雖當天下 然孟子但懼其害於事與政 則似尙未實行 不致如俄之共產黨 禍及全國也

十二月初四日辛丑 上午三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度

周元公通書誠上第一云 誠者聖人之本 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 誠之函也 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誠斯立矣 純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 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 橫謂此言誠者聖人之本 性命之源 學聖人之事 無有過於誠者也 能得其誠 則聖人之道得之矣 天之道亦得之矣 大矣哉蓋誠之外更無學也 通書誠幾德第三云 誠無爲 幾善惡德 愛曰仁 宜曰義 理曰禮 通曰智 守曰信 性爲實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橫謂此章但論幾而已 誠之通與兩章已言之盡 此更無可言 故以誠無爲系之 而說幾 其實幾之本亦在於誠也 中庸不云乎 至誠無神 易擊詞不云乎 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 君子見幾而作 顏氏之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 故孔子許其庶幾也 吉之先見 唯幾乃見之 不善亦唯幾乃知之 故周子曰幾善惡之德 幾能察善惡之德 而非幾有善有惡也 唯顏氏子庶幾 顏氏子能先見先知也 他人則不能 故文言曰知至至之 可與幾也 知至至之 他人所不能 故不可與幾 唯幾而處天下之務 而弄深亦不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 故易繫詞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誠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言能之則神矣 故繁詞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所謂速與至者 卽見與知之理也 人能如顏氏之子 復其善者 而不復行其惡者 則
庶幾幾 幾善惡德之下 接言仁義禮智信之五德 唯聖人生知安行 所謂誠無爲者也 賢者則非
得善固執不能復性 斯則全恃此幾矣 此幾之發甚微 不可見 而擴充之則不可窮 中庸所謂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也 舜之授禹所謂道心唯微也 然無非至誠之功用而已 至誠之功用豈不
神哉 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 通書一篇詞極奧 其理亦至賅 後人讀者或有不盡明澈 於所謂幾
尤覺略過去 唯明儒薛氏謂其發前聖所未發 然只數語 亦不能詳也 中夜讀此 思之良久 乃
爲神之如此

通書聖德四云 寂然不動者誠也 感而遂通者神也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誠精故明 神應
故妙 幾微故幽 誠神幾曰聖人 橫湖此釋上章所言誠神幾爲聖人之道 其理更顯無餘盡矣 中
庸曰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 聖人也 不勉不思者 寂然不動之謂也 中矣得矣
感而遂通之謂也 其所謂誠者動而未形 在乎有無之間 所謂幾也 此非聖人不能 易曰顏氏之
子其庶幾乎 但言幾 則近之而已 非聖人不能幾也

通書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用而和曰德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邪動辱也 甚爲害也 故君子慎動 此承上章寂然不動而言 動則必出於正而合於道也 中庸所謂動而世爲天下道是也 然道以體言 有體必有用 用而和 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 則天地位矣 萬物育矣 此聖人之道也 然能閑邪存其誠 境人可以不學之 仁義禮智信其學聖人之具也 苟匪仁義禮智信則皆屬於邪 動必辱 甚者且害焉 故君子必慎動 而未動難知 已動不及 其要在未動已動之間 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動者亦猶慎獨而已

十二月初五日壬寅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通書第八云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 大不幸無恥 有恥則可教 聞過則可賢 楨九月二十一日記 曾言 朱子注孟子恥之於人大矣 謂無恥則入於禽獸 然則恥處不重哉 論語子路篇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孔子教以行已有恥 聞其次 則教以宗族稱孝 鄉黨稱弟 又聞其次 乃教以言必信 行必果 是則人而無恥 則孝弟信百行皆非 直入於禽獸之途而不可爲人矣 是故聖人教人以有禮 知自別於禽獸也 孟子教公都子曰 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 恥即羞惡之心 周元公

於得師之後 隨之以幸 而以大不幸爲無恥 其教學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余孩提時 凡有不合之事 先母必以手指而曰 隨隨 或教以歌曰 羞羞啼啼 無險面 無纏語 大抵羞羞啼啼是惡恥之意 余彷彿余母之音而記之 不知其本字是如此否也 書至此 余心痛矣 鄙家不復能考究矣 十二月初六日癸卯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五十一度

通書第九云 洪範曰思曰睿 睿作聖 無思本也 思通用也 幾動於此 誠動於彼 無思而無不通 爲聖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睿則不能無不通 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 故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幾也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又曰知幾其神乎 劉蕡山曰 通書此章最難解 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 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 是畫龍點睛也 思之之功全向幾處用 幾者動之微 言之先見者也 知幾故通微 通微故無不通 無不通故可以盡神 可以體誠 故曰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幾也 吉凶之幾 言善惡由此而出 非幾中本有善惡也 幾動誠動 其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 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 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所以謂之知幾其神 幾非幾也 誠動所由也 又曰誠誠而已 誠之動處是思 思之覺處是幾 寂然不動誠而通通處即是神 誠神幾曰聖人 故曰思曰睿 睿作聖 然則聖人者知之何 曰思無邪 惟誠而已此

章指出恩字爲作聖之功用 劉蕡山爲之疏傳亦極詳明 余無言矣 此所引易 余於第三四章亦略
有精引 初未聞及此章也 此章所論 正可與前三四章參觀 其理亦一以貫之耳

十二月初七日甲辰 上午三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讀漢學案附錄云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 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 明道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 誠而
誠之道大矣 能盡人之性 能盡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豈有養心而不可者 若謂既誠則心
不須養 豈知心不養則不能存 欲卽不能寡 誠卽失之 蓋誠者聖人之極功 而誠之亦實人學道
之第一步功夫 所謂閑邪存其誠也 閑邪卽大學格物論語克己之學也 邪既去而誠乃存也 荀子
不識性善耳 其言養心莫善於誠 則未嘗不是 朱可并此而非之也

十二月初八日乙巳 上午二時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宋元學案汝水家學司馬廣附錄云 姚福曰 溫公平生不喜孟子 以爲僞書 出於東漢 因作嚴孟
論 而其子公休 乃曰孟子爲書最善 直陳王道 尤所宜觀 至疾甚革 猶爲孟子解二卷 謂爲
父子間在館閣 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 然父子至親而不爲苟同 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橫渠性善
之說 歎自孟子 若無孟子 則荀子性惡之言 不知若何橫決 此其有功於萬世者也 溫公以爲

偽書 雖其子公休亦不能從 爾因溫公之疑而別爲解之 且因運英運麟而請割察讀其書 名父子
是非之公如此 亦足爲世法也 或曰此非子父責善乎 余曰異世言論 非同立身行己 更非父
子體可比 余年十八時 先君著通介堂經說 每一通成 必以授楨 楨有所見 亦令直陳 一日
論春秋春王正月 欲從夏時之說 楨竊以爲春秋經明言王正月 左傳則以周正月釋之 似非夏時
可知 先君遂燬其草 逾月疾革 易寶之時 猶握楨手曰 春王正月之言是也 夏時不可以論春
秋也 歲己丑 余竹爲于風八言之 涕不可仰 平時則不敢觸及此事 觸及必深痛也 夜分聞溫
翁父子慶孟之事 復觸及此 爲之大慟 執筆記之 無異在站地時矣

十二月初九日丙午 上午三時一夢起 寤覺夫四十八度

明道學案云 自幼子常視母慈以上 便是教以盡人事 楨謂母慈卽誠也 幼子常示母慈 及其長
也 并不知有欺人事 非誠之乎乎 然而難言矣 今世無家庭教育 其教幼子 動曰騙騙某兒
使勿啼 見幼子能爲騙人之事 則以爲聰明而喜之 安知其長而能誠也 習情既成 欲求其知事
而意誠 不可能矣 大學所謂小人閉居爲不善 無所不至 皆自家應教育之不良 有以致之也

十二月初十日丁未 上午三時起 寤覺夫五十二度

入焉承焉從事中庸兩年矣 昨見其說天下國家可均也 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以爲天下國家可均者 言天下國家可平也 爵祿可辭者 古人固有觀樂天下如蔽屨者 能平天下 卽能棄天下也 白刃可蹈者 殺身可以成仁也 一行之名 一時之事 有志者足以成之 唯中庸之道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爲聖神之極功 則難矣 並引余舊著四書質疑論致中和卽中庸以證中庸之所以不可能 此說甚是 小子亦未爲無見 因爲記之

十二月十一日戊申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張橫渠正蒙誠明篇云 義命合一存乎理 仁知合一存乎聖 動靜合一存乎神 陰陽合一存乎道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黃百家曰 義命合一存乎理一時 此先生破堯之名言 先儒多忽略者過不得其解 百家讀明儒學案孫文介淇澳傳 而有悟於先生斯語之精 世儒說天命義理之外 別有一種氣運之命 雜糅不齊 文介謂 孟子曰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是在天氣運之行 無不齊也 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 顯有不齊乎哉 蓋一氣之流行往來 必有過 必有不及 故寒暑不能不錯雜 治亂不能不循環 以人世時變歎嘆之心 當死生得喪之際 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 寧有可齊之理 然天惟爾善禍淫 其所以爾善禍淫 全是一段至善

一息如是 終古如是 不然則千古生理滅息矣 此萬有不齊中一靈真主宰 此即先生義命合一存乎理之真詮也 橫謂孟子萬章篇言 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 而主靈道與待人齊環 是無義無命也 橫渠本其說而加以存乎理三字 則體認更真 若但知義而不知命 則爲孔子計 得所主而衡卿可得 衡卿可得則可藉以行其道 雖子路亦以爲宜若可爲矣 但知命而不知義則如藥澤之流 且有富貴吾所自有之說矣 必以理斷之 乃進以禮退以義可學孔子也

十二月十二日己酉 上午一時一刻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張子正蒙神化篇云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善性者焉

程子曰 學至氣質變化 方是有功 朱子曰 氣質之說起於張程 極有功於家門 有礙於道學

由此未嘗說到 故張程之說立 則諸子之說泯矣 橫謂天生人物 賦之以性 本所固有者也

惟人剛獨善 物不能有 於是張程又有氣質之說 氣質本亦人物所固有 但人更有善之性 物則

無之 由是物之性可以謂之氣質 而不復謂之性 性遂爲人所奪矣 人以善爲其性 其不善者則

氣質也 若人而不善 則只有氣質 與物無異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 而

子存之 存者存此善也 善之不存 則無以異於禽獸 其別甚微 易所謂君子見幾而作也 一幾者

其乃人禽之界乎 亦卽性與氣質之所以分乎

十二月十三日庚戌 上午二時三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孟子離婁篇孟子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

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 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 此兩章乃孟子一時之言 禹字上不宜重出孟子曰三字 殆衍文也 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殆古之恆言 故孟子屢引以爲說 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盡

心管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大抵言其相去極微耳 易繫詞其殆庶幾乎 王注幾者去无入

有 理而无形 不可以名尋 不可以形觀者也 此說幾字可謂得其真諦）蓋言人與禽獸之分別

獨此幾希之善性 唯君子能存之 乃可入於聖人之域 庶民不知存之 而日以去 則直與禽獸無

異耳 古之聖人知舜者 明於庶物之理 尤能盡人倫之理 由能盡己之性 以盡人之性 推之至

於盡物之性 而萬物育焉 天地位焉 所謂堯舜性之也 由仁義行 謂其日在仁義之中 非以仁

義爲美而勉強行之者也 繼之以禹惡旨酒好善言 亦爲得好惡之正者 橫豈實言大學平天下之道

圖在德 其所以能成此德者尤在明好惡 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 無不以明好惡爲主 說詳大學述義 可知好惡之關於平天下之要也 然禹之平天下 但可勸之行仁義 而獲壽之由仁義行 亦有不侔者矣 自餘湯及文武周公 似亦各有等差 所謂由百世之下 等百世之王者 學者沈潛思之 當自見

十二月十四日辛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論語先進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侍坐 子曰 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子路求謀各以爲國行政者 爾曾皙則曰 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風乎舞雩 咏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橫往時讀此 以爲曾皙知時事之不可爲 浩然有歸隱之志 與及沮擊壤之徒同此情地 今夕思之 猶有未盡也 古之隱者 如許由務光之流 與之天下而不受 高則高矣 然亦僅僅獨善其身而已 天下之人 未聞被其澤也 孔子之道 則觀天下無道 猶己氣之燻之 知其不可而必爲 至於萬不可爲 然後退而窮詩書 定禮樂 修春秋 以傳於後世 與乎孔子而出者 雖足以行其道矣 未聞其處而傳道於後世也 孔子之道 世間傳於曾參 據此則曾參自參之父也 其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皆傳道之器也 不必以五六人六七人爲限 猶求之

治國 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爲言 亦遜詞耳 曾皙言之孔子聞所對則喟然而歎 許點有國志 爲
傳道計也 公治長簞子在陳曰 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此與曾
皙之念冠者童子 亦同意耳 且修道須教 教育豈不重於行政 若徒知溺情於山水之中 游心於
宇宙之外 又安足爲聖門之高弟哉 此章記曾皙於子路之次 當是以齒論 其不記顏淵 則短命
死矣 後世張良從赤松子游 先出而後處 其事漢高 未爲得行其志也 不得其志而復隱 其心
亦良苦矣 張良已封留侯 其視夏后之世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亦或以之 然不知爲傳其遺計
亦大可惜也 程子曰 張良亦是箇儒者 進退間極有道理 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 却不知是張
良能用高祖 橫謂張良始用高祖以定天下 天下定而知其無可爲 遂去之耳 伊尹之事湯 亦是
欲用湯以行舜禹之道 其後卒不能行 而亦不能去 則伊尹亦失策也

十二月十五日壬子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張橫渠正要有德意 歸罪爲尤 罪己爲悔 言寡尤者 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橫謂歸罪爲尤罪己爲
悔二語 頗合修己之道 宋儒講訓話如此者亦殊難能 荀子議兵管罪人不鄭其上 卽張子所本也

鄭古通作尤

十二月十六日癸丑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五十度

中庸素其位而行 不顯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橫生平歷試諸難 大抵還是貧賤易於自守 飽經歷焉自許細行亦處矣矣 所謂桑榆燕雀 不知高飛 一飲一啄 亦足以樂 四十以前皆此境也 不知如何 忽遇天魔 驟入仕途 感覺身非我有 人爾富貴可得 我則如納器甕 如入彀成 學問之遺 亦因之大變而不自覺 昔之講率性修道 都不能踐履 自得自失 尤悔還多 十年之間 竟至國廢 無異舞臺之上 喜怒隨人 無一能得我之真性情也 此皆辛亥革命以前 行乎富貴之境也 人民國大夢初醒 亦知解脫兵柄 還我初服 而志意既多惛惑 持之不堅 還丁巳復辟之變 又應中山之召 神山起神 浮沉珠江 妄思救民水火 其實一事無成 今則亂象日深 恐非革命國難論後 不能再見太平矣 哀我生民 孰使功名蓋世 何忍處耶 此則人民國以後 所謂行乎患難之境也 中夜危坐 袖手沈思 惟有涕淚 聊復寄此 以當自訟

十二月十七日甲寅 上午四時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七度

中庸故天之生物 必因其材而篤焉 故君子時之 備者種之 此言天之生物 必因其氣質而使之

得受完全之化育 故其氣完固可植者則培之 若傾朴而無生意者則覆蔭之 使之必得生機 此所以爲天地好生之德也 鄭注謂培爲益亦得之 謂覆爲敗 則非是 中庸屢言覆載 以見天地之大 第二十六章云博厚所以載物也 高明所以覆物也 第三十章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載 大抵以載喻地 以覆喻天 豈有天之德以敗爲事者哉 朱子作章句亦知鄭注之不安 改云氣至而滋息爲培 氣反而游散爲覆 然氣散亦不得爲覆也 漢書董仲舒傳集注引如淳云覆蔭也 又鬼谷子本經陰符神之覆也 注覆猶衣被也 是可取以說中庸

十二月十八日乙卯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謂子貢賢於仲尼 子貢既以爲謗嘗之 又以日月爲喻 謂人誰欲自絕 其何傷於日月 亦可謂至明至盡矣 而陳子禽猶以爲子貢僞恭 晏子齊之賢相也 而有尼謫阻封之事 陳蔡之厄 孟子以爲無上下之變 俗謬所謂上天無階入地無門 非此之謂乎 柏舟之詩云憂心悄悄 愷於羣小 孟子引以比孔子 爲務稽之不理於口解嘲 聖門如子路者 則公伯愷惡之於季孫矣 孟子亦爲臧倉所沮矣 孔孟處此 亦復無可如何 唯歸之於天命 故曰公伯愷其知命何 吾之不過魯侯天也 宋時程朱二夫子 亦庶幾聖人之徒矣 然當時如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

曾說費者 亦即釋伊川有五鬼之目 說見邵博聞見後條 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亦錄於朱子疏
斥其違得款君 至於元祐黨籍碑 所列者皆當時指爲奸黨者也 而後來則反籍此表其賢 費者之
無定如此 橫嘗以爲天之與人名 視利尤倍重 世之擁厚資者 幾見有歷百數十年而不散者乎
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 亦極人生之奇榮矣 而一身之安享不過數十年 亦有僅僅數年者 縱延及
其子孫 亦不過數百年 盡歸於爛銷火滅 絕不如得名者享之之久也 孔子爲百世師固矣 次之
如顏會思孟 以遠於漢唐宋元諸儒 孰不負千秋之望 即明清以來可共信其必有千秋者 亦不乏
其人 必歷久而始定 有當時不免含垢忍尤 論定則光昭日月 大抵辨之愈力 則反響愈大 其
所得愈厚 此亦必然之理也

十二月十九日丙辰 上午二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章句云 費用之廣也 隱微之微也 君子之道 返自夫婦居室之間
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 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 可謂費矣 然其用之所以微 則隱由真之
見也 橫謂朱子此說 於理不通 而費之本則爲微財用 爲輕爲微 無廣遠之義也 例論日本
人大田元貞九經讀云 費而隱 費光明也 隱幽微也 下文所謂小大是也 惟南子扶木在陽州

日之所噴 注噴猶照也 音費 字書噴與噴同 日光也 費與噴噴通 是予之舊說 後讀毛奇齡中庸說云 道原有此顯著者、即謂之費 道原有此隱微者 即謂之隱 與予說合 檢讀下文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所謂察即光明之謂 亦即所謂費也 此說似可從

大田元貞自謂於詩學用力最久 所得最多 著有大序十經六義考續考三緯微管諸書 然余嘗未見所見九經談 議論尙平正通達 日人講經者如此 誠亦不可多得者也 其說詩以爲風雅頌詩之體也 賦比興詩之言也 國風爲風 大小雅爲雅 周魯商頌爲頌 詩之編次區別如此 則體裁之異自可見矣 若夫賦比興 則每章每句有之 故孔穎達朱晦菴三經三緯之說 確然不可易 而程伊川張橫渠呂東萊何異孫唐仲友諸公 及近世古學者一詩六義之說 斷屬譁妄矣 賦者直鋪陳其事 而不假比喻是也 比者凡比喻他物 而不直言其事是也 詩詞無出此二者 而所謂興者 其名在此二者之外 而其實不出此二者之間 難得而知 故毛鄭以下解詩者實無知興之一字者 毛朱所稱興者 其真非興 予通觀三百篇 沈澹多 始得其解 自以爲敢千古之幽秘 楨闡大田此說雖近誇 亦未嘗無理 然清惠氏周惕所爲詩說 亦有云 風雅頌者詩之名也 興比賦者詩之體也 名不可亂 故雅頌各有其所 體不可偏舉 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 毛公傳詩獨言興 不言

比賦 以疊比賦也 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 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 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 毛氏之意 未始不然也 詩或先興而後賦 先賦而後興 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 毛氏猶以首章疊韻者爲興 則又拘于法矣 文公傳詩 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 無乃失之愈遠乎 植生平賦詩 頗察惠氏此說 今見大田之說 亦頗可互爲發明 因記之於此

詩大序 程子以爲孔子作 其誤可不待辨 朱子則斷爲衛宏 此尙近之 後儒又有以一句爲小序毛公作 二句以下則爲綴序 衛宏作者 先君據據有梅序而斷作小序亦非毛公 唯衛宏從謝靈運受學作毛詩序 見後漢書儒林傳 尙較有根據耳 余少治詩 多以一句之序爲本 然亦有不可從者 二句以下 固多從之 亦有全棄之者 唯以詩義爲主 而不敢有所偏尚也

十二月二十日丁巳 上午四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五度

詩序知其爲衛宏作 非出偽撰 則可矣 以東漢人之手筆 傳受有自 鄭康成且爲之道 則不謬也 則雖大序有云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愛在進賢 不淫其色 卽論語所謂微而不亂也 又云哀哀刺 思賢才 而無傷詩之心焉 卽論語所謂哀而不傷也 此孔子評關雎之義也 長惡寬而無傷善之心者 不致傷其性之善也 賢才之則不致因貧而失其本性耳 鄭康成措詞寫實

之哀字爲衷之誤 不知哀字本可訓愛 本謂思念之 不必改衷也 釋名云哀愛也 愛乃思念之也 足以爲證 衛宏作序援論語以說詩 後人且可懷衛宏序以解論語 衛宏此序誠有功於經矣 而日人大田元貞 笑其序拆論語爲四事 且以哀當爲衷 始合於中心念之 何其疏陋乎 十九日以前日記 皆談四書爲多 此後則擬說詩 不復談四書 緣八兒承焉近從四書者三 用力甚勤 余欲留此待其攷訂 其所說或有不能得 乃爲訂之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毛詩凱風序云 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 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於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 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 槓讀其詩前三章言母氏劬勞 母氏聖善 母氏勞苦 末一章則云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明是孝子自責以慰其母 若出自他人 則莫慰母心之言 轉是刺之而非美之矣 由是觀之 則詩序首一句亦有不可從者也 竊謂讀此詩者但知爲孝子欲慰其母 作詩自責 斯爲得之 更不必論及衛俗之淫亂 庶合詩人忠厚之道 况所謂不安於室 亦可解作責不能自養 何必以衛之淫風流行 無端而加七子之母以淫亂之罪乎 前說寫訖就寐時少息 又思及詩中吹彼棘心吹彼棘薪兩句 以棘爲比 當有用意 因檢素冠之詩 有庶見素冠兮 棘人夔夔兮之

語 素冠刺不能三年 居喪稱棘 蓋自周秦至今猶然 此七子之母 殆亦新喪其夫 懼無以自養 而不能安 其子乃作是詩以慰之 序有而成其志之語 蓋成其不改適之志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己未 上午十二時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古之聖人 以禮樂治天下 禮之用寄於節文 樂之用寓於詩歌 司馬遷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論語載子曰 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所 得其所者安詩之謂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爲之歌邶鄘衛 爲之

歌王 爲之歌鄭 爲之歌齊 爲之歌幽 爲之歌秦 爲之歌魏 爲之歌唐 爲之歌陳 自鄆以下

無禮焉 又爲之歌小雅 爲之歌大雅 爲之歌頌 此於風雅頌之詩 蓋無不歌之矣 孟子又謂王

者之造也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三百五篇經孔子刪定 至今猶存 而謂之亡者 實猶亡也

春秋以後各國 大抵無解樂歌 詩之存者 徒以供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偶然講學則斷章取義

而已 豈知春秋以前 樂歌之在學校 同於專科 人無有不習樂者 禮少儀云 聞大夫之子及幼

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 幼則曰能正於樂人 未能正於樂人 學記云 不學博依 不能安詩

孔穎達疏云 此數詩法 是樂歌也 古人必以能從樂人之事 能安詩 然後爲得詩之用 今詩三

百篇雖存而不入樂無異詩亡矣 幸我欲短三年之喪 而以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爲言 其視禮樂之重如此 殆亦枉尺直尋之意乎 今二千餘年 不知歌詩 禮壞樂崩 何由以平 天下 民國近日各等學校 均立唱歌一門 此亦佳事 情所用樂器 取外洋之鋼絲琴 而非笙歌 所歌詩詞 但取通俗 甚至有鄙俚不堪 或且近於淫褻者 則不唯無益而且有損矣 橫向書與 學部中人言 謂宜選取詩經 編爲樂歌 其樂器雖難盡改 則姑仍鋼琴 或俗樂所用之絲竹 亦 且將就 但取詞嚴則其善自正 編成遍授各等學校 雖蒙學亦特編一種淺近者授之 此事行吾知 詩教必盛 昔人稱詩以理性情 必歌詩然後性情可理 匪細故也 先君樂律之學甚深 著有樂律 考二卷 志欲與古樂 書教植古人學詩實皆學樂 然植於樂律則殊所不解 亦可謂不肖矣 唯十 餘歲時 以家學所傳 曾作孟子詩亡題制義一通 頗爲同學所傳誦 今輒附記於此 以教吾之子 孫

王晉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制義

作春秋以維王迹 重有慨於詩亡焉 夫詩何以亡 樂亡也 樂亡而王者之迹不可見矣 能不作春 歌以繼之乎 且我夫子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 說者謂詩與樂相表裏 正樂 卽所以正詩也 夫使

東周可爲 則樂既正而詩教以明 行之朝廷 類之邦國 王政其庶幾可復乎 無如用我無人 越兩歲而西狩遂有獲麟之事 不得已見諸著述 將以一王之大法 垂爲百世之常經 此春秋一書所爲維王迹而作也 吾嘗讀詩至鹿鳴以下二十二篇 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 征伐朝聘宴饗之禮 與夫物產陰陽盛衰之理 蓋洋洋乎可以考見王政之大經焉 自厲王盡廢其樂 而四夷交侵 中國遂微 及夫宣王北伐 周道中興 幽王又不能守之 而有犬戎之敗 周室於焉東遷 平穩以下 益無復自振 蓋樂亡而詩亦與之俱亡矣 春秋一書 卽託始於平王之時 是則詩 非則非 與先王作樂教民 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者 未嘗不若合符節 凡所謂善樂以知政者 讀春秋而治道亦無不備也 則謂樂雖亡而未亡 王者之迹 雖熄而未熄 無不可也 而成者曰 春秋之爲書 實調喪貶 一視乎宰制之權 詩之爲教 美刺貞淫 一託乎歌謠所誦 是以春秋重周正 而周風先有周道之舉 春秋貴朝王 而克柳早有不朝之刺 則春秋因禮詩而作 似無與於樂矣 豈知民勞板蕩之歌 作於纘王之際 則西周之亂 未嘗無詩 勇躍萬民之什 作於平王之國 則東周之衰 未嘗無詩 而且詩屬聖人刪訂 可傳誦於後世 卽可立教於當時 亦復何亡之有 蓋古人詩歌無有不入樂者 律竹之道 其成人也深矣 樂既亡 則詩雖存 而不能得其鼓舞鼓舞之節

即無以與乎與觀羣怨之微 雖謂之詩亡可耳 而春秋之所以兩兩維持之者 固不獨在勞人思婦
一二諷刺之詞已也 吾於是讀春秋 而益以歎古人歌詩 有關於世道人心爲不小也 綜覽二百四
十年間 始而諸侯僭竊 王室遂微 繼而大夫擅權 諸侯亦弱 試使歌江漢之詩 而知疆土增者
必尊王命 初非諸侯所得專 則雒邑何有問鼎之譏 河陽何有請隧之事 試使歌常武之什 而知
省隸土者必奉王靈 更非大夫所敢預 則無駭何有入柙之舉 武子何有入囿之害 而且歌天保而
知下之報其上 歌南陔而知子之養其親 又何至亂臣賊子 接踵而起 乃迄於今朝廷未開舉其樂
有司早已失其傳 徒使一二詩詞 見諸斷簡殘篇 以供舉士儒生之記誦 又何怪人論之日廢
刑政之日苛乎 有王者起 因孔子之作春秋 明乎得失之迹 而以其既正之樂 舉而播之天下
則先王陳詩觀風之意 庶可大明 而孔子之春秋 亦不徒作焉已

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關雎之時 程子謂爲之者其周公 王應麟謂近世說詩者以爲舉公作 朱子則謂關雎之詩 非民俗
所可言 度是宮闈中所作 積以爲不特關雎也 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 皆可謂爲宮闈
中所作 或后妃自言 或宮闈中人爲之 正亦不必執求其人耳 關雎言后妃之德 已成千古定論

后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樂在適賢 故論語稱其樂而不淫 詩中言嘉賓求之 至於展轉反側 出自后妃則屬至公 若在君王卿大夫 則男女之列 終不能無嫌 誰敢其爲宮闈中求治理而奔逐 欲者乎 中一章嘉賓思得 鄭箋云求賢女而不得 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 此爲后妃爲其求 賢之心則誠切耳 若君王求淑女 則亦何以自辨 疏謂此詩首文王行化 始於其妻 論用此爲風 教之始 古人無異說也 若謂作者爲周公畢公 則全失其旨 故余深體朱子之言 而不取戴禮王之說也

關雎五章 比而興也 序云 關雎后妃之德也 風之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詩之 化 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 南宮自北而南也 誠是明虞之德 德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 故 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樂在適賢 而不淫其色 真嘉賓 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 首章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言彼華而有別之王雎 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 我之后妃 幽閒貞靜 實維君子之好匹 夫亦似之 此以關雎比文王后妃之和諧 而窈窕淑女 則實指后妃也 一車粲粲行采 左右流 之 窈窕淑女 嘉賓求之 毛傳云 待接余也 流求也 后妃有關雎之德 乃能具行采 備禮物

以事宗廟也 鄭箋云 左右助也 言后妃將共荐菜之菹 必有助而求之者 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 楨謂然則左右者 蓋指三夫人九嬪之下 寤寐求之 求三夫人九嬪以下之賢女 非求窈窕之淑女也 淑女仍是指后妃也 鄭箋于下章特出賢女 以別於淑女 蓋行重耳 三章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悠悠哉 展轉反側 鄭箋云 服事也 求賢女而不得 覺寤則思己職事當盡與共之乎 楨謂此言窈窕淑女 求賢女以共三夫人九嬪以下之職 左右相助 至於展轉反側 非文王思淑女 不可諼也 四章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此章言所寤寐以求之者 亦既得之 后妃之左右有人 可以助采參差之荇菜 以備祭祀 后妃遂以同志視之 而琴瑟樂之矣 毛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 鄭箋云同志爲友是也 五章參差荇菜 左右芣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此章與四章詞意皆同 采之爲芣之者 有采必有擇也 琴瑟易鐘鼓者 其樂更盛也 此詩自來說者 皆以寤寐求之 爲求窈窕之淑女 既以淑女爲后妃 又以指三夫人九嬪以下之賢女 未免混雜不清 今爲分析之 淑女實指后妃 左右則指共事之三夫人九嬪 庶宮闈之等級以明 夫婦之人倫彙正 關雎之詩 所以爲經夫婦 成孝敬 厚人倫 美教化 移風俗之基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辛酉

上午三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葛覃三章賦而興也。首章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章首言葛之覃生，蔓延於谷中，其葉則萋萋然茂盛也。亦有黃鳥，飛集於灌木，喈喈而鳴，是直賦其景物。次章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漙，爲絺爲紵，服之無斃。此言葛之漙於谷中者，葉更萋萋然茂盛矣。於是刈取之，漙其之，織治之，以爲絺紵之衣，服之無斃，是直賦其景物。兼述其事情也。三章首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衣，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此章因其所衣絺紵之布，則師氏所目視者，故舉以告于師氏，述其初嫁之時事。詩之綱曰：薄汚我衣，薄澣我衣，爲澣爲否，述其衣服之僅有澣濯，因而興起其思親之情。而有歸寧父母之志。但此亦不過寄其孝思，亦非歸也。此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祗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核因此序之意，以此此詩，亦似當時情景歷歷如繪。無此序則說之亦有不能達者矣。後儒謂其在父母家，初若指未嫁之時，則詩中不應適以歸寧父母爲言。若謂詩中先言刈葛，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不知詩由未嫁之前，述其既嫁之後，數語之中，包括無限情事。此詩之所以不可及，而序亦不容廢也。俗儒訓詁與言耳。

十二月二十五日壬戌 上午四時一刻起寒暑表四十七度

卷耳四章 賦而興也 序云 卷耳后妃之志也 又嘗補助君子 求賢審官 知臣下之勤勞 內有

進賢之志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 至於憂勤也 首章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實彼周行 采采不一采也 頃筐欹筐也 以易盈之器 采之又采 而不能滿 我之心不在采矣

然則我之心何往乎 則懷人耳 懷之之切 且更無心於采 則置之大道之旁 是賦其采采之事而

兼懷人之興也 二章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三章陟彼高岡 我馬玄

黃 我姑酌彼兕觥 維以不永傷 此二三章言所懷之人 方且陟彼崔嵬高岡 其馬亦曾病矣 行

路之苦可知矣 何時功成而反 則不可知 我姑取金罍兕觥 以待設饗燕勞有功之時用之 維以

解我此時之長憂而已 是賦懷人而興起其功成而反之樂也 四章陟彼阻矣 我馬瘠矣 我僕痠矣

云何吁矣 此言行人之陟彼阻者 不獨馬病 僕亦痛矣 何時而可功成而歸乎 云如之何 唯

有憂之恩之嗟嘆而已 是亦賦而兼興也 此詩僅四章章四句 而寫其望遠之懷 行人之苦 慰勞

有功之殷勤 憂來無端 哀樂均感 殆亦歷歷如繪 序云后妃補助君子 知臣下之勤勞 內有進

賢之志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 至於憂勤 此其志甚可嘉也 後當顯有嗟我懷人 其

言體雖非后妃所得施於臣下者 植謂其言出於至公 因無害耳 所懷者爲黜陟而無專屬 知非私偏之人 雖之者未免狂矣 古臣下有諷其后妃之禮 論語首子見南子 子路不悅 亦不得謂非私偏 孔疏云 私偏是婦人之常態 聖人猶恐不免是也 序謂言后妃之志 未指作者何人 察酌彼金縢之句 毛傳謂人君用黃金縢 則非常人可知 朱子謂后妃所自作 或當然也 論者又據首章之夜 謂爲后妃 後章之我 皆爲使臣 首尾亦覺不相銜應 植謂我雖施身自謂之詞 然經傳所用 亦有俱爲主宰之名 而不必定是自指者 易繫詞上傳注云 造之非我 疏云我謂宰主之名是也 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辭 辭害志 以意逆志 斯爲得之 又我姑酌彼金縢之酌字 若說酌酒行觴之稱 則亦不免以文害辭 禮坊記云 上酌民言 鄭注酌猶取也 此之姑酌金縢 姑酌兪觥 皆取字之意 非卽酌酒之謂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癸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九度

繆木三章 均是比而兼興 序云 繆木后妃述下也 言能述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首章南有繆木 葛藟荒之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以繆木比后妃 葛藟比衆妾 又以繆木之下曲爲葛藟得以纏繞之 與后妃之趨下衆妾得以親附之 更以述下之后妃得衆妾之親附 與葛藟以君子得纏繞相從

一層深一層 意旨微遠 故詩可以興也 詩中君子 疏謂文王 朱子則謂君子自衆善而積成 似於詩義爲長 二三章訓義與首章略同 不必再說 惟葛藟荒之之荒字 朱子從毛訓奄 說文云 奄覆也 葛藟覆於樛木之上 誼自可通 楨更攷說文云 荒蕪也 一曰草掩地也 草掩地爲荒 故樛木爲葛藟所掩謂之荒矣 誼與覆雖亦不甚相遠 而覆爲天覆地載所用 今以噉草 究不如用 許說爲細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甲子 上午二時一刻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益斯羽三章 均是比而贊興 首章益斯羽 既既兮 宜爾子孫 振振兮 二章益斯羽 葛藟兮 宜爾子孫 緹緹兮 三章益斯羽 揖揖兮 宜爾子孫 暨暨兮 以益斯比子孫 以益斯之既既兮 葛藟兮 揖揖兮 興起子孫之振振兮 緹緹兮 暨暨兮 序云 益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言若益斯 不妒 忌 則子孫衆多也 序意蓋謂人欲如益斯 唯不妒忌則可 非若益斯之不妒忌也 益斯有妒忌否 人安得而知之 鄭箋云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 無不妒忌 維蛭蝻不耳 鄭能知蛭蝻不妒忌 則 無以證之 亦不足信也 毛傳云益斯蛭蝻也 朱子集解云益斯蛭蝻 一生九十九子 或問云益斯 春秋所書之益 切疑斯是語辭 然七月詩乃云斯益動股 則恐益斯是名 楨謂益斯蛭蝻益即一聲

之類 斯不當爲語辭 蓋此與春秋所書之蟲 或非一物 蟲爲蜂屬 食穢害民 人方以爲不辨之
物 總之惟恐不遠 豈有以之類其子孫之理 孔穎達云蟲之種類甚多 郭德行謂雜蟲賦屬舉三種
又舉所關土蟲者二種 則有五種矣 核兒時嘗得一種爲玩物 土人呼之曰耗 音若獨許 夜歸
之樹上 得殼猶磨則鳴 其聲甚清可聽 余任江北時 值山東有蝗成災 飛入城墻者過界 散地
方官捕之 獻其所捕 驗之則與兒時所玩者大同小異 土人云此類不善鳴 以私意決之 則雖長
龍飛而不善鳴者蟲也 食穢者也 翅短而善鳴者蝓蚌之屬也 不食穢者也 然則蟲斯其不善鳴之
一類乎 其生子之繁 則大抵蟲類皆然 臭蟲一夕可見八代 蒼蠅經八晝 可填滿地球圓經線
皆隨俗相傳之說 則蟲斯可想而知矣 蟲斯羽以羽稱之者 正以其鳴之時與其體異也 此蟲鳴
時必鼓其兩羽 或開或合 與鱗無異 余曾親見之 足舉以證詩 既設兮毛傳謂衆多也 當尋
文爲說 莫疑乎則不必又謂衆多 蓋言其聲也 拙拙兮則毛傳謂會集亦甚合 候貴屏屏振振會
壯聲意 繡繡胎息不絕意 於於無盡盡意 亦均可取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乙丑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五十度

桃夭三章比而賦也 首章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二三章則皆並開 皆以桃

天比之子 一章見其華灼灼然盛 二章見其實黃然而碩 三章則綠葉成陰子滿枝矣 序言桃夭后妃之所致 劉瑾通釋駁其非是 核謂此必周南之國 以桃夭爲婚姻之時 男女以正 國無亂民 安得不紀其實 周南國以寫后妃風化爲事 故序以爲后妃所致耳 不可厚非也 序有不妒忌三字 尤爲劉氏費解 其實不妒忌者言其心德純正 贊成此事 若妒忌之人有已無人 亦復何能解此 其後周官著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皆用仲春之制 卽本諸此 所以爲風化之始也

兔置三章 皆賦而兼興也 首章蕭蕭兔置 椽之丁丁 趙趙武人 公侯干城 兔置所以捕兔 蕭蕭稱其嚴整 椽之言椽其杙以布其置 有聲丁丁然也 二章詞義略同 言此置施於中道九達之道 兔所往來之地也 三章則首施於中林 兔所伏藏之處 言事者見此置布置之周密 因以興起其防寇賊亂之心 言安得似此之趙趙武夫 爲我公侯之干城 爲我公侯之仇讎 爲我公侯之腹心乎 亦是聞鼓擊而思將帥之意耳 序云兔置后妃之化也 幽雉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 實人衆多也

此似被之詩曾未爲切合 然因見兔置而興起賊亂之心 更因以興起爲政求實治國之道 序之意豈不亦深遠哉 毛鄭朱之說 就置兔之人爲言 似有未協 余之爲此詩以大田元貞之見也

采芣三章 首曰采芣芣首 薄言采之 采芣芣首 薄言有之 次曰采芣芣首 薄言擷之 采芣芣

言 薄言採之 三曰采采芣苢 薄言結之 采采芣苢 薄言擣之 曾直陳其事 是賦而無比 亦無興 而興則在言外也 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 首章言始往采之 有之則既采之後之稱 所謂自無而有所有也 二章言采時之態 或擷拾之 或搏取之 卒章言采有之後 收藏於衣襟而執之 執狂曰結 拔狂曰擣也 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和平蓋有國家太平之意 后妃之美在化行兩國 而此則非專指后妃之和平也 正義曰 若天下亂端 兵役不息 則典制不闕 於此之時豈惡子也 今天下和平 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毛傳芣苢馬尾 馬尾車前也 宜婦人妊焉 補謂此詩但寫婦女採芣苢 各有自得之樂 而太平之景象 如在目前 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也 余八兄季同善繪事 往書求其繪爲一圖 筆跡拾翠 頗更無窮 雖有人游之者 不知此圖何往 而所謂太平景象 亦渺不可見 思之能不傷心 近日上海風俗 誠言訓育 實則育之樂者 明受報章 殆亦以天下亂端 婦人不樂有子乎 歐戰之後 各國皆患婦女多而丁男少 有提倡多妻之說 雖其多男者 中國則否 亦可以觀世變矣

十二月二十九日丙寅 上午四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續讀三章 比兩章與亦有賦也 首章兩有腐木 不可休息 薄有游女 不可求思 薄之續矣 下

可沐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此以喬木比游女 以喬木之不可休息 比游女之不可求 又以漢之廣不可潛行而往 江之永不可乘浴而濟 興起游女之貞潔 不可犯禮而求 是比而愛與也 思皆隱辭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本亦作思 榘謂休本有息義 禮月令百工休是也 不必作休息始爲思也 作思則全詩皆一律 似較長 二章翹翹踏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言喬木之外亦有踏薪 翹翹然高不可攀也 吾欲取其楚楚者 之子其于歸乎 吾且爲之秣其馬以迺之 此是以楚比其衆女 而于歸秣馬皆賦其事也 然漢之廣終是不可沐 江之永終是不可方 亦不可求而得之也 三章與二章同意 措詞亦略同 唯楚改爲蕤 馬改爲駒 則每下愈况矣 然最高者固不可干求 卽不得已而思其次亦不可也 漢之廣 江之永 依然不可沐 不可方也 蓋不問高下貴賤貧富 皆不可以非禮干而已 然則如何然後于歸乎 曰未有媒灼之言 父母之命 六禮未備 終是淫奔 序云 廣漢德廣所及也 文王之道 被於南國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無思犯禮 求而不可得也 文王之化 固有如是者 此廣漢之詩指漢之廣 序中德廣所及則謂德之廣 言各有當也 劉氏通釋乃斥序爲謬誤 亦固矣哉

汝墳三章 賦而發興也 序云 汝墳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 行乎汝墳之國 婦人能閱其君子 猶

勉之以正也 首章運彼汝墳 伐其條枚 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 此言大夫之妻 身自備被汝水之側 伐其條枚枚幹之薪 是賦也 伐薪非婦人事 以是興起已之君子 處勤勞之職 亦非其事 我則以不見君子而爲此事 誠有惄然如朝飢之思食 是賦而兼興也 次章運彼汝墳 伐其條肄 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 肄者斬而復生之薪也 既斬復生 則已逾歲矣 所思之君子 亦既見之矣 以我之不忘君子 知君子之不棄我也 是亦賦而兼興也 三章魴魚鱗尾 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 父母孔遘 以魚勞尾赤 興起王室多難 然所謂王室 雖則如燬 我之父母則因其近 終必介以拯我也 是亦賦而兼興也 朱子謂父母指文王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車商之蓋國以事紂 故汝墳之人 猶以文王之命 供紂之役 其家人見其勤勞而爲是詩 所謂婦人能閱其君子 勉勉之以正也

興之賦三章魴魚鱗尾 首章興之賦 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次章興之定 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三章興之角 振振公族 于嗟麟兮 蓋以麟比公子公姓公族 振振傳云信厚 于嗟麟兮之麟 豈麟即以歐美公子也 是比而兼興也 詩中成稱豕 成稱定 成稱角 豕一通以擬全體 不豕豕折豕如何 定如何 角如何也 陸機疏云 麟豕身 牛尾 馬足 黃色 圓蹄 一角 角通有肉

丙寅下半年日記刊誤表

- 四頁二行第五字誤誤
六頁十一行第三十二本字下奪文字
十二頁五行第二十九字自誤白
十四頁二行第二十字似誤以
十八頁四行第一二字刊之誤之刊
二十一頁十二行第十二字紀衍又第十三字原誤源
二十二頁二行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字乘方誤方乘
三十八頁十三行二十七字柏誤拍
四十四頁三行第二十五字蘭誤爲
四十五頁一行第二十七字若誤若
五十四頁十行第三十五字雞誤鷄
五十五頁十行第十四字地誤者
六十頁八行第三十四字豎誤政
七十二頁六行第一字申誤中
七十三頁四行第三十字下奪之字

- 八十八頁七行第二十四字豎誤豎
九十五頁十行第二十六字別誤值
一百零三頁八行第三十二字入誤人
一百一十七頁七行第十四字人誤入
一百一十一頁九行第三字榻誤榻
一百一十五頁十行第四陽字誤助
一百三十六頁十二行第二十八字共誤其
一百四十一頁二行第十六字仲下奪子字
一百五十七頁十二行第二字機誤機
一百五十八頁八行第二十二字未誤宋
一百五十九頁九行第十二字第三十七字尋均誤尋
一百六十六頁十行第六字尼誤尼